世界文豪译丛

The Classical Dramas of Shakespeare

The Translation Series of World literary Giant



莎士比亚经典名剧

朱生豪 曹未风
曹 禺 卞之琳 译
方 平 方 重



仲夏夜之梦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世界文豪译丛

莎士比亚经典名剧

仲夏夜之梦

（英）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曹未风 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译者简历

朱生豪

朱生豪(1912—1944),文学翻译家、莎士比亚剧作的译者。浙江嘉兴人。杭州之江大学毕业后入上海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他喜爱诗歌,精通英语。当时国内已有一些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译本,但质量并不理想,如他所说:“然历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难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卒读。”他决心译出全部莎剧,并努力体现其原貌。他从1935年起便开始搜集莎士比亚作品的各种版本,进行比较研究,并着手翻译。此后迄至逝世的10年间,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这项工作“呕尽心血”,译出31部半。他在译书的过程中,“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1947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朱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3辑,收入27部剧本。解放后,作家出版社于1954年将朱生豪所译31部莎剧编入《莎士比亚戏剧集》12卷出版;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曹未风

曹未风(1911—1963)，翻译家、教授。原名曹崇德。浙江嘉兴人。解放前曾在大夏大学、暨南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授。解放后担任上海高教部门等的领导职务。他是我国最早打算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学者之一。1931 年他就着手这项工作，历经 10 余年完成《微尼斯商人》(即《威尼斯商人》)等 11 种剧本，曾以《莎士比亚全集》为总名，由贵阳文通书局于 1942 年至 1944 年间出版。1946 年，上海文化合作公司出版的《曹译莎士比亚全集》收入其中的 10 部剧本。解放后，曹未风继续从事这项工作，重新校阅他所译的剧本，1955 年至 1962 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译的 12 部莎士比亚剧本。近年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又重印了曹译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即《罗密欧与朱丽叶》)、《奥塞罗》(即《奥瑟罗》)、《马克白斯》(即《麦克白》)、《汉姆莱特》(即《哈姆莱特》)等的单行本。曹未风还撰写了《莎士比亚在中国》、《莎士比亚生平及其作品》等研究莎士比亚及其戏剧创作的论文。

方 重

方重(1902—1991),文学翻译家、教授。江苏常州人。1923年清华学校毕业后入美国斯坦福特大学及加州大学学习,攻读英国文学、语言。1927年回国后在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担任英语系主任、教授等职。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应英国文化委员会聘请,赴剑桥、伦敦、爱丁堡及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大学讲学。1947年回国后,在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授。主要译作有《近代英文散文选》、《乔叟文集》、《陶渊明诗文选译》、《坎特伯雷故事集》、《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等,著有《英国诗文研究集》。

方重所译莎士比亚历史剧《理查三世》于1959年出版,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他参加《莎士比亚全集》的校订工作,校阅朱译莎剧8种。还发表研究莎士比亚的论文《关于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等。

天上有多少星星在闪亮，地上有多少莎翁诗句在闪光(代序)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　曹禺

有史以来，屹立在高峰之上，多少文学巨人们教给人认识自己，开阔人的眼界，丰富人的贫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引导人懂得“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

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位使人类永久又惊又喜的巨人。

我们从他的创作里获得灵感、启示和智慧。时代变化了，社会进展了，尽管民族有歧异，地域不相同，世界各地的学者们，都在莎翁身上发现巨大的欢喜、无限的生命，都禁不住赞叹：“人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这段话写的不就是莎士比亚自己么？他不就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么？古往今来，代表“人”，又为“人”——尽管自己不一定理会——创造奇迹的人，是屈指可数的。莎士比亚是我们当中的一个，是最贴近人心的一个。他为普通的人而写，又为天才的人而写；为智愚贤不肖的人而写，又为世界各个民族、各个有文化的角落而写。然而他又是多么深、多么难以讲得透的诗人啊！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句颂扬的话原是讲我们古代的圣贤的。我看，当然可以送给莎士比亚。各国有才能的学者和戏剧家们，都在研究他的戏，演他的戏，孜孜以求、倾一生精力为他写论文、作注释、作考证，这是学者们乐此不倦的境界。一辈子只想好好演几个莎士比亚剧中的深刻、精微的人物，把他们活生生地重现在观众面前，这是无数演员们一生在舞台上渴望的幸福天地，许多导演和舞台艺术家们又何尝不如是向往呢。

历史上有这样的事，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们喜欢只把莎士比亚剧本作为诗、作为学问来钻研，有人甚至不大赞同演出莎士比亚。这大概是因为流动在幻想中的莎士比亚比呈现在眼前的舞台上的莎士比亚更丰富、更完美吧。致力于莎士比亚剧作演出的艺术家们似乎又和那些以莎士比亚为文学研究对萌的专家们不大说话，不能常常讲到一块儿去。

也许这已是过去的历史了，今天的情况有所改善了吧。

这个学术性刊物，选登了致力于研究莎士比亚的学术论文，也选登了关于莎士比亚剧作在中国演出的文章。我们的想法，无非是指出莎士比亚是伊丽莎白时代为当时的观众写戏的剧作家，同时他又是最伟大的诗人。他的剧本需要许多学者在书斋里作专门的探讨，也需要艺术家在舞台上不断演出。

如果书斋里的学者与舞台上的演出者象合作演奏一部伟大的交响乐似地那样亲密、热烈地合奏起来，那么我相信，我们不论在莎士比亚的研究或是演出方面，都会取得新的成就，都会给人一种惊人的、丰富的感觉与享受。

我们是中国的学者。在中国研究莎士比亚，缺少一个资料丰富的条件。在资料上，国外的学者是得天独厚的。再说，莎士比亚毕竟没有生在中国。我们有关汉卿，有王实甫，有汤显祖等。关于他们，我们有不少的话可讲。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同时的，关汉卿、王实甫离现代有七百年了。而莎翁的名字还是在二十世纪初，通过用文言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吟边燕语》等，我们才开始知道。

然而我们研究莎士比亚有一个与西方不尽相同的条件，我们有一个比较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受不同于西方的文学、哲学、美学、历史、社会条件和民族风气的许多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是以一个处于历史新时期的中国人的眼睛来看，来研究，来赞美这位世界的巨人。这个学刊上的文章，似乎是有这样的意图的。

因此，我们希望，这些学术论文中，有那么几篇具有独到的见解，言之成理，有说服人的内容。当然，这仅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想不到他死后出现了一位马克思，那样热爱他的戏剧，据说甚至于能成段、成场地背诵他的戏。我们几乎是以同样敬仰的心情来看这两位历史巨人。我们希望探索在后来的这位巨人的眼里，莎士比亚为什么如此地伟大、如此地值得赞美。

马克思、恩格斯给予莎士比亚的艺术成就以高度评价，提出一个内容十分丰富而又十分准确的“莎士比亚化”创作原则。这个原则为后代的剧作家开辟了一条宽阔、豁亮的道路。歌德说：“莎士比亚的好处当然没有说尽。”用马克思的

观点来看一看莎士比亚的好处，从而能说明它，这也是好事。用这种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他，我们不是最早的，也不会是最后的，因为日后还有来者。

我们这样说，不是要独树一帜、占尽风光"“一切道路通罗马。”我们愿和走过不同道路的人们一块儿来更深入地理解这个伟大的心灵。事实上，多少年来，莎士比亚的学者们辛勤研究的成绩，虽然有大有小，也是不能抹煞的。

我们还想，把一切用了心血写出来的研究莎士比亚的文章、一切用了心血演出来的莎士比亚的戏，都拿来丰富祖国文化，作为我们的借鉴，作为我们的滋养。文艺之神将把这些当作种子，撒在这东方的文艺古国里，它会开出美丽的花朵，启发我们创作的灵感。这种想法和多年来我们的前辈向世界上各种进步的文化寻觅、探索，争取得到有益的收获的心情，是一致的。

学习莎士比亚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更懂得珍惜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憎恨一切丑恶的东西。他真是个无所不包的伟大诗人。学习莎士比亚，才知道天上有多少星星在亮，地上便有多少莎士比亚的诗句和人物在闪光。

但是莎士比亚却也可以作为个人的装饰，这个念头存在于有些人的鄙俗的心里。那些无知的巨富们，以高昂票价，穿上礼服，坐在剧场正厅里，洋洋得意地参加《哈姆雷特》的首演，为了今后见着太太、小姐们，好提起这桩高雅的事情。这样的人不是和家中藏了许多装帧精美的《莎士比亚全集》，终生未曾开过一页的人，一样可笑么？

只有踏破铁鞋的人才能寻着莎士比亚的戏剧的珍宝。

仲夏夜之梦
A Midsummer—night's Dream

情节考证

莎士比亚喜剧。约写于**1595—1596**年。主要情节为莎士比亚本人创造，一些次要情节取自前人或同时代人的某些作品以及民间传说，如提修斯与喜坡丽妲结婚的故事取自古罗马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提修斯传》和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武士的故事》，“戏中戏”皮拉摩斯和提斯柏的故事取自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仙王、仙后的故事大部分取材于民间传说。

故事梗概

雅典的提修斯公爵再过四天，即将同美丽的阿玛宗女王喜波吕妲举行婚礼。他们正沉浸在幸福与欢乐的气氛之中。一个名叫伊及斯的老人突然来到提修斯面前控告他的女儿黑美霞，罪名是她公然违抗父命，不肯嫁给他所中意的雅典贵族青年第米屈律斯，而垂青于另一个雅典青年人莱散特。伊及斯请求提修斯审判黑美霞，倘她仍不肯嫁给第米屈律斯，就按照雅典法律将黑美霞处死。

提修斯是位仁慈、贤明的君主，但他无权改变国家的法律。因此，他给黑美霞四天时间，让她考虑。四天后，倘她仍不改变主意，那末，将根据雅典法律对她进行制裁：或处死，或送她进修道院，终身不嫁。

当危险降临黑美霞面前时，莱散特劝说黑美霞同他一起躲避到远离雅典二十里外他伯母家里，那儿是雅典法律无法施行的地方。他俩可以在那里结婚。黑美霞欣然同意。于是他们相约第二天晚上，在雅典城外一个树林里相会，然后一道秘密出逃。不料黑美霞出于好意将出奔计划泄漏给了她的好友海伦娜，而后者将这一消息转告给了第米屈律斯。第米屈律斯原与海伦娜相爱，后来见异思迁，又转而想与黑美霞结婚。当第米屈律斯得悉黑美霞出逃消息后，便立即去追逐黑美霞。对第米屈律斯依然一往情深的海伦娜同时也在追逐着第米屈律斯。四个人都在夜间聚集在树林子里。这座树林子乃是仙人、精灵经常出没的地方。那天晚上，恰好是仙王奥白朗和仙后蒂妲妮霞带着他们的随从举行宴会的日子。这些天，仙王和仙后正在为争夺一个偷换来的印度小王子吵翻了。仙后执意不肯将这个印度小王子送给仙王作侍童，所以他们只要一见面便相互诟骂。仙王出于报复，派他最宠爱的精灵迫克去采撷一种名为爱嫩花的花朵，这种花的汁液如果滴在睡着的人的眼皮上，当他醒来时，不管看到什么东西，都会发疯似的对它产生爱情。当迫克将爱嫩花采来后，仙王便把花汁滴在睡着的仙后的眼皮上，让她醒来后立即爱上她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恰巧这时第米屈律斯到树林里寻找莱散特和黑美霞，准备把莱散特杀死，获得黑美霞。但是痴情的海伦娜依然恋着第米屈律斯，并在他后面紧追不舍。而第米屈律斯却百般羞辱这位少女，绝情地打算遗弃她。后因第米屈律斯过份劳累就在树林里睡着了。仙王一向对忠诚于爱情的人怀有好感。他非常同情海伦娜，便命迫克在第米屈律斯眼皮上滴几点花汁，以便让他俩恢复往日的恋情。不料迫克粗心大意，错把因疲劳而酣睡着的莱散特当成第米屈律斯，在他眼皮上滴了花汁。结果，莱散特醒后首先看到的是海伦娜，便对海伦娜表白起爱情来了。仙王为了纠正迫克的错误，亲自在第米屈律斯的眼皮上滴了几滴花

汁。当第米屈律斯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海伦娜，一反过去的冷淡态度，也热烈地追求起海伦娜来了。这样，莱散特同第米屈律斯同时热恋着海伦娜。后来，仙王吩咐迫克使莱散特奔波得筋疲力竭，累得睡倒，再将魔法解除，使他的眼睛恢复到从前的状态。

与此同时，以木匠衮斯、织工波顿为首的一群手艺人来到树林里排戏，准备在公爵婚礼上演出。迫克把一只驴头安在波顿头上，把其他几位手艺人吓跑了。眼皮上滴了花汁的蒂妲妮霞一觉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长着驴头的波顿，竟立即爱上了他，爱抚着他的驴脸，吻着他的驴耳朵，把他抱在自己的怀中一起睡着了。仙王在她们面前出现，把仙后吵醒，尽情地嘲骂了她一番。仙后羞惭万分，低声下气地请求仙王息怒，并把印度小王子给了仙王。于是，仙王、仙后言归于好。

翌日清晨，提修斯、喜坡丽妲狩猎，同伊及斯一道经过树林子。他们发现黑美霞、莱散特、第米屈律斯、海伦娜酣睡着。提修斯命令猎奴吹起号角把他们惊醒起来。第米屈律斯承认，不知一种什么力量使他对黑美霞的爱情像雪一样溶解了。现在他希求着、珍爱着、思慕着海伦娜，并将永远忠心于她，提修斯也说服了伊及斯成全了他的女儿和莱散特的婚事。

最后，在提修斯的宫中，提修斯和喜坡丽妲举行盛大的婚礼。波顿等六位手艺人演出了古代皮拉摩斯和提斯柏相恋的戏剧，点缀了婚礼的气氛。黑美霞和莱散特，海伦娜和第米屈律斯也同时举行了婚礼。两对情人终于如愿以偿。

专家评述

《仲夏夜之梦》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富幻想和浪漫色彩的喜剧。剧情虽然发生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提修斯统治雅典的时期，但从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道德准则来看，反映的却是莎士比亚生活的伊

丽莎白时代。这部喜剧以爱情为主题，表现了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代新人，为了维护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的权利，在两种势力、两种思想、两种婚姻观的尖锐斗争中，最后终于取得反封建统治势力的胜利。剧本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时代特点。如同莎士比亚其他剧本一样，《仲夏夜之梦》的剧情具有无比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它以四条情节线索组成，即黑美霞与莱散特、海伦娜与第米屈律斯两对青年男女之间的纠葛；雅典公爵提修斯与阿玛宗女王喜坡丽妲的结婚；仙王奥白朗与仙后蒂妲妮霞的争吵与和好；雅典一伙手艺人"戏中戏"的排练与演出。其中以两对青年男女之间的矛盾纠葛为中心情节，其他次要情节往往起着映衬、烘托、加强、推动中心情节的发展以及解决矛盾冲突的作用。神话世界和现实世界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是这部喜剧的另一显著特点。剧中展示了一个神话世界，其中有仙王奥白朗、仙后蒂妲妮霞、精灵迫克为首的一群仙灵。他们都不是超人生的精灵，而是参与人生的精灵。他们都是一些可以感知的血肉丰满的形象，同凡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他们在剧中扮演的是一幕现实人生的喜剧，一个充满爱情的故事。此外，喜剧还运用了虚构、巧合、幽默、滑稽、插科打诨和诗意的抒情等艺术手段，使得这部喜剧愈加绚丽多姿，充满轻快欢乐的色彩。

主要人物

黑美霞

黑美霞是一位美丽的少女。她具有机智、活泼、勇敢的性格和顽强、坚定的意志。她主张婚姻自主，认为个人有选择爱情的权利。她与莱散特相爱，忠贞专一，面对父亲一手包办的婚姻，竭力进行"倔强的顽抗"。在公爵和法庭面前，她不怕影响自己的名誉，大胆地为自己的爱人辩护，极力为自己应有的权利申诉，并要求父亲改变主意，同

意她的选择。当死亡威胁到她的生命时，她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向旧势力进行宣战，明确表示："我不愿意把我的贞操奉献给我心里并不敬服的人。"她连续发出抗议的呼声："不幸啊，尊贵的要向微贱者屈节臣服！""可憎啊，年老的要和年轻人发生关系！""倒霉啊，选择爱人要依赖他人的眼光！"她勇敢地和莱散特相约逃离雅典，以表示她对封建法律的蔑视和否定。当莱散特对未来感到有些茫然时，是黑美霞鼓舞了她斗争的勇气，坚定了他必胜的信念。她安慰自己的爱人："既然真心的恋人们永远要受磨折似乎是一条命运的定律，那么让我们练习着忍耐吧；因为这种磨折，正和怀念、幻梦、叹息、希望和哭泣一样，都是可怜的爱情缺不了的随从者。"以此表示她对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希望。

黑美霞心地善良，珍视友谊。她对童年时代的女友海伦娜爱情上的挫折极表同情。她为了使海伦娜宽心，证明她本人对第米屈律斯毫无感情，竟然将她和莱散特准备私逃的秘密告诉了海伦娜，并祝愿她能够重新赢得第米屈律斯的爱情。

黑美霞对爱情极其忠诚，信守不渝。当她在林中醒来不见莱散特时，她误以为是第米屈律斯把她的爱人杀了，因而对第米屈律斯痛加申斥，认为他应该受到诅咒，并表示永远不愿再看到他。即使后来莱散特因迫克在他眼皮上误滴了爱懒花汁转而追求海伦娜时，她依然认为莱散特不会对她负心，说明她始终忠于并信赖自己的爱人。

海伦娜

海伦娜是一位年轻美貌、身材颀长的少女。性格温柔、娴静，但又有点羞怯、软弱。她忠于爱情，重视友谊。她对第米屈律斯的爱情，用她自己的话说就像钢一样坚贞。在她眼里第米屈律斯就是整个世界，必要时甚至愿意死在他的手中。然而，第米屈律斯却负心地背弃了

她。海伦娜为此变得憔悴不堪，但始终未曾丧失信心。她不断地跟在第米屈律斯的身后，紧追不舍。为了获得他的欢心，她甚至将黑美霞的出逃计划透露给第米屈律斯。当第米屈律斯来到树林里寻找黑美霞时，曾以十分冷酷的态度对待她，并咒骂她，侮辱她，甚至把她一人遗弃在黑暗可怕的树林里。但是，海伦娜委屈求全，甘愿忍受这沉重的痛苦，只是希望有朝一日，自己所爱的人能够回心转意，重新爱她。这是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新女性。在莱散特误滴了爱嫩花汁之后，他抛弃了黑美霞，转而向海伦娜表白起爱情，发出誓言。海伦娜责备莱散特不应丢弃黑美霞，并向他指出："如果真是堂堂男子，就不该这样对待一个有身份的妇女：发着誓，赌着咒，过誉着我的好处。"特别是当黑美霞不公正地骂她是"骗子"，"花中的蛀虫""爱情的贼"时，她依然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向莱散特、第米屈律斯苦苦哀求说："求你们别让她伤害我。我从来不曾使过性子，我也完全不懂得怎样跟人家闹架儿；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女子。"由于海伦娜对爱情忠贞不二，获得了仙王奥白朗的同情和帮助，最后终于重新取得第米屈律斯的爱情。莎士比亚在塑造海伦娜这一形象时，十分注意把这位少女的性格不同于黑美霞的地方揭示出来：海伦娜温柔、娴淑、文静、善良，而黑美霞坚定、倔强、顽强、泼辣、颇有点儿任性。

仙王奥白朗

仙王奥白朗虽然是一个超自然的力量，但在莎士比亚笔下同样具有人的一些特点。他仁慈、善良，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当他看到海伦娜被第米屈律斯的负情折磨得身心交瘁，内心极端痛苦时，出于同情，他命令迫克借用爱嫩花汁的魔力，使第米屈律斯回心转意，与海伦娜重修旧好。当迫克粗心大意，误用药汁，导致莱散特与第米屈律斯决斗时，出于善心，他又命令迫克立即解除了莱散特的药性，使

两对情人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终成眷属。仙后蒂妲妮霞傲慢、任性,为了对她进行惩罚,仙王亲自在她眼皮上滴了药汁,但当他目睹了仙后迷恋手艺人波顿驴头的可笑情景时,又于心不忍,马上为她解除了药性,使她清醒过来,尽快从尴尬难堪的处境中摆脱出来。仙王奥白朗是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这部喜剧中所要肯定的一个重要的正面形象。


莎士比亚
经典名剧
仲夏夜之梦
莎士比亚 著
散文体 朱生豪 译

剧中人物

提修斯　雅典公爵
伊及斯　黑美霞之父
莱散特　}同恋黑美霞
第米屈律斯
菲劳士屈雷脱　提修斯的掌戏乐之官
衮斯　木匠
史纳格　细工木匠
波顿　织工
弗鲁脱　修风箱者
斯诺脱　补锅匠
司他巫林　裁缝
喜坡丽妲　亚美仲女王，提修斯之未婚妻
黑美霞　伊及斯之女，恋莱散特
海伦娜　恋第米屈律斯
奥白朗　仙王
蒂妲妮霞　仙后
迫克　又名好人儿罗宾
豆花　}小神仙
蛛网
飞蛾
芥子

其他侍奉仙王仙后的神仙们

提修斯及喜坡丽妲的侍从

地　　点

雅典及附近的森林

第一幕

第一场 雅典;提修斯宫中

〔提修斯,喜坡丽妲,菲劳士屈雷脱及侍从等上。

提 美丽的喜坡丽妲,现在我们的婚期已快要临近了,再过四天幸福的日子,新月便将出来;但是唉!这个旧的月亮消逝得多么慢,她耽延了我的希望,像一个老而不死的后母或寡妇,尽是消耗着年青人的财产。

喜 四个白昼很快地便将成为黑夜,四个黑夜很快地可以在梦中消度过去,那时月亮便将像新弯的银弓一样,在天上临视我们的良宵。

提 去,菲劳士屈雷脱,激起雅典青年们的欢笑的心情,唤醒了活泼泼的快乐精神,把忧愁驱到坟墓里去;那个脸色惨白的家伙,是不应该让他参加在我们的结婚行列中的。(菲下)喜坡丽妲,我用我的剑向你求婚,用威力的侵凌赢得了你的芳心①;但这次我要换一个调子,我将用豪华,夸耀和狂欢来举行我们的婚礼。

〔伊及斯,黑美霞,莱散特,第米屈律斯上。

伊 威名远播的提修斯公爵,祝您幸福!

提 谢谢你,善良的伊及斯。你有什么事情?

伊 我怀着满心的气恼,来控诉我的孩子,我的女儿黑美霞。走上前来,第米屈律斯。殿下,这个人是我答应叫他娶她的。走上前来,莱散特。殿下,这个人引诱坏了我的孩子。你,你,莱散特,你写诗句给我的孩子,和她交换着爱情的纪念物;在月夜她的窗前你

用做作的声调歌唱着假作多情的诗篇;你用头发编成的腕环,戒指,虚华的饰物,琐碎的玩具,花束,糖果,这些可以强烈地骗诱一个稚嫩的少女之心的信使来偷得她的痴情;你用诡计盗取了她的心,煽惑她使她对我的顺从变成倔强的顽抗。殿下,假如她现在当着您的面仍旧不肯嫁给第米屈律斯,我就要要求雅典自古相传的权利,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我可以随意处置她;按照我们的法律,她要是不嫁给这位绅士,便应当立时处死。

提　你有什么话说,黑美霞?当心一点吧,美貌的女郎!你的父亲对于你应当是一尊神明;你的美貌是他给与你的,你就像在他手中捏成的一块蜡像一般,他可以保全你,也可以毁灭你。第米屈律斯是一个很好的绅士呢。

黑　莱散特也很好啊。

提　以他的本身而论当然不用说;但要是做你的丈夫,他不能得到你父亲的同意,就比起来差一头地了。

黑　我真希望我的父亲和我同样看法。

提　实在还是你应该依从你父亲的眼光才对。

黑　请殿下宽恕我!我不知道什么一种力量使我如此大胆,也不知道在这里披诉我的心思将会怎样影响到我的美名,但是我要敬问殿下,要是我拒绝嫁给第米屈律斯,就会有什么最恶的命运临到我的头上?

提　不是受死刑,便是永远和男人隔绝。因此,美丽的黑美霞,仔细问一问你自己的心愿吧!考虑一下你的青春,好好地估量一下你血脉中的搏动;倘然不肯服从你父亲的选择,想想看能不能披上尼姑的道服,终生幽闭在阴沉的庵院中,向着凄凉寂寞的明月唱着黯淡的圣歌,做一个孤寂的修道女了此一生?她们能这样抑制了热情,到老保持处女的贞洁,自然应当格外受到上天的眷宠;但

是结婚的女子如同被采下炼制过的玫瑰，香气留存不散，比之孤独地自开自谢，奄然朽腐的花儿，在尘俗的眼光中看来，总是要幸福得多了。

黑　就让我这样自开自谢吧，殿下，我不愿意把我的贞操奉献给我的心所不甘服的人。

提　回去仔细考虑一下。等到新月初生的时候，——我和我的爱人缔结永久的婚约的一天，——你便当决定，倘不是因为违抗你父亲的意志而准备一死，便是听从他的嫁给第米屈律斯；否则就得在黛安娜②的神坛前立誓严守戒律，终生不嫁。

第　悔悟吧，可爱的黑美霞！莱散特，放弃你那无益的要求，不要再跟我的确定的权利抗争了吧！

莱　你已经得到她父亲的爱，第米屈律斯，让我保有着黑美霞的爱吧；你去跟她的父亲结婚好了。

伊　无礼的莱散特！一点不错，我喜欢他，我愿意把属于我所有的给他；她是我的，我要把我在她身上的一切权利都授给第米屈律斯。

莱　殿下，我和他一样好的出身；我和他一样有钱；我的爱情比他深得多；我的财产即使不比第米屈律斯更多，也决不会比他少；比起这些来更值得夸耀的是，美丽的黑美霞爱的是我。那么为什么我不能享有我的权利呢？讲到第米屈律斯，我可以当他的面前宣布，曾经向奈达的女儿海伦娜调过情，把她勾上了手；这位可爱的女郎痴心地恋着他，像崇拜偶像一样地恋着这个缺德的负心汉。

提　的确我也听到过不少闲话，曾经想和第米屈律斯谈起；但是因为自己的事情太多，所以忘了。来，第米屈律斯；来，伊及斯；你们两人跟我来，我有些私人的话要对你们说。你，美丽的黑美霞，好好

准备着依从你父亲的意志,否则雅典的法律将要把你处死,或者使你宣誓独身;我们没有法子变更这条法律。来,喜坡丽妲;怎样,我的爱人?第米屈律斯和伊及斯,走吧;我必须差你们为我们的婚礼办些事务,还要跟你们商量一些和你们有点关系的事。

伊 我们敢不欣然跟从殿下。(除莱、黑外均下。)

莱 怎么啦,我的爱人!为什么你的脸颊这样惨白?你脸上的蔷薇怎么会谢得这样快?

黑 多半是因为缺少雨露,但我眼中的泪涛可以灌溉它们。

莱 唉!从我所能在书上读到,在传说或历史中听到的,真爱情的道路永远是崎岖多阻;不是因为血统的差异,——

黑 不幸啊,尊贵的要向微贱者屈节臣服!

莱 便是因为年龄上的悬殊,——

黑 可憎啊,年老的要和年青人发生关系!

莱 或者因为信从了亲友们的选择,——

黑 倒霉啊,选择爱人要依赖他人的眼光!

莱 或者,即使彼此两情悦服,而战争,死亡,或疾病侵害着它,使它像一个声音,一片影子,一段梦,一阵黑夜中的闪电那样短促,在一刹那间它展现了天堂和地狱,但还来不及说一声"瞧啊!"黑暗早已张开口把它吞噬了。光明的事物,总是那样很快地变成了混沌。

黑 既然真心的恋人们永远要受到折磨,似乎是一条命运的定律,那么让我们练习着忍耐吧;因为这种磨折,正和忆念,幻梦,叹息,希望和哭泣一样,都是可怜的爱情缺不了的随从者。

莱 你说得很对。听我吧,黑美霞。我有一个寡居的伯母,很有钱,却没有儿女,她看待我就像亲生的独子一样。她的家离开雅典二十

哩路；温柔的黑美霞，我可以在那边和你结婚，雅典法律的利爪不能追及我们。要是你爱我，请你在明天晚上溜出了你父亲的屋子，走到郊外三哩路地方的森林里，在那边我曾经约会过你和海伦娜一同举行五月节③的，我将在那里等你。

黑　我的好莱散特！凭着邱必特的最坚强的弓，凭着他的金镞的箭④，凭着维纳丝的鸽子的纯洁，凭着那结合灵魂，祐祐爱情的神力，凭着古代迦泰基女王焚身的烈火，当她看见她那负心的特洛埃人扬帆而去的时候⑤，凭着一切男子所毁弃的约誓，——那数目是远超过于女子所曾说过的，我发誓明天一定会到你所指定的那地方和你相会。

莱　愿你不要失约，爱人。瞧，海伦娜来了。

〔海伦娜上。

黑　上帝保佑美丽的海伦娜！你到哪里去？

海　你称我美丽吗？请你把那两个字收回了吧！第米屈律斯爱着你的美丽；幸福的美丽啊！你的眼睛是两颗明星，你的甜蜜的声音比之在牧人耳中的云雀之歌还要动听，当小麦青青，山楂蓓蕾的时节。疾病是能染人的；唉！要是美貌也能传染的话，美丽的黑美霞，我但愿染上你的美丽：我要用我的耳朵捕获你的声音，用我的眼睛捕获你的睇视，用我的舌头捕获你那柔美的旋律。要是除了第米屈律斯之外，整个世界都是属于我所有，我愿意把一切捐弃，但求化身为你。啊！教给我你怎样流转你的眼波，用怎么一种魔术操纵着第米屈律斯的心？

黑　我向他皱着眉头，但是他仍旧爱我。

海　唉，要是你的颦蹙能把那种本领传授给我的微笑就好了！

黑　我给他咒骂，但他给我爱情。

海　唉，要是我的祈祷也能这样引动他的爱情就好了！

黑　我越是恨他，他越是跟随着我。

海　我越是爱他，他越是讨厌我。

黑　海伦娜，他的傻并不是我的错。

海　但那是你的美貌的错处；要是那错处是我的就好了！

黑　宽心吧，他不会再见我的脸了；莱散特和我将要逃开此地。在我不曾遇见莱散特之前，雅典对于我就像一座天堂；啊，有怎样一种神奇在我的爱人身上，使他反能把天堂变成一座地狱！

莱　海伦娜，我们不愿瞒你。明天夜里，当月亮在镜波中反映她的银色的容颜，晶莹的露珠点缀在草叶尖上的时候，——那往往是情奔最适当的时候，我们预备溜出雅典的城门。

黑　我的莱散特和我将要会集在林中，那是你我常常在那边淡雅的樱草花的花坛上躺着彼此吐露柔情的衷曲的所在，从那里我们便将离别了雅典，去访寻新的朋友，和陌生人作伴了。再会吧，亲爱的游侣！请你为我们祈祷；愿你重新得到第米屈律斯的心！不要失约，莱散特；我们现在必须暂时挨受一下离别的痛苦，到明晚夜深时再见面吧！

莱　一定的，我的黑美霞。（黑下）海伦娜，别了；如同你恋着他一样，但愿第米屈律斯也恋着你！（下。）

海　有些人比起其他的人来是多么幸福！在全雅典大家都以为我跟她一样美；但那有什么相干呢？第米屈律斯是不以为如此的；除了他一个人之外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不会知道。正如他那样错误地迷恋着黑美霞的秋波一样，我也是只知道爱慕他的才智；一切卑劣的弱点，在恋爱中都成为无足重轻，而变成美满和庄严。爱情是不用眼睛，而用心灵看着的，因此生着翅膀的丘必特常被描成盲目；而且爱情的判断全然没有理性，是翅膀不是眼睛表示出卤莽的迅速，因此爱情便据说是一个孩儿，因为在选择方面他

常会弄错。正如顽皮的孩子惯爱发假誓一样，司爱情的小儿也到处赌着口不应心的咒。第米屈律斯在没有看见黑美霞之前，他也曾像下雹一样发着誓，说他是完全属于我的，但这阵冰雹一感到一丝黑美霞身上的热力，他便溶解了，无数的盟言都化为乌有。我要去告诉他美丽的黑美霞的出奔；他知道了以后，明夜一定会到林中去追寻她。如果为着这次的通报消息，我能得到一些酬谢，我的代价也一定不小；但我的目的是要增加我的苦痛，使我能再一次聆接他的音容。（下。）

第二场　雅典；衮斯的家中

〔衮斯，史纳格，波顿，弗鲁脱，斯诺脱。司他巫林上。

衮　咱们一伙人都到了吗？

波　你最好照着名单一个儿一个儿拢总地点一下名。

衮　这儿是每个人名字都在上头的名单，整个雅典都承认，在公爵跟公爵夫人结婚那晚上当着他们的面前扮演咱们这一曲插戏，这张名单上的弟兄们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波　第一，好彼得・衮斯，说出来这曲戏讲的是什么，然后再把扮戏的人名字念出来，好有个头脑。

衮　好，咱们的戏名是“最可悲的喜剧，以及匹拉麦斯和雪丝佩的最惨酷的死”。

波　那一定是篇出色的东西，咱可以担保，而且是挺有趣的。现在，好彼得・衮斯，照着名单把你的角儿们的名字念出来吧。列位，大家站开。

衮　咱一叫谁的名字，谁就答应。聂克・波顿，织布的。

波　有。先说咱应该扮哪一个角儿，然后再挨次叫下去。

昆　你，聂克·波顿，派着扮匹拉麦斯。

波　匹拉麦斯是谁呀？一个情郎呢，还是一个霸王？

昆　是一个情郎，为着爱情的缘故，他挺勇敢地把自己毁了。

波　要是演得活龙活现，那准可以引人掉下几滴泪来。要是咱演起来的话，让看客们大家留心着自个儿的眼睛吧；咱要痛哭流涕，管保风云失色。把其余的人叫下去吧。但是扮霸王挺适合咱的胃口了。咱会把厄克里斯⑥扮得非常好，或者什么吹牛的角色，管保吓破了人的胆。

山岳狂怒的震动，

裂开了牢狱的门；

太阳在远方高升，

慑伏了神灵的魂。

那真是了不得！现在把其余的名字念下去吧。这是厄克里斯的神气，霸王的神气；情郎还得忧愁一点。

昆　法兰西斯·费鲁脱，修风箱的。

弗　有，彼得·昆斯。

昆　你得扮雪丝佩。

弗　雪丝佩是谁呀？一个游行的侠客吗？

昆　那是匹拉麦斯必须爱上的姑娘。

弗　嗳，真的，别叫咱扮一个娘儿们；咱的胡子已经长起来啦。

昆　那没有问题；你得套上假脸扮演，你可以小着声音讲话。

波　咱也可以把脸孔罩住，雪丝佩也给咱扮了吧。咱会细声细气地说话，"雪丝妮！雪丝妮！""啊呀！匹拉麦斯，奴的情哥哥，是你的雪丝佩，你的亲亲爱爱的姑娘！"

昆　不行，不行，你必须扮匹拉麦斯。弗鲁脱，你必须扮雪丝佩。

波　好吧，叫下去。

衮　罗宾·司他巫林，裁缝的。

司　有，彼得·衮斯。

衮　罗宾·司他巫林，你扮雪丝佩的母亲。汤姆·斯诺脱，补锅子的。

斯　有，彼得·衮斯。

衮　你扮匹拉麦斯的爸爸；咱自己扮雪丝佩的爸爸；史纳格，做细木工的，你扮一只狮子：咱想这本戏就此支配好了。

史　你有没有把狮子的台词写下？要是有的话，请你给我，因为我记性不好。

衮　你不用预备，你只要嚷嚷就算了。

波　让咱也扮狮子吧。咱会嚷嚷，叫每一个人听见了都非常高兴；咱会嚷着嚷着，连公爵都传下谕旨来说，“让他再嚷下去吧！让他再嚷下去吧！”

衮　你要嚷得那么可怕，吓坏了公爵夫人和各位太太小姐们，吓得她们尖声叫起来；那准可以把咱们一起给吊死了。

众人　那准会把咱们一起给吊死，每一个母亲的儿子都逃不了。

波　朋友们，你们说的很是，要是你把太太们吓昏了头，她们一定会不顾三七二十一把咱们给吊死。但是咱可以把声音压得高一些，不，提得低一些；咱会嚷得就像一只小鸽子那么地，就像一只夜莺那么地。

衮　你只能扮匹拉麦斯；因为匹拉麦斯是一个讨人欢喜的小白脸，一个体面人，就像你可以在夏天看到的那种人；他又是一个可爱的堂堂绅士模样的人；因此你必须扮匹拉麦斯。

波　行，咱就扮匹拉麦斯。顶好咱挂什么须？

衮　那随你便吧。

波　咱可以挂你那稻草的须，你那橙黄色的须，你那紫红色的须，或者你那法国金洋钱色的须，纯黄色的须。

衮　你还是光着脸蛋吧。列位，这儿是你们的台词。咱请求你们，恳求你们，要求你们，在明儿夜里念熟，趁着月光，在郊外一哩路地方的森林里咱们碰头，在那边咱们要练习练习；因为要是咱们在城里练习，就会有人跟着咱们，咱们的计划就要泄漏出来。同时咱要开一张咱们演戏所需要的东西的单子。请你们大家不要误事。

波　咱们一定在那边碰头；咱们在那边练起来可以像样点儿，胆大点儿。大家辛苦干一下，要干得非常好。再会吧。

衮　咱们在公爵的橡树底下再见。

波　好了，可不许失约。（同下。）

第　二　幕

第一场　雅典附近的森林

〔一神仙及迫克自相对方向上。

迫　喂，精灵！你飘流到哪里去？

仙　越过了溪谷和山陵，

穿过了荆棘和丛薮，

越过了围场和园庭，

穿过了激流和爝火；

我在各地漂游流浪，

轻快得像是月光光；

我给仙后奔走服务，

草环⑦上缀满轻轻露。

亭亭的莲馨花是她的近侍，

黄金的衣上饰着点点斑痣；

那些是仙人们投赠的红玉，

中藏着一缕缕的芳香馥郁；

我要在这里访寻几滴露水，

给每朵花挂上珍珠的耳坠。

再会，再会吧，你粗野的精灵！

因为仙后的大驾快要来临。

迫　今夜大王在这里大开欢宴，

千万不要让他俩彼此相见；

奥白朗的脾气可不是顶好，
为着王后的固执十分着恼；
她偷到了一个印度小王子，
就像心肝一样怜爱和珍视；
奥白朗看见了有些儿眼红，
想要把他充作自己的侍童；
可是她哪里便肯把他割爱，
满头花朵她为他亲手插戴。
从此林中，草上，泉畔和月下，
他们一见面便要破口相骂；
小妖们往往吓得胆战心慌，
没命地钻向橡斗中间躲藏。

仙　要是我没有把你认错，你大概便是名叫罗宾好人儿的狡狯的淘气的精灵了。你就是惯爱吓唬乡村的女郎，在人家的牛乳上撇去了乳脂，使那气喘吁吁的主妇整天也搅不出奶油来；有时你暗中替人家磨谷，有时弄坏了酒使它不能发酵；夜里走路的人，你把他们引入了迷路，自己却躲在一旁窃笑；谁叫你大仙或是好迫克的，你就给他幸运，帮他作工——那就是你吗？

迫　仙人，你说得正是；我就是那个快活的夜游者。我在奥白朗跟前想出种种笑话来逗他发笑，看见一头肥胖精壮的马儿，我就学着雌马的嘶声把它迷昏了头；有时我化作一颗焙熟的野苹果，躲在老太婆的酒碗里，等她举起碗想喝的时候，我就拍的弹到她嘴唇上，把一碗麦酒都倒在她那皱瘪的喉皮上；有时我化作三脚的凳子，满肚皮人情世故的婶婶刚要坐下来讲她那感伤的故事，我便从她的屁股底下滑走，把她翻了一个大元宝，一头喊“好家伙！”一头咳呛个不住，于是周围的人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他们越想越

好笑，鼻涕眼泪都笑了出来，发誓说从来不曾逢到过比这更有趣的事。但是让开路来，仙人，奥白朗来了。

仙　娘娘也来了。他要是走开了才好！

〔奥白朗及蒂妲妮霞各带侍从，自相对方向上。

奥　真不巧又在月光下碰见你，骄傲的蒂妲妮霞！

蒂　嘿，嫉妒的奥白朗！神仙们，快快走开；我已经发誓不和他同游同寝了。

奥　等一等，坏脾气的女人！我不是你的夫君吗？

蒂　那么我也一定是你的尊夫人了。但是你从前溜出了仙境，扮作牧人的样子，整天吹着麦笛；向风骚的牧女调情，这种事我全知道。今番你为什么要从迢迢的印度平原上赶到这里来呢？无非是为着那位高傲的亚美仲女王，你的勇武的爱人，要嫁给提修斯了，所以你得来道贺道贺他们。

奥　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来，蒂妲妮霞，把我的名字和喜坡丽妲牵涉在一起侮蔑我？你自己知道你和提修斯的私情瞒不过我。不是你在朦胧的夜里引导他离开被他所俘掠的佩丽贡娜？不是你使他负心地遗弃了美丽的哀葛梨，爱丽亚邓和安娣奥巴⑧？

蒂　这些都是因为嫉妒而捏造出来的谎话。自从仲夏之初，我们每次在山上，谷中，树林里，草场上，细石铺底的泉旁，或是海滨的沙滩上聚集，预备和着呜啸的风声跳环舞的时候，总是要被你吵断了我们的兴致。风因为我们不理会他的吹奏，生了气，便从海中吸起了毒雾；毒雾化成瘴雨下降地上，使每一条小小的溪河都耀武扬威地泛滥到岸上：因此牛儿白白牵着轭，农夫枉费了他的血汗，青青的嫩禾还没有长上芒须，便腐烂了；空了的羊栏露出在一片汪洋的田中，乌鸦饱啖着瘟死了的羊群的尸体；草泥坂上满是湿泥，杂草乱生的曲径，因为没有人行走，已经辨不出来。执掌

潮汐的月亮，因为再也听不见夜间颂神的歌声，气得脸孔发白，把空气中播满了湿气，一沾染上身就要使人害风湿症。因为天时不正，季候也变了常：白头的寒霜倾倒在红颜的蔷薇的怀里，年迈的冬神薄薄的冰冠上，却嘲讽似地缀上了夏天芬芳的蓓蕾的花环。春季，夏季，丰收的秋季，暴怒的冬季，都改换了他们素来的装束，惊愕的世界不能再从他们的出产上辨别出谁是谁来。这都因为我们的不和所致，我们是一切灾祸的根源。

奥　那么你就该设法补救；这全然在你的手中。为什么蒂妲妮霞要违拗她的奥白朗呢？我所要求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换儿⑨做我的侍童罢了。

蒂　请你死了心吧，整个仙境也不能从我手里换得这个孩子。他的母亲是我神坛前的一个信徒，在芬芳的印度的夜天，她常常在我身旁闲谈，陪我坐在海边的黄沙上，凝望着水面的商船；我们一起笑着那些船帆因浪狂的风而怀孕，一个个凸起了肚皮；她那时正也怀孕着这个小宝贝，便学着船帆的样子，美妙而轻快地凌风而行，为我往岸上寻取各种杂物，回来时就像航海而归，带来了无数的商品。但她因为是一个凡人，所以在产下这孩子时便死了。为着她的缘故我才抚养她的孩子，也为着她的缘故我不愿舍弃他。

奥　你预备在这林中耽搁多少时候？

蒂　也许要到提修斯的婚礼以后。要是你肯耐心地和我们一起跳舞，看看我们月光下的游戏，那么跟我们一块儿走吧；不然的话，请你不要见我，我也决不到你的地方来。

奥　把那个孩子给我，我就和你一块儿走。

蒂　把你的仙国跟我掉换都别想。神仙们，去吧！要是我再多留一刻，我们就要吵起来了。（率侍从等下。）

奥　好，去你的吧！为着这次的侮辱，我一定要在你离开这座林子之前给你一些惩罚。我的好迫克，过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坐在一个海岬上，望见一个美人鱼骑在海豚的背上，她的歌声是这样婉转而谐美，镇静了狂暴的怒海，好几个星星都疯狂地跳出了他们的轨道，为要听这海女的音乐⑩？

迫　我记得。

奥　就在那个时候，你不看见，但我能看见持着弓箭的邱必特在冷月和地球之间飞着；他瞄准了坐在西方宝座上的一个童贞女⑪，很伶巧地从他的弓上射出他的爱情之箭，好像它能刺透十万颗心的样子。否则我也许可以看见小邱必特的火箭在如水的冷洁的月光中熄灭，那位童贞的女王心中一尘不染地，在纯洁的思念中默步过去；但是我看见那支箭却落下在西方一朵小小的花上，本来是乳白色的，现在已因爱情的创伤而被染成紫色，少女们把它称作"爱嫩花"。去给我把那花采来。我曾经给你看过它的样子；它的汁液如果滴在睡着的人的眼皮上，无论男女，醒来一眼看见什么生物，都会发疯似地对它恋爱。给我采这种花来；在鲸鱼还不曾游过三哩路之前，必须回来覆命。

迫　我可以在四十分钟内环绕世界一周。（下。）

奥　这种花汁一到了手，我便留心着等蒂妲妮霞睡了的时候把它滴在她的眼皮上；她一醒来第一眼看见的东西，无论是狮子也好，熊也好，狼也好，公牛也好，或者好事的猕猴，忙碌的无尾猿也好，她都会有最强烈的爱情追求它。我可以用另一种草解去这种魔力，但第一我先要叫她把那个孩子让给我。可是谁到这儿来啦？你们看不见我，让我听听他们的谈话。

〔第米屈律斯上，海伦娜随其后。

第　我不爱你，所以别跟着我。莱散特和美丽的黑美霞在那儿？我要

把莱散特杀死，但我的命却悬在黑美霞手中。你对我说他们私奔到这座林子里，因此我赶到这儿来；可是因为遇不见我的黑美霞，我简直要发疯啦。滚开！快走，不许再跟着我！

海　是你吸引我跟着你的，你这硬心肠的磁石！可是你所吸的却不是铁，因为我的心像钢一样坚贞。要是你去掉你的吸引力，那么我也将没有力量再跟着你了。

第　是我引诱你吗？我曾经向你说过好话吗？我不是曾经明明白白地告诉过你，我不爱你，而且也不能爱你吗？

海　即使那样，也只是使我爱你爱得更加厉害。我是你的一条狗，第米屈律斯；你越是打我，我越是讨好你。请你就像对待你的狗一样对待我吧，踢我，打我，冷淡我，不理我，都好，只容许我跟随着你，虽然我是这么不好。在你的爱情里我还能要求什么比一条狗还不如的地位吗？但那对于我已经是十分可贵了。

第　不要过分惹起我的厌恨吧；我一看见你就头痛。

海　可是我不看见你就心痛。

第　你太不顾虑你自己的体面，离开了城中，把你自己委身在一个不爱你的人手里；你也不想想你的贞操多么值钱，就在黑夜中这么一个荒凉的所在盲目地听从着不可知的命运。

海　你使我能够安心：因为当我看见你面孔的时候，黑夜也变成了白昼，因此我并不觉得现在是在夜里；你在我的眼光里是一切的世界，因此在这座林中我也不愁缺少伴侣：要是一切的世界都在这儿瞧着我，我怎么还是单身独自一人呢？

第　我要逃开你，躲在丛林之中，任凭野兽把你怎样处置。

海　最凶恶的野兽也不像你那样残酷。你要逃开我就逃开吧：从此以后，古来的故事要改过了：逃走的是亚坡罗，追赶的是但芙妮⑫；鸽子追逐着鹰隼；温柔的牝鹿追捕着猛虎；然而弱者追求勇者，

结果总是徒劳无益的。

第　我不高兴听你再唠叨下去。让我走吧；要是你再跟着我，相信我，在这座林中你要被我欺负的。

海　嗯，在寺庙中，在市镇上，在乡野里，你都到处欺负我。唉，第米屈律斯！你的虐待我已经使我们女子蒙上了耻辱。我们是不会像男人一样为爱情而争斗的；我们应该被人家求爱，而不是向人家求爱。（第下。）我要立意跟随你；我愿死在我所深爱的人的手中，好让地狱化成了天宫。（下。）

奥　再会吧，女郎！当他还没有离开这座树林，你将逃避他，他将追求你的爱情。

〔迫克重上。

奥　你已经把花采来了吗？欢迎啊，浪游者！

迫　是的，它就在这儿。

奥　请你把它给我。

我知道一处茴香盛开的水滩，
长满着樱草和盈盈的紫罗兰，
馥郁的金银花，芗泽的野蔷薇，
漫天张起了一幅芬芳的锦帷。
有时蒂妲妮霞在群花中酣醉，
柔舞清歌低低地抚着她安睡；
我要洒一点花汁在她的眼上，
让她充满了各种可憎的幻象。
其余的你带了去在林中访寻
一个娇好的少女见弃于情人；
倘见那薄幸的青年在她近前，
就把它轻轻地点上他的眼边。

他的身上穿着雅典人的装束，
你须仔细辨认清楚不许弄错；
小心地执行着我谆谆的吩咐，
让他无限的柔情都向她倾吐。
等第一声的雄鸡啼时我们再见。

迫　放心吧。主人，一切如你的意念。（各下。）

第二场　林中的另一处

〔蒂妲妮霞及侍从等上。

蒂　来，跳一回舞，唱一曲神仙歌，然后在一分钟内余下来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大家散开去；有的去杀死麝香玫瑰嫩苞中的蛀虫；有的去和蝙蝠作战，剥下它们的翼革来为我的小妖儿们做外衣；其余的人去驱逐每夜啼叫，看见我们这些伶俐的小精灵们而惊骇的猫头鹰。现在唱着给我催眠吧；唱罢之后，大家各做各的事，让我休息一会儿。

〔神仙们唱。

（一）　两舌的花蛇，多刺的猬，
不要打扰着她的安睡；
蝾螈和蜥蜴、不要行近，
仔细毒害了她的宁静。
夜莺，鼓起你的清弦，
为我们唱一曲催眠：
睡啦，睡啦，睡睡吧！睡啦，睡啦，睡睡吧！
一切害物远走高飏，
不会行近她的身旁；

晚安，睡睡吧！

（二） 织网的蜘蛛，不要过来；

长脚的蛛儿快快走开！

黑背的蜣螂，不许走近；

不许莽撞，蜗牛和蚯蚓。

夜莺，鼓起你的清弦，

为我们唱一曲催眠：

睡啦，睡啦，睡睡吧！睡啦，睡啦，睡睡吧！

一切害物远走高飏，

不会行近她的身旁；

晚安，睡睡吧！

一仙人 去吧！现在一切都已完成，只须留着一个人作哨兵。（众神仙下，蒂妲妮霞睡。）

〔奥白朗上，挤花汁滴蒂妲妮霞眼皮上。

奥 等你眼睛一睁开，

你就看见你的爱，

为他担起相思债：

山猫，豹子，大狗熊，

野猪身上毛蓬蓬；

等你醒来一看见，

芳心可可为他恋。（下。）

〔莱散特及黑美霞上。

莱 好人，你在林中跋涉着，疲乏得快要昏倒了。说老实话，我已经忘记了我们的路。要是你同意，黑美霞，让我们休息一下，停步下来舒适舒适吧。

黑 就照你的意思吧，莱散特。你去给你自己找一处睡眠的所在，因

为我要在这水滨安息我的形骸。

莱　一块草地可以作我们两人枕首的地方；两个胸膛一条心，应该合睡一个眠床。

黑　哎，不要，亲爱的莱散特；为着我的缘故，我的亲亲，再躺远一些，不要挨得那么近。

莱　啊，爱人！不要误会了我的无邪的本意，恋人们是应该明白彼此所说的话的。我是说我的心和你的心连结在一起，已经打成一片，分不开来；两个心胸彼此用盟誓连系，共有着一片忠贞。因此不要拒绝我睡在你的身旁，黑美霞，我一点没有坏心肠。

黑　莱散特真会说话。要是黑美霞疑心莱散特有坏心肠，愿她从此不能堂堂做人。但是好朋友，为着爱情和礼貌的缘故，请睡得远一些；在人间的礼法上，这样的隔分对于束身自好的未婚男女，是最为合适的。这么远就行了。晚安，亲爱的朋友！愿爱情永无更改，直到你生命的尽头！

莱　依着你那祈祷我应和着阿们！阿们！我将失去我的生命，如其我失去我的忠贞！（略就远处退卧）这里是我的眠床了；但愿睡眠给与你充分的休养！

黑　那愿望我愿意和你分享！（二人入睡。）

〔迫克上。

迫　我已经在森林中间走遍，
但雅典人可还不曾瞧见，
我要把这花液在他眼上
试一试激动爱情的力量。
静寂的深宵！啊，谁在这厢？
他身上穿着雅典的衣裳。
这正是我主人所说的他，

狠心地欺负那美貌娇娃；

她正在这一旁睡得酣熟，

不顾到地上的潮湿龌龊：

美丽的人儿！她竟然不敢

睡近这没有心肝的恶汉。（挤花汁滴莱散特眼上。）

我要在你眼睛上，坏东西！

倾注着魔术的力量神奇；

等你醒来的时候，让爱情

从此扰乱你睡眠的安宁！

别了，你醒来我早已去远，

奥白朗在盼我和他见面。（下。）

〔第米屈律斯及海伦娜奔驰上。

海　你杀死了我也好，但是请你停步吧，亲爱的第米屈律斯！

第　我命令你走开，不要这样缠扰着我！

海　啊！你要把我丢在黑暗中吗？请不要这样！

第　站住！否则叫你活不成。我要独自走我的路。（下。）

海　唉！这痴心的追赶使我乏得透不过气来。我越是千求万告，越是惹他憎恶。黑美霞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那么幸福，因为她有一双天赐的迷人的眼睛。她的眼睛怎么会这样明亮呢？不是为着泪水的缘故，因为我的眼睛被眼泪洗着的时候比她更多。不，不，我是像一头熊那么难看，就是野兽看见我也会因害怕而逃走；因此一点也不奇怪第米屈律斯会这样逃避着我，就像逃避一个丑妖怪。那一面欺人的坏镜子使我居然敢把自己跟黑美霞的明星一样的眼睛相比呢？但是谁在这里？莱散特！躺在地上！死了吗？还是睡了！我看不见有血，也没有伤处。莱散特，要是你没有死，好朋友，醒醒吧！

莱 （醒）我愿为着你赴汤蹈火，玲珑剔透的海伦娜！上天在你身上显出他的本领，使我能在你的胸前看清你的心。第米屈律斯在哪里？嘿！那个难听的名字让他死在我的剑下多么合适！

海 不要这样说，莱散特！不要这样说！即使他爱你的黑美霞又有什么关系？上帝！那又有什么关系？黑美霞仍旧是爱着你的，所以你应该心满意足了。

莱 跟黑美霞心满意足吗？不，我真悔恨和她在一起度着的那些可厌的时辰。我不爱黑美霞，我爱的是海伦娜；谁不愿意把一只乌鸦换一头白鸽呢？人们的意志是被理性所支配的，理性告诉我你比她更值得敬爱。凡是生长的东西，不到季节，总不会成熟：我一向因为年青的缘故，我的理性也不曾成熟；但是现在我的智慧已经充分成长，理性指挥着我的意志，把我引到了你的眼前；在你的眼睛里我可以读到写在最丰美的爱情的经典上的故事。

海 我怎么忍受得下这种尖刻的嘲笑呢？我什么时候得罪了你，使你这样讥讽我呢？我从来不曾得到过，也永远不会得到，第米屈律斯的一瞥爱怜的眼光，难道那还不够，难道那还不够，年青人，而你必须再这样挖苦我的短处吗？真的，你侮辱了我；真的，用这种卑鄙的样子向我假意献媚。但是再会吧！我还以为你是个较有教养的上流人。唉！一个女子受到了这一个男人的摈拒，还得忍受那一个男子的揶揄。（下。）

莱 她没有看见黑美霞。黑美霞，睡你的吧，再不要走近莱散特的身边了！一个人吃饱了太多的甜食，能使胸胃中发生强烈的厌恶，改信正教的人，最是痛心疾首于以往欺骗他的异端邪说；你也正是这样。让你被一切的人所憎恶吧，但没有别人比之我更为憎恶你了。我的一切生命之力啊，用爱和力来尊崇海伦娜，做她的忠实的武士吧！。（下。）

黑　（醒）救救我，莱散特！救救我！用出你全身力量来，替我在胸口上撵掉这条蠕动的蛇。哎呀，天哪！做了怎样的梦！莱散特，瞧我怎样因害怕而颤抖着。我觉得仿佛一条蛇在嚼食我的心，而你坐在一旁，瞧着它的残酷的肆虐微笑。莱散特！怎么！换了地方了？莱散特！好人！怎么！听不见？去了？没有声音，不说一句话？唉！你在那儿？要是你听见我，答应一声呀！凭着一切爱情的名义，说话呀！我差不多要因害怕而晕倒了。仍旧一声不响！我明白你已不在近旁；要是我寻不到你，我定将一命丧亡！（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林中；蒂坦妮霞熟睡未醒

〔衮斯，史纳格，波顿，费鲁脱，斯诺脱，司他巫林上。

波　咱们都会齐了吗？

衮　妙极了妙极了，这儿真是给咱们练戏用的一块再方便也没有的地方。这块草地可以做咱们的戏台，这一丛山楂树便是咱们的后台。咱们可以认真扮演一下，就像当着公爵殿下的面前一样。

波　彼得・衮斯，——

衮　你说什么，波顿好家伙？

波　在这本匹拉麦斯和雪丝佩的戏文里，有几个地方准难叫人家满意。第一，匹拉麦斯该拔出剑来结果自己的性命，这是太太小姐们受不了的。你说可对不对？

斯　凭着圣母娘娘的名字，这可真的不是玩儿的事。

司　我说咱们把什么都做完了之后，这一段自杀可不用表演。

波　不必，咱有一个好法子。给咱写一段开场时，让这段开场诗大概这么说：咱们的剑是不会伤人的；实实在在匹拉麦斯并不真的把自己干掉了；顶好再那么声明一下，咱扮着匹拉麦斯的，并不是匹拉麦斯，实在是织工波顿：这么一下她们就不会吓了。

衮　好吧，就让咱们有这么一段开场诗，咱可以把它写成八六体⑬。

波　把它再加上两个字，让它是八个字八个字那么的吧。

斯　太太小姐们见了狮子不会哆嗦吗？

司　咱担保她们一定会害怕。

波　列位，你们得好好想一想：把一头狮子，老天爷保佑咱们！带到太太小姐们的中间，还有比这更荒唐得可怕的事吗？在野兽中间，狮子是再凶恶不过的。咱们可得考虑考虑。

斯　那么说，就得再写一段开场诗，说他并不真的是狮子。

波　不，你应当把你的名字说出来，他的脸蛋的一半要露在狮子头颈的外边；他自己就该说着这样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太太小姐们，"或者说，"尊贵的太太小姐们，咱要求你们，"或者说，"咱请求你们，"或者说，"咱恳求你们，不要害怕，不用发抖；咱可以用生命给你们担保。要是你们想咱真是一头狮子，那咱才真是倒霉啦！不，咱完全不是这种东西；咱是跟别人一样的人。"这么着让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来，明明白白地告诉她们，他是细木工匠史纳格。

衮　好吧，就这么办。但是还有两件难事：第一，咱们要把月亮光搬进屋子里来；你们知道匹拉麦斯和雪丝佩是在月亮底下相见的。

史　咱们演戏的那天可有月亮吗？

波　拿历本来，拿历本来！瞧历本上有没有月亮，有没有月亮。

衮　有的，那晚上有好月亮。

波　啊，那么你就可以把大厅上的一扇窗打开，月亮就会打窗子里照进来啦。

衮　对了；否则就得叫一个人一手拿着柴枝，一手举起灯笼，登场说他是代表着月亮。现在还有一件事，咱们在大厅里应该有一堵墙；因为故事上说，匹拉麦斯和雪丝佩在墙缝里彼此讲话。

史　你可不能把一堵墙搬进来。你怎么说，波顿？

波　让什么人扮做墙头；让他身上带着些灰泥黏土之类，表明他是墙

头；让他把手指举起作成那个样儿，匹拉麦斯和雪丝佩就可以在手指缝里低声谈话了。

衮　那样的话，一切就都已齐全了。来，每个老娘的儿子都坐下来，念着你们的台词。匹拉麦斯，你开头；你说完了之后，就走进那簇树后；这样大家可以按着尾白挨次说下去。

（迫克自后上。

迫　那一群伧夫俗子胆敢在仙后卧榻之旁鼓唇弄舌？哈，在那儿演戏！让我做一个听戏的吧；要是觑着机会的话，也许我还要做一个演员哩。

衮　说吧，匹拉麦斯。雪丝佩，站出来。

波　雪丝佩，花儿开得十分腥，——

衮　十分香，十分香。

波　——开得十分香；

你的气息，好人儿，也是一个样。

听，那边有一个声音，你且等一等，

一会儿咱再来和你诉衷情。（下。）

迫　请看匹拉麦斯变成了怪妖精。（下。）

弗　现在该咱说了吧？

衮　是的，该你说。你得弄清楚，他是去瞧瞧什么声音去的，等一会儿就要回来。

弗　最俊美的匹拉麦斯，脸孔红如红玫瑰，

肌肤白得赛过纯白的百合花，

活泼的青年，最可爱的宝贝，

忠心耿耿像一匹顶好的马。

匹拉麦斯，咱们在尼内⑭的坟头相会。

衮　“奈纳斯的坟头”，老兄。你不要就把这句话说出来，那是要你答

应匹拉麦斯的；你把要你说的话不管什么尾白不尾白都一古脑儿说出来啦。匹拉麦斯，进来；你的尾白已经给你说过了，是“顶好的马”。

弗　噢。——忠心耿耿像一匹顶好的马。

〔迫克重上；波顿戴驴头随上。

波　美丽的雪丝佩，咱是整个儿属于你的！

衮　怪事！怪事！咱们见了鬼啦！列位，快逃！快逃！救命哪！（众下。）

迫　我要把你们带领得团团乱转，

经过一处处沼地，草莽和林薮；

有时我化作马，有时化作猎犬，

化作野猪，没头的熊，或是燐火；

我要学马样嘶，犬样吠，猪样嗥，

熊一样的咆哮，野火一样燃烧。（下。）

波　他们干么都跑走了呢？这准是他们的恶计，要把咱吓一跳。

〔斯诺脱重上。

斯　啊，波顿！你变了样子啦！你头上是什么东西呀？

波　是什么东西？你瞧见你自已变成了一头蠢驴啦，是不是？（斯下。）

〔衮斯重上。

衮　天哪！波顿！天哪！你变啦！（下。）

波　咱看透他们的鬼把戏；他们要把咱当作一头蠢驴，想出法子来吓咱。可是咱决不离开这块地方，瞧他们怎么办。咱要在这儿跳来跑去；咱要唱个歌儿，让他们听见了知道咱可一点不怕。（唱）

山乌嘴巴黄沉沉，

浑身长满黑羽毛，

画眉唱得顶认真，

声音尖细是欧鷯。

蒂　(醒)什么天使使我从百花的卧榻上醒来呢?

波　鹳鸽,麻雀,百灵鸟,

还有杜鹃爱骂人,

大家听了心头恼,

可是谁也不回声⑮。

真的,谁耐烦跟这么一头蠢鸟斗口舌呢?即使它骂你是乌龟,谁又高兴跟他争辩呢?

蒂　温柔的凡人,请你唱下去吧!我的耳朵沉醉在你的歌声里,我的眼睛又为你的状貌所迷惑;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的美姿已使我不禁说出而且矢誓着我爱你了。

波　咱想,奶奶,您可这太没有理由。不过说老实话,现今世界上理性可真难得跟爱情碰头在一起;也没有那位正直的邻居大叔给他俩撮合撮合做朋友,真是抱歉得很。哈,我有时也会说说笑话。

蒂　你真是又聪明又美丽。

波　不见得,不见得。可是咱要是有本事跑出这座林子,那已经很够了。

蒂　请不要跑出这座林子!不论你愿不愿,你一定要留在这里。我不是一个平常的精灵,夏天永远听从着我的命令;我真是爱你,因此跟我去吧。我将使神仙们侍候你,他们会从海底里捞起珍宝献给你;当你在花茵上睡去的时候,他们会给你歌唱;而且我要给你洗涤去俗体的污垢,使你身轻得像个精灵一样。豆花!蛛网!飞蛾!芥子!

〔四神仙上。

豆　有。

蛛　有。

飞　有。

芥　有。

四仙　(合)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

蒂　恭恭敬敬地侍候这先生，

窜窜跳跳地追随他前行；

给他吃杏子，鹅莓和桑椹。

紫葡萄和无花果儿青青。

去把野蜂的蜜囊儿偷取，

剪下蜂股的蜜蜡做烛炬，

在流萤的火睛里点了火，

照着我的爱人晨兴夜卧；

再摘下彩蝶儿粉翼娇红，

搧去他眼上的月光溶溶。

来，向他鞠一个深深的躬。

四仙　(合)万福，凡人！

波　请你们列位先生多多担待担待在下。请教大号是——？

蛛　蛛网。

波　很希望跟您交个朋友，好蛛网先生；要是咱指头儿割破了的话，咱要大胆用用您⑯。善良的先生，您的尊号是——？

豆　豆花。

波　啊，请多多给咱向您令堂豆荚奶奶和令尊豆壳先生致意。好豆花先生，咱也很希望跟您交个朋友。先生，您的雅号是——？

芥　芥子。

波　好芥子先生，咱知道您是个饱历艰辛的人；那块庞大无比的牛肉曾经把您家里好多人都吞去了。不瞒您说，您的亲戚们曾经把咱辣出眼水来。咱希望跟您交个朋友，好芥子先生。

蒂　来，侍候着他，引路到我的闺房。

月亮今夜有一颗多泪的眼睛；

小花们也都陪着她眼泪汪汪，

悲悼一些失去失去了的童贞。

吩咐那好人静静走不许作声。（同下。）

第二场　林中的另一处

〔奥白朗上。

奥　不知道蒂妲妮霞有没有醒来；等她一醒来的时候，她就要猛烈地爱上了她第一眼看到的无论什么东西了。这边来的是我的使者。

〔迫克上。

奥　啊，疯狂的精灵！在这座夜的魔林里现在有什么事情发生？

迫　姑娘爱上了一个怪物了。当她昏昏睡熟的时候，在她的隐密的神圣的卧室之旁，来了一群村汉；他们都是在雅典市集上作工过活的粗鲁的手艺人，聚集在一起练着戏，预备在提修斯结婚的那天表演。在这一群蠢货的中间，一个最蠢的蠢材扮演着匹拉麦斯；当他退场而走进一簇丛林里去的时候，我就抓住了这个好机会，给他的头上罩上一只死驴的头壳。一会儿他因为必须去答应他的雪丝佩，所以这位好伶人又出来了。他们一看见了他，就像雁子望见了蹑足行近的猎人，又像一大群灰鸦听见了枪声，轰然飞起乱叫，四散着横扫过天空一样，大家没命逃走了；又因为我们的跳舞震动了地面，一个个横仆竖倒，嘴里乱喊着救命。他们本来就是那么糊涂，这回吓得完全丧失了神智，没有知觉的东西也都来欺侮他们了：野茨和荆棘抓破了他们的衣服；有的失去了袖子，有的落掉了帽子，败军之将，无论什么东西都是予取予求的。

在这种惊惶中我领着他们走去，把变了样子的可爱的匹拉麦斯孤单单地留下；就在那时候，蒂妲妮霞醒了转来，立刻就爱上了一头驴子了。

奥　这比我所能想得到的计策还好。但是你有没有依照我的吩咐，把那爱汁滴在那个雅典人的眼上呢？

迫　那我也已经乘他睡熟的时候办好了。那个雅典女人就在他的身边，因此他一醒来，一定便会看见她。

〔第米屈律斯及黑美霞上。

奥　站住，这就是那个雅典人。

迫　这女人一点不错；那男人可不是。

第　唉！为什么你这样骂着深爱你的人呢？那种毒骂是应该加在你仇敌身上的。

黑　现在我不过把你数说数说罢了；我应该更厉害地对付你，因为我相信你是可咒诅的。要是你已经乘着莱散特睡着的时候把他杀了，那么把我也杀了吧；已经两脚踏在血泊中，索性让杀人的血淹没你的膝盖吧。太阳对于白昼，也没有像他对于我那样的忠心。当黑美霞睡熟的时候，他会悄悄地离开她吗？我宁愿相信地理的中心可以穿成孔道，月亮会从里面钻了过去，在地理的那一端跟她兄长的白昼捣乱⑰。一定是你已经把他杀死了；因为只有杀人的凶徒，脸上才会这样惨白而可怖。

第　被杀者的脸色应该是这样的，你的残酷已经洞穿我的心，因此我应该有那样的脸色；但是你这杀人的，却瞧上去仍然是那样辉煌莹洁，就像那边天上闪耀着的维纳丝一样。

黑　你这种话跟我的莱散特有什么关系？他在哪里呀？啊，好第米屈律斯，把他还给了我吧！

第　我宁愿把他的尸体喂我的猎犬。

黑　滚开，贱狗！滚开，恶狗！你使我再也忍不住了。你真的把他杀了吗？从此之后，别再把你算作人吧！啊，看在我的面上，老老实实告诉我，告诉我，你，一个清醒的人，看见他睡着，而把他杀了吗？嗳唷！真勇敢！一条蛇，一条毒蛇，都比不上你；因为它的分叉的毒舌，还不及你的毒心更毒！

第　你的脾气发得好没来由。我并没有杀死莱散特，他也并没有死，照我所知道的。

黑　那么请你告诉我他是安全着。

第　要是我告诉你，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黑　你可以得到永远不再看见我的权利。我从此离开你那可憎的脸；无论他死也罢活也罢，你再不要和我相见。（下。）

第　在她这样盛怒之中，我还是不要跟着她。让我在这儿暂时停留一会儿。

睡眠欠下了沉忧的债⑱，

心头加重了沉忧的担；

我且把黑甜乡暂时寻访，

还了些还不尽的糊涂帐。（卧下睡去。）

奥　你干了些什么事呢？你已经大大地弄错了，把爱汁去滴在一个真心的恋人的眼上。为了这次错误，本来忠实的将要变了心肠，而不忠实的仍旧和以前一样。

迫　一切都是命运在作主；保持着忠心的不过一个人，变心的，把盟誓起了一个毁了一个的，却有百万个人。

奥　比风还快地到林中各处去访寻名叫海伦娜雅典女郎吧。她是全然为爱情而憔悴的，痴心的叹息耗去了她脸上的血色。用一些幻象把她引到这儿来：我将在他的眼睛上施上魔术，准备他们的见面。

迫　我去，我去，瞧我一会儿便失了踪迹；
　　鞑靼人的飞箭都赶不上我的迅疾。（下。）

奥　这一朵紫色的小花，
　　尚留着爱神的箭疤，
　　让它那灵液的力量，
　　渗进他眸子的中央。
　　当他看见她的时光，
　　让她显出庄严妙相，
　　如同金星照亮天庭，
　　让他向她婉转求情。
　　〔迫克重上。

迫　报告神仙界的头脑，
　　海伦娜已被我带到，
　　她后面随着那少年，
　　正在哀求着她眷怜。
　　瞧瞧那痴愚的形状，
　　人们真蠢得没法想！

奥　站开些；他们的声音
　　将要惊醒睡着的人。

迫　两男合爱着一女，
　　这把戏已够有趣；
　　最妙是颠颠倒倒，
　　看着才叫人发笑。
　　〔莱散特及海伦娜上。

莱　为什么你要以为我的求爱不过是向你嘲笑呢？嘲笑和戏谑是永不会伴着眼泪而来的；瞧，我在起誓的时候，是多么感泣着！这样

的誓言是不会被人认作虚诳的。明明有着可以证明是千真万确的表记，为什么你会以为我这一切都是出于姗笑呢？

海　你越来越俏皮了。要是人们所说的真话都是互相矛盾的，那么相信哪一句真话好呢？这些誓言都是应当向黑美霞说的；难道你把她丢弃了吗？把你对她和对我的誓言放在两个秤盘里，一定称不出轻重来，因为都是像空话那样虚浮。

莱　当我向她起誓的时候，我实在一点见识都没有。

海　照我想起来，你现在把她丢弃了也不像是有见识的。

莱　第米屈律斯爱着她，但他不爱你。

第　(醒)啊，海伦！完美的女神！圣洁的仙子！我要用什么来比喻你的秀眼呢，我的爱人？水晶是太昏暗了。啊，你的嘴唇，那吻人的樱桃，瞧上去是多么成熟，多么诱人！你不举起你那洁白的妙手，被东风吹着的滔勒斯高山[19]上的积雪，就显得像乌鸦那么黯黑了。让我吻一吻那纯白的女王，这幸福的象征吧！

海　唉，倒霉！该死！我明白你们都在拿我取笑；假如你们是懂得礼貌和有教养的人，一定不会这样侮辱我。知道你们都讨厌着我，那么就讨厌我好了，为什么还要联合起来讥讽我呢？你们瞧上去都像堂堂男子，如果真是堂堂男子，就不该这样对待一个有身份的妇女：发着誓，赌着咒，过誉着我的好处，但我可以断定你们的心里却在讨厌我。你们两人一同爱着黑美霞，现在转过身来一同把海伦娜嘲笑，真是大丈夫的行为，为着取笑的缘故逼一个可怜的女人流泪！高尚的人决不会这样轻侮一个闺女，逼到她忍无可忍，只是因为给你们寻寻开心。

莱　你太残忍，第米屈律斯，不要这样；因为你爱着黑美霞，这你知道我是十分明白的。现在我用全心和好意把我在黑美霞的爱情中的地位让给你；但你也得把海伦娜的让给我，因为我爱她，并且

将要爱她到死。

海　从来不曾有过嘲笑者浪费过这样无聊的口舌。

第　莱散特，保留着你的黑美霞吧，我不要；要是我曾经爱过她，那爱情现在也已经消失了。我的爱不过像过客一样暂时驻留在她的身上，现在它已经回到它的永远的家！海伦娜的身边，再不到别处去了。

莱　海伦，他的话是假的。

第　不要侮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否则你将以生命的危险重重补偿你的过失。瞧！你的爱人来了；那边才是你的爱人。

〔黑美霞上。

黑　黑夜使眼睛失去它的作用，但却使耳朵的听觉更为灵。我的眼睛不能寻到你，莱散特；但多谢我的耳朵，使我能听见你的声音。你为什么那样忍心地离开了我呢？

莱　爱情驱着一个人走的时候，为什么他要滞留呢？

黑　哪一种爱情能把莱散特驱开我的身边？

莱　莱散特的爱情使他一刻也不能停留；美丽的海伦娜，她照耀着夜天，使一切明亮的繁星黯然无色。为什么你要来寻找我呢？难道这还不能使你知道我因为厌恶你的缘故，才这样离开了你吗？

黑　你说的不是真话；那不会是真的。

海　瞧！她也是他们的一党。现在我明白了他们三个人一起联合了用这种恶戏欺凌我。欺人的黑美霞！最没有良心的丫头！你竟然和这种人一同算计着向我开这种卑鄙的玩笑作弄我吗？难道我们两人从前的种种推心置腹，约为姊妹的盟誓，在一起怨恨疾足的时间这样快便把我们拆分的那种时光，啊！都已经忘记了吗？我们在同学时的那种情谊，一切童年的天真，都已经完全在脑后了吗？黑美霞，我们两人曾经像两个精巧的针神，在一起绣

着同一朵花，描着同一个图样，我们同坐在一个椅垫上，齐声地曼吟着同一个歌儿，就像我们的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思想，都是连在一起不可分的样子。我们这样生长在一起，正如并蒂的樱桃，看似两个，其实却连生在一起；我们是结在同一茎上的两颗可爱的果实，我们的身体虽然分开，我们的心却只有一个。难道你竟把我们从前的友好丢弃不顾，而和男人们联合着嘲弄你的可怜的朋友吗？这种行为太没有朋友的情谊，而且也不合一个少女的身分。不单是我，我们全体女人都可以攻击你，虽然受到委屈的只是我一个。

黑　你这种愤激的话真使我惊奇。我并没有嘲弄你；似乎你在嘲弄我哩。

海　你不曾唆使莱散特跟随我，假意称赞我的眼睛和面孔吗？你那另一个爱人，第米屈律斯，不久之前还曾要用他的脚踢开我，你不曾使他称我为女神，仙子，神圣而希有的，珍贵的，超乎一切的人吗？为什么他要向他所讨厌的人说这种话呢？莱散特的灵魂里是充满了你的爱的，为什么他反而要摈斥你，却要把他的热情奉献给我，倘不是因为你的指使，因为你们曾经预先商量好？即使我不像你那样得人爱怜，那样被人追求不舍，那样好幸运，而是那样倒霉，因为得不到我所爱的人的爱情，那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应该可怜我而不应该侮蔑我的。

黑　我不懂你说这种话的意思。

海　好，尽管装腔下去，扮着这一副苦脸，等到我一转背，就要向我作嘴脸了；大家彼此眨眨眼睛，把这个绝妙的玩笑尽管开下去吧，将来会记载在历史上的。假如你们是有同情心，懂得礼貌的，就不该把我当作这样的笑柄。再会吧；一半也是我自己的不好，死别或生离不久便可以补赎我的错误。

莱　不要走，温柔的海伦娜！听我解释。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灵魂！美丽的海伦娜！

海　多好听的话！

黑　亲爱的，不要那样嘲笑她。

第　要是她的恳求不能使你不说那种话，我将强迫你闭住你的嘴。

莱　她也不能恳求我，你也不能强迫我；你的威胁正和她的软弱的祈告同样没有力量。海伦，我爱你！凭着我的生命起誓，我爱你！谁说我不爱你的，我愿意用我的生命证明他说谎；为了你我是乐意把生命捐弃的。

第　我说我比他更要爱你得多。

莱　要是你这样说，那么把剑拔出来证明一下吧。

第　好，快些，来！

黑　莱散特，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莱　走开，你这黑奴⑳！

第　你可不能骗我而自己逃走；假意说着来来，却在准备乘机溜去。你是个不中用的汉子，去吧！

莱　（向黑）放开手，你这猫！你这牛蒡子！贱东西，放开手！否则我要像撵走一条蛇那样撵走你了。

黑　为什么你变得这样凶暴？究竟是什么缘故呢，爱人？

莱　你的爱人！走开，黑鞑子！走开！可厌的毒物，给我滚吧！

黑　你还是在开玩笑吗？

海　是的，你也是。

莱　第米屈律斯，我一定不失信于你。

第　你的话可有些不能算数，因为人家的柔情在牵系住你。我可信不过你的话。

莱　什么！难道要我伤害她，打她，杀死她吗？虽然我厌恨她，我还不至于这样残忍。

黑　啊！还有什么事情比之你厌恨我更残忍呢？厌恨我！为什么呢？天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好人？难道我不是黑美霞了吗？难道你不是莱散特了吗？我现在生得仍旧跟以前一个样子。就在这一夜里你还曾爱过我；但就在这一夜里你离开了我。那么你真的——唉，天哪！——存心离开我吗？

莱　一点不错，而且再不要看见你的脸了；因此你可以断了念头，不必疑心，我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我厌恨你，我爱海伦娜，一点不是开玩笑。

黑　天啊！你这骗子！你这花中的蛀虫！你这爱情的贼！哼！你乘着黑夜，悄悄地把我的爱人的心偷了去吗？

海　真好！难道你一点女人家的羞耻都没有，一点不晓得难为情了吗？哼！你一定要引得我破口说出难听的话来吗？哼！哼！你这装腔作势的人！你这给人家愚弄的小玩偶！

黑　小玩偶！噢，原来如此。现在我才明白了她把她的身材跟我比较；她自夸她生得长，用她那身材，那高高的身材，赢得了他的心。因为我生得矮小，所以他便把你看得高不可及了吗？我是怎样一个矮法？你这涂朱抹粉的花棒儿！请你说，我是怎样矮法？矮虽矮，我的指爪还挖得着你的眼珠哩！

海　先生们，虽然你们都在嘲弄我，但我求你们别让她伤害我。我从来不曾使过性子；我也完全不懂得怎样跟人家闹架儿；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女子。不要让她打我。也许你们以为她比我生得矮些，我可以打得过她。

黑　生得矮些！听，又来了！

海　好黑美霞，不要对我这样凶！我一直是爱你的，黑美霞，有什么事

总跟你商量，从来不曾对你作过欺心的事；除了这次，为了对于第米屈律斯的爱情的缘故，我把你私奔到这座林中的事告诉了他。他追踪着你；为了爱，我又追踪着他；但他一直是斥骂着我，威吓着我说要打我，踢我，甚至于要杀死我。现在你让我悄悄地走了吧；我愿带着我的愚蠢回到雅典去，不再跟着你们了。让我走；你瞧我是多么傻多么痴心！

黑　好，你走就走吧，谁在拦住你？

海　一颗发痴的心，但我把它丢弃在这里了。

黑　噢，给了莱散特了是不是？

海　不，是第米屈律斯。

莱　不要怕，她不会伤害你的，海伦娜。

第　当然不会的，先生；即使你帮着她也不要紧。

海　啊，她一发起怒来，真是又凶又狠。在学校里她就是出名的雌老虎；长得很小的时候，便已是那么凶了。

黑　又是"很小"！老是矮啊小啊的说个不住！为什么你让她这样讥笑我呢？让我跟她拚命去。

莱　滚开，你这矮子！你这发育不全的三寸丁！你这小珠子！你这小青豆！

第　她用不着你的帮忙，因此不必那样乱献殷勤。让她去；不许你嘴里再提到海伦娜。要是你再略为向她献媚一下，就请你当心着吧！

莱　现在她已经不再拉住我了；你要是有胆子，跟我来吧，我们倒要试试看究竟海伦娜该属于谁。

第　跟你来！嘿，我要和你并着肩走呢。（莱、第二人下。）

黑　你，小姐，这一切的纷扰都是因为你的缘故。嗳，别逃啊！

海　我怕你，我不敢跟脾气这么大的你在一起。打起架来，你的手比我快得多；但我的腿比你长些，逃起来你追不上我。（下。）

黑　我简直莫名其妙，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话好。（下。）

奥　这是你的大意所致；倘不是因为你弄错了，一定是你故意在捣蛋。

迫　相信我，仙王，是我弄错了。你不是对我说只要认清楚那人穿着雅典的衣裳？照这样说起来我完全不曾错，因为我是把花汁滴在一个雅典人的眼上。事情会弄到这样我是满快活的，因为他们的吵闹看着怪有趣味。

奥　你瞧这两个恋人找地方打架去了，因此，罗宾，快去把夜天遮暗了；你就去用像冥河的水一样黑的浓雾盖住了星空，再引这两个声势汹汹的仇人迷失了路，不要让他们碰在一起。有时你学着莱散特的声音痛骂第米屈律斯，有时学着第米屈律斯的样子斥责莱散特：用这种法子把他们两两分开，直到他们奔波得精疲力竭，死一样的睡眠拖着铅样沉重的腿和蝙蝠的翅膀爬上了他们的额上；然后你把这种草挤出汁来涂在莱散特的眼睛上，它能够解去一切的错误，使他的眼睛恢复从前的眼光。等他们醒来之后，这一切的戏谑，就会像是一场梦景或是空虚的幻象；这一班恋人们便将回到雅典去，一同走着无穷的人生的路程直到死去。在我差遣你去作这件事的时候，我要去访问我的王后，向她讨那个印度孩子；然后我要解除她眼中所见的怪物的幻觉，一切事情都将和平解决。

迫　这事我们必须赶早办好，主公，因为黑夜已经驾起他的飞龙；
晨星，黎明的先驱，已照亮苍穹；
一个个鬼魂四散地奔返殡宫：
还有那横死的幽灵抱恨长终，

道旁水底有他们的白骨成丛，
为怕白昼揭破了丑恶的形容，
早已向重泉归寝相伴着蛆虫；
他们永远照不到日光的融融，
只每夜在暗野里凭吊着凄风。

奥　但你我可完全不能比并他们；
晨光中我惯和猎人一起游巡，
如同林居人一样踏访着丛林：
即使东方开启了火红的天门，
大海上照耀万道灿烂的光针，
青碧的巨浸化成了一片黄金。
但我们应该早早办好这事情，
最好别把它迁延着直到天明。（下。）

迫　奔到这边来，奔过那边去。
我要领他们，奔来又奔去。
林间和市上，无人不怕我；
我要领他们，走尽林中路。
这儿来了一个。
〔莱散特重上。

莱　你在哪里，骄傲的第米屈律斯？说出来！

迫　在这儿，恶徒！把你的剑拔出来准备着吧。你在哪里？

莱　我立刻就过来。

迫　那么跟我来吧，到平坦一点的地方。（莱随声音下。）
〔第米屈律斯重上。

第　莱散特，你再开口啊！你逃走了，你这懦夫！你逃走了吗？说话呀！躲在那一堆树丛里吗？你躲在哪里呀？

迪　你这懦夫！你在向星星们夸口，向树林子挑战，但是却不敢过来吗？来，卑怯汉！来，你这小孩子！我要好好抽你一顿。谁要跟你比剑才真倒霉！

第　呀，你在那边吗？

迪　跟我的声音来吧；这儿不是适宜我们战斗的地方。（同下。）

〔莱散特重上。

莱　他走在我的前头，老是挑拨着我上前；一等我走到他叫喊着的地方，他又早已不在。这个坏蛋比我脚步快得多，我越是追得快，他可逃走得更快，使我在黑暗崎岖的路上绊跌了一交。让我在这儿休息一下吧。（躺下）来吧，你仁心的白昼！只要你一露出你的一线灰白的微光，我就可以看见第米屈律斯而洗雪这次仇恨了。（睡去。）

〔迪克及第米屈律斯重上。

迪　哈！哈！哈！懦夫！你为什么不来？

第　要是你有胆量的话，等着我吧；我全然明白你跑在我前面，从这儿窜到那儿，不敢站住，也不敢当着我的面。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迪　过来，我在这儿。

第　哼，你在摆布我。要是天亮了我看见你的面孔，你好好地留点儿神；现在，去你的吧！疲乏逼着我倒下在这寒冷的地上，等候着白天的降临。（躺下睡去。）

〔海伦娜重上。

海　疲乏的夜啊！冗长的夜啊！减少一些你的时辰吧！从东方出来的安慰，快照耀起来吧！好让我藉着晨光回到雅典去，离开这一群人，他们大家都讨厌可怜的我。慈悲的睡眠，有时你闭上了悲伤的眼睛，求你暂时让我忘却自己的存在吧！（躺下睡去。）

迫　两男加两女，四个无错误；

三人已在此，一人在何处？

哈哈她来了，满脸愁云罩：

爱神真不好，惯惹人烦恼！

〔黑美霞重上。

黑　从来不曾这样疲乏过，从来不曾这样伤心过！我的身上沾满了露水，我的衣裳被荆棘所抓破；我跑也跑不动，爬也爬不动了；我的两条腿再也不能听从我的心愿。让我在这儿休息一下以待天明。要是他们真要格斗的话，愿天保佑莱散特吧！（躺下睡去。）

迫　梦将残，睡方酣，

神仙药，祛幻觉，

百般迷梦全消却。（挤草汁于莱散特眼上。）

醒眼见，旧人脸，

乐满心，情不禁，

从此欢爱复深深。

一句俗语说得好，

各人各有各的宝：

哥儿爱姊儿，

两两无参差；

失马复得马，

一场大笑话！（下。）

第 四 幕

第一场 林中；莱散特，第米屈律斯，海伦娜，黑美霞酣睡未醒

〔蒂妲妮霞及波顿上，众仙随侍；奥白朗潜随其后。

蒂 来，坐下在这花床上。我要爱抚你的可爱的脸颊；我要把麝香玫瑰插在你柔软光滑的头颅上；我要吻你的美丽的大耳朵，我的温柔的宝贝！

波 豆花呢？

豆 有。

波 替咱把头搔搔，豆花儿。蛛网先生在哪儿？

蛛 有。

波 蛛网先生，好先生，把您的刀拿好，替咱把那蓟草叶尖上的红屁股的野蜂儿杀了；然后，好先生，替咱把蜜囊儿拿来。干那事的时候可别太性急，先生；而且，好先生，当心别把蜜囊儿给弄破了；要是您在蜜囊里头淹死了，那咱可不很乐意，先生。芥子先生在那儿？

芥 有。

波 把你的小手儿给我，芥子先生。请您不用多礼了吧，好先生。

芥 你有什么吩咐？

波 没有什么，好先生，只是帮蛛网君替咱搔搔痒。咱一定得理发去，先生，因为咱觉得脸上毛得很。可是一头感觉非常灵敏的驴子，要是一根毛把咱触痒了，咱就非得搔一下子不可。

蒂 你要不要听一些音乐，我的好人？

波　咱很懂得一点儿音乐。咱们来一下子锣鼓吧。

蒂　好人，你要吃些什么呢？

波　真的，来一堆刍秣吧；您要是有好的干麦秆，也可以给咱大嚼一顿。咱想，咱怪想吃那么一捆干草；好干草，美味的干草，什么也比不上它。

蒂　我有一个善于冒险的小神仙，可以给你到松鼠的仓里取下些新鲜的榛栗来。

波　咱宁可吃一把两把干豌豆。但是谢谢您，吩咐您那些人们别惊动咱吧，咱想要睡他妈的一觉。

蒂　睡吧，我要把你抱在我的臂中。神仙们，往各处散开去吧。(众仙下)菟丝也正是这样温柔地缠附着芬芳的金银花；女萝也正是这样缱绻着榆树的臂枝。啊，我是多么爱你！我是多么热恋着你！(同睡去。)

奥　(上前)欢迎，好罗宾！你见没见这种可爱的情景？我对于她的痴恋开始有点不忍了。刚才我在树林后面遇见她正在为这个可憎的蠢货找寻爱情的礼物，我就谴责她，因为那时她把芬芳的鲜花制成花环，环绕着他那毛茸茸的额角；原来在嫩蕊上晶莹饱满，如同东方的明珠一样的露水，如今却含在那一朵朵美艳的小花的眼中，像是盈盈欲泣的眼泪，痛心着它们所受的耻辱。我把她尽情嘲骂一番之后，她低声下气地请求我息怒，于是我便乘机向她索讨那个换儿；她立刻把他给了我，差她的仙侍把他送到了我的寝宫里。现在我已经弄到手了这个孩子，我将解去她眼中这种可憎的迷惑。好迫克，你去把这雅典村夫头上的变形的头盖揭下，好让他和大家一同醒来的时候，可以回到雅典去，把这晚间一切发生的事，只当作了一场梦魇。但是先让我给仙后解去了魔法吧。(以草触她的眼睛)

回复你原来的本性，
解去你眼前的幻景；
这一朵女贞花采自月姊园庭，
它会使爱情的小卉失去功能。
喂，我的蒂妲妮霞，醒醒吧，我的好王后！

蒂　我的奥白朗！我看见了怎样的幻景！好像我爱上了一头驴子啦。

奥　那边就是你的爱人。

蒂　这一切事情怎么会发生的呢？啊，现在我看见他的样子是多么惹气！

奥　静一会儿。罗宾，把他的头壳揭下了。蒂妲妮霞，叫他们奏起音乐来吧，让这五个人睡得全然失去了知觉。

蒂　来，奏起催眠的乐声柔婉！（音乐。）

迫　等你一醒来的时候，蠢汉，
用你自己的傻眼睛瞧看。

奥　奏下去，音乐！来，我的王后，让我们携手同行，让我们的舞蹈震动这些人睡着的地面。现在我们已经言归于好，明天夜半将要一同到提修斯公爵的府中跳着庄严的欢舞，祝福他家繁荣昌盛。这两对忠心的恋人也将在那里和提修斯同时举行婚礼。大家心中充满了喜乐。

迫　仙王，仙王，留心听，
我听见云雀歌吟。

奥　王后，让我们静静
追随着夜的踪影；
我们环绕着地球，
快过明月的光流。

蒂　夫君，请你在一路

告诉我一切缘故，

这些人来自何方，

当我熟睡的时光。（同下。幕内号角声。）

〔提修斯，喜坡丽妲，伊及斯及侍从等上。

提　你们中间谁去把猎奴唤来。我们已把五月节的仪式遵行，现在还不过是清晨，我的爱人应当听一听猎犬的音乐。把它们放在西面的山谷里；快去把猎奴唤来。美丽的王后，让我们到山顶上去，领略着猎犬们的吠叫和山谷中的回声应和在一起的妙乐吧。

喜　我曾经同赫邱里斯和凯特麦斯一起在克利脱林中行猎[21]，他们用斯巴达的猎犬追赶着巨熊，那种雄壮的吠声我真是第一次听到；除了森林之外，天空和群山，以及一切附近的区域，似乎混成了一片交互的呐喊。我从来不曾听见过那样谐美的喧声，那样悦耳的雷鸣。

提　我的猎犬也是斯巴达种，一样的颊肉下垂，一样的黄沙的毛色；它们的头上垂着两片挥拂晨露的耳朵；它们的膝骨是弯曲的，并且像西萨利种的公牛一样喉头长着垂肉。它们在追逐时不很迅速，但它们的吠声彼此高下相应，就像钟声那样合调。无论在克利脱，斯巴达，或是西萨利，都不曾有过这么一队吠得更好听的猎犬；你听见了之后便可以自己判断。但是且慢！这些都是什么仙女？

伊　殿下，这儿躺着的是我的女儿；这是莱散特；这是第米屈律斯；这是海伦娜，奈达老人的女儿。我不知道他们怎么都在这儿。

提　他们一定早起守五月节，因为闻知了我们的意旨，所以赶到这儿来参加我们的典礼。但是，伊及斯，今天不是黑美霞应该决定她的选择的日子了吗？

伊　是的，殿下。

提　去，叫猎奴们吹起号角来惊醒他们。（幕内号角及呐喊声；莱、第、黑、海四人惊醒跳起）早安，朋友们！情人节早已过去了，你们这一辈林鸟到现在才配起对来吗㉒？

莱　请殿下恕罪！（偕余人并跪下。）

提　请你们站起来吧。我知道你们两人是对头冤家，怎么会变得这样和气，大家睡在一块儿，没有一点猜忌了呢？

莱　殿下，我现在还是糊里糊涂，不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您的问话；但是我敢发誓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在这儿；但是我想，——我要说老实话，我现在记起来了，一点不错，我是和黑美霞一同到这儿来的；我们想要逃出雅典，避过了雅典法律的峻严，我们便可以——

伊　够了，够了，殿下；话已经说得够了。我要求依法，依法惩办他。他们打算，他们打算逃走，第米屈律斯，他们打算用那种手段欺弄我们，使你的妻子落了空，使我给你的允许也落了落了空。

第　殿下，海伦娜告诉了我他们的出奔，告诉了我他们到这儿林中来的目的；我在盛怒之下追踪他们，同时海伦娜因为痴心的缘故也追踪着我。但是，殿下，我不知道什么一种力量，——但一定是有一种力量，——使我对于黑美霞的爱情会像霜雪一样涣解，现在想起来就像一段童年时所爱好的一件玩物的记忆一样；我一切的忠信，一切的心思，一切乐意的眼光，都是属于海伦娜一个人了。我在没有认识黑美霞之前，殿下，就已经和她订过盟约；但正如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一样，我厌弃着这一道珍馐，等到健康恢复，就会回复了正常的胃口。现在我希求着她，珍爱着她，思慕着她，将要永远忠心于她。

提　俊美的恋人们，我们相遇得很巧；等会儿我们便可以再听你们把这段话讲下去。伊及斯，你的意志只好屈服一下了；这两对少年

不久便将跟我们一起在庙堂中缔结永久的鸳盟。现在清晨快将过去，我们本来准备的行猎只好中止。跟我们一起到雅典去吧；三三成对地，我们将要大张盛宴。来，喜坡丽妲。（提、喜、伊及侍从下。）

第 这些事情似乎微细而无从捉摸，好像化为云雾的远山一样。

黑 我觉得好像这些事情我都用昏花的眼睛看着，一切都化作了层叠的两重似的。

海 我也是这样想。我得到了第米屈律斯，像是得到了一颗宝石，好像是我自己的，又好像不是我自己的。

第 你们真能断定我们现在是醒着吗？我觉得我们还是在睡着做梦。你们是不是以为公爵在这儿，叫我们跟他走吗？

黑 是的，我的父亲也在。

海 还有喜坡丽妲。

第 那么我们真的已经醒了。让我们跟着他走；一路上讲着我们的梦。（同下。）

波 （醒）轮到咱的尾白的时候，请你们叫咱一声，咱就会答应；咱下面的一句是，“最美丽的匹拉麦斯。”喂！喂！彼得·衮斯！弗鲁脱，修风箱的！斯诺脱，补锅子的！司他巫林！他妈的！悄悄地溜走了，把咱撇下在这儿一个人睡觉吗？咱做了一个奇怪得了不得的梦。没有人说得出那是怎样的一个梦；要是谁想把这个梦解释一下，那他一定是一头驴子。咱好像是——没有人说得出那是什么东西；咱好像是——，咱好像有——，但要是谁敢说出来咱好像有什么东西，那一定是一个蠢材。咱那个梦啊，人们的眼睛从来没有听到过，人们的耳朵从来没有看见过，人们的手也尝不出来是什么味道，人们的舌头也想不出来是什么道理，人们的心也说不出来究竟那是怎样的一个梦。咱要叫彼得·衮斯给咱写一首

歌儿咏一下这个梦，题目就叫做“波顿的梦”；咱要在演完戏之后当着公爵大人的面前唱这个歌，——或者还是等咱死了之后再唱吧。（下。）

第二场　雅典；衮斯的家中

〔衮斯，弗鲁脱，斯诺脱，司他巫林上。

衮　你们差人到波顿家里去过了吗？他还没有回家吗？

司　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准是给妖精拐了去了。

弗　要是他不回来，那么咱们的戏就要搁起来啦；它不能再演下去，是不是？

衮　那当然演不下去噻；整个雅典城里除了他之外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演匹拉麦斯。

弗　谁也演不了；他在雅典手艺人中间简直是最聪明的一个。

衮　对，而且也是顶好的人；他有一副好喉咙，吊起膀子来真是顶括括的。

弗　你说错了，你应当说“吊嗓子”。吊膀子，老天爷！那是一件难为情的事。

〔史纳格上。

史　列位，公爵大人刚从庙里出来，还有两三位贵人和小姐们也在同时结了婚。要是咱们的玩意儿能够干下去，咱们一定大家都有好处。

弗　哎呀，可爱的波顿好家伙！他从此就不能再拿到六便士一天的恩俸了。他准可以拿到六便士一天的。咱可以赌咒公爵大人见了他扮演匹拉麦斯，一定会赏给他六便士一天。他应该可以拿到六便士一天的；扮演了匹拉麦斯，应该拿六便士一天，少一个子儿

都不行。

〔波顿上。

波　孩儿们在什么地方？心肝们在什么地方？

衮　波顿！哎呀，顶好顶好的日子，顶吉利顶吉利的时辰！

波　列位，咱要讲古怪事儿给你们听，可不许问问咱什么事；要是咱对你们说了，咱不算是真的雅典人。咱要把一切全都告诉你们，一个字也不漏掉。

衮　讲给咱们听吧，好波顿。

波　关于咱自己的事可一个字也不能告诉你们。咱要报告给你们知道的是，公爵大人已经用过正餐了。把你们的行头收拾起来，胡须上要用坚牢的穿绳，舞靴上要结簇新的缎带；立刻在宫门前集合；各人温熟了自己的台词；总而言之一句话，咱们的戏已经送上去了。无论如何，可得叫雪丝佩穿一件干净一点的衬衫；还有扮演狮子的那位别把指甲修去，因为那是要露出在外面当作狮子的脚爪的。顶要紧的，列位老板们，别吃洋葱和大蒜，因为咱们可不能把人家薰倒了胃口；咱一定会听见他们说，“这是一曲风雅的喜剧。”完了，去吧！去吧！（同下。）

第　五　幕

第一场　雅典；提修斯宫廷

〔提修斯，喜坡丽妲，菲劳士屈雷脱及大臣侍从等上。

喜　提修斯，这些恋人们所说的话真是奇怪得很。

提　奇怪得不像会是真实。我永不相信这种古怪的传说和神仙的游戏。情人们和疯子们都富于纷乱的思想和成形的幻觉，他们所理会到的永远不是冷静的理智所能充分了解。疯子，情人和诗人，都是空想的产儿：疯子眼中所见的鬼，多过于广大的地狱所能容纳；情人，同样是那么狂妄地，能从埃及的黑脸上看见海伦的美貌；诗人的眼睛在神奇的狂放的一转中，便能从天上看到地下，从地下看到天上。想像会把不知名的事物用一种方式呈现出来，诗人的笔再使它们具有如实的形象，空虚的无物也会有了居处和名字。强烈的想象往往具有这种本领，只要一领略到一些快乐，就会相信那种快乐的背后有一个赐予的人；夜间一转到恐惧的念头，一株灌木一下子便会变成一头熊。

喜　但他们所说的一夜间全部的经历，以及他们大家心理上都受到同样影响的一件事实，可以证明那不会是幻想。虽然那故事是怪异而惊人，却并不令人不能置信。

提　这一班恋人们高高兴兴地来了。

〔莱散特，第米屈律斯，黑美霞，海伦娜上。

提　恭喜，好朋友们！恭喜！愿你们心灵里永远享受着没有阴翳的爱情日子！

莱　愿更大的幸福永远追随着殿下的起居！

提　来，我们应当用什么假面剧或是舞蹈来消磨在尾餐和就寝之间的三点钟悠长的岁月呢？我们一向掌管戏乐的人在哪里？有哪几种余兴准备着？有没有一曲戏剧可以祛除难挨的时辰里按捺不住的焦灼呢？叫菲劳士屈雷脱过来。

菲　有，伟大的提修斯。

提　说，你有些什么可以缩短这黄昏的节目？有些什么假面剧？有些什么音乐？要是一点娱乐都没有，我们怎么把这迟迟的时间消度过去呢？

菲　这儿是一张预备好的各种戏目的单子，请殿下自己拣选那一项先来。（呈上单子。）

提　“身毒㉓之战，由一个雅典太监和竖琴而唱”。那个我们不要听；我已经告诉过我的爱人这一段表彰我的姻兄赫邱里斯武功的故事了。“醉酒者之狂暴，色累斯歌人惨遭肢裂的始末”㉔。那是老调，当我上次征服底比斯凯旋回来的时候就已经表演过了。“九缪斯神㉕痛悼学术的沦亡”。那是一段犀利尖刻的讽刺，不适合于婚礼时的表演。“关于年青的匹拉麦斯及其爱人雪丝佩的冗长的短戏，非常悲哀的趣剧”。悲哀的趣剧！冗长的短戏！那简直是说灼热的冰，发烧的雪。这种矛盾怎么能调和起来呢？

菲　殿下，一曲一共只有十来个字那么长的戏，当然是再短没有了；然而即使只有十个字，也会嫌太长，叫人看了厌倦；因为在全剧之中，没有一个字是用得恰当的，没有一个演员是支配得适如其份的。那本戏的确很悲哀，殿下，因为匹拉麦斯在戏里要把自己杀死。那一场我看他们预演的时候，我得承认确曾使我的眼中充满了眼泪；但那些泪都是在纵声大笑的时候忍俊不住而流着的，再没有人流过比那更开心的泪了。

提　扮演这戏的是些什么人呢？

菲　都是在这儿雅典城里作工过活的胼手胝足的汉子。他们从来不曾用过头脑，今番为了准备参加殿下的婚礼，才辛辛苦苦地把这本戏记诵起来。

提　好，就让我们听一下吧。

菲　不，殿下，那是不配烦渎您的耳朵的。我已经听完过他们一次，简直一无足取；除非你嘉纳他们的一片诚心和苦苦背诵的辛勤。

提　我要把那本戏听一次，因为纯朴和忠诚所呈献的礼物，总是可取的。去把他们带来。各位夫人女士们，大家请坐下。（菲下。）

喜　我不喜欢看见微贱的人作他们力量所不及的事，忠诚因为努力的狂妄而变成毫无价值。

提　啊，亲爱的，你不会看见他们糟到那地步。

喜　他说他们根本不会演戏。

提　那更显得我们的宽宏大度，虽然他们的劳力毫无价值，他们仍能得到我们的嘉纳，我们可以把他们的错误作为取笑的资料。我们不必较量他们那可怜的忠诚所不能达到的成就，而该重视他们的辛勤。凡是我所到的地方，那些有学问的人都预先准备好欢迎辞迎接我；但是一看见了我，便发抖脸色变白，句子没有说完便中途顿住，话儿梗在喉中，吓得说不出来，结果是一句欢迎我的话都没有说。相信我，亲爱的，从这种无言中我却领受了他们一片欢迎的诚意；在诚惶诚恐的忠诚的畏怯上表示出来的意味，并不少于一条娓娓动听的辩舌。因此，爱人，照我所能观察到的，无言的纯朴所表示的情感，才是最丰富的。

〔菲劳士屈雷脱重上。

菲　请殿下示，念开场诗的预备登场了。

提　让他上来吧。（喇叭奏花腔。）

衮　要是咱们，得罪了请原谅。
　　咱们本来是，一片的好意，
　　想要显一显，薄薄的伎俩，
　　那才是咱们原来的本意。
　　因此列位咱们到这儿来。
　　为的要让列位欢笑欢笑，
　　否则就是不曾。到这儿来，
　　如果咱们。惹动列位气恼。
　　一个个演员，都将，要登场，
　　你们可以仔细听个端详㉖。

提　这家伙简直乱来。

莱　他念他的开场诗就像骑一头顽劣的小马一样，乱冲乱撞，该停的地方不停，不该停的地方偏偏停下。殿下，这是一个好教训：单是会讲话不能算数，要讲话总该讲得像个路数。

喜　真的，他就像一个小孩子学吹笛，呜哩呜哩了一下，可是全不入调。

提　他的话像是一段纠缠在一起的　索，并没有毛病，可是全弄乱了。跟着是谁登场呢？

〔匹拉麦斯及雪丝佩，墙，月光，狮子上。

衮　列位大人，也许你们会奇怪这一班人跑出来干么？不必寻根究底，自然而然地你们总会明白过来。这个人是匹拉麦斯，要是你们想要知道的话；这位美丽的姑娘不用说便是雪丝佩啦。这个人手里拿着石灰和黏土，是代表着墙头，那堵隔开这两个情人的坏墙头；他们这两个可怜的人只好在墙缝里低声谈话，这是要请大家明白的。这个人提着灯笼，牵着犬，拿着柴枝，是代表着月亮；因为你们要知道，这两个情人只在月光底下才肯在奈

纳斯的坟头聚首谈情。这一头可怕的畜生名叫狮子，那晚上忠实的雪丝佩先到约会的地方，给它吓跑了，或者不如说是被它惊走了；她在逃走的时候脱落了她的外套，那件外套因为给那恶狮子咬住在它那张血嘴里，所以沾满了血斑。隔了不久，匹拉麦斯，那个高个儿的美少年，也来了，一见他那忠实的雪丝佩的外套死在地上，便赤楞楞地一声拔出一把血淋淋的剑来，对准他那热辣辣的胸脯里豁拉拉地刺了进去。那时雪丝佩却躲在桑树的树荫里，等到她发现了这回事，便把他身上的剑拔出来，结果了她自己的性命。至于其余的一切，可以让狮子，月光，墙头，和两个情人详详细细地告诉你们，当他们上场的时候。（衮斯及匹拉麦斯，雪丝佩，狮子，月光同下。）

提　我不知道狮子要不要说话。

第　殿下，这可不用怀疑，要是一班驴子都会讲人话，狮子当然也会说话啦。

墙　小子斯诺脱是也，在这本戏文里扮做墙头；须知此墙不是他墙，乃是一堵有裂缝的墙，在那条裂缝里匹拉麦斯和雪丝佩两个情人常常偷偷地低声谈话。这一把石灰，这一撮黏土，这一块砖头，表明咱是一堵真正的墙头，并非滑头冒牌之流。这便是那个鬼缝儿，这两个胆小的情人在那儿谈着知心话儿的。

提　石灰和泥土筑成的东西，居然这样会说话，难得难得！

第　殿下，这是我所听到的中间最俏皮的一段。

提　匹拉麦斯走近墙边来了。静听！

〔匹拉麦斯重上。

匹　板着脸孔的夜啊！漆黑的夜啊！
夜啊，白天一去，你就来啦！
夜啊！夜啊！唉呀！唉呀！唉呀！

咱担心咱的雪丝佩要失约啦！

墙啊！亲爱的，可爱的墙啊！

你硬生生地隔开了咱们两人的家！

墙啊！亲爱的，可爱的墙啊！

露出你的裂缝，让咱向里头瞧瞧吧！（墙举手叠指作裂缝状。）

谢谢你，殷勤的墙！上帝大大保佑你！

但是咱瞧见些什么呢？咱瞧不见伊。

刁恶的墙啊！不让咱瞧见可爱的伊；

愿你倒霉吧，因为你竟这样把咱欺！

提　这墙并不是没有知觉的，我想他应当反骂一下。

匹　没有的事，殿下，真的，他不能。“把咱欺”是该雪丝佩接下去的尾白；她现在就要上场啦，咱就要在墙缝里看她。你们瞧着吧，下面做下去正跟咱告诉你们的完全一样。那边她来啦。

〔雪丝佩重上。

雪　墙啊！你常常听得见咱的呻吟，

怨你生生把咱共他两两分拆！

咱的樱唇常跟你的砖石亲吻，

你那用水泥胶得紧紧的砖石。

匹　咱瞧见一个声音；让咱去望望，

不知可能听见雪丝佩的脸庞。

雪丝佩！

雪　那是咱的好人儿，咱想。

匹　尽你想吧，咱是你风流的情郎。

好像李芒特㉗，咱此心永无变更。

雪　咱就像海伦，到死也决不变心。

匹　沙发勒斯对待普洛克勒斯不过如此㉘。

雪　你就是普洛克勒斯，咱就是沙发勒斯。

匹　啊，在这堵万恶的墙缝中请给咱一吻！

雪　咱吻着墙缝，可全然吻不到你的嘴唇。

匹　你肯不肯到尼内的坟头去跟咱相聚？

雪　活也好，死也好，咱一准立刻动身前去。（二人下。）

墙　现在咱已把墙头扮好，
因此便要拔脚去了。（下。）

提　现在隔在这两份人家之间的墙头已经倒下了。

第　殿下，墙头要是都像这样随随便便偷听人家的谈话起来，可真没法好想。

喜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比这再蠢的东西。

提　最好的戏剧也不过是人生的一个缩影；最坏的只要用想像补足一下，也就不会坏到什么地方去。

喜　那该是你的想象，而不是他们的想象。

提　要是我们对于他们的想象并不比他们对于自己的想象更坏，那么他们也可以算得顶好的人。两只好东西登场了，一只是人，一只是狮子。

〔狮子及月光重上。

狮　各位太太小姐们，你们那柔弱的心一见了地板上爬着的一头顶小的老鼠就会害怕，现在看见一头凶暴的狮子发狂地怒吼，多少要发起抖来的吧？但是请你们放心，咱实在是细木工匠史纳格，既不是凶猛的公狮，也不是一头母狮；要是咱真的是一头狮子而冲到这儿来，那咱才大倒其霉！

提　一头非常善良的畜生，有一颗好良心。

第　殿下，这是我所看见过的最好的畜生了。

莱　这头狮子按勇气说只好算是一只狐狸。

提　对了，而且按它那小心翼翼的样子说起来倒像是一头鹅。好，别管它吧，让我们听月亮说话。

月　这盏灯笼代表着角儿弯弯的新月；咱好像就是月亮里的仙人。

提　这该是最大的错误了。应该把这个人放进灯笼里去；否则他怎么会是月亮里的仙人呢？

第　他因为怕蜡烛不敢进去。瞧，他恼了。

喜　这月亮真使我厌倦；他应该变化变化才好！

提　照他那知觉欠缺的样子看起来，他大概是一个缺月；但是为着礼貌和一切的理由，我们得忍耐一下。

莱　说下去，月亮。

月　总而言之，咱要告诉你们的是，这灯笼便是月亮；咱便是月亮里的仙人；这柴枝是咱的柴枝；这狗是咱的狗。

第　嗨，这些都应该放进灯笼里去才对，因为它们都是在月亮里的。但是静些，雪丝佩来了。

〔雪丝佩重上。

雪　这是尼内老人的坟，咱的好人儿呢？

狮　（吼）呜！——（雪丝佩奔下。）

第　吼得好，狮子！

提　奔得好，雪丝佩！

喜　照得好，月亮！真的，月亮照得姿势很好。（狮子撕破雪丝佩的外套后下。）

提　撕得好，狮子！

第　于是匹拉麦斯来了。

莱　于是狮子不见了。

〔匹拉麦斯重上。

匹　可爱的月亮，咱多谢你的阳光；
　　谢谢你，因为你照得这么皎洁！
　　靠着你那慈和的闪烁的金光，
　　咱将要饱餐着雪丝佩的秀色。
　　但是且住，啊该死！
　　瞧哪，可怜的武士，
　　这是一场什么惨景！
　　眼睛，你看不看见！
　　这种事怎会出现？
　　可爱的宝贝啊，亲亲！
　　你的好外套一件，
　　怎么全都是血点？
　　过来吧，狰狞的凶神！
　　快把生命的羁缠
　　从此后一刀割断；
　　今朝咱了结了残生！

提　这一种情感再加上一个好朋友的死，很可以使一个人脸带愁容。

喜　该死！我倒真有点可怜这个人。

匹　苍天啊！你为什么要造下狮子，
　　让它在这里蹂躏了咱的爱人？
　　她在一切活着爱着的人中，是
　　一个最美最美最最美的美人。
　　淋漓地流吧，眼泪！
　　咱要把宝剑一挥，
　　当着咱的胸头划破：

一剑刺过了左胸，

叫心儿莫再跳动，

这样咱就死囉死囉！（以剑自刺。）

现在咱已经身死，

现在咱已经去世，

咱灵魂儿升到天堂；

太阳，不要再照耀！

月亮，给咱拔脚跑！（月下。）

咱已一命，一命丧亡。（死亡。）

第　不是双亡，是单亡，因为他是孤零零地死去。

莱　他现在死去，不但成不了双，而且成不了单；他已经变成“没有”啦。

提　要是就去请外科医生来，也许还可以把他医活转来，叫他做一头驴子。

喜　雪丝佩还要回来看见她的爱人，月亮怎么这样性急便去了呢？

提　她可以在星光底下看见他的，现在她来了。她再痛哭流涕一下子，戏文也就完了。

〔雪丝佩重上。

喜　我想对于这样一个宝货的匹拉麦斯，她可以不必浪费口舌；我希望她说得短一点儿。

第　她跟匹拉麦斯较量起来真是半斤对八两。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嫁到这种男人，也保佑我们不要娶着这种妻子！

莱　她那秋波已经看见他了。

第　于是悲声而言曰：——

雪　睡着了吗，好人儿？

啊！死了，咱的鸽子？

匹拉麦斯啊，快醒醒！
说呀！说呀！哑了吗？
唉，死了！一堆黄沙
将要盖住你的美睛。
嘴唇像百合花开，
鼻子像樱桃可爱，
黄花像是你的脸孔，
一齐消失，消失了，
有情人同声哀悼！
他眼睛绿得像青葱。
舌头，不许再多言！
凭着这一柄好剑，
赶快把咱胸膛刺穿。（以剑自刺。）
再会，亲爱的友朋！
雪丝佩已经毕命；
再见吧，再见吧，再见！（死。）

提　他们的葬事要让月亮和狮子来料理了吧？

第　是的，还有墙头。

波　（跳起）不，咱对你们说，那堵隔开他们两家的墙早已经倒了。你们要不要瞧瞧收场诗，或者听一场咱们两个伙计的贝格摩㊴舞？

提　请把收场诗免了吧，因为你们的戏剧无须再有什么解释；扮戏的人一个个死了，我们还能责怪谁不成？真的，要是写那本戏的人自己来扮匹拉麦斯，把他自己吊死在雪丝佩的袜带上，那倒真是一曲绝妙的悲剧。实在你们这次演得很不错。现在把你们的收场诗搁在一旁，还是跳起你们的贝格摩舞来吧。（跳舞。）

夜钟已经敲过了十二点；恋人们，睡觉去吧，现在已经差不多是

神仙们游戏的时间了。我担心我们明天早晨会起不来，因为今天晚上睡得太迟。这曲粗劣的戏剧却使我们不觉得时间的过去。好朋友们，去睡吧。我们要用半月功夫把这喜庆延续，夜夜有不同的寻欢作乐。（众下。）

第二场　同前景

〔迫克上。

迫　饿狮在高声咆哮；
　　豺狼在向月长嗥；
　　农夫们鼻息沉沉，
　　完毕一天的辛勤。
　　火把还留着残红，
　　鸱鸮叫得人胆战，
　　传进愁人的耳中，
　　仿佛见殓衾飘飐。
　　现在夜已经深深，
　　坟墓都裂开大口，
　　吐出了百千幽灵，
　　荒野里四散奔走。
　　我们跟着赫凯提[30]，
　　离开了阳光赫奕，
　　像一场梦景幽凄，
　　追随黑暗的踪迹。
　　且把这空屋打扫，
　　供大家一场欢闹；
　　驱走扰人的小鼠，

还得揩干净门户。

〔奥白朗，蒂妲妮霞及侍从上。

奥　屋中消沉的火星
微微地尚在闪耀；
跳跃着每个精灵
像花枝上的小鸟；
随我唱一支曲调，
一齐轻轻地舞蹈。

蒂　先要把歌儿练熟，
每个字玉润珠圆；
然后齐声唱祝福，
手携手缥缈回旋。（歌舞。）

奥　趁东方没有发白，
让我们满屋溜跶；
先去看一看新床，
祝福它吉利祯祥。
这三对新婚伉俪，
愿他们永无离贰；
生下来小小儿郎，
一个个相貌堂堂，
不生黑痣不缺唇，
更没有半点瘢痕。
用这神圣的野露，
你们去浇洒门户，
祝福屋子的主人，
永享着福禄康宁。

快快去，莫犹豫；

天明时我们重聚。（除迫克外皆下。）

迫 （向观众）

要是我们这辈影子

有拂了诸位的尊意，

就请你们这样思量，

一切便可得到补偿；

这种种幻景的显现，

不过是梦中的妄念；

这一段无聊的情节，

真同诞梦一样无力。

先生们，请不要见笑！

倘蒙原宥，定当补报。

万一我们幸而免脱

这一遭嘘嘘的指斥，

我们决不忘记大恩，

迫克生平不会骗人。

再会了！肯赏个脸子的话，

就请拍两下，多谢多谢！（下。）

---

①提修斯远征亚美仲（Amazon），克之，而娶其女王喜坡丽妲。

②黛安娜（Diana），月的女神；其实就当作亚蒂美丝（Artemis），黛安娜是罗马名字。

③旧俗于五月一日早起以露盥身，采花唱歌。

④邱必特（Cupid），爱神，背生两翼，手持弓箭；他的金镞箭主爱，铅镞箭主爱情的冷淡。

⑤古代迦泰基（Carthage）女王是黛陀（Dido），爱特洛埃（Troy）英雄伊尼阿斯（AEneas），失恋自焚而死。

⑥厄克里斯为赫邱里斯(Hercules)之讹,古希腊著名英雄。

⑦野地上有时发现环形的茂草,传谓仙人夜间在此跳舞所成。

⑧皆提修斯情人,先后为其所弃。

⑨传说中仙人常于夜间将人家美丽小儿窃去,以愚蠢的妖童换置其处。

⑩此段及下一段中的寓意自来有各种猜测。据云美人鱼影射苏格兰女王玛丽;玛丽才美无双,为伊利沙伯女王所嫉杀,举世蛋之。玛丽当婚法国王太子,故云"骑在海豚的背上",因法国王太子的称号Dauphin与海豚(dolphin)发音相似。"星星跳出轨道"云者,指英廷党玛丽的大臣。莎士比亚因恐犯忌讳,故特以隐语出之。

⑪当指伊利沙伯女王。女王终身不嫁,故云。

⑫亚坡罗(Apollo)是太阳神,爱仙女但芙妮(Daphne),但芙妮避之而化为月桂树。

⑬八音节六音节相间的诗体。

⑭尼内(Ninny)是奈纳斯(Ninus)之讹,尼尼微城的建立者。Ninny照字面讲有"傻子"之意。

⑮杜鹃下卵于他鸟的巢中,故用以喻奸夫,但其后cuckold(由cuckoo化出)一字却用作奸妇本夫的代名词。杜鹃的鸣声即为cuckoo,不啻骂人为"乌龟";但因闻者不能知其妻子的是否贞洁,故虽恼而不敢作声。

⑯俗云蛛丝能止血。

⑰月神妃琵(phoebe)是太阳神腓勃斯(phoebus)的妹妹。

⑱此句意义很曲折,大意谓沉忧惟睡眠可以补偿;但因沉忧过多,而睡眠不足,故睡眠负沉忧之债。

⑲滔勒斯(Taurus),小亚细亚山脉名。

⑳原文"YouEtbiop!"因黑美霞肤色微黑,故云。第二幕中有"把一只乌鸦换一头白鸽"之语,亦此意。

㉑凯特麦斯(Cadmus)是希腊神话里忒拜城的建立者。

㉒情人节(St. Valentine 's Day)在二月十四日,据说众鸟于是日择偶。

㉓希腊神话中一种半人半马的怪物,赫邱里斯曾战而胜之。

㉔色累斯哥人系指希腊神话中的著名歌手俄耳甫斯(Orpheus)其歌声能感动百兽草木;反被酗酒妇人肢裂而死。

㉕九缪斯神(Nine Muses)即司文学艺术的九女神。

㉖此段句读完全错误。

㉗李芒特是昂德之讹，爱恋爱少女希罗，游泳过河时淹死。下行扮演提斯柏的弗鲁特误以海伦为希罗。

㉘沙发勒斯为塞发勒斯(Cephalus)之讹，为黎明女神所恋，但彼卒忠于其妻普洛克里斯(Procris)此处误为普洛克勒斯。

㉙贝格摩(Bergamo)为米兰(Milan)东北地名，以产小丑著名。

㉚赫凯提(Hecate)为下界的女神。原文作："triple Hecate"，其像有时为三个身体三个头，有时为一个身体三个头，相背而立。


莎士比亚
经典名剧
仲夏夜之梦
莎士比亚 著
诗歌体 曹未风 译

剧中人物

希 修 斯 雅典大公

喜波丽妲 亚马孙女王,希修斯的未婚妻

伊 吉 斯 雅典贵族

赫 蜜 雅 伊吉斯的女儿,爱莱珊德

莱 珊 德
第米特律 } 青年,都爱赫蜜雅

菲罗特莱 大公的侍臣

海 伦 娜 少女,爱第米特律

希修斯和喜波丽妲的侍从

昆 斯 木匠

线 团 儿 织工

笛 管 儿 修风箱匠

喷 嘴 儿 补锅匠

瘦 鬼 儿 裁缝

合 缝 儿 细木工匠

奥 伯 朗 仙王

蒂妲尼霞 仙后

蒲 克 又名“好人儿罗宾”

豆　花
蛛　网　小精灵
飞　蛾
芥　子

其他侍奉仙王仙后的仙子们

场　景

典雅及附近的森林

第 一 幕

第一景 雅典宫中

〔雅典大公希修斯与未婚妻喜波丽妲携手上。侍臣菲罗特莱及侍从等随上

希 修 斯 我说，美人儿喜波丽妲，我们的吉日
越来越近了。再过幸福的四天，
新月就从天边升起；但是，唉，
偏偏这一弯残月，消逝得好慢啊！
她耽误了我的好事，就像那后娘、
老寡妇，只管把年青人应得的家产
消耗完了。

喜波丽妲 四个白昼很快就会
由四个黑夜来接替；四个黑夜
很快就会在梦中度过；那时候啊，
弯弯的新月，像一张银弓，从天上
照临我们新婚的初夜。

希 修 斯 菲罗特莱，
去吧，去叫雅典男男女女的青年，
高歌酣舞；一片欢腾，喜气洋洋。
那愁眉苦脸的，送葬去才是道理；

参加我们的典礼，就该满面红光。

〔菲罗特莱下

喜波丽妲，我当初用刀剑向你求爱，

博得你的芳心凭着对你的粗暴；

我如今和你成亲，要另换一副光景——

一派豪华，欢声雷动，载歌载舞。

〔雅典贵族伊吉斯和女儿赫蜜雅上；后随莱珊德及第米特律两青年

伊 吉 斯　希修斯，威名远震的大公，福寿无疆！

希 修 斯　谢谢了，好伊吉斯，可有什么事情吗？

伊 吉 斯　我一肚子气恼，来控诉我的孩子——

我为女儿赫蜜雅。上前来，第米特律，

好主人，我把我女儿许配给这个人。

站出来，莱珊德。我的贤明的大公，

就是这个人骗去了我孩子的心。

你，你啊，莱珊德，编了小曲儿献给她，

和我那女儿交换爱情的纪念品；

在月光底下，她的窗前，你假声假气

唱着假情假意的情歌儿；真阴险，

让她从此心坎儿里有了你这个人，

你用头发编了一个个手镯送给她，

还送她什么戒指、小首饰、小玩意儿，

小纪念品、小东西，送她花、送她糖——

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最好哄骗的东西。

你用尽小手段偷走了我女儿的心；

她就此不听我的话，忘了本份，

变得犟头倔颈。我的好大公啊，

如果她来到这里，当着您的面，
不肯答应嫁给我的第米特律，
我就要求雅典自古就有的特权——
她是我女儿，就得听凭我发落；
她不嫁给这位大爷，就得死——
碰到这种情况，理当怎么办，
我们的法律早就写得分明。

希 修 斯　怎么说，赫蜜雅？多想想，美丽的姑娘。
对于你，你的父亲应当是一尊神明；
是他给了你这花容玉貌；可不是，
对于他，你只好算是一个蜡象，
从他的模子里印下；所以把这形象
保留，还是毁弃，全听凭他支配。
第米特律可是一位满好的大爷哪。

赫 蜜 雅　莱珊德也不错啊。

希 修 斯　他本人倒是不错；
可是，在这件事上，没有你父亲的赞同，
另一位就势必比他强了。

赫 蜜 雅　但愿我父亲能用我的眼睛来看人。

希 修 斯　还是让你的眼睛根据他的判断
来看人吧。

赫 蜜 雅　我只能请求殿下原谅我。
我不知有什么力量叫我壮起胆子；
也顾不得贞静的少女该不该在这儿，
当着这么多人，吐露自己的情意——
可是，求殿下，能不能让我知道，

落在我头上的最沉重的判决是什么——
假如这一回我拒绝嫁给第米特律？

希 修 斯　那就得死；要不然，一辈子再不许
跟男人见一面。所以，美丽的赫蜜雅，
问问你自个儿的欲望，想想你的青春，
考虑考虑在你身子里奔流的热血吧。
假使你不顺从父亲的挑选，你能不能
披上修道女的黑袍，从此幽禁在
凄清的修道院中，对着荒凉的寒月
唱着沉闷的圣歌，终身做一个
不育的童女？断绝了七情六欲，
把童贞献给上天，当然是大大有福的；
但是一朵被炼制成香精的玫瑰，
比了那在带刺的枝头孤芳自赏，
自开自谢、自生自灭的蔷薇，
究竟享受着更多的人世的幸福。

赫 蜜 雅　我情愿这样开、这样谢，这样自生自灭，
殿下，也不能把我宝贵的贞操
奉献给什么主人——假使他有主权
我的灵魂怎么也不愿承认。

希 修 斯　回去想一想吧；到新月初生的那天，
也就是我和我的情人缔结良缘、
成为白头偕老、终生伴侣的那天——
到那天，你不是因为违抗父命，
准备一死，就是遵照他的意旨，
嫁给第米特律；再不然，就得跪在

黛安娜的祭坛前，宣誓刻苦修行①，
终生不嫁。

第米特律　别那么忍心吧，好赫蜜雅；
莱珊德，你算了吧，别拿你不合格的要求，
来跟我那名正言顺的权利抬杠吧。

莱 珊 德　你获得了她父亲的爱，第米特律；
赫蜜雅的爱归我吧。你去跟他结婚好了。

伊 吉 斯　狂妄的莱珊德！对了，我看中的是他；
我看中他，情愿把我的一切都给他；
她是属于我的，我把我对她的主权
全部都转移给第米特律。

莱 珊 德　殿下，讲到出身，我跟他一样好，
我也很富裕；我的爱情比他多；
我的境况，各方面来说，不差一些儿——
即使比了第米特律并不更好一些儿。
胜过这一切，真正值得夸耀的是：
花容玉貌的赫蜜雅，她爱的是我。
那为什么我不该坚持自己的权利？
第米特律——我当面揭穿他，曾经追求过
奈达的女儿海伦娜，把她迷住了；
她呢，可爱的姑娘，却捧出整个心儿，
爱他，崇拜他，当作偶像般崇拜他——
他这个无情无义的负心人。

---

① 黛安娜(Diana)：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是守贞的女神，也是少女的保护神。

希　修　斯　我得说，我的确听到过这样一些话，
因此还打算想跟第米特律谈谈，
但是因为手边的事情太繁，
后来也就忘了。可是第米特律，来吧；
你也来，伊吉斯。你们都跟我来，
我有一番话要单独开导两位。
你呢，美丽的赫蜜雅，好好准备着，
让你的爱情顺从你父亲的意志吧；
要不然，雅典的法律——那法律的条文
不许我们通融办理——不是判你死，
就是叫你宣誓：终身守着童贞。
来吧，喜波丽妲。怎么样，我的爱？
第米特律，伊吉斯，一起来吧。
为了布置我们的婚礼，有些事
要嘱托你们给办一下，还要商量
跟你们二位切身有关的事。

伊　吉　斯　我们欣然从命。

〔众下。留莱珊德与赫蜜雅〕

莱　珊　德　（端详扑在他怀里的情人）
怎么啦，亲爱的？怎么脸色这样白啊——
脸上那两朵鲜花一下子就凋谢了？

赫　蜜　雅　怕是缺少了滋润的雨露吧，那我可以
让眼泪流成了河来灌溉那花朵。

莱　珊　德　唉！凡是我在书本上读到的，
或者从传说和故事中听来的，
那真诚的爱情，道路从来崎岖不平；

不是因为彼此门不当、户不对——

赫蜜雅　噢，可恼哪，尊贵怎能向卑贱拜倒！

莱珊德　就是为了双方的年龄不相称——

赫蜜雅　啊，可恨哪，妙龄怎能跟老朽作伴！

莱珊德　要不然，只因为取决于亲友的挑选——

赫蜜雅　唉，作孽哪，挑选爱人要借别人的眼光！

莱珊德　要不然，即使彼此心心相印，

战争啊，死亡啊，疾病啊，就来摧残，

使得爱情像声音般一去不返，

像影子般无影无踪，幻梦般短暂，

像黑夜里电光一闪般瞬息即逝——

那电花才只照出了上天下地，

可还没让人来得及喊一声"瞧啊！"

马上，黑暗张开巨口、把光芒吞没；

美妙的东西，就这样，归于乌有。

赫蜜雅　既然真心的情人永远要受折磨，

可见那是注定的命运。那么让我们

学会把苦难忍受吧，因为受苦

就是向来如此的本分。爱情少不了它，

就像少不了"相思""梦幻""叹息"

"希望""眼泪"——可怜的"爱情"跟前的侍从。

莱珊德　这话说得好。那么听我吧，赫蜜雅。

我有一个姨妈，是寡妇，很有钱，

有大笔的收入，可并无一男半女。

她的宅子离开雅典有六十多里；

她把我当作她独养的儿子看待。

好赫蜜雅，我就和你到那儿去结婚；
到了那儿，那无情的雅典法律
就管不到我们。如果你是爱我的，
明天晚上，偷偷溜出了你父亲的家；
奔到郊外十来里地的森林里，
就是当初我碰见你跟海伦娜
在五月节的清晨采花唱歌的地方，①
我在那儿等你。

赫 蜜 雅　我的好莱珊德！
我为你起誓，有丘比特的最硬的弓②、
最出色的金头子的箭为证，我，
凭着维纳丝的鸽子，纯洁的像征③，
凭着那结合灵魂、增长爱情的忠贞；
凭着迦太基女王举火自焚的烈焰，
当她望见负心人的归帆消失在天边④；
凭着男人们说过就背弃的誓言，
那数目远超过女人所许下的心愿；

---

① 五月节：英国民间节日，在五月一日。青年男女在这天清晨到野外采花唱歌，庆祝自己的节日。

② 丘比特(Cupid)：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小爱神(维纳丝的儿子)，手执弓箭。他的锐利、耀亮的金箭能促发爱情；他的迟钝的铅头箭，消灭爱情。

③ 维纳丝(Venus)：希腊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在后世的诗歌、绘画中，由一群飞翔的白鸽牵引她所乘的轻车。

④ 特洛埃的英雄伊尼斯(Fneas)在故国沦陷后，乘船逃亡欧洲，中途为暴风雨所驱，漂流到非洲海岸，遇见迦泰基女王黛多(Dido)，为女王所爱，招他留在宫里。后来伊尼斯逃出了她的王国，乘船到意大利；女王举火自焚。

我起誓，就在你方才约定的地点，

明天，我言而有信，来跟你会面。

莱 珊 德　可不能失约啊，心肝儿。瞧，海伦娜来了。

〔少女海伦娜上

赫 蜜 雅　上天祝福你，美丽的海伦娜！从哪儿来？

海 伦 娜　你拿"美"称呼我？快把那个字收回。

第米特律爱的是你的"美"。幸福的美人！

你的眼睛，是星星；你一开口，那妙音

胜过了小麦青青、山楂吐蕾的时节，

那云雀送到牧羊人耳边的歌曲。

病是要传染的；但愿啊，美貌也这样，

好让我"染上"美丽的赫蜜雅的容光！

我就用眼、用耳，吸收你的流盼和巧笑，

用我的舌尖搬来你那动人的声调。

整个世界我都不要，只要我能留下

第米特律，只要我能化身为赫蜜雅。

教教我吧，你怎样看人，用什么本领抓住了第米特律一颗跳动的心！

赫 蜜 雅　我对他皱皱眉，他还是把我爱。

海 伦 娜　请你的皱眉教我吧，怎样笑得妩媚。

赫 蜜 雅　我咒骂他，他却拿爱情做回报。

海 伦 娜　我的哀求也这样动人，那有多好！

赫 蜜 雅　我越是恨他，他越要跟我亲近。

海 伦 娜　我越是爱他，他越发把我憎恨。

赫 蜜 雅　是他痴心，海伦娜，不怪我犯了错。

海 伦 娜　只怪你长得美；但愿那错在我！

赫 蜜 雅　别难过，他从此再见不到我的面；

莱珊德和我，要双双逃开雅典。

方才，我和莱珊德见面的时光，

雅典城对于我，好比人间天堂；

奇妙啊，情哥哥讲了几句话语，

就叫那天堂变成人间的地狱！

莱 珊 德　海伦娜，我们把私下的打算对你说，

明天晚上，但等那皎洁的明月

对着粼粼清波，映照她的玉颜，

当点点露珠点缀着草叶的尖尖——

那时候，再没人会发觉爱人的情奔，

我们趁机就溜出雅典的城门。

赫 蜜 雅　在那片森林里，你跟我俩从前常常

躺在清香的樱草花的花坛上，

彼此说不尽温柔的心事和梦想

如今我和莱珊德就相约在这个地方。

在那儿见面，从那儿再不向雅典回头——

去新的地方另找伙伴和朋友。

再会吧，亲爱的游伴，为我们祈祷；

但愿你的爱情得到你情人的回报！

别失约啊，莱珊德，躲不掉的是相思，

挨到明儿深夜，才放下满腹的心事。

莱 珊 德　你放心吧，我的赫蜜雅。

〔赫蜜雅下

海伦娜，再会。

愿第米特律爱你，就像你对他的爱。

〔下

海伦娜　人比人，有人就多么幸福、愉快！

全雅典都称赞我跟她长得一样美——

可是不相干，第米特律另有他的判断，

人人都看得分明，偏偏他视而不见。

他执迷不悟，痴恋赫蜜雅一双眼睛；

我也同样，只知道爱慕他的人品。

情人的好恶，该是另有一套标准，

明明又粗又劣，他却说：珠圆玉润！

情人不睁开眼，而是张开了心。

无怪画中的小爱神，被扎没了眼睛。

爱神的头脑常常把好坏颠倒，

有翅膀，没眼睛，象征鲁莽的急躁；

所以爱神只是个小娃娃——传说这样，

原来他挑选对象老是会上当。

正像那顽童把赌咒当作好玩，

小爱神也到处用誓言把人欺骗；

第米特律还没看见赫蜜雅的一双眼，

口口声声对我说："我心中只有你！"

他向我发誓，就像落下一阵阵冰雹，

一接触到赫蜜雅，冰雹可全都融掉。

待我去告诉他：美丽的赫蜜雅要出奔；

明儿夜，他会赶到森林中去追寻。

为了这次通风报讯，果然能得到

他的感谢，我付出的代价可也不小①。
这样做，我无非在自己的苦上加痛，
为了要看他，去也跟从，来也跟从。
〔下

第二景　昆斯家中

〔木匠昆斯，细木工匠合缝儿，织工线团儿，修风箱匠笛管儿，补锅匠喷嘴儿及裁缝瘦鬼儿上

昆　　斯　咱们全体人马都到齐了吗？

线 团 儿　你最好还是照着名单，一个儿一个儿、笼笼统统地② 点一下名吧。

昆　　斯　凡是在这张名单上有名字的人，都是全雅典城认为够得上在大公和大公娘娘结婚的那晚上，当着他们两位，串演我们的一出小戏。

线 团 儿　第一着，好彼得·昆斯，说一说这出戏演的是什么玩意儿；接下来，念一念角色的名单，这样也好摸得着个头脑。

昆　　斯　好吧，咱们这出戏呀，叫做：《皮拉摩和瑟丝贝千古恨事——最苦的喜剧》③。

线 团 儿　我敢说，那准是头等的货色④；而且，呃——现在，好彼得

① 因为海伦娜将要帮助他去追赶她的情敌。(《耶鲁版》)

② 笼笼统统地：线团儿的本意该是要说“逐一地”；下文还有一些类似的用错了词儿的地方，译文都加了密点，表示要从反面或侧面去了解它的意义。

③ 古代巴比伦的少女瑟丝贝(Thisby)违背父母意志，爱上邻家青年皮拉摩(Pyramus)，故事见《变形记》第4卷。雅典手艺工人的演出大致上是有所根据的。

④ 那准是头等的货色：织工“线团儿”不像在评价戏剧，倒像在讲一匹布。(浮蒲兰克)

·昆斯，照着名单，把你的角儿叫出来吧。伙计们，大家都站开些。

昆　　斯　我叫一个你们答应一个。尼克·线团儿，织布的。

线 团 儿　有。哪一个角色派我演呀？你说了再往下念。

昆　　斯　你，尼克·线团儿，派你扮皮拉摩。

线 团 儿　皮拉摩是什么东西？是个情哥儿，还是个暴君？

昆　　斯　一个情哥儿，为了爱情，真也亏他舍得，把自己的老命都干掉了。

线 团 儿　要是把戏演到家，那少不得要添上几滴眼泪儿吧。我在台上一认真起来，叫看客们留心可别把眼睛哭坏了！我要叫台下来个倾盆大雨；我要来它个痛快呢。接着再往下念吧——可是挺配我胃口的还是扮一个暴君。我扮起赫大王[①]来才是刮刮叫呢，扮一个大叫大闹的角色也还满不错，准叫大家吓破了胆：

山岳轰隆隆，
土地摇摇动，
锁链响叮咚，
打开牢狱门；
太阳神驾着骏马，
光明照天下，
要唤来，要打发，
那糊涂的"命运"。

---

① 赫大王：该是指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赫克莱斯(Hercules)；当时，英国舞台上常演出《赫克莱斯十二武功》这一类戏剧。

这真是了不起！现在把角色的名单再念下去吧。这是赫大王的派头儿，暴君的派头儿；扮演一个情哥儿，可还得带几分哭脸。

昆　　斯　弗朗西斯·笛管儿，修风箱的。

笛管儿　有，彼得·昆斯。

昆　　斯　笛管儿，你给我扮瑟丝贝。

笛管儿　瑟丝贝是什么家伙？一个走江湖的骑士吗？

昆　　斯　她就是让皮拉摩看中的那个姑娘。

笛管儿　哎哟，不行！别叫我扮一个娘儿吧。我的胡子都快钻出来了。

昆　　斯　反正是一回事：你得戴上假面具做戏；你把嗓子逼得尖尖的就行了。

线团儿　准知道我可以把我这脸儿遮起来，那么瑟丝贝让我来扮吧。我会用小得不能再小的嗓子说话——“瑟丝妮！瑟丝妮！”“啊，皮拉摩，我的情哥哥心肝儿；我就是你的心肝儿瑟丝贝呀，你的情妹妹呀！”

昆　　斯　不行，不行，你给我扮皮拉摩。笛管儿，你扮瑟丝贝。

线团儿　好吧，再往下念吧。

昆　　斯　罗宾·瘦鬼儿，当裁缝的。

瘦鬼儿　有，彼得·昆斯。

昆　　斯　罗宾·瘦鬼儿，你给我演瑟丝贝的娘。汤姆·喷嘴儿，补锅匠。

喷嘴儿　有，彼得·昆斯。

昆　　斯　你呢，扮皮拉摩的爹。我自个儿扮瑟丝贝的爹；合缝儿，细

木工匠，你扮狮子这一角色。这样，我想这出戏也就搭配齐全了吧。

合 缝 儿　你把狮子的台词儿写下来了没有？写下来的话，请就给我吧，我背台词儿可真费劲哪。

昆　　斯　不用你背什么台词，只消上场去吼几声就行。

线 团 儿　让我也来扮这头狮子吧。我真会吼，人家听见了，别提心里会有多么受用。我真会吼，大公听见了，会说："叫他再来一个！叫他再来一个！"

昆　　斯　给你穷凶极恶地一吼，只怕把大公娘娘和太太小姐们都给吓坏了，吓得她们直叫起来，那就够把咱们一起送去给吊死了。

众　　人　那准要把咱们吊死——是他妈妈的儿子一个都逃不了。

线 团 儿　算你们说对了，朋友们；你要是把太太小姐们吓昏了头，她们再不管你对了还是错了，应该还是不应该，把咱们送去给绞死了再说。可是我会拉直了嗓门儿，你瞧着吧，直吼得就像吃奶的小鸽子那样温柔；吼得就好比夜莺在调嗓子。

昆　　斯　不要你扮别的，只要你扮皮拉摩。你别看皮拉摩，他倒是个小白脸儿，是个体面的小后生，比他更强的，你一年里头还碰不到一个呢。他这个人才叫讨人喜爱，才算有大爷的气派——所以我说，非得让你扮皮拉摩不可。

线 团 儿　好吧，我就扮这个角色吧。我最好戴什么胡子上场呢①？

昆　　斯　呃，这个随你的便好了。

线 团 儿　等我上场的时候，也好让你们瞧瞧，我戴的是那"草黄"胡

① 最好戴什么胡子：当时有把胡子染成种种颜色的风气。

子，戴的是那“橘黄”胡子，戴的是那“紫红”胡子，再不然，我就戴那“黄橙橙”的法国金洋钱胡子给你们瞧①。

昆　　斯　你那法国金洋钱上的人头，连一根毛也没有②，那么你还是给我扮一个光下巴吧。各位老师傅，这是你们各人的台词，我这里向大家打个招呼、提出个请求，还得来个要求，到明儿晚上，把台词都记熟了，咱们就借着月光，到离城外三里地的官家的树林里碰头。咱们就在那儿排练；在城里排练可不行，会有一批人跟着咱们，咱们的玩意儿就要给人家知道了。我还得把戏里要用的道具开一张单子呢。请大家可别失约啊。

线团儿　我们准在那儿碰头；在那儿排练，可以最见不得人，而且最没有顾忌③。费点儿心吧；把它演得没有话好说的。回头见吧。

昆　　斯　咱们在“大公的橡树”下碰头。

线团儿　一言为定；谁不来，谁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同下

---

① “草黄”“橘黄”“紫红”等都是染布用的各色染料的品名，织工线团儿说话三句不离本行。

② 昆斯从“法国金洋钱”扯到“法国病”上去（当时英国人把花柳病称做“法国病”）；据说得这种病的人，头上毛发尽脱。

③ 线团儿又因为卖弄词儿而弄巧成拙了。他大概是想说“最隐蔽”“最没有拘束”吧。

第 二 幕

第一景 雅典附近的森林

〔一仙子从一边上，蒲克从另一边上

蒲　　克　你好，精灵！你往哪儿飘游？

仙　　子　飞过山，越过岭，

　　穿过荆棘和草莽；

飞过围场，越过园林，

　　穿过流水和火光；

我总是到东到西飘游，

就像东升西落的月球；

我侍奉在仙后身畔，

用露珠浇洒草坪一圈①。

高高的莲馨是仙后的禁卫，

金袍子上点点的花纹真美——

那都是红玉，仙人的厚礼，

一缕缕香气都藏在这里。

---

① 浇洒草坪一圈：指“仙环”而言。在牧场或草原上常可发现方丈之内，茂草丛生，一片深绿，略呈圆形，俗称“仙环”（fairyrings），传说系仙子晚上来此，跳环舞形成。

我来到这里，要采集点点甘露，
给一朵朵莲馨，挂一串串珍珠①。
再会吧，乡士气的精灵，我可要动身，
咱们的仙后，领着小仙子，就要驾临。

蒲　克　仙王今晚要来这儿宴饮开怀，
仙后要留心，可别跟他碰在一块。
奥伯朗满肚子都是气恼和烦忧，
为了仙后不答应他的一个要求。
她从印度国王那儿偷来一个儿童，
十分乖巧玲珑，做她的侍从。
奥伯朗看得眼红，一定要那孩子，
做他同出同游的跟班骑士；
她哪儿舍得把孩子轻易割爱——
给他戴上花冠，把他当做宝贝；
从此他们俩一见面，就要吵一架，
不管在林子里、清泉边，在星光底下；
可怜那些小精灵，吓得心惊胆战，
赶紧躲进橡子壳里，缩成一团。

仙　子　要不是我把你的模样错认，
你该是那个俏皮捣蛋的精灵——
人家把你叫做“好人儿罗宾”，难道
不是你把村子里的姑娘吓跑；
把乳皮撇掉，让主妇累得气急喘喘，
半天搅不出奶油；有时叫磨子空转；

① 莲馨(cowslip)是神仙所喜爱的花。

有时叫地窖里的麦酒不能发酵，
叫夜行人团团打转，你在暗中好笑。
谁把你叫做“好蒲克”“好仙人”，
你就帮他做工，算他走了运。
你不就是他？

蒲　　克　仙子，你猜得对。
我在半夜里东游西荡，逍遥自在，
为了让奥伯朗高兴，逗他发笑，
我学着年青的母马，声声喊叫，
故意逗那精壮的公马扑个空；
有时候，我躲在老婆子的酒杯中，
变成烤过的酸苹果，等到她正好①
举杯喝酒，我就拍地往外一跳，
弹中她的瘪嘴，还泼了她一身酒。
把我当做了三脚凳——这事也常有，
那老百晓婶娘，讲着故事，晃头点脑，
一屁股坐下，我趁机一溜，她仰天一交。
“我的妈！”她尖声直叫，咳呛得够瞧，
大伙儿都捧着肚子，拍腿弯腰，
又是眼泪，又是鼻涕，笑个不了，
口口声声：这样好笑的事，哪儿去找！
可是让开些，仙子！奥伯朗驾到。

仙　　子　我家娘娘也来了。他走开些才好！

〔仙王奥伯朗，仙后蒂妲尼霞，各率众仙子、灵精，自相对方向上

① 英国人招待老年的亲友，常用麦酒作饮料，外加肉豆蔻、糖和烤过的野苹果。

奥 伯 朗　偏偏在月光下又碰见你！骄傲的蒂妲尼霞。

蒂妲尼霞　什么！妒忌的奥伯朗？仙子们，快走吧。

我发了誓，不跟他同起同坐和同床。

奥 伯 朗　慢着，无礼的贱人！我不是你的老爷？

蒂妲尼霞　那我少不得做你的“娘娘”了。你别以为

我不知道你偷偷溜出了仙境，

变成一个牧童，整天吹着麦笛，

唱着情歌，向风流的牧羊女调情。

此番你不远千里，从那印度高原

赶了来，为的什么？嘿，无非为了

你那高头大马的亚马森女人——

穿高统靴的情妇，使刀弄枪的相好——

要嫁给希修斯了，你这才赶来

祝贺他们的婚姻美满和幸福。

奥 伯 朗　这种话亏你说得出口！蒂妲尼霞，

我跟喜波丽妲，光明正大，你休得胡言。

你自己知道，你跟希修斯的私情，

瞒不了我——你不曾在月色朦胧之夜，

引着他离开了被他污辱的佩丽琴妮，

又使他背弃盟誓，抛下美丽的爱格丽，

以及爱丽阿邓，还有安蒂奥芭？

蒂妲尼霞　这都是那爱妒忌的人在无中生有；

自从初夏方过，仲夏才临，每逢我

和仙子们在青山、幽谷、森林、草坪，

在多草的溪畔，在碎石铺底的泉水边，

或是在海滨的沙滩上，跟着沙沙的和风，

跳我们的环舞；没有一回不是
被你的争吵破坏了我们的游戏。
那阵阵和风，白白向我们吹送音乐，
可生了气，就从海里吸来一片
白茫茫的毒雾，弥漫在陆地上，
使得条条小河顿时汹涌起来，
向两岸泛滥。可怜田里的公牛，
白拖了犁，农夫空流了汗珠——
嫩绿的麦子，还没长出芒须，
却已经烂掉。只见空空的羊栏，
兀立在叫大水淹没的田野上。
瘟死的牲口都把乌鸦喂肥了；
本来跳"九人舞"的场地成了泥塘，
那九曲十八弯的"迷宫"，再没人踩，
早已杂草乱生，无法追寻了。
人们在夏天穿上了冬季的大衣；
晚上再听不到那《颂歌》和《赞美诗》。
因此，那月亮，掌管潮汐的女神，
把脸都气白了，让空气中布满湿气，
于是这年头最流行的就是风湿病。
由于这种种反常，天时也不正了，
季节颠倒过来了：白发苍苍的寒霜
扑进了红颜的玫瑰花儿的怀抱；
年老的冬神，头上戴一顶冰冠，
却像是恶作剧，在那冰片上面，
放上了夏天的蓓蕾——芬芳的小花冠。

春天，夏天，丰收的秋天、咆哮的冬天，
都改换了素来的服装；惊惶的世界
看到那种景像，说不出如今究竟
到了什么季节。这一切灾祸，
都起因于你我的争吵，你我的冲突；
要寻根追源，少不得要找到我们。

奥 伯 朗　那你就该补救；那就得看你了。
蒂妲尼霞为什么要违拗她的奥伯朗？
我只不过问你讨一个小小的"替身"①
做我的侍僮。

蒂妲尼霞　请你死了心吧；
整个仙境也换不了我这个孩子；
他的母亲是崇拜我的一个信徒；
在那香烟缭绕的印度的黄昏，
她常常在我的身边，陪我闲谈，
跟随我，坐在海滨的黄沙滩上，
眺望海面上那些来往的商船；
我们一边笑，一边指着船上的帆，
被轻狂的春风作弄，怀了孕，
鼓起了肚子。于是她跟着帆船学，
踏着她那轻盈婀娜的步子——那时候
她的肚子里正怀着我这个小宝贝——
在陆岸上"飘荡"；为我在沙滩上采集

① 传说仙人常于晚上把人间秀丽的儿童偷去，留下愚蠢的妖童做"替身"。这里把偷换来的儿童称做"替身"(changeling)。

奇异的小贝壳，等她回到我身边，
就像满载财货的商船航行归来。
可惜她是凡人，生下这孩子，就死了；
为了他的母亲，我抚养了他，
也正为了她，我不能跟这孩子分手。

奥 伯 朗　你打算在这座森林里待多久？

蒂妲尼霞　也许要到希修斯举行过婚礼之后。
你能心平气和，跟我们一起跳环舞，
看我们在月光下游戏，就跟我们走；
要不，躲开我，我也不去你去的场所。

奥 伯 朗　把孩子交给我，我就和你一块儿走。

蒂妲尼霞　拿你的仙国来也不换。仙子们，快走！
眼看又要吵一架，假使再在这儿逗留。
〔率众仙子下

奥 伯 朗　好，走你的吧，你要走出这座森林，
先得为这一番无礼吃点儿苦头。
我的好蒲克，过来。你记不记得
有一回，我坐在海岬上，听见一阵阵
婉转的歌声，原来有一个美人鱼①
正坐在海豚背上唱歌，那美妙的嗓子
叫汹涌的怒海顿时平静下来；
有些星星，不顾一切，跳出了轨道，
来听她演唱的音乐。

蒲　　克　我记得。

---

① 美人鱼：传说美人鱼善于以婉转的歌声惑人。

奥 伯 朗 正在那时候，我望见——你却看不到，

在凄清的月亮和地球之间，飞来了

弯弓搭箭的丘比特；在西方宝座上

端坐着一位面貌清秀的童贞女①

，丘比特向她瞄准，猛地放出了一箭，

这爱情的利箭，原该刺透千万颗心；

不料只见小爱神的那支火箭

却熄灭在一汪清水般的月光中，

而那位至尊的童女安然无恙，

毫不动心，沉浸在纯洁的思念中。

当时我曾留意那金箭落在哪儿——

它落在西方的一朵小小花儿上，

乳白的花瓣，受了爱情的创伤，

变成了紫红。姑娘们管它叫"相思花"②。

那朵花去给我采来——我指给你看过。

谁睡熟了，把花汁滴在他的眼帘上，

无论是男是女，就会疯狂地爱上了

他醒来第一眼看见的生物。

给我去采那朵花儿——大鲸还不曾

游满十里路，你就得赶回来。

蒲 克 叫我给地球围上一圈腰带，

也只消四十分钟。

---

① 童贞女：许多编者认为暗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女王终身未嫁，故下文有"至尊的童女"之句。

② 相思花：即三色紫罗兰(pansy)。

〔下

奥 伯 朗　有了这花汁，

我要守着蒂妲尼霞，等她睡熟了，

就把那花汁滴在她的眼睛里。

她一醒来，一睁开眼，不管看见的是

狮子还是熊，狐狸、公牛，还是

“百有份”的猴子，还是一刻不闲的猿，

她都要用狂热的爱去没命追求。

我只消用另一种药草，就可以替她

解除眼睛里的魔力；不过先得

叫她把身边的侍童交出来。

可是，谁来啦？我是肉眼看不见的，

我且听听他们谈些什么。（隐去）

〔第米特律上，海伦娜跟随不舍〕

第米特律　我不爱你，所以你别老盯着我。

莱珊德和美人儿赫蜜雅在哪儿？——

我要跟这个拚命；那一个要了我的命。

你对我说，他们要逃进这座林子；

我追来了，在树林子里成了个疯子——

因为怎么找也找不到我的赫蜜雅。

走开些，去你的吧，不许再盯着我！

海 伦 娜　是你吸引我，硬心肠的吸铁石！只是

给你吸住的不是铁——是我的一颗心，

像钢一般纯。你别使出那一股吸引力；

我自有力量：站住脚，不跟你走。

第米特律　我引诱了你？我向你说过了好话？

我不是明明白白告诉过你：

我不爱你——我就是没法爱你？

海　伦　娜　正因为是这样，我加倍地爱你。

我，是你的一条狗，第米特律啊，

你只管打我，我对你还是摇尾乞怜；

算我是你的一条狗吧，踢我、打我，

不睬我、扔开我，都好，只求你容许我

这个没有光彩的人儿跟随着你。

只把我当做一条狗，在你的爱情里

我还能乞求一个更低下的地位吗？

然而对于我，那是个了不起的位置了。

第米特律　别只管逗我吧，叫我恨不得要咒你；

我一看见你，头就直发胀。

海　伦　娜　而我一不看见你，心里就直发慌。

第米特律　你太不顾女孩儿家的体面了。

这样跑出城外，把自己交托在

一个并不爱你的男人的手里；

也不顾黑夜里会闹出些什么事，

那荒僻冷落的场所，对于你的

最宝贵的贞操是多么危险。

海　伦　娜　你的品德给了我这样做的特权。

一看见你的脸，我就再看不见黑夜，

所以并不觉得我是在黑夜里。

这座林子也并不比闹市冷落，

因为在我眼里，你就是那花花世界；

那么怎能说，我是孤零零的一个儿？——

眼前有整个花花世界在望着我。

第米特律　看我不丢下了你，直冲进树丛里，

听凭你让野兽来拖去，还是来吃掉。

海　伦　娜　最凶猛的野兽也凶不过你这颗心。

你要逃就逃吧。古来的传说倒过来了。

阿波罗在前面逃，后面追赶着达芙妮①。

鸽子追逐大鹏鸟；好母鹿，连纵带跳，

把猛虎追捕；可是，白费劲儿！——

当软弱无能的在追赶，而雄壮的在飞逃。

第米特律　唠叨你的吧，我可不奉陪了。放我走！

要是你再钉着我，可别那么放心：

我不会在林子里做出对你不起的事。

海　伦　娜　别说了，在神庙中，在市镇上，在野外，

你早对不起我了。啐，第米特律！

你欺侮我，糟蹋了我们女性的名声。

我们不比男人，可以为爱情而斗争；

只好让人追求，不好去追求别人。

〔第米特律急下〕

我要跟着你，且把地狱当做天宫；

要死，就死在我所爱的人儿的手中。

〔追下

奥　伯　朗　（现身）

---

① 希腊罗马神话：达芙妮(Daphne)是河神的女儿，山林中的仙子，太阳神阿波罗(Apollo)爱上了她，没命追逐，她在前面奔逃，精疲力尽，眼看将要落到他手中，便向河神呼吁，顷刻化身为一株月桂树。（见奥维德：《变形记》第1卷）

再会吧，好姑娘。不等他离开这森林，

你要在前面奔，他为了爱，在后面跟。

〔蒲克上

你把花儿采来了吗？欢迎，小流浪汉。

浦　　克　可不，花儿就在这儿。

奥 伯 朗　请你给我。

我知道有一条河岸，茴香盛开，

有莲香花，还有紫罗兰迎风摇摆；

攀藤的金银花、野玫瑰阵阵透香，

还有麝香蔷薇，像盖起了篷帐。

花丛底下，蒂妲尼霞常当做她的闺房，

让清歌妙舞把她送入睡乡。

小花蛇在那里蜕下亮光光的外皮，

正好给小仙子当做漂亮的外衣。

在她的眼帘上我要洒几滴花浆，

让她的眼里显现可厌恶的幻像。

你也拿着些花浆，在树林里找寻

一个可爱的雅典姑娘，她一片柔情

碰上薄幸的情郎。就给他的眼帘

涂点花浆；可注意，要他一睁开眼，

看见的就是那位姑娘。你只消留心：

他穿着雅典装束，便不会错认。

用心办好这件差使，叫他回过头来，

爱慕姑娘，胜过姑娘对他的爱；

在第一遍鸡啼之前，就来见我。

蒲　　克　放心吧，主人，你的仆人不会弄错。

〔各下

第二景 森 林

〔仙后蒂妲尼霞率众仙子上

蒂妲尼霞 来吧，跳一圈环舞，唱一曲仙歌；
把一分钟分割为三：跳呀——唱呀——走散。
去几个仙子斩杀玫瑰花里的蛆虫，
去几个跟蝙蝠交战，猎取那皮翅膀，
好给我的小妖精添新衣；再去几个，
赶去那吵闹的猫头鹰，它夜夜啼叫，
看见我们的小精灵，奇怪得不得了。
现在，唱起歌儿来，催我入睡吧。
然后去办你们的公事。让我休息。
〔躺下

（众仙子开始唱歌）

一

伸着舌叉的小花蛇，
多刺的箭猪，都不许露面；
不许伤人，壁虎和水蛇，
你们别来到女王身边。
夜莺，快奏起音乐，
跟大家唱催眠曲，
睡啦，睡啦，安睡吧——
一切灾祸，
还有妖法，邪魔，
别来碰好娘娘，走开吧。
晚安啦，安睡吧，安睡吧。……

二

织网的蜘蛛，你不许来，

　走开些，长脚的“纺织娘”；

黑甲虫，这里不是你的所在，

　蚯蚓和蜗牛，不许莽撞。

夜莺，快奏起音乐，

跟大家唱催眠曲，

　睡啦，睡啦，安睡吧——

　一切灾祸，

　还有妖法，邪魔，

别来碰好娘娘，走开吧。

晚安啦，安睡吧，安睡吧。……

〔蒂妲尼霞入睡

仙　　子　散开吧！这会儿没事了。

留一个在枝头望哨就是了。

〔众仙子隐灭　奥伯朗出现

奥 伯 朗　（挤花汁滴在蒂妲尼霞眼帘上）

等你一醒，睁开眼来，

一看见什么就把什么爱，

为了他，叹气又憔悴。

　不管是雪狸、狗熊、山猫，

　一身硬毛的野猪，还是山豹。

　只要你醒来一眼看到，

它就是你的心肝宝贝。

等丑东西走近，你再醒来。

〔下　莱珊德扶赫蜜雅上

莱 珊 德　好心肝，在林子里乱闯，真把你累倒；
　说实话，我已迷了方向，认不得路。
我们歇歇吧，赫蜜雅，你认为可好？
　等东方发白，再放心踏上征途。

赫 蜜 雅　好吧，莱珊德。你另找个安睡的地方；
今夜，我且把这花坛当我的眠床。

〔坐下

莱 珊 德　让一块草皮当你我俩共睡的枕头。
一条心，一张床，一双两好，一辈子相守。

〔坐下

赫 蜜 雅　不行，好莱珊德。依我的，我的亲亲，
再躺得远一些，别挨得那么近。

莱 珊 德　嗳，宝贝儿，别误会我一片好意；
只有情人领会情话里的道理。
我是说：我的心、跟你的心，已连成一片，
那么说我俩是"一条心"，并不是胡言；
你好，我好，相守一辈子。一句话——
共同的盟誓叫我们再也不分家。
别赶我走，让我就睡在你的身边；
我只想陪陪你，可不敢，赫蜜雅，害害你。

赫 蜜 雅　莱珊德的一张嘴巴可真甜！
让我的态度和骄傲得不到好报应——
假如赫蜜雅以为莱珊德存着坏良心！
可是，好哥哥，为了爱情，为了礼节，
睡得远些吧——只要在别人的眼里，

认为未婚的男女，有品德，懂事理，
就该睡得那么远——隔这一段距离
也就可以。那么晚安吧，我的亲人，
愿你常爱我，永远永远不变心。

莱 珊 德　亚门，亚门①，——我应和着你的祷告，
我把心儿变了，生命的末日也就来到！
〔走开几步
这儿是我的床——祝你一夜睡得香！

赫 蜜 雅　一半祝福分给你——我和你有“福”共享！
（二人入睡）
〔蒲克上

蒲　　克　我已经走遍了整个树林，
找来找去，可找不到雅典人，
好把这花汁滴在他的眼上，
试一试那激发爱情的力量。
静悄悄的黑夜！这儿是谁？
穿着雅典人的装束——对！
正是他，我的主人这样讲，
冷淡了那雅典的姑娘。
她正躺在一旁，睡得好香，
也不顾地上的潮湿和肮脏。
这么个美人儿！可是她不敢
挨近那薄情郎的身畔。
〔把花汁滴在莱珊德的眼上

① 亚门(amen)：意为“心愿如此”，是基督教徒祈祷终了的结束词。

坏小子，看我不在你眼皮上，
把爱情的魔力全都使上；
等你醒来，爱情来得好凶，
再不许“睡眠”把眼皮合拢。
等你醒来，我早已走掉——
我要去报与奥伯朗知道。（下）。

〔第米特律上，海伦娜追上

海 伦 娜　停步吧——杀我也好，停步吧，好亲人。

第米特律　我叫你给我走开，不许这样缠住人。

海 伦 娜　哎哟，把我丢在黑暗里？快别这样！

第米特律　站住，别讨死！我走了，看你怎样！

〔下

海 伦 娜　唉，痴心追他，气都喘不过来！
千遍万遍的祷告求不到半点恩惠。
赫蜜雅到东到西都是福星照临，
因为天赐她一双迷人的眼睛。
她水汪汪的眼睛，该不是靠了珠泪——
要不，我的眼里含着更多的苦水。
不，不！我长得就跟狗熊那样丑；
连畜生也怕我，见了我就逃走。
那就难怪第米特律看见我就要逃，
像碰到了一个可怕的女妖。
可恨我的镜子一味把人哄骗，
竟让我去比赫蜜雅她那双媚眼！
可是，这儿有人？莱珊德！躺在地上！
死了？还是睡了？看不见血，也没有伤。

〔唤他

莱珊德，要是你活着，好少爷，醒一醒吧。

莱珊德 〔惊醒，一跃而起

为了可爱的你，赴汤蹈火我甘心。

冰肌玉肤的海伦娜！造物主显出本领，

让我看到你那跳动在胸膛里的心。

第米特律他在哪儿？一提起这个名字，

我真想叫这坏小子，吃我一刀子！

海伦娜 别说这种话，莱珊德；别存那样的心。

他爱上你的赫蜜雅，天，有什么要紧？

赫蜜雅爱的仍然是你，你也就该满意。

莱珊德 对赫蜜雅满意？不，我懊悔来不及！

过去我怎么老和她厮混在一起。

别提赫蜜雅吧，我爱的是海伦娜。

谁看见了白鸽，还死劲儿爱乌鸦？

男人的意志由他的理性所支配，

而理性告诉我：你比她更可爱。

万物成长，不到季节不会成熟；

我年青，直到这会儿，理性方始长足。

如今我的心灵一旦开了窍，

我的好恶就有理性做向导。

它把我领到你的眼前，让我看见，

原来你的眼里，写满爱情的诗篇！

海伦娜 为什么要叫我受这样一番挖苦？

我得罪过你？——你这样把人欺侮！

难道这还不苦，还不够苦，年青人——

我从来不曾——不，该说永远也不能
得到第米特律一瞥爱怜的眼光。
落到这一步，你还要把我取笑、中伤？
凭良心，你侮辱了我——太不应该！
用这样轻薄的话，来向我献媚！
就此再会吧。我只能向你承认，
我一向把你当作仁厚的好人。
唉！一个女人家，给一个男人拒绝，
却还得遭受另一个男人的污蔑。

〔掩脸下

莱 珊 德　她没看见赫蜜雅。睡吧，躺在那面，
赫蜜雅，你不用走近莱珊德的身边！
就像有人吃多了甜腻腻的东西，
胃口倒了，看见甜食就讨厌；
抛弃了邪教的人，心里最最痛恨
曾经叫他深信不疑的经文。
一句话，你就是那甜食，那异教邪说；
让人人都恨你，而我恨得最激烈！
让我拿出我浑身的力量和爱情，
都献给海伦娜，做她忠心的仆人。

〔追下

赫 蜜 雅　（在黑暗中醒来）
救救我，莱珊德，快来救救我！
有一条大蟒蛇正盘在我的心窝！
哎哟，老天可怜！好可怕的恶梦！
莱珊德，你看，我的心，跳得好凶。

我觉得，我的心儿，有条蛇在咬，

而你，却冷眼相看，坐在一边发笑。

莱珊德！怎么！换了地方？莱珊德，好人！

〔倾听

怎么！听不见？走了？没人答应，没声音？

〔一边摸索，一边呼喊

苦呀！你在哪儿？快说，如果你听到；

快回答，为了爱情！我吓得快要昏倒。

还是没回音？我懂了，你不在附近。

不是马上找到你，就是我今夜送了命。

〔彷徨下

第 三 幕

第一景 森 林 中

〔蒂妲尼霞睡熟在花丛中，昆斯，线团儿，合缝儿，笛管儿，喷嘴儿，瘦鬼儿同上

线 团 儿 咱们全都到齐了吗？

昆　　斯 对了，对了；在这儿排练，真是再对劲没有的地方。这块草坪正好当咱们的舞台；这儿一丛山楂树，就算咱们的后台。咱们一边儿念台词，一边儿练身段，完全跟明儿晚上在大公面前做戏一个样儿。

线 团 儿 彼得·昆斯！

昆　　斯 你怎么说，好人儿线团儿？

线 团 儿 在这出《皮拉摩和瑟丝贝》的喜剧里，有几个地方怎么也不会让人看了乐意。第一，皮拉摩必须抽出一把刀子来自杀，这个，太太小姐可受不了，你说呢？

喷 嘴 儿 我的圣母娘娘，这可不是跟你闹着玩的事哪。

瘦 鬼 儿 我说，咱们干脆删掉那动刀子的一场戏就算了。

线 团 儿 完全用不到。我有一个主意在这里，可以两面顾到。给我编一段儿开场白，在开场白里，无非这么说：咱们这把刀子是不伤人的，说穿了，皮拉摩也并没送命；为了一千个放心

起见，对她们声明，我，皮拉摩，并不是皮拉摩，其实是织工线团儿。这么一交代，她们就不用再害怕了。

昆　　斯　好，咱们就来这么一段开场白，还要用八字句夹六字句写。

线 团 儿　不，再凑两个字，通篇儿八字句到底吧。

喷 嘴 儿　太太小姐们见了狮子可不要害怕起来吗？

瘦 鬼 儿　怕就怕这个，我跟你说了吧。

线 团 儿　师傅们，你们倒给我想想：把一头狮子——上帝保佑吧！——带到太太小姐们的队伍里来，是挺可怕的事儿了。再没有比你那活狮子更可怕的野鸡了。咱们可不能当作玩儿看啊。

喷 嘴 儿　那么说，就得另外来一段开场白，交代他不是个狮子。

线 团 儿　不用；你可得报出他的名字，让他的半个脸蛋儿露出在狮子的脖子外边，让他给自个儿作交代，这么说——总之是不伦不类①的这一番话——"太太小姐们，"或者是："好小姐好太太——我希望你们"——或者"我请求你们，"——或者"我恳求各位——别害怕吧，别打哆嗦吧。我的生命是属于你们的！要是你们看见我，还道当真闯来了一头狮子，那么我这一辈子都要难过死啦。不！我才不是这种坏东西。我是一个人——跟别人一样是人。"交代到这里，就让他给自己报个名字，跟她们说个明明白白：他就是细木工匠合缝儿。

昆　　斯　好吧，就这么办。可是还有两桩伤脑筋的事儿呢，那就是：怎么把月亮搬进大厅堂里来——你们知道，皮拉摩跟瑟丝

① 应为"诸如此类"。

贝，他们俩是在月亮光底下会面的呀。

喷 嘴 儿　咱们演戏的那天晚上，有月亮吗？

线 团 儿　拿历本来，拿历本来！查一查历书，看有没有月亮，看有没有月亮①！

昆　　斯　对，那天晚上有月亮。

线 团 儿　行，那你只消把大厅的窗子打开一扇，我们在厅堂上演戏，月亮就会打窗子里照进来。

昆　　斯　也好；要不然，就得有个人，一手拿着一把柴枝，一手拿着一盏灯笼，上得场来，表明他是冒充，或是代替月亮女神的。接着，还有一件事儿：我们还得在大厅堂里竖起一堵墙，因为照故事上说，皮拉摩和瑟丝贝，是凑在一个墙缝儿上说话的。

喷 嘴 儿　你无论如何不能把一堵墙搬进大厅堂里来呀。你怎么说，线团儿？

线 团 儿　不管是哪个，总得有一个扮做"墙头"；在他身上要涂一些石灰，或是什么粘土，或是什么灰泥，表示他是一堵墙头；让他把手伸出来，把手指这样张开，皮拉摩和瑟丝贝两个就可以在手指缝里吱吱喳喳谈他们的话了。

昆　　斯　要是这顶事的话，那么一切都没事儿了。来吧，都坐下来，每一个他妈妈的儿子，大家对对台词吧。皮拉摩，你开头。等你念完了你那一段之后，就钻进那树丛里去，其余的人按照"接口"，② 一个个跟上去。

---

① 《新莎士比亚版》在这里加舞台指示："昆斯从袋子里掏出历书，翻查。"

② 接口(cue)：戏剧用语。前一个演员的最后一句台词，便是后一个演员的"接口"，他从这里开始接话，使对白上下衔接。

〔蒲克上

蒲　　克　是哪些泥土气的粗汉在吵吵嚷嚷，

还偏偏就在仙后安息的地方？

怎么！要演一出戏；我来做个看客吧。

看到好插手，说不定还要客串一番呢。

〔退至一旁

昆　　斯　念吧，皮拉摩。瑟丝贝，该你出场了。

线 团 儿　瑟丝贝，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昆　　斯　插在头发上！插在头发上！

线 团 儿　一朵鲜花插在妹妹头发上，

好妹妹的气息比花还要香。

且慢，什么声音！你在此地等一等，

待情哥儿且去看看就来临。

〔下

蒲　　克　——来了皮拉摩，一个大妖精！

〔随下

笛 管 儿　现在该我念了吧？

昆　　斯　对，可不，该你念了。你心里要有数，他只是听到什么声响，走去瞧瞧，一会儿就要回来。

笛 管 儿　千中挑一情哥儿，远看像腊梅，

近看好比那玫瑰枝头开；

妙龄刚青春，越看越可爱，

好马走千里，志诚爱小妹。

我和你，城外的坟头来开会——

昆　　斯　“来相会”，伙计！嗳，这句台词儿你还得放到后面去，等你回答皮拉摩的时候再念。你把你的台词儿连头带尾一下子

都搬出来啦。皮拉摩，上场吧，你的“接口”已经念过了，念到“爱小妹”就该你上场了。

笛 管 儿　噢！——

好马走千里，志诚爱小妹。

〔线团儿套驴头自树丛后上。蒲克尾随

线 团 儿　妹妹把我夸，我更把妹妹爱。

昆　　斯　哎哟，不好了！噢，见鬼了！妖怪出现啦！快求求老天爷吧，师傅们！逃吧，师傅们！——救命呀！

〔众人奔下

蒲　　克　我跟你们走，我带你们走，

沼地上经过，树丛里穿过。

一会儿我变马，一会儿我变狗，

又变野猪又变熊，再变一团火；

到东到西，只听见马叫、狗咬，

猪在哼、熊在吼、火焰在烧。

〔追下

线 团 儿　他们干吗要逃跑啊？一定是存心要捉弄我，好叫我吓一跳。

〔喷嘴儿偷偷上①

喷 嘴 儿　哎哟，线团儿——你变啦！——你叫我看见了什么呀？

线 团 儿　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你两个肩上长了一个驴头，是不是？（喷嘴儿逃下）

〔昆斯偷偷上

昆　　斯　老天保佑你吧，线团儿！保佑你吧！你换了一个样儿啦！

① 《新莎士比亚版》的舞台指示作“喷嘴儿从树丛后面探头张望。”

〔转身逃下

线 团 儿　我看穿他们搞的鬼把戏。想要叫我做一头蠢驴，想要吓唬我——假使他们做得到的话。可是我偏不离开这儿，瞧他们把我怎么办。我要在这儿走来又走去，我要唱个歌儿，让他们听听，我才不怕呢。

（唱）

秧鸡秧鸡，黑黑身体，

　一张嘴巴，又黄又尖，

画眉唱歌，不高不低，

　鹪鹩歌唱，又颤又尖。

蒂妲尼霞　〔醒来，起身

是哪一位天使把我从花床上唱醒？

线 团 儿　（唱）

山雀、麻雀、百灵鸟，

　灰溜溜杜鹃唱老调——

咕咕咕，人人都听到，

　答应一声就糟糕①！

可不是，谁耐烦跟这么一只笨鸟犯口舌呢？咕咕咕，笨鸟嘴里出不了聪明话，还跟它计较什么呢。

蒂妲尼霞　〔轻步近前

我求你，可爱的凡人，唱下去吧，

你的歌声打动了我的心弦；

① 杜鹃的鸣声“咕咕”(cuckoo)，英国人听来和“戴绿帽子”(cuckold)的声音近似，所以感到忌讳。

你的容貌牵引着我的视线；

我一眼看到你，俊俏的模样儿，

就迷住了，只想说，只想发誓：我爱你！

线团儿　依我说，娘娘，您这番话可算不得太有头脑。可是说真情实话，这年头儿“有头脑”跟“谈爱情”难得碰到一块儿。可惜又可惜的是，没有哪位好邻居肯来给他们拉拢，交个朋友。可不，我有时候还会说句笑话儿呢。

蒂妲尼霞　你不止漂亮，原来还这样聪明啊。

线团儿　不见得，没有的事。我要是够聪明的话，我就能跑出这片森林，帮自己这一回忙了。

蒂妲尼霞　跑出这一片森林？那怎么可以！

给我留在此地，不管你愿不愿意。

要知道我不是平常的天仙，

在我的手里掌管着这个夏天。

我爱的是你。所以，请你跟我走。

我吩咐一群仙子在你身边伺候；

他们会给你从海底捞起珍宝，

为你歌唱，当你在花床上睡觉。

我还要给你洗涤凡人身上的粗俗，

好叫你像仙子一般在空中飘浮。

“豆花”！“蛛网”！“飞蛾”！“芥子”！

〔四精灵上

豆花　来啦。

蛛网　还有我。

飞蛾　还有我。

芥子　还有我。

四 精 灵　有何吩咐？

蒂妲尼霞　你们可得尽心款待这位大哥；

绕着他的身边，一起跳舞唱歌。

用杏子喂他，给他端上浆果，

还有紫葡萄，桑葚，青青的无花果。

到野蜂的窝里盗来芬芳的蜜饯；

括下蜂腿上的蜜蜡当蜡炬燃点；

向流萤的小小灯笼借一个火，

好照着我的情郎安睡与起坐。

从蝴蝶儿身上摘下花花的翅膀，

为他合拢的眼皮，拂去那月光。

向他点点头，精灵们，给他行个礼。

豆　　花　您好，凡人！

蛛　　网　您好！

飞　　蛾　您好！

芥　　子　您好！

线 团 儿　不瞒诸位，还得请各位多多包涵些才好。请教您的尊姓大名。

蛛　　网　“蛛网”。

线 团 儿　好“蛛网”大哥，希望今后咱们多来往来往。要是我割破了指头儿，我可要来打扰你呢。① 您的大名呢，好大爷？

豆　　花　“豆花”。

线 团 儿　令堂“豆荚”师娘、令尊“豆壳”师傅跟前一定得请您多多

① 当时以为蛛网可以止血。

问好。好“豆花”大哥，希望今后咱们也要多来往来往。请教您尊姓大名，大哥？

芥　　子　“芥子”。

线 团 儿　好“芥子”大哥，我早知道您抱着一肚子的委曲——都是为了那像山一座似的菜公牛，仗势欺人、蛮不讲理，把府上好端端一家人也不知吞下了多少。不瞒您说，您那些堂兄表弟刚才还害得我热辣辣地掉下几滴眼泪呢。希望今后咱们多来往来往，好“芥子”大哥。

蒂妲尼霞　来，侍候他；把他送进我的绣房。

　月亮姐姐，我看她眼里挂着珠泪；

她哭了，朵朵小花陪着她眼泪汪汪，

　这样伤心：为了失去童贞的姊妹。

　别让情哥开口，把他轻轻抬过来。

〔同下

第二景　森　林　中

〔奥伯朗上

奥 伯 朗　不知道这会儿蒂妲尼霞醒来没有；

也不知她一醒来看见的会是谁——

她看见谁，就要把他没命地爱。

我派去的人来啦。

〔蒲克上

怎么了，疯狂的精灵！

在这座仙林里可有什么新鲜事？

蒲　　克　谁想娘娘爱上一头毛驴子。

正当她做着美梦，睡得好香；

就在她隐蔽、洁净的闺房的近旁，
闯来了一伙儿粗手笨脚的傻子——
都是雅典的工匠，凭手艺换饭吃，
一起来到那儿，把戏文排练，
好在那天庆祝希修斯的结婚大典。
在那群蠢货里有一个最蠢的蠢货，
在他们那出戏文里扮了一个情哥。
他退下场来，走到树丛的背后，
我趁他不防——这机会最好没有，
给他的头上套上了一个驴脑袋；
一会儿，他就得去回答他的情妹妹。
我那活宝贝上场了，大家还没看清，
就像雁鹅只见猎人在偷偷走近，
又好比一群乌鸦，聚在一起，
听见砰的枪声，向四面八方飞起，
乱叫乱扑，掠过天空；正是这光景，
一看见他，他的伙伴拔腿就逃，就奔，
在绊脚的地方，一个接一个滚倒——
有的喊快来救命，有的把爹娘乱叫，
他们本来糊涂，这一吓，更没了命，
连无知的草木也要把他们欺凌。
那枝杈、荆棘抓住了亡命者的衣服，
叫他们丢了帽、丢了鞋，什么都不顾；
我赶，他们逃；一路上，把胆都吓破；
单留下那情哥哥，变成了怪物一个。
就在那个当儿——且把话说下去——

仙后醒来了，一下子爱上了这头驴。

奥伯朗　会有这样的事，比我想的还要妙。

我还吩咐过你，去把雅典人找，

在他的眼皮上涂上了爱情的仙浆。

蒲　克　我趁他睡着了，也把事儿办妥当。

那个雅典姑娘就睡在他身边，

因此，他一醒，准会让他看见。

〔赫蜜雅上，第米特律随上

奥伯朗　站过来些，正是这个雅典人。

蒲　克　正是这个女人，可不是那个男人。

〔二人隐身

第米特律　噢！这样爱你的人，你却这样痛骂，

把恶毒的话，去送给你的恶冤家吧。

赫蜜雅　我这会儿骂你，那还算对你客气；

只怕把你诅咒一番，我也有理。

要是你趁莱珊德睡熟了，把他杀死了，

双手沾满鲜血，那你也不用顾忌了——

把我也杀了吧。

太阳离不开白天，他少不了赫蜜雅；

赫蜜雅睡熟了，莱珊德怎会把她抛下，

一走就走啦？你还不如叫我相信：

地球会张开口，月亮会穿过地心，

从对面钻出来，跟那边的白天捣乱。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已经看穿，

你暗中杀了他，做了杀人的凶犯——

只有凶手的脸，才这样可怕、阴惨。

第米特律　被凶杀的脸上阴惨惨，我就这样；

我的心给刺碎了——都为你这狠心肠。

凶手就是你，瞧你的眼睛却这样晶莹，

就像那在天边闪闪烁烁的金星。

赫 蜜 雅　这对我的莱珊德有什么关系？他在哪里？

好第米特律啊，快把他交还我手里！

第米特律　我宁可把他的尸体丢给一条狗。

赫 蜜 雅　滚开些，恶狗！你逼得我骂出口，

再不顾姑娘说话该轻柔。你已经

把他杀了？从此你别把自己算作人！

这一回，说句真话吧，算给我个情面——

在他醒着的当儿，你敢多看他一眼？

趁他睡着的当儿，你就把他杀死？

多勇敢，跟一条毒蛇不分彼此！

毒蛇虽然比你多生了一条舌头，

可是它决不敢来把你咬一口。

第米特律　你发这一阵脾气，真把人错怪，

我并没下毒手，把莱珊德谋害；

他并没死，这句话我能跟你说。

赫 蜜 雅　那么，求求你，快对我讲明：他活着。

第米特律　我这么讲明了，你给我些什么方便？

赫 蜜 雅　给你方便：从此不许出现在我面前！

我最不要看你这张脸，我这就走了；

别来找我——不管他活着还是没救了。

〔下

第米特律　她脾气发得好凶，跟她走也没用。

我暂且留下，耽搁在这儿树林中。
苦苦的相思像越压越重的石块，
破产的睡眠，欠下相思一大笔债；
眼前它要把旧帐稍为清理清理，
我也乐得在这儿休息休息。

〔在树边躺下，入睡

奥 伯 朗　我看你干的事！真是大错特错，
把仙液涂上了有情人的眼窝。
你把差使办糟了，结果将会证明：
有情的变做无情，薄情的仍旧薄情。

蒲　　克　那是命运的支配，一个人保持忠心，
千万人变了心，毁了盟誓数不清。

奥 伯 朗　走遍这一座林子！比风还要快，
去把雅典的姑娘海伦娜给找来。
可怜她，为着失恋，失却了容色，
一声声叹息，耗尽了她宝贵的鲜血。①
你用幻像去把她引诱到此地；
我就趁机把仙水涂上他的眼皮。

蒲　　克　我去，我去，我说去就去像阵风；
赛过那飞箭离开鞑靼人的弓！

〔下

奥 伯 朗　这里有紫色的花朵，爱神的金箭曾经射过；

〔以花拭第米特律的眼

① 当时常有这样的说法：叹一声气耗一滴血。参阅《亨利第六》(中)："消耗鲜血的叹息。"(Ⅲ. ii, 61)

花液滴进他的眼星！
当他看见他的情人，
让她顿时容光焕发，
像女神从星座里降下。
等你醒来，她在你身边，
跪下去求她宽恕你。

〔蒲克上

蒲　　克　向神仙的首领报告，
海伦娜已快来到。
那个被我弄错的青年，
正在苦苦乞求爱怜。
可要瞧瞧他们的把戏？
世上的人真傻得可以！

奥 伯 朗　站过来些。他们的声音
会把第米特律吵醒。

蒲　　克　那时候两男同爱一女，
那玩意儿好不有趣！
事情越是来得荒谬，
我越看越有劲头。（隐去）

〔海伦娜上。莱珊德随上

莱 珊 德　你怎么能说，我向你求爱，是把你取笑？
取笑，讥嘲，从来不叫人掉泪；
瞧，我赌咒，我就哭了；一眼知道，
这样起的誓，决没有半点虚伪。
分明是真心诚意，证据确凿，
你怎么会当做嘲弄，偏不肯信我？

海 伦 娜　你的手段倒是越来越高明，

　　用“真心”杀死真心，多卑鄙的“崇高”！

去向赫蜜雅发誓吧，你把她忘个干净？

　　拿誓言和誓言比较，马上就分晓；

你向她赌咒，向我起誓，两面的话，

两边秤一秤：同样轻浮，不分高下！

莱 珊 德　当初向她赌咒，我眼睛还没睁开。

海 伦 娜　照我看，你还是这样——现在把她扔开。

莱 珊 德　第米特律爱的是她；对你，可并不爱。

〔海伦娜转身，走向树边，撞在第米特律身上

第米特律　（醒来）

啊，海伦娜！女神！——仙子！——美极了！——

神圣！

我的心肝，叫我用什么来比你的眼睛？

水晶还嫌肮脏。啊，这红透的樱桃，

你两片嘴唇，多么甜蜜，把人逗挑。

东风吹过那高高的陶靳斯山头①，

山头的积雪像白银世界；你举起素手，

白银就变成乌鸦。啊，给我一个吻！

你是洁白的女王，幸福的像征！

海 伦 娜　可恶哪！该死！你们都是存心

来捉弄我，有意要寻我的开心；

你们两个，要是有教养、懂礼貌，

那就不会把人这样挖苦取笑。

① 陶勒斯山（Taurua）：小亚细亚南部的高山。

我早知道你们恨我，那就恨好了，
干吗要一起串通了，把我讥嘲？
你们都是男子汉——看样子也真是，
那就不该这样欺侮有身分的女子；
又发誓、又赌咒，把我捧得比天还高，
而心里却在恨我——这我敢担保。
你们俩本是情敌，都爱着赫蜜雅；
现在又成了对手，来戏弄海伦娜。
真是大丈夫的行为，干得好不漂亮！
冷讥热嘲，定要叫可怜的姑娘，
把泪珠掉下！一个人，有点儿德性，
决不会穷凶极恶，把闺女欺凌，
逼得她走投无路，为了寻点儿开心。

莱 珊 德　你太狠心了，第米特律！别这样，好好的；
你爱赫蜜雅，这你是知道我知道的；
我这儿是卖个交情，全心全意，
把赫蜜雅让给你；她的爱情，我放弃。
你也得把海伦娜的柔情转让给我；
我爱的是她，直到熄灭了生命之火。

海 伦 娜　专爱嚼舌根的人，废话也没那么多。

第米特律　莱珊德，留下你的赫蜜雅，我才不要。
就算我爱过她，这爱情早抛向九霄，
我把我的心献给她，只是逢场作戏，
海伦娜的怀抱才是我归宿的圣地。

莱 珊 德　海伦娜，别信他，他的话全是虚假。

第米特律　说话当心些，可要付出重大的代价；

你不懂得我的真情，不许来胡乱插嘴。

瞧！你的情人来了——来了你那宝贝。

〔赫蜜雅上①

赫 蜜 雅　黑夜剥夺了一双眼睛的功能，

耳朵却因之变得格外灵敏。

它虽然蒙蔽了人们的眼光，

却给予那听觉加倍的补偿。

莱珊德，不是我用眼睛把你找到，

可是为什么你这样狠心，撇下我不顾？

莱 珊 德　为什么要守着？爱情指点我另一条路。

赫 蜜 雅　难道爱情能把莱珊德从我身边拉走？

莱 珊 德　莱珊德的爱情可不许他停留。

美丽的海伦娜叫黑夜放出光明，

胜过天上那许多闪烁的星星。

你干吗要来找我？难道你还不明瞭：

我恨你，才从你的身边跑掉？

赫 蜜 雅　这不是你心里的话；不会有这样的事。

海 伦 娜　你听！她也是这伙人里的一分子。

我这才明白原来这三个一起串通，

布置了一场骗局好把我捉弄。

赫蜜雅，你太欺人！无情无义的丫头！

你可是跟他们一起想出这坏主意，

摆下了圈套，存心叫我出丑？

我们俩从小交换了多少知心话，

① 《新莎士比亚版》加舞台指示："赫蜜雅发现莱珊德，向他奔去"。

结拜成姊妹的盟誓，同出同游，
不觉得半天过去了，却埋怨时光，
催促我们分手——难道这些全忘了吗？
做同学时的友谊，孩子时代的天真？
我们两个，赫蜜雅，像精巧的手艺神，
一起用针线合绣出一朵好花，
合描一个花样，合坐着一个软垫，
异口同音，合唱着一支歌儿，
仿佛我们的手、身子、声音、思想，
连结在一起。我们就这样一起长大，
好比一条树枝上结着一双樱桃，
看似两个，这两个可不能分家。
好像两朵鲜花开在一个枝头；
外表上两个个体，却连着一条心；
就像两个名门互通婚姻，
男家和女家的徽章合而为一。①。
难道从前的交情你就一笔勾销，
跟男人们一伙来欺侮你可怜的朋友？
这不是朋友的行为，哪像少女的样子！——
我，和我们女性，全都要责骂你——
尽管受气受侮辱的，只是我。

赫 蜜 雅　你这番气呼呼的话叫我莫名其妙。
我并没有讥笑你；你倒像在把我讥笑。

---

① 英国封建贵族各有盾形族徽；贵族间相互通婚，经过特准后，可以把两家族徽合而为一

海 伦 娜　难道你没有支使莱珊德缠住我，

假意儿赞美我的眼、我的脸？

还派你另外一个情人，第米特律，

他不多一会儿还一脚把我踢开了

来叫我“女神”“仙子”什么珠容玉貌，

超尘绝俗？为什么他会说这些话

对着他所讨厌的姑娘？为什么莱珊德——

他心里充满了对你的爱，却丢开你，

把他的热情——可真妙啊！——奉献给我？

这不是你布置好，你同意了的吗？

我不比你，那样走运，那样得宠，

让“爱情”把你捧在手里；我是个苦命人——

她爱、人不爱；那可也碍不着你呀！

照说，你总得可怜我，不该取笑我呀。

赫 蜜 雅　你这番话，我不懂是什么意思。

海 伦 娜　对，好哇！只管一本正经地扮下去吧；

等我一转身，就冲我扮鬼脸吧；

大家挤眉弄眼，别错过一场好戏①。

这个玩笑，开得真好，该记进历史书里。

要是你还有些情面，还存一点怜悯。

你就不会把我当做这样的笑柄。

可是，再见吧；这也是我咎由自取；

好在死亡，或是修道，就会给我解脱。

---

① 海伦娜说到“大家挤眉弄眼，别错过一场好戏”时，不禁发出一声呜咽。（《新莎士比亚版》）

莱 珊 德　别走，好海伦娜！听我一句话：

　　我的爱，我的生命、灵魂——好海伦娜！

海 伦 娜　噢，妙啊！

赫 蜜 雅　亲爱的，别这么嘲弄她。

第米特律　她恳求不行，我强迫他闭嘴，准行。

莱 珊 德　你管你“强迫”，就等于她管她恳求；

　　你说话吓人，可不比她软弱的祷告强。

　　海伦娜，我爱你，拿生命起誓，我爱你！

　　凭着我愿意为您牺牲的一切起誓，

　　谁说我不爱你，别怪我当面戳穿他①。

第米特律　我说：是我爱你；他谈得上什么爱！

莱 珊 德　你当真说这句话？拔出剑来证明吧。

第米特律　快，跟我走！

赫 蜜 雅　〔拉住他〕莱珊德，究竟闹些什么呀？

赫 蜜 雅　走开些，你这黑炭！

第米特律　别来这一套，老兄！

　　看来你想溜呢；装腔吧，倒像要跟我走，

　　可就是不动脚步。你这样听话吗？走吧！

莱 珊 德　〔向赫蜜雅

　　别拖住人，野猫，你这牛蒡！② 贱货，放手！

　　要不，我就摔掉你，像摔下一条蛇。

赫 蜜 雅　为什么你忽然这样粗暴？为什么变了，

---

① 指决斗而言。欧洲中世纪骑士好斗成风，常凭决斗仲裁是非曲直。

② 牛蒡子(burr)有芒刺，攀附在人身上，很难去掉。

好哥哥？

莱 珊 德　哥哥！滚吧，黑蛮子，滚吧！

滚吧！看见你就恶心，就难受！走远些吧！

赫 蜜 雅　你不是开玩笑？

海 伦 娜　对啦！你就在开玩笑。

莱 珊 德　第米特律，我跟你说了的话是算数的。

第米特律　但愿你说话算数，我看人家可舍不得

跟你算数呢①。我才不信你的话。

莱 珊 德　怎么！你要我伤害她，打她，杀死她吗？

尽管我恨她，我还不愿对她下毒手。

赫 蜜 雅　怎么！你的“憎恨”还能下更大的毒手吗？

恨我！为什么？天哪，什么事呀，好哥哥？

难道我不是赫蜜雅了？你不是莱珊德吗？

我现在跟我方才长得一样美啊。

今夜你还爱我；就在今夜，你扔了我。

你就这样扔了我——唉，老天可怜见吧！——

你这是当真不假吗？

莱 珊 德　对，凭我的生命！

而且再也不想看见你这张脸。

你还是死了心、断了念，别存指望吧；

放明白些，再没比这更确实的了——

不开玩笑：我恨的是你，爱的是海伦娜。

赫 蜜 雅　〔向海伦娜

---

① 这时候赫蜜雅的手臂仍然勾住莱珊德不放。（《亚登版》）

天哪！你这骗子，你这花心里的毛毛虫！

你这爱情的小偷！怎么，趁着黑夜，

把情哥的心儿偷了走？

海伦娜　这一手真妙啊！

你懂不懂“自尊自重”，识不识“害臊”，

有没有姑娘的“廉耻”？怎么，你非要

逼得我没有好言好语，破口大骂吗？

呸，你这个装蒜的，你这个小木偶，你！

赫蜜雅　小木偶！这一着我明白了，原来如此！

我这才看透了：她是拿她的身材

来和我作比较；她只管夸她生得长，

还有她那个子，她的长挑个子，

她有多高大——可不，就此讨得她欢心。

你让他把你捧得那么高又高，

是不是因为我生得那么矮、那么小？

我矮到什么地步？你这花杆儿，快说！

我矮到什么地步？可还不至于矮到

我十个手指甲够不上你的眼珠儿！

海伦娜　求你们，两位大爷；你们把我嘲弄，

可别眼看她来伤害我。我一点也不泼辣；

我根本没有吵嘴撒野的本领；

我是个安分的姑娘；我最胆小怕事。

别让她打我呀。也许你们还以为

我打得过她，因为她比我长得

矮小一点儿——

赫蜜雅　矮小一点儿！听，又来啦！

海 伦 娜　好赫蜜雅，不要这样跟我过不去。

我一向总是对你很好的，赫蜜雅，

总是跟你有说有商量，从没得罪你；

——只除了一件事，因为我爱第米特律，

就告诉他：你们私奔到这林子里来。

他就去追你；为了爱，我又去追他；

却一路上讨他的骂，还口口声声说，

要打我踢我——不，甚至要杀死我。

现在，你放过我，让我悄悄地走吧——

我做了个蠢货，就此回雅典去，

再也不会跟着你们了。放我走吧。

你看，我有多么傻、多么愚蠢。

赫 蜜 雅　咦，快给我走吧！谁又拦住你了？

海 伦 娜　是一颗痴心，我转身把它扔在这里了。

赫 蜜 雅　怎么，扔给莱珊德？

海 伦 娜　给第米特律。

莱 珊 德　别害怕，决不许她碰一碰你，海伦娜。

第米特律　不，大爷，不容许她放肆，尽管你帮她。

海 伦 娜　噢！她一发起脾气来，又凶又厉害！

她在学校的时候，就是“雌老虎”，

别看她是个小个儿，她可凶猛哪。

赫 蜜 雅　又是“小个儿”？她嘴里不是“小”便是“矮”！

〔向莱珊德

你为什么听她这样取笑我呀？

让我跟她拚去。

莱 珊 德　你走开些，你这矮个儿，

你这小不点儿，三年不长半寸的东西！

你这一“粒”珠子、橡子！

第米特律　你对于她

实在太殷勤了，她就讨厌你的讨好。

别管她的事。不许你再提到“海伦娜”；

不许你来帮她的忙，如果你胆敢

对她表示那么一丁点儿爱情，

就叫你看颜色。（拔剑）

莱 珊 德　（拔剑）现在她不缠住我了。

现在，有胆量的跟我走吧，决一个雌雄，

看海伦娜到底该属于谁：你还是我。

第米特律　跟你走！不，并排走！胳膊碰着肩膀。

〔二人同下

赫 蜜 雅　你，大小姐，这一切都是你这祸根。

不，别往后退哪。

海 伦 娜　我不放心你，我，

不愿再跟你这凶女人做伴搭伙。

打起架来，你的出手比我快，

拔脚就跑，我的步子比你跨得开。

〔逃下

赫 蜜 雅　我弄迷糊了，不知该怎么说才对。

〔凄惶下

奥 伯 朗　（从树林里出现）

这都是你粗心大意——你老是弄错了；

要不，那就是你存心恶作剧。

蒲　　克　相信我，黑夜之王，我搞错了。

你不是嘱咐我，我只消认清楚
那个穿着一身雅典服装的男人？
　那么这回事你就怪不得我；
　我把花汁涂在雅典人的眼窝；
　事情闹得这个地步，我只有高兴，
　他们的争吵叫人看得好不起劲！

奥伯朗　你瞧，这两个情人在找地方拚命；
赶快，罗宾，快把夜幕绷得紧紧。
升起迷雾，像阴间的黑河那样浓，
顿时遮没了那满天星斗的太空。
再叫这两个暴跳如雷的情敌
迷了路，你碰不到我、我找不到你。
一会儿你学着莱珊德的腔调和声音，
用刻薄的话叫第米特律冒起了火星；
一会儿又装得像第米特律在骂人——
就这样，叫两个人各自东走西奔，
直到死一般的睡眠拖着铅一般的腿，
张着蝙蝠般的翅膀扑向他们的双眉。
那时候你就凑着莱珊德的眼皮，
挤这根仙草——挤下的浆液十分神奇：
能把先前的错误一笔勾尽，
叫他的眼里又恢复当初的光景。
等到他们一觉醒来，这一出趣剧
就成了一场春梦，无根无据；
这两对情人将要回到雅典城中，
订下的誓约将信守到生命告终。

我这里打发你去办这一件公事，
回头我就找女王，讨那个印度孩子；
于是替她解除眼睛里的魔法，
让怪物显出原形，风波也就平下。

蒲　　克　仙王，这件事要办就得赶紧；
"黑夜"已驾着飞龙，冲破了乌云，①
从天边已经升起灿烂的启明星；
这星光来临，到处游荡的阴魂，
便成群结队，回到坟地；可怜那冤鬼：
葬身在水底，或者十字路下埋，
早已钻进那蛆虫爬行的洞穴——
但怕白天将暴露他们的丑恶，
他们从金黄的光芒前慌忙逃跑，
只能永远在阴森的黑夜逍遥。②

奥 伯 朗　我们是神仙，鬼魂哪能相比。
我总是跟黎明女神一起游戏；
倒像一个樵夫，逗留在森林中，
直到东方的天空烧得火一般红，
万道金光照耀着碧波万顷，
叫汪洋大海变成了万点黄金。
可是，尽管这样，赶紧些，说做就做；
趁天亮之前，就把这事办妥。

---

① 传说飞龙拖着黑夜之神的车子飞过天堂。

② 根据基督教教规和教义，自杀的人尸体葬在十字路口；淹死的人，未曾举行临终的宗教仪式，被罚灵魂到处飘荡一百年。（史蒂芬）

〔隐灭

蒲　　克　　奔去又奔来，奔去又奔来，

我引着他们奔去又奔来。

人人都怕我，城里到城外；

小妖精，领他们奔去又奔来。

这儿来了一个。

〔莱珊德在大雾中摸索上

莱 珊 德　（呼唤）

你在哪儿，骄傲的第米特律？快说句话！

蒲　　克　（学第米特律的声腔）

在这儿，奴才！拔剑准备吧。你在哪儿呀？

莱 珊 德　我立刻就来啦。

蒲　　克　那么快跟我走，

找个平坦的地方。（莱珊德随声音下）

〔第米特律摸索上

第米特律　（呼唤）莱珊德！再开声口。

你缩回去了吗？你逃了，你这个胆小鬼？

快说！你把头躲在哪儿？矮树丛后背？

蒲　　克　（学莱珊德的声腔）

你这胆小鬼！你可是向星星吹牛，

去跟树林子说：你要跟人决斗；

可就是不肯过来？过来，畜生，小子，你！

让我拿棍子揍你一顿。谁跟你

动刀子才叫丢脸。

第米特律　原来在这儿，你？

蒲　　克　跟我的声音走，这儿不是动武的地点。

〔第米特律随声音下，莱珊德踉跄上

莱 珊 德　他走在我的前面，接连向我挑战，

等我来到他叫喊的地方，人就不见。

这个坏蛋，脚步可走得比我快，

我在后面追，他可是在前面飞。

〔绊跌

在坑坑洼洼的黑路上我摔了一交，

且就在这儿歇歇吧。（躺倒）

白天快快来到！

可爱的白天，只要你吐出曙光，

我找到第米特律，就跟他算这笔账。（入睡）

〔蒲克引第米特律上

蒲　　克　哈！哈！哈！没胆量的，怎么不过来？

第米特律　等等我，如果我是好汉；我还不明白！——

你只管在我面前逃，东躲西闪，

不敢站住脚头，不敢跟我照面。

你又在哪儿啦？

蒲　　克　过来吧，我在这边。

第米特律　哼，你在跟我开玩笑。且等到白天，

给我看到你的脸，你可要叫苦连天！

目前，走你的吧。

（坐倒）我脚下好像拖着铅；

我要借这张冷冷的“床”，量一量

身子有多长，直到白天重又放光。（躺下，入睡）

〔海伦娜步子沉重上

海 伦 娜　叫人厌倦的黑夜啊！漫长的黑夜，

把时辰缩短些吧！东方快照耀，

好让我踏着晨光，转回雅典。

离开那班人——我受尽他们的讥笑。

睡眠之神，你叫“忧伤”闭上了眼皮，

求你让我暂时摆脱了自己。

〔躺下，入睡

蒲　　克　只有这三个？还差那么一个；

两男加两女，总共是四个。

她来了，但见满面愁容，

小爱神真是淘气的孩童，

害得可怜的大姑娘发疯。

〔赫蜜雅步子沉重上

赫 蜜 雅　从没这样疲倦，从没这样难过；

浑身露水，衣裳被树尖抓破。

我走已走不动，爬也不能爬，

我的两条腿，再不听我的话。

天亮之前，我就在这儿睡一会，

天保佑莱珊德，要是他们斗起来。

〔躺下，入睡

蒲　　克　　地上一躺，

睡得好香；

温柔的情人，

闭上眼睛，

给你搽几滴药水。

〔把花浆挤在莱珊德的眼上

等你醒来，

那你就会
感到欢喜；
因为眼睛里
看见了你原来的情妹。
有句俗话说得中听，
各人只该得各自的份。
等你醒来，这句话就要变真：
哥哥爱妹妹，
成双又作对，
谁的马儿仍旧归谁骑，
物归原主，皆大欢喜。

〔下

第 四 幕

第一景 森 林 中

〔两对青年男女熟睡在草坪上，蒂妲尼霞挽线团儿上，众仙子随上。奥伯朗自后隐身上

蒂妲尼霞 来吧，你坐在这鲜花铺成的床上，
　　让我抚摩你这脸蛋——多么可爱！
再把玫瑰插在你滑溜溜的头上；
　　再吻吻你可爱的大耳朵，我的宝贝。

线团儿 豆花在哪儿？

豆　花 有。

线团儿 给我搔搔头皮，豆花。蛛网阁下在哪儿？

蛛　网 有。

线团儿 蛛网阁下，好阁下，你把武器拿好，给我到花枝梢头去把一只红屁股的野蜂儿杀死了；然后，好阁下，给我把它身上那个盛蜜的袋子拿来。干这件活儿别毛手毛脚的，阁下；还有，好阁下，可得留心，别把那盛蜜的袋子碰破了；我可不乐意瞧着你弄得一身都是蜜啊，大爷。芥子阁下在哪儿？

芥　子 有。

线团儿 把你的贵手伸给我，芥子阁下。听我说，请把礼免了吧，好

阁下。

芥　　子　有什么吩咐?

线 团 儿　也没有什么,好阁下,就是请你帮着蛛网骑士一起给我搔搔痒①。我得去找理发店老板了,阁下;因为我觉得我脸上的毛出奇地长;我又是一头怪怕痒的驴,只要我让我的毛刺了一下,我就非要搔痒不可。

蒂妲尼霞　呃,你可要听听音乐,我的心肝儿?

线 团 儿　我这副耳朵倒是很能听些音乐。咱们就来一段铁片儿敲木板儿吧。

蒂妲尼霞　再说,心肝儿,你可想吃些什么哪?

线 团 儿　说得对,来它一大槽的糠吧。你有又干又好的燕麦,那我也可以嚼一点。我觉得要是来一捆干草,我最配胃口——好干草、香干草,什么也不能跟干草比。

蒂妲尼霞　我有一个最能钻头觅缝的小仙子,

会给你去寻找松鼠的粮仓。

把新鲜的硬果搬来。

线 团 儿　我只想吃一两把硬干豆。可是请您方便一下,别让您那些手下的人来打扰我——我觉得困劲儿上来了。

蒂妲尼霞　睡吧,让我把你搂在我的臂弯里。

小仙子,你们走吧,大家可以散开了。

〔众仙子散开,下

兔丝依附着女萝,那柔顺的常春藤

缠住了榆树的苍劲的枝杈;

---

① 线团儿已忘了他派"蛛网"去杀野蜂、取蜂蜜,替他搔痒的是"豆花"。

我这会儿抱着你，也就这样缠绵。

啊，我多爱你！你多叫我迷恋哪！（他们入睡）

〔蒲克上

奥伯朗 （从林子中出现）

欢迎，好罗宾！看见这"多情"的场面吗？

她这痴情倒叫我可怜她起来了；

刚才我在树林后面碰见了她，

她正在为这个畜生采摘鲜花儿，

我就责备她，不免跟她闹了一场；

原来她给他那毛茸茸的额头

套上了一顶芬芳鲜艳的花冠；

往常，露珠儿在花心里颤动，

就像一颗颗东方的滚圆的珍珠①；

现在但见花冠上露珠盈盈，就像

一张张泪眼在哭泣自己的遭遇。

我痛痛快快把她嘲骂了一顿，

她却低声下气向我赔着不是；

我要她交出那个从人间偷来的孩童，

她就一口答应，马上吩咐仙女

把他送到仙境、我的寝宫里。

现在那孩子已经到手，我就要

替她解除她眼中的可恼的幻像。

我说，好蒲克，你把这一副嘴脸，

---

① 东方的珍珠指从印度洋采来的珍珠，色泽皎洁，胜过欧洲所产珍珠。（《新莎士比亚版》）

从这个雅典乡下佬的头上拿下来吧；
到天亮了，人家醒来，他也醒来，
大伙儿就好一起回雅典城去；
想到了今天这一夜里这一场热闹，
只当在林子中做了一场恶梦。
可是先让我给仙后破了魔法吧。
〔以仙草抹她的眼睛
就像你从前一样做人；
就像你从前一样看人；
用月姐的芽，解爱神的花①，
恢复你的本性全靠着它。
喂，我的蒂妲尼霞！醒醒吧，好女王。

蒂妲尼霞 （醒来）
我的奥伯朗！我做了一场梦，真荒唐！
我觉得我方才爱上了一头驴子。

奥 伯 朗 那儿就躺着你的"情人"。

蒂妲尼霞 怎么回事？
哎呀，现在我看他一眼就生气！

奥 伯 朗 别作声。罗宾，给他把这驴头拿去吧。
蒂妲尼霞，吩咐奏乐吧；叫这五个男女格外地好睡，就像死去一般。

蒂妲尼霞 奏乐！奏一支曲子让人睡得更熟吧！
〔传来柔和的音乐

---

① 月神黛安娜手持牡荆，作为贞节的像征，所以说，"月姐的芽"能解除爱神的相思花的魔力。

蒲　　克　（向睡熟的线团儿）

等你醒来，把一对蠢眼睛眯着看吧。

〔替他拿下驴头

奥 伯 朗　演奏吧，音乐！来，搀着我，我的女王；

叫他们躺着的地面轻轻摇荡。

〔跳舞

如今我们俩已经言归于好，

明天半夜，就要去到大公的府邸，

兴高采烈，参加那隆重的典礼，

祝福他们万事如意，白头偕老。

这两对忠心的情人也将在那里，

和大公同时举行婚礼，共庆良宵。

蒲　　克　仙中之王，你留心，你听——

我听见了云雀的歌声。

奥 伯 朗　那么，我的女王，无声无息，

悄悄跟随着黑夜的踪迹，

一眨眼，我们绕地球一周，

追上那东升西落的月球。

蒂妲尼霞　来吧，夫君，我们一边飞行，

你一边告诉我今夜的事情。

我睡了一觉，在我的近旁，

怎会有这些凡人躺在地上。〔隐去〕

〔五人仍熟睡，远处号角声。马蹄声。希修斯，喜波丽妲上。伊吉斯，侍从等随上

希 修 斯　去一个人，把那看守林子的找来；

五月节的仪式我们已经举行过了；

趁现在还是大清早，正好让新娘
欣赏欣赏我那些猎狗的好嗓子。
把它们牵到西山的山谷，放开它们。
快去吧，把那看守林子的给找来。

〔一侍从下

美丽的王后，我们就登上山头，
听猎狗引吭高歌，山谷里传来
阵阵回声——响起一片热闹的音乐。

喜波丽妲　有一次，我跟赫克莱斯和卡麦斯在一起①，
在克里特岛的一座森林里打猎，
他们放出斯巴达猎狗去围攻大熊。
那样雄壮的吠声我还第一次听到：
不光是森林，连天空、山泉、四面八方
全都在助威呐喊。我从没听到过
那样和谐的喧闹，动听的雷鸣。

希　修　斯　我那些猎狗也是斯巴达名种；
下垂的肉腮，沙黄的毛色，两边挂着
长长的耳朵，正好挥去清晨的露水；
弯弯的腿，像纯种的公牛，挂着垂肉②；
追赶起来不快，但是他们吠起来
一声应和一声，就像钟乐齐鸣。
无论在克里特、斯巴达、西萨利③，听不到

① 卡麦斯(cadmu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据说是底比斯城(Thebes)的建立者。赫克莱斯见第18页注。

② 垂肉：指牛脖子上下垂的皮。

③ 西萨利(Thessaly)：希腊半岛北部地名。

有哪一队猎狗，跟猎人的号角和鸣，

应着他的呼召，吠叫得这样入调。

你听了之后再判断吧。

（发现赫蜜雅她们）但是，且慢！

这儿位可是什么仙女？

伊 吉 斯 （认出赫蜜雅）

殿下，是我的女儿！躺在这儿，睡熟了。

这一个，莱珊德；这是第米特律；

这一个，海伦娜——老奈达的海伦娜。

我不懂，他们怎么都赶到这儿来了。

希 修 斯 不用问，他们为了庆祝五月节，

一早起身，又听说我们要行乐，

就赶到这儿来参加我们的仪式。

可是伊吉斯，赫蜜雅不是应该

在今天拿定主意给你个答复吗？

伊 吉 斯 是在今天，殿下。

希 修 斯 去吩咐猎人，吹起号角来唤醒他们。（一侍从下）

〔号角声。呐喊声。欢呼声。两对青年男女惊醒，跳起

早安，朋友们。“情人节”① 早已过去了；

这里的林鸟却到现在才成双配对吗？

莱 珊 德 请殿下恕罪。（跪下）

〔赫蜜雅等一起跪下

希 修 斯 请你们都站起来吧。

我知道你们两个本是冤家和对头；

① 情人节(SaintValentine'sday)：在二月十四日，传说百鸟从这天起开始交尾。

这个世界怎会变得这样友好和爱？——
"仇恨"会抛掉了一肚子"妒忌"，
去睡在"仇敌"的身边，再不怕"报复"呢？

莱珊德　殿下，我将要回答——可有些稀里糊涂——
半醒着，半睡着——可是说起来，我发誓——
我闹不清楚我怎么会来到这儿——
可是，让我想——我要把事情交代清楚；
我这会儿想起来了，事情是这样的——
我跟赫蜜雅一起来到这儿，本打算
逃出雅典城，逃避到另一个地方，
再不怕雅典的法律，我们就好——

伊吉斯　够了，够了，殿下！您已经听够了。
我要求法律——法律——把他惩办。
他们打算好私奔；他们打算好了——
第米特律！叫你我眼睁睁无法可想；
叫你的老婆，我的许诺都落了空——
我许下这句话；要把她做你的老婆。

第米特律　（拿起海伦娜的手）
殿下，好海伦娜告诉我：他们要出奔，
约定在林子里碰头——和私下的打算；
我气疯了，一路追踪着赶到这儿；
好海伦娜一片痴情，又追踪着我。
可是，好殿下，不知道是什么力量——
可是一定有一种力量在支配，
使得我对于赫蜜雅的爱，冰消雪溶，
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想起了我小时候

把一样玩物当宝贝般痴心喜爱。
如今，我的忠信，我充满爱情的心灵，
我眼中的光辉和欢乐，整个儿都属于
海伦娜一个人。殿下，我本来跟她
订了盟约，后来才遇见赫蜜雅；
就像害了一场病，看见好吃的东西，
反而摇头。一旦复元了，胃口也就正常——
我现在只要她，只爱她，只追求她，
我要捧出一片真心，永远献给她。

希 修 斯　四位有情人，也是巧机缘，碰到你们；
回头再请你们给大家往下说吧。
伊吉斯，我要叫你屈从我的意志了；
等会儿跟我们一起，这两对情人
要在神殿中缔结那终身的良缘。
现在，早晨已经不早，我们出来
本是为了打猎，看来只好作罢了。
就此跟我们一起回雅典吧！
三个新郎，三个新娘，举办一个
盛大豪华的酒会。来吧，喜波丽妲。

〔希修斯挽喜波丽妲下。伊吉斯及侍从等随下

第米特律　这种种事情仿佛渺茫、不可捉摸，
就像远处的青山变做过眼烟云。

赫 蜜 雅　我好比雾中看花，醉眼朦胧，
一样东西，两重影儿。

海 伦 娜　我有同感；
我又找回了第米特律，我的宝贝，

他是我的——他又不是我的。

第米特律　你能说

我们当真醒着？对我说来，倒像是

我们还睡着，还在做梦呢。你可认为

方才大公在这儿，叫我们跟他走吗？

赫　蜜　雅　对，我的父亲也在。

海　伦　娜　还有喜波丽妲。

莱　珊　德　他当真叫我们跟他到神殿里去。

第米特律　哎哟，这么说，我们醒着呢。快跟他走；

让我们一路上各人讲各人的梦。（两对情人下）

〔线团儿醒来

线　团　儿　轮到该是我的"接口"，提醒我一声，我就会答应上来。我底下一句"接口"是：

好一个俊俏的皮拉摩！

嗨，嘿！彼得·昆斯！笛管儿，修风箱的！喷嘴儿，补锅子水壶的！瘦鬼儿！——我的老天爷哪！全都一声不响地溜走啦，却丢下我一个儿在这儿睡大觉！——我啊，看见了一个谁也不曾看见过的幻像——我做了一个梦哪，哪怕你再聪明些也说不上来我这个梦是个什么样儿的梦。人，只是一头蠢驴罢了，别想来解释我这个梦。我记得我是——没有哪个能说得出那是什么。我记得我是——我记得我有——可是人哪，你只是一个穿花花绿绿衣裳的傻子罢了，① 假使你想站出来说：我记得的是啥。人的眼睛听都还没听见过，人的耳朵看都还没看见过呢；人的一双手可别想尝得出来——

① 傻子：指古代在封建主跟前说笑逗乐的"傻子"，穿五颜六色的花衣裳。

他的一条舌头想也想不出来——他的一颗心怎么也回报不出来：我这个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梦。我要找彼得·昆斯给我写一首讲这个梦的歌谣，就叫它做《线团儿的梦》吧——只是这个线团儿、这个梦啊，再理不出个头绪来。等我们这场戏快演到末了的时候，我就当着大公的面，唱起这支歌儿来。为了可以更讨好卖俏些，说不定放到她死了之后①再唱吧。

〔下

第二景 雅典。昆斯家中

〔昆斯，笛管儿，喷嘴儿，瘦鬼儿同上〕

昆　　斯　你们打发人到线团儿家里去过没有？他还没回家吗？

瘦 鬼 儿　打听不到他的下落。还用说，他准是变驴变马变掉啦。

笛 管 儿　要是他不回来，咱们这出戏算吹了，演不下去了，是不是？

昆　　斯　就是不行。缺了他，你跑遍雅典城，再挑不出第二个可以演皮拉摩的。

笛 管 儿　可不，在雅典的手艺人中间，要说聪明伶俐，还得数他呢。

昆　　斯　说得对，而且还是最好的好人。就凭他那一条甜嗓子，他就是个天生的情夫。

笛 管 儿　你该说“情哥儿”。一个“情夫”，老天保佑，多不好听！

〔合缝儿上

合 缝 儿　各位大师傅，大公正从神殿出来，还有两三对大贵人和大小姐也一起结了婚。假使咱们的玩意儿顶得下去，那咱们可是有造化的人啦。

---

① 她死了之后：“她”指瑟丝贝。译文从最早的《四开本》和《对开本》：“atherdeath”。

笛 管 儿 啊，线团儿，这可爱的好小子！他就此一辈子断送了六便士一天的恩俸——六便士一天，少不了他的。假使大公看了他扮演皮拉摩，不赏给他六便士一天，随你把我怎样都行！他领这份赏赐也尽可以领得。扮的是皮拉摩，拿的是六便士一天，少一个子儿，不行。

〔线团儿上

线 团 儿 这班孩儿们到哪儿去了？我的心肝儿都到哪儿去了？

昆　　斯 线团儿！哎呀，今天可真叫人乐坏了！哎哟，这个时辰还真吉利哪！

线 团 儿 各位师傅，我要给你们讲个挺希奇的事儿——可别来问我是什么希奇事儿。要是我这会儿就告诉了你们，别把我当做道地的雅典人。有一天，机会碰巧，我自会原原本本、什么都说给你们听。

昆　　斯 说给我们听听吧，好线团儿！

线 团 儿 关于我的事儿，我一字不提。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一句话：大公已经用过饭了。快把你们的行头收拾起来吧；把你们的胡须扎扎牢；在靴子上换一副新缎带；马上就到大公府门口碰头。各人都把自己的一份儿台词背背熟——总之一句话，反正宫里已经点了咱们这一出戏啦。怎么也得让瑟丝贝穿得干干净净的；还有，谁扮演狮子，留心别把指甲儿剪了，他要把指甲儿露出来，当作狮子的脚爪儿呢。还有，各位好角儿，洋葱、大蒜可吃不得，我们说句话、吐口气，也得香喷喷的；我相信准能听到他们夸奖一声："真是一出香喷喷的喜剧！"不用多说了；去吧！去，去吧！

〔同下

第五幕

第一景 雅典;宫中

〔希修斯挽喜波丽妲上。菲罗特莱,大臣,侍从等随上

喜波丽妲 这些情姐儿情哥儿,说的话可真怪,
　　我的希修斯。

希 修 斯 这样的怪事哪儿有呢。
　　我从来也不信什么神话和山海经。
　　情人,疯子,他们那发热的头脑、
　　有声有色的幻想,一下子就理会的,
　　冷静的"理智"可一辈子别想弄明白。
　　那疯疯癫癫的,谈情说爱的,写诗歌的,
　　从头到脚,一身全都是想像。
　　这一个看见的魔鬼连无边的地狱
　　都容纳不了,那是疯子;那情人呢,
　　同样是痴的,一张埃及人的脸,
　　落到他眼里,变成了美貌的海伦。①
　　诗人的眼睛,充满着狂热,一下子

① 海伦(Helen):荷马史诗中的著名的希腊美人。

从天上看到地下，从地下直望到天上；
在他的“想像”中孕育了形形色色
无可名状的东西，诗人的笔头一转，
它们便成了形，“虚无缥缈”便有了
落脚的场所，还捞到一个名称。
奔放的“幻想”真会来那套玩意儿，
只要心里一高兴，就当真以为
有了什么高兴的事、高兴的原因；
　或者黑夜里，让恐惧浮现在心中，
　就把一丛荆树当作了一头熊！

喜波丽妲　可是听完了他们的那一夜故事，
再看他们心灵上都起了变化，
就可以证明，该不是无中生有的幻想；
让人相信，莫非那是真情实况——
尽管这回事可真希奇、太荒唐了。

希　修　斯　瞧，两对情人，喜气洋洋地来啦。

〔莱珊德挽赫蜜雅，第米特律挽海伦娜上

祝贺你们，好朋友！愿爱情的青春
长驻于你们的心灵！

莱　珊　德　愿更大的幸福
追随着殿下的步履、饮食和起居！

希　修　斯　来吧，有什么舞蹈和假面剧，好让我们
打发这长得要命的三个钟点——
吃罢晚饭到进入洞房那一段时辰？
一向替我们掌管娱乐的大臣在哪里？
手边有些什么玩意儿？有戏文没有？——

也好消磨这难熬难挨的时刻。

传菲罗特莱来。

菲罗特莱　有。伟大的希修斯。

希　修　斯　你说，可有办法缩短今天这一晚？

有什么假面剧？音乐？不来点儿什么？

开开心，这辰光啊，就懒得推都推不动。

菲罗特莱　有单子在这儿，准备的节目都写上了；

请殿下挑选，喜欢先看哪一个。

〔呈上一纸

希　修　斯　　　《人妖之战》，雅典太监独唱，

由一架竖琴伴奏。

这个我不爱听，我已跟我的未婚妻

讲过这赞美内亲赫克莱斯的故事。

《酒神的女信徒，如疯如狂，

把绝世的歌手，扯得四分五裂》

那是老调；上次我征服底比斯①，

凯旋回来，这戏就已经演过了。

《缪司女神，三三见九，齐声痛悼，

一代学者，病贫交迫，死得好惨》

好利害的讽刺，十分尖刻的批评，

可跟今天这良辰吉日，并不相称。

《情郎皮拉摩和情妹瑟丝贝——

长得要命、若得要死的短小喜剧》

---

① 底比斯(Thebes)：古代希腊城市，在雅典西北。

"喜剧",又苦得要死!"短小",又长得要命!
那是说,热烘烘的冰,沸烫的雪,
这个矛盾的结子该怎样解开呢?

菲罗特莱　殿下,这出戏总共只有十来个字,
比这更短的戏文我还没看见过;
可是,殿下,这十个字却已经太长,
叫人听得不耐烦了。原来这本戏
没有一个字是合拍的,没有一个角色
是称当的。它是本苦戏,好殿下,
因为皮拉摩在戏里杀死了自己。
可是我看了他们的排练,只好承认,
我眼里全是泪水——任凭你放声大笑,
也不能流下比我更开心的泪水。

希　修　斯　演这出戏的人都是干什么的?

菲罗特莱　都是在这儿雅典干活卖力气的人。
他们向来用不到脑子,这次为了
庆贺殿下的婚礼,硬逼着他们的
糊涂脑袋,把这出戏背了出来。

希　修　斯　我就点这出戏吧。

菲罗特莱　不行,高贵的殿下;
这种戏不配让你听。我听过一遍,
可真不成东西,一点儿也不成东西;
除非你看在他们一番诚心——
狠命地死记,使出了吃奶奶的气力,
为了博取您的高兴。

希　修　斯　我点这本戏。

只要诚诚恳恳，献出一片忠心，
那你就决不会错到哪儿去。
去，把他们带来吧。各位小姐，请坐吧。
〔菲罗特莱下

喜波丽妲　我可不爱看那种声嘶力竭的样子，
他们的好心给他们的玩意儿糟蹋了。

希修斯　嗳，好心肝，你瞧着吧，没有的事。

喜波丽妲　他说他们演得不成个东西。

希修斯　尽管不成东西，我们还是说声谢谢，
就更显出我们的宽厚。他们出洋相，
正好让我们笑一笑。功夫不到家，
也不必计较那本领，要体谅那本心。
我每到一个地方，那些大有学问的人
总是准备好一番欢迎词来迎接我；
可是一看到我，就发抖了，脸色变白了，
一句话刚念到一半忽然顿住了，
心里慌张，平日有腔有调的舌头
不听使唤了；结果，哑口无言，
一句欢迎的话也没跟我说。亲爱的，
相信我，从默然无声，我听到了欢迎。
诚惶诚恐的忠诚，向我所作的表白
并不下于一条能说会道的舌头——
滔滔不绝、旁若无人的口才。
亲人儿，所以，张口结舌的诚恳，
照我看，说得最少，感情却最深。
〔菲罗特莱上

菲罗特莱　回禀殿下，念开场白的要出场了。

希 修 斯　叫他上来吧。

〔喇叭吹奏。昆斯上

昆　　斯　（念开场白）

如果我们叫人生气，那只好如此①。
请诸位顾念，我们不是来招惹讨厌，
而是一片好意。献上可怜的本事；
我们开头的动机，说到底，就这一点。
请记着：我们此来，专为了捣蛋。
可决不敢一心要讨好诸位，
此乃我们的宗旨。为了让大家喜欢，
我们才不干。假使来了叫你们后悔。
演员个个到齐，凭着他们的动作，
该你们知道的，自会让你们满足②。

希 修 斯　这家伙说话可有点没眼睛、没眉毛的。

莱 珊 德　他打发他的开场白像一头乱奔一通的小驹子，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这是个好教训，殿下，光会说话不算数，还要说得对头。

---

① 这段开场白本来就不高明，又给昆斯念了破句，因此弄得意思完全相反。按照"正确"的句读，应该这样念：如果我们叫人生气；那只好如此请诸位顾念：我们不是来招惹讨厌，而是一片好意，献上可怜的本事。我们开头的动机，说到底，就这一点。请记着：我们此来——专为了捣蛋可决不敢——一心要讨好诸位；此乃我们的宗旨：为了让大家喜欢。我们才不干——假使来了叫你们后悔。……

② "自会让你们满足"：说到这里，哑剧接着开始。（《新莎士比亚版》）英国中世纪戏剧，正戏上场前，先演哑剧，表明戏剧情节。

喜波丽妲　可不，他念他那篇开场白，就像一个孩子吹笛子，咪哩吗喇了一阵，就是没有个腔调。

希修斯　他那番话就像一团乱麻；倒也牵牵连连，就是没有个头绪。接着谁登场了？

〔皮拉摩，瑟丝贝，"墙头"，"月光"及狮子上

昆　斯　（致辞）

诸位，看见这场面也许要奇怪①；
　这会儿奇怪，等会儿可就明白。
　这男的叫皮拉摩，说与大家知道；
　美人儿就是瑟丝贝，那可错不了。
　这个男的，身上涂着泥土石灰，
　就算一垛墙，把一对情人拆开；
　墙上有个洞，苦命人只好凑着洞眼，
　低声讲着情话——请大家不要稀罕。
　这男的，提一盏灯，拿一把树枝条，
　牵一只狗，就是月亮。大家要明了，
　这对情人已经约好，在月光底下
　去到尼纳斯坟头，谈一谈情话。
　这个怕人的畜生，"狮子"是他的大名。
　到了晚上，忠诚的瑟丝贝先赶到，
　可给这畜生吓坏了——就是说，吓跑了；
　她一路逃，顾不得把披肩落掉了。

① "诸位，看见这场面……"：昆斯以演出人的身份在讲解哑剧。他讲得道道地地，一丝不漏，等他讲完，戏剧本身已成为多余了。（《新莎士比亚版》）

张开血淋淋大口，死畜生把披肩咬。
一会儿，皮拉摩来到，高大的美少年，
看见好瑟丝贝的披肩，血迹斑斑，
当场拔出刀子——这血淋淋的万恶刀子，
对准他血淋淋、热辣辣的胸膛狠命刺。
谁知瑟丝贝好好地躲在桑树近旁，
拿起他的刀子把小命送了。究竟怎样，
且让这一对情人，狮子，“月光”，“砖墙”，
说个端详；等会儿他们要一一上场。

〔“墙头”吊场。昆斯及其余演员下

希修斯　我倒是想知道，狮子会不会开口。

第米特律　不猜也就知道，殿下，许许多多蠢驴都在讲着人话，狮子也就更不用说的了。

墙　头　（站到“舞台”中央）

小人名叫喷嘴儿，在这戏里头，
倒派我扮做一垛墙头；
我这垛墙，请听着，与众不同。
原来墙上有一条缝——有一个洞。
皮拉摩，瑟丝贝，一对相好的情人，
凑着裂缝，暗中谈着私情。
我身上的黏土、石灰，这一块石头，
表明我是一堵结结实实的墙头。

这是一条裂缝，从左到右[1]，

凑着它，胆小的情人就算碰头。

希 修 斯　你还能叫石灰和棕毛说出更漂亮的话吗？

第米特律　我还从来没有听见过一堵墙居然能发表这样聪明的话，殿下。

希 修 斯　皮拉摩走到墙脚跟前来了；且静一静！

〔皮拉摩上

皮 拉 摩　　阴森森的夜呀！一片漆黑的夜呀！

　　夜啊，白天一去你就来啦！

夜啊，夜啊！嗳嗳呀，嗳嗳呀，嗳嗳呀！

　　怕只怕我的瑟丝贝忘了约会啦！

你这堵墙——可亲可爱的墙呀！

　　你把她家和我家，分做两家呀！

你这堵墙——可亲可爱的墙呀！

　　张开裂缝，让我往里瞧一下吧！

〔"墙头"伸出手指

谢谢啦，好心的墙，上天保佑您！

　　但是我瞧见了什么？瑟丝贝可没有！

可恶的墙！你不让我看见幸福半点；

　　这样把我欺，你这石头该遭诅咒！

希 修 斯　这堵墙本是有知觉的，我想他该回敬几句了。

皮 拉 摩　不，说真的，殿下，它不能这么办。"遭诅咒"是瑟丝贝的

---

① 《新莎士比亚版》加舞台指示："'墙头'伸出手指"。译者按，即伸指作剪刀状。

“接口”。她现在得上场了。我就在墙洞里张望着她。你们瞧着吧，给我说个正着。她不是来了吗？

〔瑟丝贝上

瑟丝贝　墙头啊！你常常听见我唉声叹气，
只为我和我情哥被你两分开。
你是石头、石灰、棕毛拌在一起，
我是樱桃小口常跟石头亲嘴。

皮拉摩　我看见一个声音，让我快快凑在洞边，
不知能不能听见瑟丝贝的脸。
瑟丝贝！

瑟丝贝　我的情哥！你是我那情哥，我猜。

皮拉摩　你尽管猜吧，我不是你情哥还是谁！
我就像那利曼德，永远不变心；

瑟丝贝　我就像那海伦，只要我一息尚存。

皮拉摩　夏法勒对蒲萝瑞，也不过这样忠诚，

瑟丝贝　我爱你，就像夏法勒对他的爱人。

皮拉摩　隔着可恶的墙，凑着墙洞，给我一吻！

瑟丝贝　我亲了墙头洞，亲不着你的唇！

皮拉摩　求妹妹：你我马上到城外的坟头去开会。

瑟丝贝　生也好，死也罢，小妹立刻跟哥哥来！

〔二人各下

墙头　我扮墙头，已经把脚色扮完，
脚色扮完了，墙头这就下台。

〔下

希修斯　现在，把两家人家隔开的墙头已经倒下去了。

第米特律　这可是太糟糕了，殿下，如果墙头都这样伸着耳朵，偷听别人的私房话。

喜波丽妲　简直是最愚蠢的废话，我还从来没听到过呢。

希 修 斯　最好的戏也无非是人生的影子；最糟的戏也不至于太糟，只要借"想像"帮一下忙就成了。

喜波丽妲　那么这只能说是你的想像的功劳，可扯不到他们的想像。

希 修 斯　要是我们对他们的想像，并不比他们想像他们自己更差些，那么他们也可以算得是些很出色的人物了。看这儿，两个活宝上场啦——一个人、一个狮子。

〔狮子，"月光"一前一后上

狮　　子　　好小姐，好太太，你们的心，最好没有，
　　看见小小老鼠地上爬，就要害怕；
万一听到一头猛狮，一声怒吼，
　　说不定会全身发抖，受了惊吓；
那么请放心，细木工合缝儿，我就是；
包了一张狮子皮，并不是雌狮子；
如果我真是头狮子，闯到这里来，
哎呀呀，可怜哪，活该我倒楣！

希 修 斯　这头畜生，一点儿没有脾气，良心也真好。

第米特律　殿下，这么乖的一头乖畜生，我实在还没领教过呢。

莱 珊 德　论起这头狮子的胆量来，尽可以比得上一头狐狸。

希 修 斯　对了；论起它的小心来，比得上一头鹅。

第米特律　可不能那么说，殿下。因为论他的那点儿胆量，还对付不了他的小心，可是一头狐狸却可以把一头鹅拖了走。

希 修 斯　我敢说，他的小心鼓不起他的胆量，就像一头鹅拖不动一

头狐狸。好吧,他的事儿留给他自个儿去小心照顾吧。我们且听听“月亮”又怎么说。

月　光　这盏明角灯笼代表两角尖尖的新月——

第米特律　那两只尖角应该插在他自己的头上才对啊。

希修斯　他才不是新月——一张滚圆的脸,圆得连他那一对角也看不见了。

月　光　这盏明角灯笼代表两角尖尖的新月——

我呢,看来就是那月亮中的仙人。

希修斯　别的倒还罢了,这可真是荒唐透顶呢。应该把这个人放进灯笼里才对,要不,怎么好叫做“月亮里的仙人”呢?

第米特律　他不敢钻进去,因为里边有一支蜡烛,你看,都要剪烛花了,他不能不“火烛小心”呀。

喜波丽妲　这个月亮可让我看够了,它得变个样儿才好!

希修斯　看他那点儿懵懵懂懂的亮光,他大概是一弯越来越细的残月吧——可是礼貌还是要的,不管怎样,我们还得往下看。

莱珊德　往下念吧,月亮儿。

月　光　我要表明的,也无非是要跟你们说,这盏灯笼是一轮月亮;我,月亮里的仙人;这一束树条枝,我的树条枝;这头狗,我的狗。

第米特律　咦,这许多东西都该放进灯笼里头才对呢——这些东西都是在月亮里的呀。可是,静一静!瑟丝贝上场了。

〔瑟丝贝上

瑟丝贝　这就是尼内的旧坟,我的情哥哥呢?

狮　子　(吼叫)噢——

〔瑟丝贝奔下

第米特律　吼得好，狮子！

希 修 斯　逃得好，瑟丝贝！

喜波丽妲　照得好，月亮儿！说真的，这月亮儿照起人来的样子，真够人瞧的。

〔狮子撕破瑟丝贝的外套，下

希 修 斯　撕得好，狮子！

第米特律　皮拉摩这就来了。

莱 珊 德　狮子这就不见了。

〔皮拉摩上

皮 拉 摩　　可爱的月亮，我多谢你的阳光；

我多谢你，照耀得这样卖力，

仰仗你那亮晶晶、黄橙橙的光，

我要眼睁睁饱餐好瑟丝贝的秀色，

可是，且住！糟糕啊！

瞧，你倒楣的英豪啊，

可怕的灾难已经到来！

眼睛，你看不看见？

怎么会有这场祸变？

乖乖的小鸭儿啊，我的宝贝！

好好的你的披肩，

怎么全是血迹一片；

来吧，你凶神恶煞！

命运之神①，使出手段吧，

把“生命线”一刀两断吧，

要割就割、要杀就杀；拉倒，完结！

希　修　斯　这一股热情，加上又死了一个知心的人儿，也真该叫人哭丧着脸了。

喜波丽妲　我的心儿怎么这样不济事！——我倒是可怜起这个人来了。

皮　拉　摩　　老天哪！你造下狮子干啥？

这畜生把我的情妹一口吞下！

天下惹人爱、逗人喜、活泼泼的娇娃，

就得数上她——不，不，本来该数她。

流吧，眼泪，滴沥答！

砍吧，宝刀，劈拉拍！

刺进皮拉摩的胸脯，

对准左面的乳房——

心儿在里面跳荡，

于是，我就死了，呜呼，呜呼……

〔以木剑自刺

现在，我已经死了，

现在，我已经去了，

我的灵魂飞到天上去了！

太阳，给我下台吧！

① 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之神系三姊妹。老大手持卷线杆，老二纺纱织线，老三把人的生命线剪断了。

月亮，给我躲开吧！

〔“月光”下

我要死了，要死，要死，要死了！

〔倒下不动

第米特律　可不是什么“么四”，是“一点”；你看，不是死了他一个儿吗？

莱珊德　“一点”也当不成，朋友；他已经死啦，只好算是“白板”罢了。

希修斯　只消请个外科大夫来想想办法，还可以把他救活过来，让他做一头驴。

喜波丽妲　月亮怎么能就此溜了呢，等会儿瑟丝贝还要回来找她的情人呀。

希修斯　她可以在星光底下找到她的情人的。看这儿，她来啦。等她大哭大喊一阵之后，戏文也就完了。

〔瑟丝贝上

喜波丽妲　照我看，她为了她这位皮拉摩，不必来上那么一大套；我希望她说得简短些才好呢。

第米特律　拿皮拉摩跟瑟丝贝来比，真是半斤对八两，扫帚对畚箕，他这样的男人家，老天保佑吧！她这样的女人家，上帝照应吧！

莱珊德　她那双媚眼已经看到他了。

第米特律　于是但闻哀哀哭泣，其哭声如下：——

瑟丝贝　睡熟了，我的哥哥？

怎么，死了，我的鸪鸪？

噢！皮拉摩，快醒醒！

开口呀,开口呀!一声不响?
死啦,死啦!黄土黄壤,
要封没你迷人的眼睛。
嘴唇像百合花白,
鼻子像樱桃花开,
两朵大黄花像你面孔,
全完蛋了——完蛋呀完蛋!
情郎情妹,一齐来悲叹!
他眼睛绿得像根葱。
噢,命运女神三姊妹,
来,来,来,到我这里来!
伸出玉手像牛奶,
伸进鲜血泡一泡——
只为你们嘎拉一剪刀,
把他的生命线割得粉碎。
舌头,一句话也没有!
刀子,你是我的朋友,
来吧,舐一舐我胸中的血吧!

〔自刺①

就此再会了,我的亲友,
瑟丝贝的命到了尽头——
永别了——永别了——永别吧!

---

① 《新莎士比亚版》的舞台指示是:"她寻找皮拉摩的刀子,找来找去找不到,只好拿空鞘自刺。"译者按,可以想知,刀子被皮拉摩压在身子底下了。

〔倒下不动①

希 修 斯　现在就剩下“月光”和狮子来料理这一双死尸啦。

第米特律　可不，还有“墙头”呢。

线 团 儿　〔跳起来不，我拍胸脯说，把他们两家隔开的那堵墙已经倒啦。你们要不要看一看“收场白”，还是喜欢听一听咱们的两个伙计跳一场“贝戈马”舞②？

希 修 斯　“收场白”请你们免了吧；你们的戏文用不到请人包涵——绝对用不到包涵。做戏的一个个都倒下死了，我们还好去责怪谁呢？哈，要是编这个戏的人自己来扮皮拉摩，而且把自己吊死在瑟丝贝的袜带子上，那倒是一本出色的悲剧呢。说真的，今晚各位演得很卖力——可是，来吧，你们的“贝戈马”舞呢？别管你们的收场白了。

〔众匠人上，跳舞

午夜的钟声已经敲了十二点；
爱人们，去睡吧；是神仙出现的时间了③。
我怕明天早晨我们都会起不了身，
只因为今天夜里睡得太晚。
这出没头没脑的戏文却送走了
步履蹒跚的黑夜。好朋友们，去睡吧。
　这次喜庆，我们要举行半个月，
　夜夜都有酒有舞、有新的欢乐。

---

① 一般版本作〔死去〕。《新莎士比亚版》作“她砰的倒在皮拉摩身上”。

② “贝戈马”舞(bergomask)：一种粗犷的民间舞蹈，来自威尼斯境内贝加摩(Bergamo)地区。

③ 神仙出现的时间(fairytime)：指午夜以后、启明星升起之前的一段时间。(《新莎士比亚版》)

〔同下

第二景　同　　前

〔蒲克扛扫帚上

蒲　　克　　饿狮在高声吼叫，
　　　　　　　　豺狼在嗥着月影；
　　　　　　结束了一天勤劳，
　　　　　　　　农夫们发出鼾声。
　　　　　　残火还留着余烬①；
　　　　　　缠绵在苦难中的人，
　　　　　　　　就自知性命难保。
　　　　　　现在已到了更深半夜，
　　　　　　　　坟墓都裂开了大口
　　　　　　一齐放出了幽灵，
　　　　　　　　在教堂的坟地上飘游；
　　　　　　我们精灵，避开了白昼，
　　　　　　　　在海凯特的轻车面前②，
　　　　　　一路奔跑不回头，
　　　　　　　　追随着梦境般的黑暗。
　　　　　　这会儿我们要行欢作乐。
　　　　　　不许耗子骚扰吉屋。
　　　　　　主人派我拿着扫帚，

---

① 猫头鹰：当时被视作不祥之鸟。参阅《麦克贝斯》II. ii. 3，把啼叫的猫头鹰比作“报丧的更夫”。

② 海凯特(Hecate)：希腊神话中司冥界的女神。

打扫门后的尘垢。

〔奥伯朗，蒂妲尼霞，各率仙子、精灵上

奥伯朗　昏沉黯淡的火焰，
在大厅里闪烁着火光；
一个个精灵和小仙，
像小鸟跳跃在树枝上；
跟我唱起这支小调，
又把歌唱，又把舞跳。

蒂妲尼霞　先把歌调儿记牢，
一字一音都要唱好。
手拉着手，仙姿翩翩，
祝颂屋主，福寿绵绵！

〔众仙子、精灵唱歌跳舞

奥伯朗　从午夜到黎明之前，
众小仙满屋子翩跹。
先去看一看新娘，
祝福那美满的新床①。
三对新人结成鸳盟，
相亲相爱，永无裂缝。
生下了男花并女花，
定是无妄无灾、富贵荣华。
一个个都是面清目秀，
没有破相，不生肿瘤，

---

① 祝福新床是英国从前举行婚礼时一个例有的仪式。参阅乔叟《商人的故事》："牧师祝福了新床之后……"

不生黑痣，也不缺唇，
无瘢无疤，更没有畸形——
凡是那不祥的胎记，
都不会在身上显示。
这儿有田野里的仙露①，
众仙子个个且洒且舞。
兜遍宫殿，穿廊绕户，
把恬静安宁一路散布。
祝福这华屋的主人，
永享安乐和康宁。
快溜，快走，
别停，莫留，
且等东方发白，大伙儿碰头。

〔奥伯朗，蒂妲尼霞，众仙子、精灵下

蒲　　克　（致收场白）

咱们这些幻影，有不到之处，
这样一想，也就足以弥补——
各位是在这儿睡了一觉，
瞧见些幻影，虚无缥缈。
这一出浅薄无聊的戏文，
无非是一场梦，无影无痕。
但求贵人，不要见怪才好，
如蒙包涵，自当尽力补报。

---

① 传说田野里的露水是仙人的圣水。

我叫蒲克，为人向来真诚，
此番得到照应，居然侥幸，
逃过了蛇一般嗞嗞嘘声，
决不忘却各位这片好心。
若非如此，尽管骂我混蛋；
蒲克在这儿祝大家晚安。
要是肯赏个脸，高抬贵手①，
我是各位知恩图报的朋友。

〔下

① 高抬贵手：指鼓掌而言。

《威尼斯商人》

The Merchant of Venice

情节考证

莎士比亚喜剧。约写于**1596**年。主要情节取材于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菲奥伦蒂诺的短篇小说集《傻瓜》；三个匣子择婿的故事来源于中世纪的《罗马人的伟绩》中的第**66**个故事。

故事梗概

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的好友巴萨尼奥为了维持外强中干的体面，把微薄的产业挥霍殆尽，因此常常向安东尼奥借钱，安东尼奥都一一应允。现在巴萨尼奥因要向贝尔蒙特的名门闺秀鲍细霞求婚，急需钱款，又来请求安东尼奥尽力相助。但是，安东尼奥的货船已经远航，全部财产都在海上，他手头既缺现钱，也没有可以变换现款的货物，于是不得不以自己的名义向犹太人高利贷者夏洛克借三千元钱。

由于安东尼奥借钱给人家从不收利钱，因而压低了威尼斯干放债这一行人的利息收入，影响了夏洛克盘剥取利，加上安东尼奥憎恶犹太民族，曾在商人会集的场所当众辱骂夏洛克，所以夏洛克对安东尼奥早就有“深仇宿怨”。当夏洛克听到安东尼奥要向他借钱时，他就想趁此机会来个报复。他表示同意借钱，而且不收分文利息，但须写下借约，规定借期为三个月，届期不能还清本金，就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安东尼奥为了替朋友解难，又想到过两个月货船即可返回，到时“有九倍这笔借款的数目进门”，便签订了借约。

巴萨尼奥所钟情的鲍细霞却自有一番苦衷。她的父亲临终时立下遗嘱：求婚者通过抽签的方法，在金、银、铅三匣中预定的一只，才可与鲍细霞匹配成亲。鲍细霞发出这样的慨叹："一个活着的女儿的意志，却要被一个死了的父亲的遗嘱所箝制"，但她仍然遵从父命。她感到欣慰的是好几个外国的王孙公子都望却步，已决定回国，摩洛哥亲王和阿拉伯亲王分别挑的是金匣和银匣，均未选中。倒是巴萨尼奥，曾给鲍细霞留下良好的印象。她的侍女聂莉莎说，巴萨尼奥是一切男子中最值得匹配的佳偶。鲍细霞也毫不含糊地说："我很记得他，他果然值得你夸奖。"

巴萨尼奥动身去求婚之前设宴，夏洛克亦被邀请参加。夏洛克的女儿吉雪加趁此机会卷走金银财宝与其基督徒情人罗伦佐私奔，并皈依基督教。夏洛克得知这件事，气急败坏，沿街大呼小叫、乱跳乱喊。

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的两个朋友正在谈着一则传闻：安东尼奥的一艘满载货物的船只在海峡里倾覆了。他们见到夏洛克，便向他打听消息，夏洛克一心想的是女儿逃走的事。当他们问他是否听说安东尼奥商船出事的消息时，夏洛克念念不忘的是那一份借约，并且表示如果安东尼奥不能按约偿还借款，非要他的肉不可：把他的肉"拿来钓鱼也好；即使他的肉不中吃，至少也可以出出我这一口气"。接着便是一连串的抱怨、责难，说安东尼奥曾羞辱他，夺去他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他的亏蚀，挖苦他的盈余，侮蔑他的民族，破坏他的买卖，离间他的朋友，煽动他的仇敌；而安东尼奥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可是，"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

不是也会出血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正在这个时候，夏洛克的一们同族朋友来了，夏洛克就把话题转到女儿身上，诅咒女儿，说他希望女儿死在他的脚下，那些珠宝都挂在她的耳朵上，还希望女儿就在他的脚下入土安葬，那些银钱都放在她的棺材里！面对着女儿的所作所为，夏洛克发出哀叹：“只有我一个人倒霉。”可是，夏洛克的朋友对他说倒霉的不是你一个人，安东尼奥也倒了霉，向他证实了安东尼奥商船出事的消息。夏洛克为此欣喜万分，连连喊着“好消息，好消息”！还对他的朋友说：要是安东尼奥愆了约，要挖出他的心来，“只要威尼斯没有他，生意买卖全凭我一句话了。”

巴萨尼奥抵达贝尔蒙特，来到鲍细霞家里。他面对着三匣子思索：外观往往和事物的本身完全不符，世人却容易为表面的装饰所欺骗。在法律上，哪一种卑鄙邪恶的陈诉不可以用娓娓动听的言词掩饰它的罪状？在宗教上，哪一桩罪大恶极的过失不可以引经据典，文过饰非，证明它的确上合天心？任何彰明昭著的罪恶，都可以在外表上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巴萨尼奥不为金匣、银匣表面的装饰所惑：“你炫目的黄金，米达斯王的坚硬的食物，我不要你；你惨白的银子，在人们手里来来去去的下贱的奴才，我也不要你；”他选中了铅匣，获得了鲍细霞的爱情。鲍细霞向巴萨尼奥表示：“虽然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不愿妄想自己比现在的我更好一点；可是为了您的缘故，我希望我能够六十倍胜过我的我本身，再加上一千倍的美丽，一万倍的富有；我但愿我有无比的贤德、美貌、财产的亲友，好让我在您的心目中占据一个很高的位置。”她还把一个指环送给巴萨尼奥，并说如果指环丢失或送给别人就意味着这份爱情的毁灭。在场的巴萨尼奥的朋友葛莱西安诺和鲍细霞的侍女聂莉莎也表示要结为伉俪，尼莉莎也送给葛莱西安诺一个指环。正在他们为此而庆贺之时，有人送来

安东尼奥的信，安东尼奥在信中写道，他的"船只悉数遇难，债主煎迫，家业荡然。犹太人之约，业已愆期，履行罚则，殆无生望"，只求死前与好友巴萨尼奥再见一面。鲍细霞当即决定由巴萨尼奥带上一笔巨款与其朋友葛莱西安诺同去威尼斯搭救安东尼奥；并且写了一封信给表兄隆阑尼奥博士，托人送到帕度亚，还嘱咐送信人把回音带到威尼斯去。她自己和聂莉莎则改扮男装奔赴威尼斯。

夏洛克一再请求威尼斯公爵主持公道，照约执行处罚。尽管公爵竭力劝说，夏洛克仍然固执己见。在威尼斯法庭上，公爵请夏洛克顾及它东尼奥最近接连遭受的巨大损失，放弃对安东尼奥的处罚；巴萨尼奥提出以六千元钱偿还债务。夏洛克一一予以拒绝，并且使劲地磨刀。葛莱西安诺愤怒地说："你这把刀是放在你的心口上磨，无论哪种铁器，就连刽子手的钢刀，都赶不上你这刻毒的心肠一半的锋利。"

公爵因这件事约请隆阑尼奥博士参加审讯。隆阑尼奥博士从表妹鲍细霞的信件中得知事情的原季，便以身患疾病为托词，向公爵推荐鲍细霞代审此案。鲍细霞和侍女聂莉莎分别乔装成律师和书记，来到威尼斯法庭。公爵宣布由这位年轻律师审理此案。法官先是希望夏洛克发点"慈悲"，接着提出照借款三倍的钱还他，但都不为夏洛克所动。夏洛克甚至扬言：就是"把整个儿的威尼斯给我，我都不能答应。"于是，法官向夏洛克宣布："你必须从他的胸前割下这磅肉来；法律许可你，法庭判给你。"夏洛克夸奖博学多才的法官判得好。可是，正当夏洛克准备割肉之时，法官又向他宣布："这约上并没有允许你取他的一滴血，只是写明着'一磅肉'，所以你可以照约拿一磅肉去，可是在割肉的时候，要是流下一滴基督徒的血，你的土地财产，按照威尼斯的法律，就要全部交公。"这是夏洛克始料未及的。他惊慌异常，先是提出照借款三倍的钱付出他的债，紧接着又退一步，只想要收回本钱。但是法官坚持要夏洛克"冒着你自己生命的危险割下那一

磅肉”。夏洛克意识到自己已无法支撑下去，表示不打这场官司了。但法官又向夏洛克宣布威尼斯的一条法律：“凡是一个异邦人企图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谋害任何公民，查明确有实据者，他的财产的半数应归受害的一方所有，其余的半数没入公库，犯罪者的生命悉听公爵处理，他人不得过问。”公爵本着基督教的精神，赦免了夏洛克的死罪；宣布将夏洛克的一半财产没入公库，一半划归受害人安东尼奥所有。安东尼奥提出接管夏洛克的一半财产，待到夏洛克死后，就把财产转交给他的女儿吉雪加和女婿罗伦佐，并要夏洛克就此写下文契，还要他立即改信基督教。无奈，夏洛克只得一一照办。

为了表达谢忱和敬意，巴萨尼奥在不得已的情况五把指环送给律师，书记也从葛莱西安诺的手中取来了指环。巴萨尼奥等人回到贝尔蒙特，与鲍西娅等人欣喜重逢；但他们又因指环的事而受到鲍细霞和聂莉莎的戏弄，引起一场“吵闹”。直至鲍细霞和聂莉莎分别拿出指环，才真相大白，原来法庭上的律师和书记就是她们两人。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安东尼奥的商船已满载而归，平安抵港。安东尼奥以及巴萨尼奥与鲍细霞、葛莱西安诺与聂莉莎、罗伦佐与吉雪加三对情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

专家评述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的一部重要喜剧。它通过安东尼奥与夏洛克的冲突，反映了慷慨无私的友谊、真诚的爱情与贪婪、嫉妒、残酷的对立，歌颂了人文主义思想原则；同时也涉及种族歧视问题，对被损害的犹太人寄予一定的同情。剧中的主要人物，如夏洛克、鲍细霞、安东尼奥等，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尤其是夏洛克，已被公认为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典型。整个剧本结构纷繁。安东尼奥与夏洛克的尖锐冲突是该剧的主要线索，与其平行的次要线索有巴萨尼奥与鲍细霞

的爱情;此外,还有吉雪加与罗伦佐的爱情线索。莎士比亚在纷繁的线索中,分清主次,突出主线,先解决其他线索的问题,并让其他线索的人物统统站在安东尼奥一边,借此推动主要线索的发展。法庭一场把全剧推向高潮,主要线索中的冲突也得以解决。该剧剧情丰富生动,它打破悲剧和喜剧的严格界限,以喜剧为主要因素,悲喜交错,通过"一磅肉"借约、"三匣子"择婚,以及女儿私奔、仆人易主、法庭上顺境和逆境的转化以及指环风波等的情节,使全剧跌宕起伏,妙趣横生。还使用对比,诸如贪婪、吝啬、残忍的夏洛克与真诚、友爱的年轻人,安东尼奥所处的逆境与他的胜诉、是非之地威尼斯与充满诗情画意的贝尔蒙特等的对比,使人文主义思想得到深入的表现,社会讽刺意味也大为增强。

主要人物

夏洛克

公认为世界文学中性格复杂的艺术典型。这个高利贷者,具有贪婪吝啬、凶狠残暴的性格特征。他凭借放高利贷聚敛财富,把金银比作母羊,要让它们像生小羊那样尽快为他生利息。为了金钱,他丧失了人的正常感情,平时不给仆人吃饱,把女儿吉雪加禁锢在家庭这座"地狱"里,不许外出玩乐,以至于吉雪加认为她与夏洛克之间只有血统关系,她"在行为上却不是他的女儿"。夏洛克得知吉雪加卷走金银财宝与情人私奔后出诅咒:"我希望我的女儿死在我的脚下,那些珠宝都挂在她耳朵上,我希望她就在我的脚下入土安葬,那些银钱都放在她的棺材里!"夏洛克与安东尼奥的矛盾,除了民族的宗教的因素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金钱关系。他因安东尼奥借钱给人不收利息,影响他"盘剥取利"而怀恨在心。夏洛克一心考虑的是要实现"生意买卖全凭我一句话"的野心。他要安东尼奥签订借约,竟不收分文利息,

是为了要铲除安东尼奥。因此，当他得悉安东尼奥货船出事，他非要诉诸法律不可。尽管公爵等人极力规劝，也不能叫他回心转意。也正因为此，鲍细霞在法庭上向他提出“他们愿意出三倍的钱还你”，他仍然不予理睬，并且扬言即使“把整个儿的威尼斯给我，我都不答应”，坚持要割下对方的一磅肉。夏洛克这种出于金钱考虑而显露出的“铁石”心肠、凶狠残暴的本性至此已暴露无遗。无怪乎剧中人物是这样评价夏洛克的：他“样子像人，却一心一意只想残害他的同类”，他是“人世间一头最顽固的恶狗”。可见，莎士比亚对于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旧式高利贷掠夺者的夏洛克及其贪婪吝啬、凶狠残暴的性格特点是予以揭露和抨击的。但是，莎士比亚在塑造这一典型时，并没有流于简单化，而是写出了作为犹太人、异教徒的夏洛克备受歧视、凌辱的复仇心理。签订借约前，夏洛克与安东尼奥就有“深仇宿怨”，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安东尼奥“憎恶我们的民族，甚至在商人会集的地方当众辱骂我，……要是我饶过了他，那我们的民族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这是当时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民族矛盾的反映。签订借约正是犹太人受歧视、遭凌辱而图复仇的心的表现。夏洛克甚至发出这样的诘问：“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你们要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吗……你们要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这表明，莎士比亚对于作为犹太人、异教徒的夏洛克是寄予深切的同情的。由此可见，夏洛克典型形象的内涵是丰富、复杂的。

夏洛克这一典型形象对于广大的读者、观众是并不陌生的。历代莎评常涉及这一形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通过夏洛克这个人物，说明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罪恶，资产阶级的贪婪残酷；还以“普鲁士的夏洛克”为喻，揭露俾斯麦向法国提出赔款割地的贪婪和残忍的面

目。

鲍细霞

她是莎士比亚理想中的新女性，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富有光彩的人文义义思想的女性形象。她美貌，又具有“非常卓越的德性”，以仁爱为其性格的基点，执著地追求友谊成爱情。她把侍女聂莉莎当作知心朋友，对夏洛克的女儿吉雪加及其情人罗伦佐也给予热情的帮助。最突出的是当她得知安东尼奥商船出事，夏洛克执意“照约执行处罚”时，十分明确地表示“万万不能因为巴萨尼奥的过失，害这样一位好朋友损伤一根毛发”。为了搭救安东尼奥，她交给巴萨尼奥相当于借款二十倍的钱带往威尼斯，偿还债务；托人送信给帕度亚的表兄隆阑尼奥博士，请求助一臂之力。她自己和侍女改扮男装，奔赴威尼斯。鲍细霞对于自己无权取舍爱情婚姻极为满，也表现了她的觉醒的意识；当她得到意中人的爱情时，她表示希望“我能够六十倍胜过我的本身，再加上一千倍的美丽，一万倍的富有”，表明她爱得深切。索取指环，戏弄巴萨尼奥，则表现了她的温柔、俏皮。如果说鲍细霞追求友谊与爱情的行动与当时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女性的作为有共同之点的话；那么，她的非凡的机智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她的独特之处。法庭一场可以看出她既与安东尼奥等人有别，也与公爵不同。安东尼奥束手无策，准备听任夏洛克割肉；公爵则非常明显地站在安东尼奥这一边，鲍细霞沉着以待，而且以执法无私的面目出现在法庭上。她以其智慧控制法庭的审讯。她向夏洛克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同时又设下圈套，先是肯定夏洛克的指控是可以成立的，取得夏洛克的信任；接着把安东尼奥的一磅肉判给夏洛克，赢得夏洛克“博学多才的法官！判得好”！的赞誉；最后，突如其来，利用借约只规定割一磅肉、没写明可流一滴血的破绽，使夏洛克败下阵去。无怪乎，当审讯

结束时，巴萨尼奥会对这位法官说："我跟我这位敝友今天多赖您的智慧，免去了一场无妄之灾。"

鲍细霞这一形象常为人们所称赞。德国诗人海涅在《莎士比亚笔下的女角》中把夏洛克与鲍细霞作了对比。他写道："如果我们按照习惯的理解，把夏洛克作为僵板、严酷、敌视艺术的犹太的代表的话，那么相反地，鲍细霞似乎应当作为那朵希腊精神的后开之花——文艺复兴的代表了；这朵娇艳的鲜花在16世纪时，从意大利向全世界喷发可爱的芳香。这朵娇艳的鲜花，直至今天我们还珍惜她，高度评介她。"

安东尼奥

他是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虽为富商，但并不利欲熏心，而是慷慨大方，借钱不收分文利息。为了替好友解难，安东尼奥同意签订"一磅肉"借约。商船出事后，他在法庭上袒露胸膛，并向好友巴萨尼奥表示他是死而无怨的。这个人物，用巴萨尼奥的话说，是一个"心肠最仁慈的人"，热心为善，多情尚义，保留着比任何意大利人更多的古罗马的仗义精神。但安东尼奥多愁善感，他把世界视为舞台，每个人都必须在这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他认为他所扮演的是"悲哀的角色"；安东尼奥对夏洛克的态度亦表现出他的种族歧视的观念。

巴萨尼奥

他是破落贵族子弟，为了维持外强中干的体面，他把微薄的产业挥霍殆尽。他向贝尔蒙特名门闺秀鲍细霞求婚，有着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当他来到贝尔蒙特之后，他真心实意地爱上鲍细霞。巴萨尼奥重视友谊，与其好友安东尼奥"友情深厚"。当他听到夏洛克要安东尼奥签订"一磅肉"的借约时，他表示他宁愿贫困，也不能让安东尼奥因

为他而签这个约。巴萨尼奥读了有关安东尼奥商船出事、债主煎迫、殆无生望的信件后，脸色变白，他说："那信纸就像是我朋友的身体，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一处处血淋淋的创伤。"为了搭救安东尼奥，他毫不迟疑地动身去威尼斯。巴萨尼奥在法庭上既想方设法使安东尼奥摆脱困境，又竭力为朋友解愁，说夏洛克可以把他的一切都拿去，可是他决不让安东尼奥为了他的缘故流一滴血。巴萨尼奥这一人物形象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青年人珍视爱情和友谊的精神。


莎士比亚
经典名剧
威尼斯商人
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剧中人物

威尼斯公爵

洛哥亲王 }鲍细霞的求婚
阿拉贡亲王 }

安东尼奥　威尼斯商人

巴散尼奥　他的朋友

葛莱西安诺 }
隆阑尼奥 }安东尼奥和巴散尼奥的朋友
撒拉林诺 }

罗伦佐　吉雪加的恋人

夏洛克　犹太富翁

杜拔雨　犹太人，夏洛克的朋友

朗西洛脱·高波　小丑，夏洛克的仆人

老高波　朗西洛脱的父亲

里奥那陀　巴散尼奥的仆人

包尔萨泽 }鲍细霞的仆人
史梯番诺 }

鲍细霞　富家嗣女

聂莉莎　她的侍女

吉雪加　夏洛克的女儿

威尼斯众士绅，法庭官吏，狱吏，鲍细霞家中的仆人，及其他侍从

地点

一部分在威尼斯；一部分在大陆上的贝尔蒙脱，鲍细霞邸宅所在地

第一幕

第一场 威尼斯；街道

〔安东尼奥，撒拉林诺及萨兰尼奥上。

安 真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它真叫我厌烦；你们说你们见我这样子，也觉得很厌烦；可是我怎样会让忧愁沾上了身，这种忧愁究竟是怎么一种东西，它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我却全不知道；忧愁已经使我变成了一个傻子，我简直有点自己也不懂得自己起来了。

撒 您的心是跟着您那些扯着满帆的大船，在海洋上簸荡着呢；它们就像水上的达官富绅，炫示着它们的豪华，那些小商船向它们点头敬礼，它们却睬也不睬地凌风直驶。

萨 相信我，老兄，要是我也有这么一笔买卖在外洋，我一定要用大部分的心思牵挂它；我一定常常拔草观测风吹的方向，在地图上查看港口码头的名字，凡是足以使我担心我的货物的命运的一切事情，不用说都会引起我的忧愁。

撒 吹凉我的粥的一口气，也会吹痛了我的心，当我想到海面上的一阵暴风，将会造成怎样一种灾祸的时候。一看见沙漏的时计，我就会想起海边的沙滩，仿佛看见我那艘富丽的商船倒插在沙里，船底朝天，它的高高的桅樯吻着它的葬身之地。要是我到教堂里

去，看见那用石块筑成的神圣的殿堂，我怎么会不立刻想起那些危险的礁石，它们只要略微碰一碰我那艘好船的船舷，就会把满船的香料倾泻在水里，让汹涌的波涛披戴着我的绸缎绫罗，方才还是价值连城的，一转瞬间尽归乌有？要是我想到了这种情形，我怎么会不担心这种情形也许果然会发生而忧愁起来呢？不用对我说，我知道安东尼奥是因为想到他的货物而忧愁。

安　不，相信我；感谢我的命运，我的买卖的成败，并不完全寄托在一艘船上，更不是倚赖着一处地方；我的全部财产，也不会因为这一年的盈亏而受到影响，所以我的货物并不能使我忧愁。

撒　啊，那么您是在恋爱了。

安　呸！那儿的话！

撒　也不是在恋爱吗？那么让我们说，您因为不快乐，所以忧愁；这就像瞧您笑笑跳跳，就说您因为不忧愁，所以快乐一样，再便当没有了。老天造下人来，真是无奇不有：有的人老是眯着眼睛笑，好像鹦鹉见了一个人吹风笛的人一样；有的人终日皱着眉头，即使奈斯脱[1]发誓说那笑话很可笑，他也不肯露一露他的牙齿，装了同一个笑容来。

〔巴散尼奥，罗伦佐及葛莱西安诺上。

萨　你的一位最尊贵的朋友，巴散尼奥，跟葛莱西安诺，罗伦佐都来了，再见；您现在有了更好的同伴，我们可以少陪啦。

撒　倘不是因为您的好朋友来了。我一定要叫您快乐了才走。

安　你们的友谊我是十分看重的。照我看来，恐怕还是你们自己有事，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想抽身出去吧？

撒　早安，各位大爷。

巴　两位先生，咱们什么时候再聚在一起谈谈笑笑？你们近来跟我十分疏远，这是为了什么呢？

撒　您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一定奉陪。（撒、萨下。）

罗　巴散尼奥大爷，您现在已经找到安东尼奥，我们也要少陪啦，可是请您千万别忘记吃饭的时候咱们在什么地方会面。

巴　我一定不失约。

葛　安东尼奥先生，您的脸色不大好，您把世间的事情看得太认真了。相信我，您近来真的大大地变了一个人啦。

安　葛莱西安诺，我把这世界不过看作一个世界，每一个人必须在这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我扮演的是一个悲哀的角色。

葛　让我扮演一个小丑吧。让我在嘻嘻哈哈的欢笑声中不知不觉地老去。宁可用酒温暖我的肠胃，不要用折磨自己的呻吟冰冷我的心。为什么一个身体里面流着热血的人，要那么正襟危坐，就像他祖宗爷爷的石膏像一样呢？明明醒着的时候，为什么偏要像睡去了一般？为什么动不动翻脸生气，把自己气出了一场黄疸病来？我告诉你吧，安东尼奥，——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对你说这样的话：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脸上装出一副心如止水的神气，故意表示他们的冷静，好让人家称赞他们一声智慧深沉，思想渊博；他们的神气之间，好像说："我的说话都是纶音天语，我要是一张开嘴唇来，不许有一头狗乱叫！"啊，我的安东尼奥，我看透这一种人，他们只是因为不说话，博得了智慧的名誉；可是我可以确定说一句，要是他们说起话来，听见的人，谁都会骂他们是傻瓜的。等有机会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关于这种人的笑话吧；可是请你千万别再用悲哀做钓饵，去钓这种无聊的名誉了。来，好罗伦佐。回头见；等我吃完了饭，再来向你结束我的劝告。

罗　好，咱们在吃饭的时候再见吧。我大概也就是他所说的那种以不说话为聪明的人，因为葛莱西安诺不让我有说话的机会。

葛　嘿，你只要再跟我两年，就会连你自己说话的声音也听不出来。

安　再见，我会把自己慢慢儿训练得多说话一点的。

葛　那就再好没有了；只有干牛舌和没人要的老处女，才是应该沉默的。（葛、罗下。）

安　他说的这一番话有些什么意思？

巴　葛莱西安诺比全威尼斯城里无论那一个人都更会拉上一大堆废话。他的道理就像藏在两桶砻糠里的两粒麦子，你必须费去整天功夫才能够把它们找到，可是找到了它们以后，你会觉得费这许多气力找它们出来，是一点不值得的。

安　好，您今天答应告诉我您立誓要去秘密拜访的那位姑娘的名字，现在请您告诉我吧。

巴　安东尼奥，我怎样为了维持我的外强中干的体面，把一份微薄的资产消耗殆尽的情形，您是知道得很明白的；对于因为家道中落而感到的生活上的紧缩，现在我倒也不以为意；我的最大的烦恼，是怎样可以解脱我背上这一重重由于浪费而积欠下来的债务。无论在钱财方面或是友谊方面，安东尼奥，我欠您的债都是顶多的；因为你我交情深厚，我才敢大胆把我心里所打算的怎样了清这一切债务的计划全部告诉您。

安　好巴散尼奥，请您告诉我吧。只要您的计划跟您向来的立身行事一样光明正大，那么我的钱囊可以让您任意取用，我自己也可以供您驱使；我愿意用我所有的力量，帮助您达到目的。

巴　我在学校里练习射箭的时候，每次把一枝箭射得不知去向，便用另一枝箭向着同一方向射了过去，眼睛看准了它掉在什么地方，这样往往可以把那失去的箭也找了回来。我提起这一件儿童时代的往事作为譬喻，因为我将要对您说的话，完全是一种很天真的思想。我欠了您很多的债，而且像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一样，把借来的钱一起挥霍完了；可是您要是愿意向着您放射第一枝箭

的方向，再把您的第二枝箭射了过去，那么这一回我一定会把目标看准，即使不把两枝箭一起找回来，至少也可以把第二枝箭交还给您，让我仍旧对您先前给我的援助做一个知恩图报的负债者。

安　您是知道我的为人的，现在您用这种譬喻的话来试探我的友谊，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要是您怀疑我不肯尽力相助，那就要比把我所有的钱一起花掉还要对不起我。所以您只要对我说我应该怎么做，如果您知道那件事是我的力量所能办到的，我一定会给您办到。您说吧。

巴　在贝尔蒙脱有一位富家的嗣女，她生得非常美貌，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她有非常卓越的德性；从她的眼睛里，我有时接到她的脉脉含情的流盼。她的名字叫做鲍细霞，比起古代惜多的女儿，勃鲁脱斯的贤妻鲍细霞[2]来，毫无逊色。这广大的世界也没有漠视了她的好处，四方的风从每一处海岸上带来了声名藉藉的求婚者；她的光亮的长发就像是传说中的金羊毛，引诱着无数的杰生[3]前来向她追求。啊，我的安东尼奥！只要我有相当的财力，可以和他们中间无论那一个人匹敌，那么我觉得我有充分的把握，一定会达到愿望的。

安　你知道我的全部财产都在海上；我现在既没有钱，也没有可以变换做一笔现款的货物。所以我们还是去试一试我的信用，看它在威尼斯城里有什么效力吧；我一定凭着我这一点面子，尽力供给你到贝尔蒙脱去见那位美貌的鲍细霞。去，我们两人就去分头打听什么地方可以借得到钱，我就用我的信用做担保，或者用我自己的名义给你借下来。（同下。）

第二场 贝尔蒙脱；鲍细霞家中一室

〔鲍细霞及聂莉莎上。

鲍 真的，聂莉莎，我这小小的身体已经厌倦了这个广大的世界了。

聂 好小姐，您的不幸要是跟您的好运气一样大，那么无怪您会厌倦这个世界的；可是照我的愚见看来，吃得太饱的人，跟挨着饿不吃东西的人，一样是会害病的；所以中庸之道才是最大的幸福：富贵催人生白发，布衣蔬食易长年。

鲍 很好的句子。

聂 要是能够照着它做去，那就更好了。

鲍 倘使做一件事情，就跟知道什么事情是应该做的一样容易，那么小教堂都要变成大礼拜堂，穷人的草屋都要变成王侯的宫殿了。一个好的说教师才会遵从他自己的训诲；我可以教训二十个人，吩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事，可是要我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履行我自己的教训，我就要敬谢不敏了。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可是热情激动起来，就会把冷酷的法令蔑弃不顾；年青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它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藩篱。可是我这样大发议论，是不会帮助我选择一个丈夫的。唉，说什么选择！我既不能选择我所中意的人，又不能拒绝我所憎厌的人；一个活着的女儿的意志，却要被一个死了的父亲的遗嘱所箝制。聂莉莎，像我这样不能选择，也不能拒绝，不是太叫人难堪了吗？

聂 老太爷生前道高德重。大凡有道君子，临终之时，必有神悟；他既然定下这抽签取决的方法，叫谁能够在这金银铅三匣之中选中了他预定的一只，便可以跟您匹配成亲，那么能够选中的人，一定是值得您倾心相爱的。可是在这些已经到来向您求婚的王孙

公子中间，您对于哪一个最有好感呢？

鲍　请你列举他们的名字，当你提到什么人的时候，我就对他下几句评语；凭着我的评语，你就可以知道我对于他们各人的印象。

聂　第一个是那不勒斯的亲王。

鲍　嗯，他真是一匹小马；他不讲话则已，讲起话来，老是说他的马怎么怎么；他因为能够自己替他的马装上蹄铁，算是一件天大的本领。我很有点儿疑心他的令堂太太是跟铁匠有过勾搭的。

聂　还有那位巴拉庭伯爵[4]呢？

鲍　他一天到晚皱着眉头，好像说，"你要是不爱我，随你的便。"他听见笑话也不露一丝笑容。我看他年纪轻轻，就这么愁眉苦脸，到老来只好一天到晚痛哭流涕了。我宁愿嫁给一个骷髅，也不愿嫁给这两人中间的任何一个；上帝保佑我不要落在这两个人手里！

聂　您说那位法国贵族勒·滂先生怎样？

鲍　既然上帝造下他来，就算他是个人吧。凭良心说，我知道讥笑人家是一桩罪过，可是他！吓！他的马比那不勒斯亲王那一匹好一点，他的皱眉头的坏脾气也胜过那位巴拉庭伯爵。什么人的坏处他都有一点，可是一点没有自己的特色；听见画眉鸟唱歌，他就会手舞足蹈；见了自己的影子，也会跟它比剑。我倘然嫁给他，等于嫁给二十个丈夫，要是他瞧不起我，我会原谅他，因为即使他爱我爱到发狂，我也是永远不会报答他的。

聂　那么您说那个英国的少年男爵，福根勃立琪呢？

鲍　你知道我没有对他说过一句话，因为我的话他听不懂，他的话我也听不懂；他不会说拉丁话，法国话，意大利话；至于我的英国话程度的高明，你是可以替我出席法庭作证的。他的模样倒还长得不错，可是唉！谁高兴跟一个哑巴子做手势谈话呀？他的装束多么古怪！我想他的紧身衣是在意大利买的，他的长统袜是在法国

买的，他的软帽是在德国买的，至于他的行为举止，那是他从四面八方学来的。

聂　您觉得他的邻居，那位苏格兰贵族怎样？

鲍　他很懂得礼尚往来的睦邻之道，因为那个英国人曾经赏给他一记耳光，他就发誓说，一有机会，立即奉还；我想那法国人是他的保人，他已经签署契约，声明将来加倍报偿哩。

聂　您看那位德国少爷，撒克逊公爵的侄子怎样？

鲍　他在早上清醒的时候，就已经很坏了，一到下午喝醉了酒，尤其坏透；当他顶好的时候，叫他是个人还有点不够资格，当他顶坏的时候，他简直比畜生好不了多少。要是最不幸的祸事降临到我身上；我也希望永远不要跟他在一起。

聂　要是他要求选择，结果居然给他选中了预定的匣子，那时候您倘然拒绝嫁给他，那不是违背了老太爷的遗命了吗？

鲍　为了预防万一起见，所以我要请你替我在错误的匣子上放好一杯满满的莱因河葡萄酒；要是魔鬼在他的心里，诱惑在他的面前，我相信他一定会选了那一只匣子的。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做，聂莉莎，只要不让我嫁给一个酒鬼。

聂　小姐，您放心吧，您再也不会嫁给这些贵人中间的任何一个的。他们已经把他们的决心告诉了我，说除了您父亲所规定的用选择匣子决定取舍的办法以外，要是他们不能用别的方法取得您的应允，那么他们决定动身回国，不再麻烦您了。

鲍　要是没有人愿意照我父亲的遗命把我娶去，那么即使我活到一千岁，也只好终身不字。我很高兴这一群求婚者都是这么懂事，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我不是唯望其速去的；求上帝赐给他们一路顺风吧！

聂　小姐，您还记不记得，当老太爷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跟着蒙脱佛

拉侯爵到这儿来的才兼文武的威尼斯人？

鲍　是的，是的，那是巴散尼奥。我想这是他的名字。

聂　正是，小姐，照我这双痴人的眼睛看起来，他是一切男子中间最值得匹配一位佳人的。

鲍　我很记得他，他果然值得你的夸奖。

〔一仆人上。

鲍　啊！什么事？

仆　小姐，那四位客人要来向您告别；另外还有第五位客人，摩洛哥亲王，差了一个人先来报信，说他的主人亲王殿下今天晚上就要到这儿来了。

鲍　要是我能够竭诚欢迎这第五位客人，就像我竭诚欢送那四位客人一样，那就好了。假如他有圣人般的德性，偏偏生着一副魔鬼的面貌，那么与其让他做我的丈夫，还不如让他听我的忏悔。来，聂莉莎。正是——

垂翅狂蜂方出户，寻芳浪蝶又登门。（同下。）

第三场　威尼斯；广场

〔巴散尼奥及夏洛克上。

夏　三千块钱，嗯？

巴　是的，大叔，三个月为期。

夏　三个月为期，嗯？

巴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这一笔钱可以由安东尼奥签立借据。

夏　安东尼奥签立借据，嗯？

巴　你愿意帮助我吗？你愿意应承我吗？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你的答复？

夏 三千块钱，借三个月，安东尼奥签立借据。

巴 你的答复呢？

夏 安东尼奥是个好人。

巴 你有没有听见人家说过他不是个好人？

夏 啊，不，不，不，不，我说他是个好人，我的意思是说他是个有身价的人。可是他的财产却还有些问题：他有一艘商船开到特里坡利斯，另外一艘开到印度群岛，我在交易所里还听人说起，他有第三艘船在墨西哥，第四艘到英国去了，此外还有遍布在海外各国的买卖；可是船不过是几块木板钉起来的东西，水手也不过是些血肉之躯，岸上有旱老鼠，水里也有水老鼠，有陆地的强盗，也有海上的强盗，还有风波礁石各种的危险。不过虽然这么说，他这个人是靠得住的。三千块钱，我想我可以接受他的契约。

巴 你放心吧，不会有错的。

夏 一定要放了心才敢把债放出去，所以还是让我再考虑考虑吧。我可不可以跟安东尼奥谈谈？

巴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陪我们吃一顿饭？

夏 是的，叫我去闻猪肉的味道，吃你们那拿撒勒先知[5]把魔鬼赶进去的脏东西的身体！我可以跟你们做买卖，讲交易，谈天散步，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可是我不能陪你们吃东西喝酒做祷告。交易所里有些什么消息？那边来的是谁？

〔安东尼奥上。

巴 这位就是安东尼奥先生。

夏 (旁白)他的样子多么像一个摇尾乞怜的税吏！我恨他因为他是个基督徒，可是尤其因为他是个傻子，借钱给人不取利钱，把咱们在威尼斯城里放债的这一行的利息都压低了。要是我有一天抓

住他的把柄，一定要痛痛快快地向他报复我的深仇宿怨。他憎恶我们神圣的民族，甚至在商人会集的地方当众辱骂我，辱骂我的交易，辱骂我辛辛苦苦赚下来的钱，说那些都是盘剥得来的腌脏钱。我是要饶过了他，让我们的民族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

巴　夏洛克，你听见吗？

夏　我正在估计我手头的现款，照我大概记得起来的数目，要一时凑足三千块钱，恐怕办不到。可是那没有关系，我们族里有一个犹太富翁杜拔尔，可以供给我必要的数目。且慢！您打算借几个月？（向安）您好，好先生；哪一阵好风把尊驾吹了来啦？

安　夏洛克，虽然我跟人家互通有无，从来不讲利息，可是为了我的朋友的急需，这回我要破一次例。（向巴）他有没有知道你需要多少？

夏　嗯，嗯，三千块钱。

安　三个月为期。

夏　我倒忘了，正是三个月，您对我说过的。好，您的借据呢？让我瞧一瞧。可是听着，好像您说您从来借钱不讲利息。

安　我从来不讲利息。

夏　当雅各替他的舅父拉班牧羊的时候[6]——这个雅各是我们圣祖亚伯兰的后裔，他的聪明的母亲设计使他做第三代的族长，是的，他是第三代，——

安　为什么说起他呢？他也是取利息的吗？

夏　不，不是取利息，不是像你们所说的那样直接取利息。听好雅各用些什么手段：拉班跟他约定，生下来的小羊凡是有条纹斑点的，都归雅各所有，作为他的牧羊的酬劳；到晚秋的时候，那些母羊因为淫情发动，跟公羊交合，这个狡狯的牧人就乘着这些毛畜正在进行传种工作的当儿，削好了几根木棒，插在淫浪的母羊的

面前，它们这样怀了孕，一到生产的时候，产下的小羊都是有斑纹的，所以都归雅各所有。这是致富的妙法，上帝也祝福他；只要不是偷窃，会打算盘总是好事。

安　雅各虽然幸而获中，可是这也是他按约应得的酬报；上天的意旨成全了他，却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力量。你提起这一件事，是不是要证明取利息是一件好事？还是说金子银子就是你的公羊母羊？

夏　这我倒不能说；我只是叫它像母羊生小羊一样地快快生利息。可是先生，你听我说。

安　你听，巴散尼奥，魔鬼也会引证"圣经"来替自己辩护哩。一个指着神圣的名字作证的恶人，就像一个脸带笑容的奸徒，又像一只外观美好中心腐烂的苹果。唉，奸伪的表面是多么动人！

夏　三千块钱，这是一笔可观的整数。一年除去三个月，让我看看利钱应该有多少。

安　好，夏洛克，我们可不可以仰仗你这一次？

夏　安东尼奥先生，好多次您在交易所里骂我，说我盘剥取利，我总是忍气吞声，耸耸肩膀，没有跟您争辩，因为忍受迫害，本来是我们民族的特色。您骂我异教徒，杀人的狗，把唾沫吐在我的犹太长袍上，只因为我用我自己的钱博取几个利息。好，看来现在是您要来向我求助了；您跑来见我，您说，"夏洛克，我们要几个钱；"您这样对我说。您把唾沫吐在我的胡子上，用您的脚踢我，好像我是您门口的一条野狗一样；现在您却来问我要钱，我应该怎样对您说呢？我要不要这样说，"一条狗会有钱吗？一条恶狗能够借人三千块钱吗？"或者我应不应该弯下身子，像一个奴才似地低声下气，恭恭敬敬地说，"好先生，您在上星期三用唾沫吐在我身上；有一天您用脚踢我；还有一天您骂我狗；为了报答您这许多恩典，所以我应该借给您这么些钱吗？"

安　我恨不得再这样骂你、唾你、踢你。要是你愿意把这钱借给我，不要把它当作借给你的朋友，——哪有朋友之间通融几个臭钱也要斤斤较量地计算利息的道理？——你就把它当作借给你的仇人吧；倘使我失了信用，你尽管拉下脸来照约处罚就是了。

夏　嗳哟，瞧您生这么大的气！我愿意跟您交个朋友，大家很要好的；您从前加在我身上的种种羞辱，我愿意完全忘掉；您现在需要多少钱，我愿意如数供给您，而且不要您一个子儿的利息；可是您却不愿意听我说下去；我这完全是一片好心哩。

安　这倒果然是一片好心。

夏　我要叫你们看看我倒底是不是一片好心。跟我去找一个公证人，就在那儿签好了约；我们不妨开个玩笑，在约里载明要是您不能按照约中所规定的条件，在什么日子什么地点，还给我一笔什么数目的钱，就得随我的意思，在您身上的任何部分割下一磅白肉，作为处罚。

安　很好，就这么办吧，我愿意签下这样一张约，还要对人家说这个犹太人的心肠倒不坏呢。

巴　我宁愿安守贫困，不能让你为了我的缘故签这样的约。

安　老兄，你怕什么；我决不会受罚的。就在这两个月之内，离开这约的满期还有一个月，我就可以有十倍这借款的数目进门。

夏　亚伯兰老祖宗啊！瞧这些基督徒因为自己待人刻薄，所以疑心人家对他们不怀好意。请您告诉我，要是他到期不还，我照着约上规定的条款向他执行处罚了，那对我又有什么好处？从人身上割下来的一磅肉，它的价值可以比得上一磅羊肉，牛肉，或是山羊肉吗？我为了要博得他的好感，所以才向他买这样一个交情；要是他愿意接受我的条件，很好，否则就算了。千万请你们不要误会了我这一番诚意。

安　好，夏洛克，我愿意签约。

夏　那么就请您先到公证人的地方等我，告诉他这一张游戏的契约怎样写法；我就去马上把钱凑起来，还要回到家里去瞧瞧，让一个靠不住的奴才看守着门户，有点放心不下；然后我立刻就来瞧您。

安　那么你去吧，善良的犹太人。（夏下。）这犹太人快要变做基督徒了，他的心肠变得好多啦。

巴　我不喜欢口蜜腹剑的人。

安　好了好了，这又有什么要紧？再过两个月，我的船就要回来了。（同下。）

第二幕

第一场　贝尔蒙脱；鲍细霞家中一室

〔喇叭奏花腔。摩洛哥亲王率侍从；鲍细霞，聂莉莎及婢仆等同上。

摩　不要因为我的肤色而憎厌我；我是骄阳的近邻，我这一身黝黑的制服，便是它的威焰的赐予。给我到终年不见阳光，冰山雪柱的极北，找一个最白皙的好人来，让我们刺血察验对您的爱情，看看究竟是他的血红还是我的血红。我告诉你，小姐，我这副容貌曾经吓破了勇士的肝胆；可是凭着我的爱情起誓，我们国土里最有声誉的少女也曾为它害过相思。我不愿变更我的肤色，除非为了取得您的欢心，我的温柔的女王！

鲍　讲到选择这一件事，我倒并不是单单凭信一双善于挑剔的少女的眼睛；而且我的命运由抽签决定，自己也没有任意取舍的权力；可是我的父亲倘不曾用他的远见把我束缚住了，使我只能委身于按照他所规定的方法赢得我的男子，那么您，声名卓著的王子，您的容貌在我的心目之中，并不比我所已经看到的那些求婚者有什么逊色。

摩　单是您这一番美意，已经使我万分感激了，所以请您带我去瞧瞧那几个匣子，试一试我的命运吧。凭着这一柄曾经手刃波斯王，并且使一个三次战败苏里曼苏丹的波斯王子授首的宝剑起誓，我要瞪眼吓退世间最狰狞的猛汉，跟全世界最勇武的壮士比赛

胆量，从母熊的胸前夺下哺乳的小熊；当一头饿狮咆哮攫食的时候，我要向它揶揄侮弄，为了要博得你的垂青，小姐。可是唉！即使像赫邱里斯那样的盖世英雄，要是跟他的奴仆赌起骰子来，也许他的运气还不如一个下贱之人；我现在听从着盲目的命运的指挥，也许结果终于失望，眼看着一个不如我的人把我的意中人挟走，而自己在悲哀中死去。

鲍　您必须信任命运，或者死了心放弃选择的尝试，或者当您开始选择以前，先立下一个誓言，要是选得不对，终身不再向任何女子求婚；所以还是请您考虑考虑吧。

摩　我的主意已决，不必考虑了；来，带我去试我的运气吧。

鲍　第一先到教堂里去；吃过了饭，您就可以试试您的运气。

摩　好，成功失败，在此一举！正是：不挟美人归，壮士无颜色。

（奏喇叭；众下。）

第二场　威尼斯；街道

〔朗西洛脱·高波上。

朗　要是我从我的主人这个犹太人的家里逃走，我的良心是一定要责备我的。可是魔鬼拉着我的臂膀，引诱着我，对我说，“高波，朗西洛脱·高波，好朗西洛脱，拔起你的腿来，开步，走！”我的良心说，“不，留心，老实的朗西洛脱，留心，老实的高波；”或者就是这么说，“老实的朗西洛脱·高波，别逃跑；用你的脚跟把逃跑的念头踢得远远的。”好，那个大胆的魔鬼却劝我卷起铺盖滚蛋；“去呀！”魔鬼说，“去呀！看在老天的面上，提起勇气来，跑吧！”好，我的良心挽住我心里的脖子，很聪明地对我说，“朗西洛脱我的老实朋友，你是一个老实人的儿子，”——或者还不如

说一个老实妇人的儿子，因为我的父亲的确有点儿不大那个，有点儿很丢脸的坏脾气；——好，我的良心说，"朗西洛脱，别动！"魔鬼说，"动！"我的良心说，"别动！""良心，"我说，"你说得不错；""魔鬼，"我说，"你说得有理。"要是听良心的话，我就应该留在我的主人那犹太人家里，上帝恕我这样说，他也是一个魔鬼；要是从犹太人的地方逃走，那么我就要听从魔鬼的话，对不住，他本身就是魔鬼，可是我说，那犹太人一定就是魔鬼的化身；凭良心说话，我的良心劝我留在犹太人地方，未免良心太狠。还是魔鬼的话说得像个朋友。我要跑，魔鬼；我的脚跟听从着你的指挥；我一定要逃跑。

〔老高波携篮上。

高　年轻的先生，请问一声，到犹太老爷的家里怎么走？

朗　（旁白）天啊！这是我的亲生的父亲，他的眼睛因为有八九分盲，所以不认识我。待我把他戏弄一下。

高　年轻的少爷先生，请问一声，到犹太老爷的家里怎么走？

朗　你在转下一个弯的时候，往右手转过去；临了一次转弯的时候，往左手转过去；再下一次转弯的时候，什么手也不用转，曲曲弯弯地转下去，就转到那犹太人的家里了。

高　哎哟，这条路可不容易走哩！您知道不知道有一个住在他家里的朗西洛脱，现在还在不在他家里？

朗　你说的是朗西洛脱少爷吗？（旁白）瞧着我吧，现在我要诱他流起眼泪来了。——你说的是朗西洛脱少爷吗？

高　不是什么少爷，先生，他是一个穷人的儿子；他的父亲，不是我说一句，是个老老实实的穷光蛋，多谢上帝，他还活得好好的。

朗　好，不要管他的父亲是个什么人，咱们讲的是朗西洛脱少爷。

高　他是您少爷的朋友，他就叫朗西洛脱。

朗　对不住，老人家，所以我要问你，你说的是朗西洛脱少爷吗？

高　是朗西洛脱，少爷。

朗　所以就是朗西洛脱少爷。老人家，你别提起朗西洛脱少爷啦；因为这位年轻的少爷，根据天命气数鬼这一类阴阳怪气的说法，是已经去世啦，或者说得明白一点是已经归天啦。

高　哎哟，天哪！这孩子是我老年的拐杖，我的唯一的靠傍哩。

朗　（旁白）我难道像一根棒儿，或是一根柱子吗？——爸爸，您不认识我吗？

高　唉，我不认识您，年轻的少爷；可是请您告诉我，我的孩子，——上帝安息他的灵魂！——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

朗　您不认识我吗，爸爸！

高　唉，少爷，我是个瞎子，我不认识您。

朗　嗳，真的，您就是眼睛明亮，也许会不认识我，只有聪明的父亲才会知道他自己的儿子。好，老人家，让我告诉您关于您儿子的消息吧。请您给我祝福；真理总会显露出来，杀人的凶手总会给人捉住；儿子虽然会暂时躲了过去，事实到临了总是瞒不过的。

高　少爷，请您站起来。我相信您一定不会是朗西洛脱，我的孩子。

朗　废话少说，请您给我祝福：我是朗西洛脱，从前是您的孩子，现在是您的儿子，将来也还是您的小子。

高　我不能想象您是我的儿子。

朗　那我倒不知道应该怎样想法子；可是我的确是在犹太人家里当仆人的朗西洛脱，我也相信您的妻子玛葛蕾就是我的母亲。

高　她的名字果真是玛葛蕾。你倘然真的就是朗西洛脱，那么你是我的亲生血肉了。上帝果然灵圣！你长了多长的一把胡子啦！你脸上的毛，比我那拖车子的马儿道平尾巴上的毛还多呐！

朗　这样看起来，那么道平的尾巴一定是越长越短的；我还清楚记得，上一次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尾巴上的毛比我脸上的毛多得多哩。

高　上帝啊！你真是变了样子啦！你跟主人合得来吗？我给他带了点儿礼物来了。你们现在合得来吗？

朗　合得来，合得来；可是从我自己这一方面讲，我既然已经决定逃跑，那么非到跑了一程路之后，我是决不会停止下来的。我的主人是个十足的犹太人；给他礼物！还是给他一根上吊的绳子吧。我替他做事情，把身体都饿瘦了，您可以用我的肋骨摸出我的每一条手指来。爸爸，您来了我很高兴。把您的礼物送给一位巴散尼奥大爷吧，他是会赏漂亮的新衣服给佣人穿的。我要是不能服侍他，我宁愿跑到地球的尽头去。啊，运气真好！正是他来了。到他跟前去，爸爸。我要是再继续服侍这个犹太人，连我自己都要变做犹太人了。

〔巴散尼奥率里奥那陀及其他侍从上。

巴　你们就这样做吧，可是要赶快点儿，晚饭顶迟必须在五点钟预备好。这儿封信替我分别送出；叫裁缝把制服做起来；回头再请葛莱西安诺立刻到我的寓所里来。（一仆下。）

朗　上去，爸爸。

高　上帝保佑大爷！

巴　谢谢你，有什么事？

高　大爷。这一个是我的儿子，一个苦命的孩子，——

朗　不是苦命的孩子，大爷，我是犹太富翁的跟班，不瞒大爷说，我想要——我的父亲可以给我证明，——

高　大爷，正像人家说的，他一心一意地想要侍候——

朗　总而言之一句千方百计，我本来是侍候那个犹太人的，可是我很

想要——我的父亲可以给我证明,——

高　不瞒大爷说,他的主人跟他有点儿意见不合,——

朗　干脆一句话,实实在在说,这犹太人欺侮了我,他叫我——我的父亲是个老头子,我希望他可以替我向您证明——

高　我这儿有一盘烹好的鸽子送给大爷,我要请求大爷一件事,——

朗　废话少说,这请求是关于我的事情,这位老实的老人家可以告诉您;不是我说一句,我这父亲虽然是个老头子,却是个苦人儿。

巴　让一个人说话。你们究竟要什么?

朗　侍候您,大爷。

高　正是这一件事,大爷。

巴　我认识你;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你的主人夏洛克今天曾经向我说起,要把你举荐给我。可是你不去侍候一个有钱的犹太人,反要来做一个穷绅士的跟班,恐怕没有什么好处吧。

朗　大爷,一句老古话刚好说着我的主人夏洛克跟您:他有的是钱,您有的是上帝的恩惠。

巴　你说得很好。老人家,你带着你的儿子,先去向他的旧主人告别,然后再来打听我的住址。(向侍从)给他做一身比别人格外鲜艳一点的制服,不可有误。

朗　爸爸,进去吧。我不能得到一个好差使吗?我生了嘴不会说话吗?好,(视手掌)在意大利要是有谁生得一手比我还好的掌纹,我一定会交好运的。好,这儿是一条笔直的寿命线;这儿有不多几个老婆;唉!十五个老婆算得什么,十一个寡妇,再加上九个黄花闺女,对于一个男人也不算太多啊。还要三次溺水不死,有一次几乎在一张天鹅绒的床边送了性命,好险呀好险!好,要是命运之神是个女的,她倒是个很好的娘儿。爸爸,来,我要用一霎眼的功

夫向那犹太人告别。（朗西洛脱及老高波下。）

巴　好里奥那陀，请你记好，这些东西买到以后，把它们安排停当，就赶紧回来，因为我今晚要宴请我的最有名望的相识；快去吧。

里　我一定给您尽力办去。

〔葛莱西安诺上。

葛　你家主人呢？

里　他就在那边走着，先生，（下。）

葛　巴散尼奥大爷！

巴　葛莱西安诺！

葛　我要向您提出一个要求。

葛　您不能拒绝我；我一定要跟您到贝尔蒙脱去。

巴　啊，那么我只好让你去了。可是听着，葛莱西安诺，你这个人太随便，太不拘礼节，太爱高声说话了：这几点本来对于你是再合适不过的，在我们的眼睛里也不以为嫌，可是在陌生人的地方，那就好像有点儿放肆啦。请你千万留心在你的活泼的天性里尽力放进几分冷静进去，否则人家见了你这样狂放的行为，也许会对我发生误会，害我不能达到我的希望。

葛　巴散尼奥大爷，听我说。我一定会装出一副安详的态度，说起话来恭而敬之，难得赌一两句咒，口袋里放了一本祈祷书，脸孔上堆满了庄严；不但如此，在念食前祈祷的时候，我还要把帽子拉下来遮住我的眼睛，叹一口气，说一句"阿们"；我一定遵守一切礼仪，就像人家有意装得循规蹈矩，去讨他老祖母的欢喜一样。要是我不照这样的话做去，您以后不用相信我好了。

巴　好，我们倒要瞧瞧你装得像不像。

葛　今天晚上可不算；您不能按照我今天晚上的行动来判断我。

巴　不，那未免太杀风景了。我倒要请你今天晚上痛痛快快地欢畅一下，因为我已经跟几个朋友约定，大家都要尽兴狂欢。现在我还有点事情，等会儿见。

葛　我也要去找罗伦佐，还有那些人；晚饭的时候我们一定来看您。（各下。）

第三场　同前。夏洛克家中一室

〔吉雪加及朗西洛脱上。

吉　你这样离开我的父亲，使我很不高兴；我们这个家是一座地狱，幸亏有你这淘气的小鬼，多少解除了几分闷气。可是再会吧，朗西洛脱。这一块钱你且拿了去；你在晚饭的时候，可以看见一位叫做罗伦佐的，是你新主人的客人，这封信你替我交给他，留心别让旁人看见。现在你快去吧，我不敢让我的父亲瞧见我跟你谈话。

朗　再见！眼泪哽住了我的舌头。顶美丽的异教徒，顶温柔的犹太人！倘不是一个基督徒跟你母亲私通，生了你下来，就算我有眼无珠。再会吧！这些傻气的泪点，快要把我的男子气概都淹没啦。再见！

吉　再见，好朗西洛脱。（朗下）唉，我真是罪恶深重，竟会羞于做我父亲的孩子！可是虽然我在血统上是他的女儿，在行为上却不是他的女儿。罗伦佐啊！你要是能够守信不渝，我将要结束我的内心的冲突，皈依基督教，做你的亲爱的妻子。（下。）

第四场　同前；街道

〔葛莱西安诺，罗伦佐，撒拉林诺，萨兰尼奥同上。

罗　不，咱们就在吃晚饭的时候溜了出去，在我的寓所里化装好了，只消一点钟功夫就可以把事情办好回来。

葛　咱们还没有好好儿准备过呢。

撒　咱们还没有提到过拿火炬的人。

萨　那一定要经过一番训练，否则叫人瞧着笑话；依我看来，还是不用了吧。

罗　现在还不过四点钟；咱们还有两个钟头可以准备起来。

〔朗西洛脱持函上。

罗　朗西洛脱朋友，你带什么消息来了？

朗　请您把这封信拆开来，好像它就会告诉您的。

罗　我认识这笔迹，这几个字写得真好看；写这封信的那双手，是比这信纸还要洁白的。

葛　一定是情书。

朗　大爷，小的告辞了。

罗　你还要到那儿去？

朗　呃，大爷，我要去请我的旧主人犹太人今天晚上陪我的新主人基督徒吃饭。

罗　慢着，这几个钱赏给你；你去回复温柔的吉雪加，我不会误她的约；留心说话的时候别给旁人听见。各位，去吧。（朗下。）你们愿意去准备今天晚上的假面跳舞会吗？我已经有了一个拿火炬的人了。

撒　是，我立刻就去准备起来。

萨　我也就去。

罗　再过一点钟左右，咱们大家在葛莱西安诺的寓所里相会。

撒　很好。（撒、萨同下。）

葛　那封信不是吉雪加写给你的吗？

罗　我必须把一切都告诉你。她已经教我怎样带着她逃出她父亲的家里，告诉我她随身带了多少金银珠宝，已经准备好怎样一身小童的服装，要是她的父亲那个犹太人有一天会上天堂，那一定因为上帝看在他善良的女儿面上特别开恩；恶运再也不敢侵犯她，除非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个奸诈的犹太人。来，跟我一块儿去；你可以一边走一边读这封信。美丽的吉雪加将要替我拿着火炬。（同下。）

第五场　同前；夏洛克家门前

〔夏洛克及朗西洛脱上。

夏　好，你就可以知道，你就可以亲眼瞧瞧夏洛克老头子跟巴散尼奥有什么不同啦。——

喂，吉雪加！——我家里容得你狼吞虎咽，别人家里不许你这样放肆的；——

喂，吉雪加！——我家里还让你睡觉打鼾，把衣服胡乱撕破；——喂，吉雪加！

朗　喂，吉雪加！

夏　谁叫你喊的？我没有叫你喊呀。

朗　您老人家不是常常怪我一定要等人家吩咐了才会做事吗？

〔吉雪加上。

吉　您叫我吗？有什么吩咐？

夏　吉雪加，人家请我去吃晚饭；这儿是我的钥匙，你好生收管着。可是我去干吗呢？人家又不是真心邀请我，他们不过拍拍我的马屁而已。可是我因为恨他们，倒要去这一趟，受用受用这个浪子基

督徒的酒食。吉雪加，我的孩子，留心照看门户。我实在有点不愿意去；昨天晚上我做梦看见钱袋，恐怕不是个吉兆。

朗　老爷，请您一定去；我家少爷在等着您赏光呢。

夏　我也在等着他赏我一记耳光哩。

朗　他们已经商量好了；我并不说您可以看到一场假面跳舞，可是您要是果然看到了，那就怪不得我在上一个黑曜日[7]早上六点钟会流起鼻血来啦，那一年正是在圣灰节星期三第四年的下午。

夏　怎么！还有假面跳舞吗？听好，吉雪加，把家里的门锁上了；听见鼓声和弯笛子的怪叫声音，不许爬到窗格子上张望，也不要伸出头去，瞧那些脸上涂得花花绿绿的傻基督徒们打街道上走过。所有的窗都给我关起来，别让那些无聊的胡闹的声音钻进我的清静的屋子里。凭着雅各的牧羊杖发誓，我今晚真有点不想出去参加什么宴会。可是就去这一次吧。小子，你先回去，说我就来了。

朗　那么我先去了，老爷。小姐，留心看好窗外；"跑来一个基督徒，不要错过好姻婚。"（下。）

夏　嘿，那个夏甲的傻瓜后裔[8]说些什么？

吉　没有说什么，他只是说，"再会，小姐。"

夏　这蠢才人倒还好，就是食量太大；做起事来，慢吞吞像条蜗牛一般；白天睡觉的本领，比野猫还胜过几分，我家里可容不得懒惰的黄蜂，所以才打发他走了，让他去跟着那个靠借债过日子的败家精，正好帮他消费。好，吉雪加，进去吧；也许我一会儿就回来；记住我的话，把门随手关了。"缚得牢，跑不了"，这是一句千古不磨的至理明言。（下。）

吉　再会；要是我的命运不跟我作梗，那么我将要失去一个父亲，你也要失去一个女儿了。（下。）

第六场 同前

〔葛莱西安诺及撒拉林诺戴假面同上。

葛 这儿屋檐下便是罗伦佐叫我们守望的地方。

撒 他约定的时间快要过去了。

葛 他会迟到真是件怪事,因为恋人们总是赶在时钟的前面的。

撒 啊!维纳丝的鸽子飞去缔结新欢的盟约,比之履行旧日的诺言,总是要快上十倍。

葛 那是一定的道理。谁在席终人散以后,他的食欲还像初入座时候那么强烈?哪一匹马在冗长的归途上,会像它起程时那么长驱疾驰?世间的任何事物,追求时候的兴致总要比享用时候的兴致浓烈。一艘新下水的船只扬帆出港的当儿,多么像一个娇养的少年,给那轻狂的风儿爱抚搂抱!可是等到它回来的时候,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船帆也变成了百结的破衲,它又多么像一个落魄的浪子,给那轻狂的风儿肆意欺凌!

撒 罗伦佐来啦;这些话你留着以后再说吧。

〔罗伦佐上。

罗 两位好朋友,累你们久等了,对不起得很;实在是因为我有点事情,急切里抽身不出。等你们将来也要偷妻子的时候,我一定也替你们守这么些时候。过来,这儿就是我的犹太岳父所住的地方。喂!里面有人吗?

〔吉雪加男装自上方上。

吉 你是那一个?我虽然认识你的声音,可是为了免得错认了人,请你把名字告诉我。

罗 我是罗伦佐,你的爱人。

吉 你果然是罗伦佐,也的确是我的爱人,谁会使我爱得像你一样

呢？罗伦佐，除了你之外，谁还知道我究竟是不是属于你的？

罗　上天和你的思想，都可以证明你是属于我的。

吉　来，把这匣子接住了，你拿了去大有好处的。幸亏在夜里，你瞧不见我，我改扮成这个怪样子，怪不好意思哩。可是恋爱是盲目的，恋人们瞧不见他们自己所干的傻事；要是他们瞧得见的话，那么邱必特瞧见我变成一个男孩子，也会脸红起来哩。

罗　下来吧，你必须替我拿着火炬。

吉　怎么！我必须拿着火炬，照亮自己的羞耻吗？像我这样子，已经太轻狂了，应该遮掩遮掩才是，怎么反而要在别人面前露脸？

罗　亲爱的，你穿上这一身漂亮的男孩子衣服，人家不会认出你来的。快来吧，夜色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深了起来，巴散尼奥在等着我们去赴宴呢。

吉　让我把门窗关好，再收拾些银钱带在身边，然后立刻就来。（自上方下。）

葛　凭着我的头巾发誓，她真是个基督徒，不是个犹太人。

罗　我从心底里爱着她。要是我有判断的能力，那么她是聪明的；要是我的眼睛没有欺骗我，那么她是美貌的；她已经替自己证明她是忠诚的，像她这样又聪明，又美丽，又忠诚，怎么不叫我把她永远放在自己的灵魂里呢？

〔吉雪加上。

罗　啊，你来了吗？朋友们，走吧！我们的舞侣们现在一定在那儿等着我们了。（罗、吉、撒同下。）

〔安东尼奥上。

安　那边是谁？

葛　安东尼奥先生！

安　咦，葛莱西安诺！还有那些人呢？现在已经九点钟啦，我们的朋

友们大家在那儿等着你们。今天晚上的假面跳舞会取消了；风势已转，巴散尼奥就要立刻上船。我已经差了二十个人来找你们了。

葛　那好极了；我巴不得今天晚上就开船出发。（同下。）

第七场　贝尔蒙脱；鲍细霞家中一室

〔喇叭奏花腔。鲍细霞及摩洛哥亲王各率侍从上。

鲍　去把帐幕揭开，让这位尊贵的王子瞧瞧那几个匣子。现在请殿下自己选择吧。

摩　第一只匣子是金的，上面刻着这几个字："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众人所希求的东西。"第二只匣子是银的，上面刻着这样的约言："谁选择了我，将要以得到他所应得的东西。"第三只匣子是用沉重的铅打成的，上面刻着像铅一样冷酷的警告："谁选择了我，必须准备把他所有的一切作为牺牲。"我怎么可以知道我选得不错呢？

鲍　这三只匣子中间，有一只里面藏着我的小像；您要是选中了那一只。我就是属于您的了。

摩　求神明指示我！让我看；我且先把匣子上面刻着的字句再推敲一遍。这一个铅匣子上面说些什么？"谁选择了我，必须准备把他所有的一切作为牺牲。"必须准备牺牲；为什么？为了铅吗？为了铅而牺牲一切吗？这匣子说的话儿倒有些吓人。人们为了希望得到重大的利益，才会不惜牺牲一切；一颗贵重的心，决不会屈躬俯就鄙贱的外表；我不愿为了铅的缘故而作任何的牺牲；那个色泽皎洁的银匣子上面说些什么？"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他所应得的东西。"得到他所应得的东西！且慢，摩洛哥，把你自己的

价值作一下公正的估计吧。照你自己判断起来，你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可是也许凭着你这几分长处，还不配娶到这样一位小姐；然而我要是疑心我自己不够资格，那未免太小看自己了。得到我所应得的东西！当然那就是指这位小姐而说的；讲到家世，财产，人品，教养，我在那一点上配不上她？可是超乎这一切之上，凭着我这一片深情，也就应该配得上她了。那么我不必迟疑，就选了这一个匣子吧。让我再瞧瞧那金匣子上说些什么话："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众人所希求的东西。"啊，那正是这位小姐了；整个儿的世界都希求着她，从地球的四角他们迢迢而来，顶礼这位尘世的仙真：赫堪尼亚的沙漠和广大的阿拉伯的辽阔的荒野，现在已经成为各国王子们前来瞻仰美貌的鲍细霞的通衢大道；把唾沫吐在天庭面上的傲慢不逊的海洋，也不能阻止外邦的远客，他们越过汹涌的波涛，就像跨过一条小河一样，为了要看一看鲍细霞的绝世姿容。在这三只匣子中间，有一只里面藏着她的天仙似的小像。难道那铅匣子里会藏着她吗？想起这样一个卑劣的思想，就是一种亵渎。那么她是会藏在那价值只及纯金十分之一的银匣子里面吗？啊，罪恶的思想！这样一颗珍贵的珠宝，决不会装比金子低贱的匣子里。把钥匙交给我；我已经选定了，但愿我的希望能够成就！

鲍　亲王，请您拿着这钥匙；要是这里边有我的小像，我就是您的了

(摩开金匣。)

摩　哎哟，该死！这是什么？一个死人的骷髅，那空空的眼眶里藏着一张有字的纸卷。

让我读一读上面写着什么。

"发闪光的不全是黄金，

古人的说话没有骗人；

多少世人出卖了一生，
不过看到了我的外形，
蛆虫占据着镀金的坟。
你要是又大胆又聪明，
手脚壮健，见识却老成，
就不会得到这样回音：
再见，劝你冷却这片心。”
冷却这片心，真的是枉费辛劳！
永别了，热情！欢迎，凛冽的寒飔！
再见，鲍细霞；悲伤塞满了心胸，
莫怪我这败军之将去得匆匆。（率侍从下；喇叭奏花腔。）

鲍　他去得倒还知趣。把帐幕拉下。但愿像他一样肤色的人，都像他一样选不中。（同下。）

第八场　威尼斯；街道

〔撒拉林诺及萨兰尼奥上。

撒　啊，朋友，我看见巴散尼奥开船，葛莱西安诺也跟他同船去；我相信罗伦佐一定不在他们船里。

萨　那个恶犹太人大呼小叫地吵到公爵那儿去，公爵已经跟着他去搜巴散尼奥的船了。

撒　他去迟了一步，船已经开出。可是有人告诉公爵，说他们曾经看见罗伦佐跟他的多情的吉雪加在一艘平底船里；而且安东尼奥也向公爵证明他们并不在巴散尼奥的船上。

萨　那犹太狗在街上一路乱叫乱喊，“我的女儿！啊，我的银钱！啊，我的女儿！跟一个基督徒逃走啦！啊，我的基督徒的银钱！公道

啊！法律啊！我的银钱，我的女儿！一袋封好的，两袋封好的银钱，给我的女儿偷去了！还有珠宝！两颗宝石，两颗珍贵的宝石，都给我的女儿偷去了！公道啊！把那女孩子找出来！她身边带着宝石，还有银钱。”

撒　威尼斯城里所有的小孩子们，都跟在他背后，喊着他的宝石，他的女儿，他的银钱。

萨　安东尼奥应该留心那笔债款不要误了期，否则他要在他身上报复的。

撒　对了，你想起得不错。昨天我跟一个法国人谈天，他对我说起，在英法二国之间的狭隘的海面上，有一艘从咱们国里开出去的满载着货物的船只出了事了。我一听见这句话，就想起安东尼奥，但愿那艘船不是他的才好。

萨　你最好把你听见的消息告诉安东尼奥；可是你要轻描淡写地说，免得害他着急。

撒　世上没有一个比他更仁厚的君子。我看见巴散尼奥跟安东尼奥分别，巴散尼奥对他说他一定尽早回来，他就回答说，“不必，巴散尼奥，不要为了我的缘故而误了你的正事，你等到一切事情圆满完成以后再回来吧；至于我在那犹太人那里签下来的约，你不必放在心上，你只管高高兴兴，一心一意地进行着你的好事，施展你的全副精神，去博得美人的欢心吧。”说到这里，他的眼睛里已经噙着一包眼泪，他就回转身去，把他的手伸到背后，亲亲热热地握着巴散尼奥的手；他们就这样分别了。

萨　我看他只是为了他的缘故才爱这世界的。咱们现在就去找他，想些开心的事儿替他解解愁闷，你看好不好？

撒　很好很好。（同下。）

第九场　贝尔蒙脱；鲍细霞家中一室

〔聂莉莎及一仆人上。

聂　赶快，赶快，扯开那帐幕，阿拉贡亲王已经宣过誓，就要来选匣子啦。

〔喇叭奏花腔。阿拉贡亲王及鲍细霞各率侍从上。

鲍　瞧，尊贵的王子，那三个匣子就在这儿；您要是选中了有我的小像藏在里头的那一只，我们就可以立刻举行婚礼；可是您要是失败了的话，那么殿下，您必须立刻离开这儿。

阿　我已经宣誓遵守三项条件：第一，不得告诉任何人我所选的是那一只匣子；第二，要是我选错了匣子，终身不得再向任何女子求婚；第三，要是我选不中，必须立刻离开此地。

鲍　为了我这微贱的身子来此冒险的人，没有一个不曾立誓遵守这几个条件。

阿　我也是这样宣誓过了。但愿命运满足我的心愿！一只是金的，一只是银的，还有一只是下贱的铅的。"谁选择了我，必须准备把他所有的一切作为牺牲。"你要我为你牺牲，应该再好看一点才是。那个金匣子上面说的什么？"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众人所希求的东西。"众人所希求的东西！那"众人"也许是指那无知的群众，他们只知道凭着外表取人，信赖着一双愚妄的眼睛，不知道窥察到内心，就像暴风雨中的燕子，把巢筑在屋外的墙壁上，自以为可保万全，不想到灾祸就会接踵而来。我不愿选择众人所希求的东西，因为我不愿随波逐流，与庸俗的群众为伍。那么还是让我瞧瞧你吧，你这白银的宝库；待我再看一遍刻在你上面的字句："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他所应得的东西。"说得好，一个人要是自己没有几分长处，怎么可以妄图非分？尊荣显贵，原来不是无

德之人所可以忝窃的。唉！要是世间的爵禄官职，都能够因功授赏，不藉钻营，那么多少脱帽人侍立的人将会高冠盛服，多少发号施令的人将会唯唯听命，多少卑劣鄙贱的渣滓可以从高贵的种子中间筛分出来，多少隐暗不彰的贤才异能，可以从世俗的糠粃中间剔选出来，大放它们的光泽！闲话少说，还是让我考虑考虑怎样选择吧。“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他所应得的东西。”那么我有擅了。把这匣子上的钥匙给我，让我立刻打开藏在这里面的我的命运。（开银匣。）

鲍　你在这里面瞧见些什么？怎么呆住了一声也不响？

阿　这是什么？一个眯着眼睛的傻瓜的画像，上面还写着字句！让我读一下看。唉！你跟鲍细霞相去得多么远！你跟我的希望又相去得多么远！难道我只配得你这样一个东西吗？“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他所应得的东西。”难道我只应该得到一副傻瓜的嘴脸吗？那便是我的奖品吗？我不该得到好一点的东西吗？

鲍　毁谤和评判，是两件作用不同、性质相反的事。

阿　这儿写着什么？

“这银子在火里烧过七遍；
那永远不会错误的判断，
也必须经过七次的试炼。
有的人终身向幻影追逐，
只好在幻影里寻求满足。
我知道世上尽有些呆鸟，
空有着一个镀银的外表；
随你娶一个怎样的妻房，
摆脱不了这傻瓜的皮囊；
去吧，先生，莫再耽搁时光！”

我要是再留在这儿发呆，
愈显得是个十足的蠢才；
顶一颗傻脑袋来求婚，
带两个蠢头颅回转家门。
别了，美人，我愿遵守誓言，
默忍着心头愤怒的熬煎。（阿率侍从下。）

鲍　正像飞蛾在烛火里伤身，
这些傻瓜们自恃着聪明，
免不了被聪明误了前程。

聂　古话说得好，上吊娶媳妇，
都是一个人注定的天数。

鲍　来，聂莉莎，把帐幕拉下了。
〔一仆人上。

仆　小姐呢？

鲍　在这儿；尊驾有什么见教？

仆　小姐，门口有一个年青的威尼斯人，说是来通知一声，他的主人就要来啦；他说他的主人叫他先来向小姐致意，除了一大堆恭维的客套以外，还带来了几件很贵重的礼物。小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位体面的爱神的使者；预报繁茂的夏季快要来临的四月的天气，也不及这个为主人先驱的俊仆的温雅。

鲍　请你别说下去了吧；你把他称赞得这样天花乱坠，我怕你就要说他是你的亲戚了。来，来，聂莉莎，我倒很想瞧瞧这一位爱神差来的体面的使者。

聂　爱神啊，但愿来的是巴散尼奥！（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威尼期;街道

〔萨兰尼奥及撒拉林诺上。

萨 交易所里有什么消息?

撒 他们都在那里说安东尼奥有一艘满装着货物的船在海峡里倾覆了;那地方的名字好像是古特温,是一处很危险的沙滩,听说有许多大船的残骸埋葬在那里,要是那些传闻之辞是确实可靠的话。

萨 我但愿那些谣言就像那些吃饱了饭没事做,嚼嚼生姜,或者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假装为了她第三个丈夫死去而痛哭的那些婆子们所说的鬼话一样靠不住。可是那的确是事实,——不说啰哩啰嗦的废话,也不说枝枝节节的闲话,——这位善良的安东尼奥,正直的安东尼奥,——啊,我希望我有一个可以充分形容他的好处的字眼!——

撒 好了好了,别说下去了吧。

萨 吓!你说什么!总归一句话,他损失了一艘船。

撒 但愿这是他最末一次的损失。

萨 让我赶快喊"阿们",免得给魔鬼打断了我的祷告,因为他已经扮成一个犹太人的样子来啦。

〔夏洛克上。

萨　啊，夏洛克！商人中间有什么消息？

夏　有什么消息！我的女儿逃走啦，这件事情是你比谁都格外知道得详细的。

撒　那当然啦，就是我也知道她飞走的那支翅膀是那一个裁缝替她做的。

萨　夏洛克自己也何尝不知道，她羽毛已长，当然要离开娘家啦。

夏　她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来，死了一定要下地狱。

撒　倘然魔鬼做她的判官，那是当然的事情。

夏　我自己的血肉跟我造反！

夏　你的肉跟她的肉比起来，比黑炭和象牙还差得远；你的血跟她的血比起来，比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还差得远。可是告诉我们，你听没听见人家说起安东尼奥在海上遭到了损失？

夏　说起他，又是我的一桩到霉事情。这个败家精，这个破落户，他不敢在交易所里露一露脸；他平常到市场上来，穿着得多么齐整，现在可变成一个叫化子啦。让他留心他的借约吧，他老是骂我盘剥取利；让他留心他的借约吧；他是本着基督徒的精神，放债从来不取利息的；让他留心他的借约吧。

撒　我相信要是他不能按约偿还借款，你一定不会要他的肉的；那有什么用处呢？

夏　拿来钓鱼也好；即使他的肉不中吃，至少也可以出出我这一口气。他曾经羞辱过我，夺去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着我的亏蚀，挖苦着我的盈余，侮蔑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

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要是在别的地方我们都跟你们一样，那么在这一点上也是彼此相同的。要是一个犹太人欺侮了一个基督徒，那基督徒应该怎样？报仇呀。要是一个基督徒欺侮了一个犹太人，那么照着基督徒的榜样，那犹太人应该怎样？报仇呀。你们已经把残虐的手段教给我，我一定会照着你们的教训实行，而且还要加倍奉敬哩。

〔一仆人上。

仆　两位先生，我家主人安东尼奥在家里要请两位过去谈谈。

撒　我们正在到处找他呢。

〔杜拔尔上。

夏　又是一个他的族中人来啦；世上再也找不到第三个像他们这样的人，除非魔鬼自己也变成了犹太人。（萨、撒及仆下。）

夏　啊，杜拔尔！热诺亚有什么消息？你有没有找到我的女儿？

杜　我所到的地方，往往听见人家说起她，可是总找不到她。

夏　哎呀，糟糕！糟糕！糟糕！我在法兰克府出两千块钱买来的那颗金钢钻也丢啦！咒诅到现在才降落到咱们民族头上；我到现在才觉得它的厉害。那一颗金钢钻就是两千块钱，还有别的贵重的贵重的珠宝。我希望我的女儿死在我的脚下，那些珠宝都挂在她的耳朵上；我希望她就在我的脚下入土安葬，那些银钱都放在她的棺材里！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吗？哼，我不知道为了寻访他们，又花去了多少钱。你这你这——损失上再加损失！贼子偷了这么

多走了，还要花这么多去寻访贼子，结果仍旧是一无所得，出不了这一口怨气。只有我一个人倒霉，只有我一个人叹气，只有我一个人流眼泪！

杜　倒霉的不单是你一个人。我在热诺亚听人家说，安东尼奥——

夏　什么？什么？什么？他也倒了霉吗？他也倒了霉吗？

杜　——有一艘从特里坡利斯来的大船，在途中触礁。

夏　谢谢上帝！谢谢上帝！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杜　我曾经跟几个从那船上出险的水手谈过话。

夏　谢谢你，好杜拔尔。好消息，好消息！哈哈！什么地方？在热诺亚吗？

杜　听说你的女儿在热诺亚一个晚上花去八十块钱。

夏　你把一把刀戳进我心里！我再也瞧不见我的银子啦！一下子就是八十块钱！八十块钱！

杜　有几个安东尼奥的债主跟我同路到威尼斯来，他们肯定地说他这次一定要破产。

夏　我很高兴。我要摆布摆布他；我要叫他知道些厉害。我很高兴。

杜　有一个人给我看一个指环，说是你女儿把它向他买一头猴子的。

夏　该死该死！杜拔尔，你提起这件事，真叫我心里难过；那是我的绿玉指环，是我的妻子莉霞在我没有结婚的时候送给我的；即使人家把一大群猴子来向我交换，我也不愿把它给人。

杜　可是安东尼奥这次一定完了。

夏　对了，这是真的，一点不错。去，杜拔尔，现在离开借约满期还有半个月，你先给我到衙门里走动走动，花费几个钱。要是他愆了约，我要挖出他的心来；即使他不在威尼斯，我也不怕他逃出我的掌心。去，去，杜拔尔，咱们在会堂里见面。好杜拔尔。去吧；

会堂里再见，杜拔尔。（各下。）

第二场　贝尔蒙脱；鲍细霞家中一室

〔巴散尼奥，鲍细霞，葛莱西安诺，聂莉莎及侍从等上。

鲍　请您不要太急，停一两天再选吧；因为要是您选得不对，咱们就不能再在一块儿，所以请您暂时缓一下吧。我心里仿佛有一种什么感觉，可是那不是爱情，告诉我我不愿失去您；您一定也知道，嫌憎是不会向人说这种话的。一个女孩儿家本来不该信口说话，可是为恐您不能懂得我的意思。我真想留您在这儿住上一两个月，然后再让您为我而冒险一试。我可以教您怎样选才不会有错；可是这样我就要违犯了誓言，那是断断不可的；然而那样您也许会选错；要是您选错了，您一定会使我起了一个有罪的愿望，懊悔我不该为了不敢背誓而忍心让您失望。顶可恼的是您这一双眼睛，它们已经瞧透了我的心，把我分成两半：半个我是您的，还有那半个我也是您的——不，我的意思是说那半个我是我的，可是既然是我的，也就是您的，所以整个儿的我都是您的。唉！都是这些无聊的世俗的礼法，使人们不能享受他们合法的权利；所以我虽然是您的，却又不是您的。我说得太噜哧了，可是我的目的是要尽量拖延时间，不放您马上就去选择。

巴　让我选吧，我现在提心吊胆，才像给人拷问一样受罪呢。

鲍　给人拷问，巴散尼奥！那么你给我招认出来，在你的爱情之中，隐藏着什么奸谋？

巴　没有什么奸谋，我只是有点怀疑忧惧，但恐我的痴心化为徒劳；奸谋跟我的爱情正像冰炭一样，是无法相容的。

鲍　嗯，可是我怕你是因为受不住拷问的痛苦，才说这样的话。

巴　您要是答应赦我一死，我愿意招认真情。

鲍　好，赦你一死，你招认吧。

巴　“爱”便是我所能招认的一切。多谢我的刑官，您教给我怎样免罪的答话了！可是让我去瞧瞧那几个匣子，试试我的运气吧。

鲍　那么去吧！在那三个匣子中间，有一个里面锁着我的小像；您要是真的爱我，您会把我找出来的。聂莉莎，你跟其余的人都站开些。在他选择的时候，把音乐奏起来，要是他失败了，好让他像天鹅一样在音乐声中死去；把这譬喻说得更确当一些，我的眼睛就是他葬身的清流。也许他会胜利的；那么那音乐又像什么呢？那时候音乐就像忠心的臣子俯伏迎迓新加冕的君王的时候所吹奏的号角，又像是黎明时分送进正在做着好梦的新郎的耳中，催他起来举行婚礼的甜柔的琴韵。现在他去了，他的沉毅的姿态，就像少年赫邱里斯奋身前去，在特洛埃人的呼叫声中，把他们祭献给海怪的处女拯救出来一样，可是他心里却藏着更多的爱情；我站在这儿做牺牲，她们站在旁边，就像泪眼模糊的达达尼尔妇女们，出来看这场争斗的结果。去吧，赫邱里斯！我的生命悬在你手里，但愿你安然生还；我这观战的人，心中比你上场作战的人还要惊恐万倍！

〔巴散尼奥独白时，乐队奏乐唱歌。

歌

告诉我爱情生长在何方？

还是在脑海？还是在心房？

它怎样发生？它怎样成长？

回答我，回答我。

爱情的火在眼睛里点亮，

凝视是爱情生活的滋养，

它的摇篮便是它的坟堂。

让我们把爱的丧钟鸣响，

玎珰！玎珰！

（众和）玎珰！玎珰！

巴　外观往往和事物的本身完全不符，世人却容易为表面的装饰所欺骗。在法律上，哪一件卑鄙邪恶的陈诉，不可以用娓娓动听的言词掩饰它的罪状？在宗教上，那一桩罪大恶极的过失，不可以引经据典，文过饰非，证明它的确上合天心？任何彰明昭著的罪恶，都可以在外表上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多少没有胆量的懦夫，他们的颊上却长着天神一样威武的须髯，人家只看着他们的外表，也就居然把他们当作英雄一样看待！再看那些世间所谓美貌吧，那是完全靠着脂粉装点出来的，愈是轻浮的女人，所涂的脂粉也愈重；至于那些随风飘扬，像蛇一样的金丝鬈发，看上去果然漂亮，不知道却是从坟墓中死人的骷髅上借下来的。所以装饰不过是一道把船只诱进凶涛险浪的怒海中去的陷人的海岸，又像是遮掩着一个黑丑蛮女的一道美丽的面幕；总而言之，它是狡诈的世人用来欺诱智士的似是而非的真理。所以，你炫目的黄金，米达斯王的坚硬的食物[9]，我不要你；你惨白银子，在人们手里来来去去的下贱的奴才，我也不要你；可是你，寒伧的铅，你的形状只能使人退走，一点没有吸引人的力量，然而你的质朴却比巧妙的言辞更能打动我的心，我就选了你吧，但愿结果美满！

鲍　（旁白）一切纷杂的思绪：多心的疑虑，卤莽的绝望，战栗的恐惧，酸性的猜嫉，多么快地烟消云散了！爱情啊！把你的狂喜节制一下，不要让你的欢乐溢出界限，让你的情绪越过分寸；你使我感觉到太多的幸福，请你把它减轻几分吧，我怕我快要给快乐窒息

而死了！

巴　这里面是什么？（开铅匣）美丽的鲍细霞的副本！这是谁的神化之笔，描画出这样一位绝世的美人？这双眼睛是在转动吗？还是因为我的眼球在转动，所以仿佛它们也在随着转动？她的微启的双唇，是因为她嘴里吐出来的甘美芳香的气息而分裂的；唯有这样甘美的气息才能分开这样甜蜜的朋友。画师在描画她的头发的时候，一定曾经化身为蜘蛛，织下了这么一个金丝的发网，来诱捉男子们的心；那一个男子见了它，不会比飞蛾投入蛛网还快地陷下网罗呢？可是她的眼睛！他怎么能够睁着眼睛把他们画出来呢？他在画了一只眼睛以后，我想它的逼人的光芒一定会使他自己目眩神夺，再也描画不成其余的一只。可是瞧，我用尽一切赞美的字句，还不能充分形容出这一个画中幻影的美妙；然而这幻影跟它的实体比较起来，又是多么望尘莫及！这儿是一纸手卷，宣判着我的命运。

“你选择不凭着外表，
果然给你直中鹄心！
胜利既已入你怀抱，
你莫再往别处追寻。
这结果倘使你满意，
就请接受你的幸运，
赶快回转你的身体，
给你的爱深深一吻。”

温柔的纶音！美人，请恕我大胆，（吻鲍。）
我奉命来把彼此的深情交换。
像一个夺标的健儿驰骋身手，
耳旁只听见沸腾的声如吼，

虽然明知道胜利已在他手掌，
却不敢相信人们在向他赞赏。
绝世的美人，我现在神眩目晕，
仿佛闯进了一场离奇的梦境；
除非你亲口证明这一切是真，
我再也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鲍 巴散尼奥公子，您瞧我站在这儿，不过是这样的一个人。虽然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不愿妄想自己比现在的我更好一点；可是为了您的缘故，我希望我能够六十倍胜过我的本身，再加上一千倍的美丽，一万倍的富有；我但愿我有无比的贤德，美貌，财产和亲友，好让我在您的心目中占据一个很高的位置。可是我这一身却是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不学无术，没有教养的女子；幸亏她的年纪还不是顶大，来得及发愤学习；她的天资也不是顶笨，可以加以教导之功；尤其大幸的，她有一颗柔顺的心灵，愿意把它奉献给您，听从您的指导，把您当作她的主人，她的统治者和她的君王。我自己以及我所有的一切，现在都变成您的所有了；刚才我还拥有着这一座华丽的大厦，我的仆人都听从着我的指挥，我是支配我自己的女王，可是就在现在，这屋子，这些仆人和这一个我，都是属于您的人，我的夫君。凭着这一个指环，我把这一切完全呈献给您；要是您让这指环离开您的身边，或者把它丢了，或者把它送给别人，那就预示着您的爱情的毁灭，我可以因此责怪您的。

巴 小姐，您使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有我的热血在我的血管里跳动着向您陈诉。我的精神是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中，正像喜悦的群众在听到他们所爱戴的君王的一篇美妙的演辞以后那种心灵眩惑的神情，除了口头的赞叹和内心的欢乐以外，一切的一切都混和

起来，化成白茫茫的一片模糊。可是这指环要是有一天离开这手指，那么我的生命也一定已经终结；那时候您可以放胆地说，巴散尼奥已经死了。

聂　姑爷，小姐，我们站在旁边，眼看我们的愿望成为事实，现在该让我们来道喜了。恭喜姑爷！恭喜小姐！

葛　巴散尼奥大爷和我的温柔的夫人，愿你们享受一切的快乐！我还有一个请求，要是你们决定在什么时候举行嘉礼，我也想跟你们一起结婚。

巴　很好，只要你能够找到一个妻子。

葛　谢谢大爷，您已经替我找到一个了。不瞒大爷说，我这一双眼睛瞧起人来，并不比您大爷慢；您瞧见了小姐，我也瞧见了使女；您发生了爱情，我也发生了爱情。您的命运靠那几个匣子决定，我也是一样；因为我在这儿千求万告，身上的汗出了一身又是一身，指天誓日地说到唇干舌燥，才算得到这位好姑娘的一句回音，答应我要是您能够得到她的小姐，我也可以得到她的爱情。

鲍　这是真的吗，聂莉莎？

聂　是真的，小姐，要是您赞成的话。

巴　葛莱西安诺，你也是出于真心吗？

葛　是的，大爷。

巴　我们的喜筵有你们的婚礼添兴，那真是喜上加喜了。

葛　我们要跟他们打赌一千块钱，看谁先养儿子。

尼　什么，还要赌一笔钱？

葛　不，我们怕是赢不了的，还是不下赌注了吧。可是谁来啦？罗伦佐和他的异教徒吗？什么！还有我那威尼斯老朋友萨兰尼奥？

〔罗伦佐，吉雪加及萨兰尼奥上。

巴　罗伦佐，萨兰尼奥，虽然我也是初履此地，让我僭用着这里主人的名义，欢迎你们的到来。亲爱的鲍细霞，请您允许我接待我这几个同乡朋友。

鲍　我也是竭诚欢迎他们。

罗　谢谢。巴散尼奥大爷，我本来并没有想到要到这儿来看您，因为在路上碰见萨兰尼奥，给他不由分说地硬拉着一块儿来啦。

萨　是我拉他来，大爷，我是有理由的。安东尼奥先生叫我替他向您致意。（给巴散尼奥一信。）

巴　在我没有拆开这信以前，请你告诉我我的好朋友近来好吗？

萨　他没有病，除非有点儿心病；您看了他的信，就可以知道他的近况。

葛　聂莉莎，招待招待那位客人。把你的手给我，萨兰尼奥。威尼斯有些什么消息？那位善良的商人安东尼奥怎样？我知道他听见了我们的成功，一定会十分高兴；我们是两个杰生。把金羊毛取了来啦。

萨　我希望你们能够把他失去的金羊毛取了回来，那就好了。

鲍　那信里一定有些什么坏消息，巴散尼奥的脸色都变白了；多半是一个什么好朋友死了，否则不会有别的事情会把一个堂堂男子激动到这个样子的。怎么，还有更坏的事情吗？恕我冒渎，巴散尼奥。我是您自身的一半。这封信所带给您的任何不幸的消息，也必须让我分一半去。

巴　啊，亲爱的鲍细霞！这信里所写的，是自有纸墨以来的最悲惨的字句。好小姐，当我初次向您倾吐我的爱慕之忱的时候，我坦白地告诉您，我的高贵的家世是我仅有的财产，那时我并没有向您说谎；可是，亲爱的小姐，单单把我说成一个两袖清风的寒士，还

未免夸张过分，因为我不但一无所有，而且还负着一身的债务；不但欠了我的一个好朋友许多钱，还累他为了我的缘故，欠了他仇家的钱。这一封信，小姐，那信纸就像是我朋友的身体，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一处血淋淋的创伤。可是，萨兰尼奥，那是真的吗？难道他的船舶都一起遭难了？竟没有一艘平安到港吗？从特里坡利斯，从墨西哥，从英国，里斯本，巴巴里和印度来的船只，没有一艘能够逃过那些毁害商船的礁石的可怕的撞击吗？

萨　一艘也没有逃过。而且即使他现在有钱还那犹太人，那犹太人也不肯收他。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样子像人的家伙，一心一意只想残害他的同类；他不分昼夜地向公爵絮叨，说是他们倘不给他主持公道，那么威尼斯根本不成其为自由邦。二十个商人，公爵自己，还有那些最有名望的士绅，都曾劝过他，可是谁也不能叫他回心转意，放弃他的狠毒的控诉；他一口咬定，要求按照约文的规定，处罚安东尼奥的违约。

吉　我在家里的时候，曾经听见他向杜拔尔和邱斯，他的两个同族的人谈起，说他宁可取安东尼奥身上的肉，不愿收受比他的欠款多二十倍的钱。要是法律和威权不能拒绝他，那么可怜的安东尼奥恐怕难逃一死了。

鲍　遭到这样危难的人，是不是您的好朋友？

巴　我的最亲密的朋友，一个心肠最仁慈的人，热心为善，多情尚义，在他身上存留着比任何意大利人更多的古代罗马的仁侠精神。

鲍　他欠那犹太人多少钱？

巴　他为了我的缘故，向他借了三千块钱。

鲍　什么，只有这一点数目吗？还他六千块钱，把那借约毁了；两倍六千块，或者照这数目再倍三倍都可以，可是万万不能因为巴散尼奥的过失，害这样一位好朋友损失一根毛发。先和我到教堂里去

结为夫妇，然后你就到威尼斯去看你的朋友；鲍细霞决不让你抱着一颗不安宁的良心睡在她的身旁。你可以带偿还这笔小小的借款的二十倍那么多的钱去；债务清了以后，就带你的忠心的朋友到这儿来。我的侍女聂莉莎陪着我在家里，仍旧像未嫁的时候一样，守候着你们的归来。来，今天就是你结婚的日子，大家快快乐乐，好好招待你的朋友们。你既然是用这么大的代价买来的，我一定格外爱你。可是让我听听你朋友的信。

巴　"巴散尼奥挚友如握：弟船只悉数遇难，债主煎迫，家业荡然。犹太人之约，业已愆期；履行罚则，殆无生望。足下前此欠弟债项，一切勾销，惟盼及弟未死之前，来相临视。或足下燕婉情浓，不忍遽别，则亦不复相强，此信置之可也。"

鲍　啊，亲爱的，快把一切事情办好，立刻就去吧！

巴　既然蒙您允许，我就赶快收拾动身；可是——

此去经宵应少睡，长留魂魄系相思。（同下。）

第三场　威尼斯；街道

〔夏洛克，撒拉林诺，安东尼奥及狱吏上。

夏　狱官，留心看住他；不要对我讲什么慈悲。这就是那个放债不取利息的傻瓜。狱官，留心看住他。

安　再听我说句话，好夏洛克。

夏　我一定要照约实行；你倘然想推翻这一张契约，那还是请你免开尊口的好。我已经发过誓，非得照约实行不可。你曾经无缘无故骂我狗，既然我是狗，那么你可留心着我的狗牙齿吧。公爵一定会给我主持公道的。你这糊涂狱官，我真不懂你老是会答应他的请求，陪着他到外边来。

安　请你听我说。

夏　我一定要照约实行，不要听你讲什么鬼话；我一定要照约实行，所以请你闭嘴巴。我不像那些软心肠流眼泪的傻瓜们一样，听了基督徒的几句劝告，就会摇头叹气，懊悔屈服。别跟着我，我不要听你说话，我要照约实行。（下。）

撒　这是人世间一头最顽固的恶狗。

安　别理他；我也不愿再费无益的唇舌向他哀求了。他要的是我的命，我也知道他的原因。常常有许多人因为不堪他的剥削，向我诉苦，是我帮助他们脱离他的压迫，所以他才恨我。

撒　我相信公爵一定不会允许他执行这一种处罚。

安　公爵不能变更法律的规定，因为威尼斯的繁荣，完全倚赖着各国人民的来往通商，要是剥夺了异邦人应享的权利，一定会使人对威尼斯的法治精神发生重大的怀疑。去吧，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已经把我搅得心力交瘁，我怕到明天身上也许割不下一磅肉来，偿还我这位不怕血腥气的债主了。狱官，走吧。求上帝，让巴萨尼奥来亲眼看见我替他还债，我就死而无怨了！（同下。）

第四场　贝尔蒙脱；鲍细霞家中一室

〔鲍细霞，聂莉莎，罗伦佐，吉雪加及包尔萨泽上。

罗　夫人，不是我当面恭维您，您的确有一颗高贵真诚，不同凡俗的仁爱的心；尤其像这次敦促尊夫就道，宁愿割舍儿女的私情，这一种精神毅力，真令人万分钦佩。可是您倘使知道受到您这种好意的是个什么人，您所救援的是怎样一个正直的君子，他对于尊夫的交情又是怎样深挚，我相信您一定会格外因为做了这一件好事而自傲，不仅仅认为这是在人道上一件不得不尽的义

务而已。

鲍　我做了好事从来不后悔，现在也当然不会。因为凡是常在一块儿谈心游戏的朋友，彼此之间都有一重相互的友爱，他们在容貌上，风度上，习性上，也必定相去不远；所以在我想来，这位安东尼奥既然是我的丈夫的心腹好友，他的为人一定很像我的丈夫。要是我的猜想果然不错，那么我把一个跟我的灵魂相仿的人从残暴的迫害下救赎出来，花了这一点儿代价，算得什么！可是这样的话，太近于自吹自擂了，所以别说了吧，还是谈些其他的事情。罗伦佐，在我的丈夫没有回来以前，我要劳驾您替我照管家里；我自己已经向天许下密誓，要在祈祷和默念中过着生活，只让聂莉莎一个人陪着我，直到我们两人的丈夫回来。在两哩路之外有一所修道院，我们就预备住在那儿。我向您提出这一个请求，不只是为了个人的私情，还有其他事实上的必要，请您不要拒绝我。

罗　夫人，您有什么吩咐，我无不乐于遵命。

鲍　我的仆人们都已知道我的决心，他们会把您和吉雪加当作巴散尼奥和我自己一样看待。后会有期，再见了。

罗　但愿美妙的思想和安乐的时光追随在您的身旁！

吉　愿夫人一切如意！

鲍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也愿意用同样的愿望祝福你们。再见，吉雪加。（吉、罗下）包尔萨泽，我一向知道你诚实可靠，希望你永远做一个诚实可靠的人。这一封信你给我火速送到帕度亚，交给我的表兄裴拉里奥博士亲手收拆；要是他有什么回信和衣服交给你，我就赶快带着它们到码头上，趁公共渡船到威尼斯去。不要多说话，去吧；我会在威尼斯等你。

包　小姐，我尽快去就是了。（下。）

鲍　来，聂莉莎，我现在还要干一些你没有知道的事情；我们要在我们的丈夫还没有想到我们之前去跟他们相会。

聂　我们要让他们看见我们吗？

鲍　他们将会看见我们，聂莉莎，可是我们要打扮得叫他们认不出我们的本来面目。我可以拿无论什么东西跟你打赌，要是我们都扮成了少年男子，我一定比你漂亮点儿，带起刀子来也比你格外神气点儿；我会沙着喉咙讲话，就像一个正在发育的男孩子一样；我会把两个姗姗细步并成一个男人家的阔步；我会学着那些爱吹牛的哥儿们的样子，谈论一些击剑比武的玩意儿，再随口编造些巧妙的谎话，什么谁家的千金小姐爱上了我啦，我不接受她的好意，她害起病来死啦，我怎么心中不忍，后悔不该害了人家的性命啦，以及二十个诸如此类的无关重要的谎话，人家听见了，一定以为我走出学校的门还不满一年，这些爱吹牛的娃娃们的鬼花样儿我有一千种在脑袋里，都可以搬出来应用。

聂　怎么，我们要扮成男人吗？

鲍　为什么不？来，车子在门口等着我们；我们上了车，我可以把我的整个计划一路告诉你。快去吧，今天我们要赶二十里路呢。（同下。）

第五场　同前；花园

（朗西洛脱及吉雪加上。

朗　真的，不骗您，父亲的罪恶是要子女承当的，所以我倒真的在替您捏着一把汗呢。我一向喜欢对您说老实话，所以现在我也老老实实地把我心里所担忧的事情告诉您；您放心吧，我想您总免不了下地狱。只有一个希望也许可以帮帮您的忙，可是那也

是个不大高妙的希望。

吉　请问你，是什么希望呢？

朗　嗯，您可以存着一半儿的希望，希望您不是您的父亲所生，不是这个犹太人的女儿。

吉　这个希望可真的太不高妙啦；这样说来，我的母亲的罪恶又要降到我的身上来了。

朗　那倒也是真的，您不是为您的父亲下地狱，就是为您的母亲下地狱，逃过了凶恶的礁石，逃不过危险的漩涡。好，您下地狱是下定了。

吉　我可以靠着我的丈夫得救；他已经使我变成了一个基督徒了。

朗　这就是他大大的不该。咱们本来已经有很多的基督徒，简直快要挤都挤不下啦；要是再这样把基督徒一批一批地制造出来，猪肉的价钱一定会飞涨，大家吃起猪肉来，恐怕每人只好分到一片薄薄的咸肉了。

吉　朗西洛脱，你这样胡说八道，我一定要告诉我的丈夫。他来啦。

〔罗伦佐上。

罗　朗西洛脱，你要是再拉着我的妻子在壁角里说话，我真的要吃起醋来了。

吉　不，罗伦佐，你放心好了，我已经跟朗西洛脱翻脸啦。他老实不客气地告诉我，上天不会对我发慈悲，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的女儿；他又说你不是国家的好公民，因为你把犹太人变成了基督徒，提高了猪肉的价钱。

罗　要是政府向我质问起来，我自有话说。可是，朗西洛脱，你把那黑人的女儿弄大了肚子，这该是什么罪名呢？给我进去，小鬼，叫他们好预备吃饭了。

朗　先生，他们早已预备好了；他们都是有肚子的呢。

罗　你的嘴真尖利！我是个老实人，不会跟你瞎扯。去对你那些同伴们说，桌子可以铺起来，饭菜可以端上来，我们要进来吃饭啦。

朗　是，先生，我就去叫他们把饭菜铺起来，桌子端上来；至于您进不进来吃饭，那可悉随遵便。（下。）

罗　你好吗，吉雪加？亲爱的好人儿，现在告诉我，你对于巴散尼奥的夫人有什么意见？

吉　好到没有话说。巴散尼奥大爷娶到这样一位好夫人，享尽了人世天堂的幸福，自然应该不会走上邪路了，要是有两个天神打赌，各自拿一个人间的女子做赌注，如其一个是鲍细霞，那么还有一个必须另外加上些什么，才可以彼此相抵，因为这一个寒伧的世界还不能产生一个跟她同样好的人来。

罗　他娶到了她这么一个好妻子，你也嫁着了我这么一个好丈夫。

吉　那可要先问问我的意见。

罗　可以可以，可是先让我们吃了饭再说。

吉　不，让我趁着胃口没有倒之前，先把你恭维两句。

罗　不，你有话还是留到吃饭的时候说吧；那么不论你说得好说得坏，我都可以连着饭菜一起吞下去。

吉　好，你且等着听我怎样说你吧。（同下。）

第 四 幕

威尼斯；法庭

〔公爵，众绅士，安东尼奥，巴散尼奥，葛莱西安诺，撒拉林诺，萨兰尼奥及余人等同上。

公爵　安东尼奥有没有来？

安　有，殿下。

公爵　我很替你不快乐；你是来跟一个心如铁石的对手当庭质对，一个不懂得怜悯，没有一丝慈悲心的不近人情的恶汉。

安　听说殿下曾经用尽力量劝他不要过为已甚，可是他一味坚执，不肯回答作让步。既然没有合法的手段可以使我脱离他的怨毒的掌握，我只有用默忍迎受他的愤怒，安心等待着他的残暴的处置。

公爵　来人，传那犹太人到庭。

撒　他在门口等着；他来了，殿下。

〔夏洛克上。

公爵　大家让开些，让他站在我的面前。夏洛克，人家都以为你不过故意装出这一副凶恶的姿态，到了最后关头，就会显出你的仁慈恻隐来，比你现在这种表面上的残酷更加出人意料，现在你虽然坚持着照约处罚，一定要从这个不幸的商人身上割下一磅肉来，到了那时候，你不但愿意放弃这一种处罚，而且因为

受到良心上的感动，说不定还会豁免他一部分的欠款。人家都是这样说，我也是这样猜想着。你看他最近接连遭逢的巨大损失，足以使无论怎样富有的商人倾家荡产，即使铁石一样的心肠，从来不知道人类同情的野蛮人，也不能不对他的境遇发生怜悯。犹太人，我们都在等候你一句温和的回答。

夏　我的意思已经向殿下告禀过了；我也已经指着我们的圣安息日起誓，一定要照约执行处罚；要是殿下不准许我的请求，那就是蔑视宪章。我要到京城里上告去，要求撤销贵邦的特权。您要是问我为什么不愿接受三千块钱，宁愿拿一块腐烂的臭肉，那我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回答您，我只能说我欢喜这样，这是不是一个回答？要是我的屋子里有了耗子，我高兴出一万块钱叫人把它们赶掉，谁管得了我？这不是回答了您吗？有的人不爱看张开嘴的猪，有的人瞧见一头猫就要发脾气，还有人听见人家吹风笛的声音，就忍不住要小便；因为一个人的感情完全受着喜恶的支配，谁也做不了自己的主。现在我就这样回答您：为什么有人受不住一头张开嘴的猪，有人受不住一头有益无害的猫，还有人受不住咿咿唔唔的风笛的声音，这些都是毫无充分的理由的，只是因为天生的癖性，使他们一受到感触，就会情不自禁地现出丑相来；所以我不能举什么理由，也不愿举什么理由，除了因为我对于安东尼奥抱着久积的仇恨和深刻的反感，所以才会向他进行这一场对于我自己并没有好处的诉讼。现在您不是已经得到我的回答了吗？

巴　你这冷酷无情的家伙，这样的回答可不能作为你的残忍的辩解。

夏　我的回答本来不是为要讨你的欢喜。

巴　难道人们对于他们所不喜欢的东西，都一定要置之死地吗？

夏　哪一个人会恨他所不愿意杀死的东西？

巴　初次的冒犯，不应该就引为仇恨。

夏　什么！你愿意给毒蛇咬两次吗？

安　请您想一想，你现在跟这犹太人讲理，就像站在海滩上，叫那大海的怒涛减低它的奔腾的威力，责问豺狼为什么害母羊为了失去它的羔羊而哀啼，或是叫那山上的松柏，在受到天风吹拂的时候，不要摇头摆脑，发出谡谡的声音。要是你能够叫这个犹太人的心变软，——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比它更硬呢？——那么还有什么难事不可以做到？所以我请你不用再跟他商量什么条件，也不用替我想什么办法，让我爽爽快快受到判决，满足这犹太人的心愿吧。

巴　借了你三千块钱，在拿六千块钱还你好不好？

夏　即使这六千块钱中间的每一块钱都可以分做六分，每一分都可以变成一块钱，我也不要它们；我只要照约处罚。

公爵　你这样一点没有慈悲之心，将来怎么能够希望人家对你慈悲呢？

夏　我又不干错事，怕什么刑罚？你们买了许多奴隶，把他们当作驴狗骡马一样看待，叫他们做种种卑贱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你们出钱买来的。我可不可以对你们说，让他们自由，叫他们跟你们的子女结婚吧；为什么他们要在重担之下流着血汗呢？让他们的床铺得跟你们的床同样柔软，让他们的舌头也尝尝你们所吃的东西吧，你们会回答说："这些奴隶是我们所有的。"所以我也可以回答你们：我向他要求的这一磅肉，是我出了很大的代价买来的；它是我的所有，我一定要把它拿到手里。您要是拒绝了我，那么你们的法律根本就是骗人的东西！我现在等候着判决，请快些回答我，我可不可以拿到这一磅肉？

公爵　我已经差人去请裴拉里奥，一位有学问的博士，来替我们审判

这件案子了;要是他今天不来,我可以有权宣布延期判决。

撒　殿下,外面有一个使者刚从帕度亚来,带着这位博士的书信,等候着殿下的召唤。

公爵　把信拿来给我;叫那使者进来。

巴　高兴起来吧,安东尼奥!喂,老兄,不要灰心!这犹太人可以把我的肉,我的血,我的骨头,我的一切都拿去,可是我决不让你为了我的缘故流一滴血。

安　我是羊群里一头不中用的病羊,死是我的应分;最软弱的果子最先落到地上,让我也这样结束了我的一生吧。你应当继续活下去,巴散尼奥;我的墓志铭除了你以外,是没有人写得好的,

〔聂莉莎扮师律书记上。

公爵　你是从帕度亚裴拉里奥那里来的吗?

聂　是,殿下。裴拉里奥叫我向殿下致意。(呈上一信。)

巴　你这样使劲儿磨着刀干么?

夏　从那破产的家伙身上割下那磅肉来。

葛　狠心的犹太人,你的刀不应该放在你的靴底磨,应该放在你的灵魂里磨,才可以磨得锐利;就是刽子手的钢刀,也赶不上你的刻毒的心肠厉害。难道什么恳求都不能打动你吗?

夏　不能,无论你说得多么婉转动听,都没有用。

葛　万恶不赦的狗,看你死后不下地狱!让你这种东西活在世上,真是公道不生眼睛。你简直使我的信仰发生摇动,相信起毕达哥拉斯[19]所说畜生的灵魂可以转生人体的议论来了;你的前生一定是一头豺狼,因为吃了人给人捉住吊死,它那凶恶的灵魂就从绞架上逃了出来,钻进了你那老娘的腌脏的胎里,因为你的性情正像豺狼一样残暴贪婪。

夏　除非你能够把我这一张契约上的印章骂掉，否则像你这样拉开了喉咙直嚷，不过白白伤了你的肺，何苦来呢？好兄弟，我劝你还是修养修养你的聪明吧，免得它将来一起毁坏得不可收拾。我在这儿要求法律的裁判。

公爵　裴拉里奥在这封信上介绍一位年青有学问的博士出席我们的法庭。他在什么地方？

聂　他就在这儿附近等着您的答复，不知道殿下准不准许他进来？

公爵　非常欢迎。来，你们去三四个人，恭恭敬敬地领他到这儿来。现在让我们把裴拉里奥的来信当庭宣读。

书记　“尊翰到时，鄙人抱疾方剧：适有一青年博士包尔萨泽君自罗马来此，致其慰问，因与详讨犹太人与安东尼奥一案，遍稽群籍，折衷是非，遂恳其为鄙人庖代，以应殿下之召。凡鄙人对此案所具意见，此君已深悉无遗；其学问才识，虽穷极赞辞，亦不足道其万一，务希勿以其年少而忽之，盖如此少年老成之士，实鄙人生平所仅见也。倘蒙延纳，必能不辱使命，敬祈钧裁。”

公爵　你们已经听到了博学的裴拉里奥的来信。这儿来的大概就是那位博士了。

〔鲍细霞扮律师上。

公爵　把您的手给我。足下是从裴拉里奥老前辈那儿来的吗？

鲍　正是，殿下。

公爵　欢迎欢迎；请上坐。您有没有明了今天我们在这儿审理的这件案子的两方面的争点？

鲍　我对于这件案子的详细情形已经完全知道了。这儿哪一个是那商人，哪一个是犹太人？

公爵　安东尼奥，夏洛克，你们两人都上来。

鲍　你的名字就叫夏洛克吗？

夏　夏洛克是我的名字。

鲍　你这场官司打得倒也奇怪，可是按照威尼斯的法律，你的控诉是可以成立的。（向安）你的生死现在操在他的手里，是不是？

安　他是这样说的。

鲍　你承认这借约吗？

安　我承认。

鲍　那么犹太人应该慈悲一点。

夏　为什么我应该慈悲一点？把您的理由告诉我。

鲍　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它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比皇冠更足以显出一个帝王的高贵；御杖不过象征着俗世的威权，使人民对于君上的尊严凛然生畏，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性，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所以，犹太人，虽然你所要求的是公道，可是请你想一想，要是真的按照公道执行起赏罚来，谁也没有死后得救的希望；我们既然祈祷着上帝的慈悲，就应该自己做一些慈悲的事。我说了这一番话，为的是希望你能够从你的法律的立场上作几分让步；可是如果你坚持着原来的要求，那么威尼斯的法庭是执法无私的，只好把那商人宣判定罪了。

夏　我只要求法律允许我照约执行处罚。

鲍　他是不是不能清还你的债款？

巴　不，我愿意替他当庭还清；照原数加倍也可以；要是这样他还不满足，那么我愿意签署契约，还他十倍的数目，倘然不能如约，

他可以割我的手,砍我的头,挖我的心;要是这样还不能使他满足,那就是存心害人,不顾天理了。请堂上运用权力,把法律稍为变通一下,犯一次小小的错误,干一件大大的功德。别让这个残忍的恶魔逞他杀人的兽欲。

鲍　那可不行,在威尼斯谁也没有权力变更既成的法律;要是开了这一个恶例,以后谁都可以藉口有例可援,什么坏事情都可以干了。这是不行的。

夏　一个但尼尔[11]来做法官了!真的是但尼尔再世!聪明的青年法官啊,我真佩服你!

鲍　请你让我瞧一瞧那借约。

夏　在这儿,可尊敬的博士,请看吧。

鲍　夏洛克,他们愿意出三倍的钱还你呢。

夏　不行,不行,我已经对天发过誓啦,难道我可以让我的灵魂背上毁誓的罪名吗?不,把整个儿的威尼斯给我,我都不能答应。

鲍　好,那么就应该照约处罚;根据法律,这犹太人有权要求从这商人的胸口割下一磅肉来。还是慈悲一点,把三倍原数的钱拿去,让我撕了这张约吧。

夏　等他按照约中所载条款受罚以后,再撕不迟。您瞧上去像是一个很好的法官;您懂得法律,您讲的话也很有道理,不愧是法律界的中流砥柱,所以现在我就用法律的名义,请您立刻进行宣判,凭着我的灵魂起誓,谁也不能用他的口舌改变我的决心。我现在但等着执行原约。

安　我也诚心请求堂上从速宣判。

鲍　好,那么就是这样:你必须准备让他的刀子刺进你的胸膛。

夏　啊,尊严的法官!好一位优秀的青年!

鲍　因为这约上所订定的惩罚，对于法律条文的涵义并无抵触。

夏　很对很对！啊，聪明正直的法官！想不到你瞧上去这样年青，见识却这么老练！

鲍　所以你应该把你的胸膛袒露出来。

夏　对了，"他的胸部"，约上是这么说的；——不是吗，尊严的法官？——"附近心口的所在"，约上写得明明白白的。

鲍　不错，称肉的天平有没有预备好？

夏　我已经带来了。

鲍　夏洛克，你应该自己拿出钱来，请一位外科医生替他堵住伤口，免得他流血而死。

夏　约上有这样的规定吗？

鲍　约上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可是那又有什么相干呢？为了人道起见，你应该这样做的。

夏　我找不到；约上没有这一条。

鲍　商人，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安　我没有多少话要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把你的手给我，巴散尼奥，再会吧！不要因为我为了你的缘故遭到这种结局而悲伤，因为命运对我已经特别照顾了：她往往让一个不幸的人在家产荡尽以后继续活下去，用他凹陷的眼睛和满是皱纹的额角去挨受贫困的暮年；这一种拖延时日的刑罚，她已经把我豁免了。替我向尊夫人致意，告诉她安东尼奥的结局；对她说我怎样爱你，替我在死后说几句好话；等到你把这一段故事讲完以后，再请她判断一句，巴散尼奥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个真心爱他的朋友。不要因为你将要失去一个朋友而懊恨，替你还债的人是死而无怨的；只要那犹太人的刀刺得深一点，我就可以在一刹那时间把那笔债完全

还清。

巴　安东尼奥，我爱我的妻子，就像自己的生命一样；可是我的生命，我的妻子，以及整个的世界，在我的眼中都不比你的生命更为贵重；我愿意丧失一切，把它们献给这恶魔做牺牲，来救出你的生命。

鲍　尊夫人要是就在这儿听见您说这样话，恐怕不见得会感谢您吧。

葛　我有一个妻子，我可以发誓我是爱她的；可是我希望她马上归天，好去求告上帝改变这恶狗一样的犹太人的心。

聂　幸亏尊驾在她的背后说这样的话，否则府上一定要吵得鸡犬不宁了。

夏　这些便是相信基督教的丈夫！我有一个女儿，我宁愿她嫁给强盗的子孙，不愿她嫁给一个基督徒，别再浪费光阴了；请快些儿宣判吧。

鲍　那商人身上的一磅肉是你的；法庭判给你，法律许可你。

夏　公平正直的法官！

鲍　你必须从他的胸前割下这磅肉来；法律许可你，法庭判给你。

夏　博士学多才的法官！判得好！来，预备！

鲍　且慢，还有别的话哩。这约上并没有允许你取他的一滴血，只是写明着"一磅肉"；所以你可以照约拿一磅肉去，可是在割肉的时候，要是流下一滴基督徒的血，你的土地财产，按照威尼斯的法律，就要全部充公。

葛　啊，公平正直的法官！听着，犹太人；啊，博学多才的法官！

夏　法律上是这样说吗？

鲍　你自己可以去查查明白。既然你要求公道，我就给你公道，不管这公道是不是你所希望的。

葛　啊，博学多才的法官！听着，犹太人；好一个博学多才的法官！

夏　那么我愿意接受还款；照约上的数目三倍还我，放了那基督徒吧。

巴　钱在这儿。

鲍　别忙！这犹太人必须得到绝对的公道。别忙！他除了照约处罚以外，不能接受其他的赔偿。

葛　啊，犹太人！一个公平正直的法官，一个博学多才的法官！

鲍　所以你准备着动手割肉吧。不准流一滴血，也不准割得超过或是不足一磅的重量；要是你割下来的肉，比一磅略微轻一点或是重一点，即使相差只要有丝一毫，或者仅仅一根汗毛之微，就要把你抵命，你的财产全部充公。

葛　一个再世的但尼尔，一个但尼尔，犹太人！现在你可掉在我的手里了；你这异教徒！

鲍　那犹太人为什么还不动手？

夏　把我的本钱还我，放我去吧。

巴　钱我已经预备好在这儿，你拿去吧。

鲍　他已经当庭拒绝过了；我们现在只能给他公道，让他履行原约。

葛　好一个但尼尔，一个再世的但尼尔！谢谢你，犹太人，你教会我说这句话。

夏　难道我不能单单拿回我的本钱吗？

鲍　犹太人，除了冒着你自己生命的危险，割下那一磅肉以外，你不能拿一个钱。

夏　好，那么魔鬼保佑他去享用吧！我不打这场官司了。

鲍　等一等，犹太人，法律上还有一点牵涉你。威尼斯的法律规定凡是一个异邦人企图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谋害任何公民，查明确有

实据者，他的财产的半数应当归被企图谋害的一方所有，其余的半数没入公库，犯罪者的生命悉听公爵处置，他人不得过问。你现在刚巧陷入这一条法网，因为根据事实的发展，已经足以证明你确有运用直接间接手段，危害被告生命的企图，所以你已经遭逢着我刚才所说起的那种危险了。快快跪下来，请公爵开恩吧。

葛　求公爵开恩，让你自己去寻死；可是你的财产现在充了公，一根绳子也买不起啦，所以还是要让公家破费把你吊死。

公爵　让你瞧瞧我们基督徒的精神。你虽然没有向我开口，我自动饶恕了你的死罪。你的财产一半划归安东尼奥，还有一半没入公库；要是你能够诚心悔过，也许还可以减处你一笔较轻的罚款。

鲍　这是说没入公库的一部分，不是说划归安东尼奥的一部分。

夏　不，把我的生命连着财产一起拿了去吧，我不要你们的宽恕。你们夺去了我的养家活命的根本，就是夺去了我的家，活活的要了我的命，

鲍　安东尼奥，你能不能够给他一点慈悲？

葛　白送给他一根上吊的绳子吧；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给他别的东西！

安　要是殿下和堂上愿意从宽发落，免予没收他的财产的一半，我就十分满足了；只要他能够让我接管他的另外一半的财产，等他死了以后，把它交给最近和他的女儿私奔的那位绅士；可是还要有两个附带的条件：第一，他接受了这样的恩典，必须立刻改信基督教；第二，他必须当庭写下一张文契，声明他死了以后，他的全部财产传给他的女婿罗伦佐和他的女儿。

公爵　他必须履行这两个条件，否则我就撤销刚才所宣布的赦令。

鲍　犹太人，你满意吗？你有什么话说？

夏　我满意。

鲍　书记，写下一张授赠产业的文契。

夏　请你们允许我退庭，我身子不大舒服。文契写好了送到我家里，我在上面签名就是了。

公爵　去吧，可是临时变卦是不成的。

葛　你在受洗礼的时候，可以有两个教父；要是我做了法官，我一定给你请十二个教父；不是领你去受洗，是送你上绞架。（夏下。）

公爵　先生，我想请您到舍间去用餐。

鲍　请殿下多多原谅，我今天晚上要回帕度亚去，必须现在就动身，恕不奉陪了。

公爵　您这样贵忙，不能容我略尽寸心，真是抱歉得很。安东尼奥，谢谢这位先生，你这回全亏了他。（公爵，众士绅及侍从等下。）

巴　最可尊敬的先生，我跟我这位敝友今天多赖您的智慧，免去了一场无妄之灾；为了表示我们的敬意，这三千块钱本来是预备还那犹太人的，现在就奉送给先生，聊以报答您的辛苦。

安　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是永远不忘记的。

鲍　一个人做了心安理得的事，就是得到了最大的酬报；我这次帮了两位的忙，总算没有失败，已经引为十分满足，用不着再谈什么酬谢了。但愿咱们下次见面的时候，两位仍旧认识我。现在我就此告辞了。

巴　好先生，我不能不再向您提出一个请求，请您随便从我们身上拿些什么东西去，不算是酬谢，只算是留个纪念。请您答应接受我两件礼物，赏我这一个面子，原谅我的礼轻意重。

鲍　你们这样殷勤，我只好却之不恭了。（向安）把您的手套送给我，让我戴在手上留个纪念吧。（向巴）为了纪念您的盛情，让我拿了这

戒指去。不要缩回您的手，我不再向您要什么了；您既然是一片诚意，想来总也不会拒绝我吧。

巴　这指环吗，好先生？唉！它是个不值钱的玩意儿；我不好意思把这东西送给您。

鲍　我什么都不要，就是要这指环；现在我想我非得把它要来不可。

巴　这指环的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可是因为有其他的关系，我不能把它送人。我愿意搜访威尼斯最贵重的一枚指环来送给您，可是这一枚却只好请您原谅了。

鲍　先生，您原来是个口头上慷慨的人；您先教我怎样伸手求讨，然后再教我怎样回答一个叫化子。

巴　好先生，这指环是我的妻子给我的；她把它套上我的手指的时候，曾经叫我发誓永远不把它出卖，送人，或是遗失。

鲍　人们在吝惜他们的礼物的时候，都可以用这样的话做推托的。要是尊夫人不是一个疯婆子，她知道了我对于这指环是多么受之无愧，一定不会因为您把它送掉了而跟您长久反目的。好，愿你们平安！（鲍、聂同下。）

安　我的巴散尼奥少爷，让他把那指环拿去吧；看在他的功劳和我的交情分上，违犯一次尊夫人的命令，想来不会有什么要紧。

巴　葛莱西安诺，你快追上他们，把这指环送给他；要是可能的话，领他到安东尼奥的家里去。去，赶快！（葛下）来，我就陪着你到你府上；明天一早咱们两人就飞到贝尔蒙脱去。来，安东尼奥。（同下。）

第二场　同前；街道

〔鲍细霞及聂莉莎上。

鲍　打听打听这犹太人住在什么地方，把这文契交给他，叫他签了

字。我们要比我们的丈夫先一天到家，所以一定得在今天晚上动身。罗伦佐拿到这一张文契，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葛莱西安诺上。

葛　好先生，我好容易追上了您。我家大爷巴散尼奥再三考虑之下，决定叫我把这指环拿来送给您，还要请您赏光陪他吃一顿饭。

鲍　那可没法应命；他的指环我受下了，请你替我谢谢他。我还要请你给我这小兄弟带路到夏洛克老头儿的家里。

葛　可以可以。

聂　大哥，我要向您说句话儿。（向鲍旁白）我要试一试我能不能把我丈夫的指环拿下来。我曾经叫他发誓永远不离手。

鲍　你一定能够。我们回家以后，一定可以听听他们指天誓日，说他们把指环送给了男人；可是我们要压倒他们，比他们发更厉害的誓。你快去吧，你知道我会在什么地方等你。

聂　来，大哥，请您给我带路。（各下。）

第 五 幕

第一场 贝尔蒙脱；通至鲍细霞住宅的林荫路

〔罗伦佐及吉雪加上。

罗 好皎洁的月色！微风轻轻地吻着树枝，不发出一点声响；我想正是这样一个夜里，特洛埃勒斯登上了特洛埃的城墙，遥望着克蕾雪达所寄身的希腊人的营幕，发出他的深心中的悲叹[12]。

吉 正是在这样一个夜里，雪丝佩心惊胆战地踩着霜露，去赴她情人的约会，因为看见了一头狮子的影子，吓得远远逃走。

罗 正是在这样一个夜里，黛陀手里执着柳枝，站在辽阔的海滨，招她的爱人回到迦泰基来。

吉 正是在这样一个夜里，迷迭霞采集了灵芝仙草，使衰迈的的伊孙返老还童[13]。

罗 正是在这样一个夜里，吉雪加从犹太富翁的家里逃了出来，跟着一个不中用的情郎从威尼斯一直走到贝尔蒙脱。

吉 正是在这样一个夜里，年青的罗伦佐发誓说他爱她，用许多忠诚的盟言偷去了她的灵魂，可是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罗 正是在这样一个夜里，可爱的吉雪加像一个小泼妇似的，信口毁谤她的情人，可是他饶恕了她。

吉 倘不是有人来了，我可以搬弄出比你所知道的更多的夜的典故

来。可是听！这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吗？

〔史梯番诺上。

罗　谁在这静悄悄的深夜里跑得这么快？

史　一个朋友。

罗　一个朋友！什么朋友？请问朋友尊姓大名？

史　我的名字是史梯番诺，我来向你们报个信，我家女主人在天明以前，就要到贝尔蒙脱来了；她一路上看见圣十字架，便停步下来，长跪祷告，祈求着婚姻的美满。

罗　谁陪她一起来？

史　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修道的隐士和她的侍女，请问我家主人有没有回来？

罗　他没有回来，我们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可是，吉雪加，我们进去吧；让我们按照礼节，准备一些欢迎这屋子的女主人的仪式。

〔朗西洛脱上。

朗　索拉索拉！哦哈啊！索拉！索拉！

罗　谁在那儿嚷？

朗　索拉！你看见罗伦佐大爷吗？罗伦佐大爷！索拉！索拉！

罗　别嚷啦，朋友；他就在这儿。

朗　索拉！哪儿？哪儿？

罗　这儿。

朗　对他说我家主人差一个人带了许多好消息来了；他在天明以前就要回家来啦。（下。）

罗　亲爱的，我们进去，等着他们回来吧。不，还是不用进去。我的朋友史梯番诺，请你进去通知家里的人，你们的女主人就要来啦，叫他们准备好乐器到门外来迎接。（史下）月光多么恬静地睡在山

坡上！我们就在这儿坐下来，让音乐的声音悄悄送进我们的耳边；柔和的静寂和夜色，是最足以衬托出音乐的甜美的。坐下来，吉雪加。瞧。天宇中嵌满了多少灿烂的金钹；你所看见的每一颗微小的天体，在转动的时候都会发出天使般的歌声，永远应和着嫩眼的天婴的妙唱。在永生的灵魂里也有这一种音乐，可是当它套上这一具泥土制成的俗恶易朽的皮囊以后，我们便再也听不见了。

〔众乐工上。

罗　来啊！奏起一支圣歌来唤醒黛安娜女神；用最温柔的节奏倾注到你们女主人的耳中，让她被乐声吸引着回来。（音乐。）

吉　我听见了柔和的音乐。总觉得有些惆怅。

罗　这是因为你有一个敏感的灵魂。你只要看一群野性未驯的小马，逞着它们奔放的血气，乱跳狂奔，高声嘶叫，倘然偶尔听到一声喇叭，或是任何乐调，就会一齐立定，它们狂野的眼光，因为中了音乐的魅力，变成温和的注视。所以诗人会造出奥菲厄斯用音乐感动木石，平息风浪的故事，因为无论怎样坚硬顽固狂暴的事物，音乐都可以立刻改变它们的性质；灵魂里没有音乐，或是听了甜蜜和谐的乐声而不会感动的人，都是擅于为非作恶，使奸弄诈的；他们的灵魂像黑夜一样昏沉，他们的感情像鬼域一样幽暗；这种人是不可信任的。听这音乐！

〔鲍细霞及聂莉莎自远处上。

鲍　那灯光是从我家里发出来的。一枝小小的蜡烛，它的光照耀得多么远！一件善事也正像这枝蜡烛一样，在这罪恶的世界上发出广大的光辉。

聂　月光明亮的时候，我们就瞧不见灯光。

鲍　小小的荣耀也正是这样给更大的光荣所掩。国王出巡的时候摄

政的威权未尝不就像一个君主，可是一到国王回来，他的威权就归于乌有，正像溪涧中的细流注入大海一样。音乐！听！

聂　小姐，这是我们家里的音乐。

鲍　没有比较，就显不出长处；我觉得它比在白天好听得多哪。

聂　小姐，那是因为晚上比白天静寂的缘故。

鲍　没有听赏的人时，乌邪的歌声也就和云雀一样；要是夜莺在白天杂在群鹅的聒噪里歌唱，人家决不以为它比鷦鷯唱得更美。多少事情因为逢到有利的环境，才能够达到尽善的境界，博得一声恰当的赞赏！喂，静下来！月亮正在拥着她的情郎酣睡，不肯就醒来呢。（音乐停止。）

罗　要是我没有听错，这分明是鲍细霞的声音。

鲍　我的声音太难听，所以一下子就给他听出来了，正像瞎子能够辨认杜鹃一样。

罗　好夫人，欢迎您回家来！

鲍　我们在外边为我们的丈夫祈祷平安，希望他们能够因我们的祈祷而多福。他们已经回来了吗？

罗　夫人，他们还没有来；可是刚才有人来送过信，说他们就要来了。

鲍　进去，聂莉莎。吩咐我的仆人们，叫他们就当我们两人没有出去过一样；罗伦佐，您也给我保守秘密；吉雪加，您也不要多说。（喇叭声。）

罗　您的丈夫来啦，我听见他的喇叭的声音。我们不是搬嘴弄舌的人，夫人，您放心好了。

鲍　这样的夜色就像一个昏沉的白昼，不过略微惨淡点儿；没有太阳的白天，瞧上去也不过如此。

〔巴散尼奥，安东尼奥，葛莱西安诺及侍从等上。

巴　要是您在没有太阳的地方走路，我们就可以和地球那一面的人共同享有着白昼。

鲍　让我发出光辉，可是不要让我像光一样轻浮；因为一个轻浮的妻子，是会使丈夫的心头沉重的，我决不愿意巴散尼奥为了我而心头沉重。可是一切都是上帝作主！欢迎您回家来，夫君！

巴　谢谢您，夫人。请您给我这位朋友欢迎；这就是安东尼奥，我曾经受过他无穷的恩惠。

鲍　他的确使您受惠无穷，因为我听说您曾经使他受累无穷呢。

安　没有什么，现在一切都已经圆满解决了。

鲍　先生，我们非常欢迎您的光临；可是口头的空言不能表示诚意，所以一切客套的话，我都不说了。

葛　（向聂）我凭着那边的月亮起誓，你冤枉了我；我真的把它送给了那法官的书记。好人，你既然把这件事情看得这么重，那么我但愿拿了去的人是个割掉了鸡巴的。

鲍　啊！已经在吵架了吗？为了什么事？

葛　为了一个金圈圈儿，她给我的一个不值钱的指环，上面刻着的诗句，就跟那些刀匠们刻在刀子上的差不多，什么"爱我毋相弃"。

聂　你管它什么诗句，什么值钱不值钱？我当初给你的时候，你曾经向我发誓，说你要戴着它直到死去，死了就跟你一起葬在坟墓里；即使不为我，为了你所发的重誓，你也应该把它看重，好好和地保存着。送给一个法官的书记！呸！上帝可以替我判断，拿了这指环去的那个书记，一定是个脸上永远不会出毛的。

葛　他年纪长大起来，自然会出胡子的。

聂　一个女人也会长成男子吗？

葛　我举手起誓，我的确把它送给一个少年人，一个年纪小小，发育

不全的孩子，他的个儿并不比你高，这个法官的书记。他是个多话的孩子，一定要我把这指环给他做酬劳，我实在不好意思不给他。

鲍　恕我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是你的不对；你怎么可以把你妻子的第一件礼物随随便便给了人？你已经发过誓把它套在你的手指上，它就是你身体上不可分的一部分。我也曾经送给我的爱人一个指环，使他发誓永不把它抛弃；他现在就在这儿，我敢代他发誓，即使把世间所有的财富向他交换，他也不肯丢掉它或是把它从他的手指上取下来。真的，葛莱西安诺，你太对不起你的妻子了；倘然是我的话，我早就发起脾气来啦。

巴　（旁白）嗳哟，我应该把我的左手砍掉了，那就可以发誓说，因为强盗要我的指环，我不肯给他，所以连手都给砍下来了。

葛　巴散尼奥大爷也把他的指环给了那法官了，因为那法官一定要向他讨那指环；其实他就是拿了那指环去，也一点不算过分。那个孩子，那法官的书记，因为写了几个字，也就讨了我的指环去做酬劳。他们主仆两人什么都不要，就是要这两个指环。

鲍　我的爷。您把什么指环送了人哪？我想不会是我给您的那一个吧？

巴　要是我可以用说谎来加重我的过失，那么我会否认的；可是您瞧我的手指上没有指环；它已经没有了。

鲍　正像你的虚伪的心里没有一丝真情。我对天发誓，除非等我见了这指环，我再也不跟你同床共枕。

聂　要是我看不见我的指环，我也再不跟你同床共枕。

巴　亲爱的鲍细霞，要是您知道我把这指环送给什么人，要是您知道我为了谁的缘故把这指环送人，要是您能够想到为了什么理由我把这指环送人，我又是多么舍不下这个指环，可是人家偏偏什

么也不要，一定要这个指环，那时候您就不会生这么大的气了。

鲍 要是你知道这指环的价值，或是把这指环给你的那人的一半好处，或是你自己保存着这指环的光荣，你就不会把这指环抛弃。只要你用诚恳的话向他剀切解释，世上那有这样不讲理的人，会好意思硬要人家留作纪念品的东西？聂莉莎讲的话一点不错，我可以用我的生命赌咒，一定是什么女人把这指环拿了去了。

巴 不，夫人，我用我的名誉，我的灵魂起誓，并不是什么女人拿去，的确是送给那位法学博士的；他不接受我送给他的三千块钱，一定要讨这指环，我不答应，他就老大不高兴地去了。就是他救了我的好朋友的性命；我应该怎么说呢，好太太？我没有法子，只好叫人追上去送给他；人情和礼貌逼着我这样做，我不能让我的名誉沾上忘恩负义的污点。原谅我，好夫人；凭着天上的明灯起誓，要是那时候您也在那儿，我想您一定会恳求我把这指环送给这位贤能的博士的。

鲍 让那博士再也不要走近我的屋子。他既然拿去了我所珍爱的宝物，又是你所发誓永远为我保存的东西，那么我也会像你一样慷慨；我会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他，即使他要我的身体，或是我的丈夫的眠床，我都不会拒绝他。我总有一天会认识他的；你还是一夜也不要离开家里，像个百眼怪人那样看守着我吧；否则我可以凭着我的尚未失去的贞操起誓，要是你让我一个人在家里，我一定要跟这个博士睡在一床的。

聂 我也要跟他的书记睡在一床；所以你还是留心不要走开我的身边。

葛 好，随你的便，只要不让我碰到他；要是他给我捉住了，我就折断这个少年书记的那枝笔。

安　都是我的不是，引出你们这一场吵闹。

鲍　先生，这跟您没有关系；您来我们是很欢迎的。

巴　鲍细霞，饶恕我这一次出于不得已的错误，当着这许多朋友们的面前，我向你发誓，凭着你这一双美丽的眼睛，在它们里面我可以看见我自己，——

鲍　你们听他的话！我的左眼里也有一个他，我的右眼里也有一个他；你用你的两重人格发誓，我还能够相信你吗？

巴　不，听我说。原谅我这一次错误，凭着我的灵魂起誓，我以后再不违犯对你所作的誓言。

安　我曾经为了他的幸福，把我自己的身体向人抵押，倘不是幸亏那个把您丈夫的指环拿去的人，几乎送了性命；现在我敢再立一张契约，把我的灵魂作为担保，保证您的丈夫决不会再有故意背信的行为。

鲍　那么就请您做他的保证人，把这个给他，叫他比上回那一个保存得牢一些。

安　拿着，巴散尼奥；请您发誓永远保存这一个指环。

巴　天哪！这就是我给那博士的那一个！

鲍　我就是从他手里拿来的。原谅我，巴散尼奥，因为凭着这个指环，那博士已经跟我睡过觉了。

聂　原谅我，我的好葛莱西安诺；就是那个发育不全的孩子，那个博士的书记，因为我问他讨这个指环，昨天晚上已经跟我睡在一起了。

葛　嗳哟，这就像是在夏天把铺得好好的道路重新翻造。嘿！我们就这样冤冤枉枉地做起王八来了吗？

鲍　不要说得那么难听。你们大家都有点莫名其妙；这儿有一封信，

拿去慢慢地念吧，它是裴拉里奥从帕度亚寄来的，你们从这封信里，就可以知道那位博士就是鲍细霞，她的书记便是这位聂莉莎。罗伦佐可以向你们证明，当你们出发以后，我就立刻动身；我回家来还没有多少时候，连大门也没有进去过呢。安东尼奥，我们非常欢迎您到这儿来；我还带着一个您所意料不到的好消息给您，请您拆开这封信，您就可以知道您有三艘商船，已经满载而归，快要到港了。您再也想不出这封信怎么会那么巧地到了我的手里。

安　我没有话说。

巴　你就是那个博士，我还不认识你吗？

葛　你就是要叫我当忘八的那个书记吗？

聂　是的，可是了除非那书记会长成一个男子，他再也不能叫你当忘八。

巴　好博士，你今晚就陪着我睡觉吧；当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睡在我妻子的床上。

安　好夫人，您救了我的命，又给了我一条活路；我从这封信里得到了确实的消息，我的船只已经平安到港了。

鲍　喂，罗伦佐！我的书记也有一件好东西要给您哩。

聂　是的，我可以免费送给他。这儿是那犹太富翁亲笔签署的一张授产业的文契，声明他死了以后，全部遗产都传给您和吉雪加，请你们收下吧。

罗　两位好夫人，你们像是散布玛哪的天使，救济着饥饿的人们。

鲍　天已经差不多亮了，可是我知道你们还想把这些事情知道得详细一点。我们大家进去吧；你们还有什么疑惑的地方，尽管再向我们发问，我们一定老老实实地回答一切的问题。

葛　很好，我要我的聂莉莎宣誓答复的第一个问题，是现在离白昼只有两小时了，我们还是就去睡觉呢，还是等明天晚上再睡？正是——

不惧黄昏近，但愁白日长；
翩翩书记俊，今夕喜同床。
金环束指间，灿烂自生光，
为恐娇妻骂，莫将弃道旁。（众下。）

---

①奈斯脱（Nestor），荷马史诗“依利亚特”中年纪最大的希腊将领，以严肃著名。

②勃鲁脱斯（Brutus）即莎士比亚史剧《裘力斯·该撒》中的要角，其妻亦名鲍细霞（Portia）

③杰生（Jason），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远征爱地斯（Aeetes）取金羊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成功。

④巴拉庭伯爵原文作“CountyPalatine”意为在其封邑内享有君权的伯爵，因无适当译名，故译音以代。

⑤拿撒勒先知即耶酥。

⑥见《旧约·创世记》。

⑦黑曜日（Black－Monday）即复活节礼拜一。事指一三六0年四月十四日的复活节礼拜一，英王爱德华三世进攻巴黎，正值暴风雨，兵士多冻死。流鼻血为不吉之兆。故云。

⑧夏甲（Hagar）为犹太人始祖亚伯兰（后上帝改其名为亚伯拉罕）正妻撒拉的婢女，撒拉因无子劝亚伯兰纳为次妻；夏甲生子后，遭撒拉之妒，与其子并遭斥逐。，见《旧约·创世记》。此处所云“夏甲后裔”，系表示“贱种”之意。

⑨米达斯，（Midas），弗立基亚（Phrygia）王，祷神求点金术，神允之，触指成金，食物亦成金。

⑩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为主张灵魂轮回说的古希腊哲学家。

⑪但尼尔（Dainiel），以色列人的著名士师，以善于折狱称。

⑫特洛埃勒斯和克蕾雪达的恋爱故事见莎士比亚悲剧《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⑬伊孙（Aeson）即伊阿孙之父，得伊阿孙的妻子美狄亚（Medem）之灵药而返老还童。故事见奥维德《变形记》第七章。

驯悍记
The Taming ofThe Shew

情节考证

莎士比亚喜剧。约写于1593年。剧本情节的来源之一是意大利作家阿利奥斯托的喜剧《求婚者》,在当时有盖斯可因的英语译本。

故事梗概

补锅匠史赖喝醉了酒躺在大路上。一个贵族狩猎回家,见到史赖,忽发奇想,准备戏弄他,便命仆人把史赖抬回自己家中。当他醒来时,贵族和仆人都把他当作一个患了疯病、15年里一直陷于梦境的贵人以待,替他煮香沐浴,给予锦衣玉食,并让他看一出有趣的喜剧解闷。这出喜剧就叫《驯悍记》。

霍登旭是比萨有钱绅士文生梯奥的儿子,他带了两个仆人从家乡来到景物优美的帕度亚访师求友,研究学问。到了帕度亚后,不想在途中遇见当地富翁巴普底士他和他的两个女儿,以及小女儿琵央加的两个求婚者。巴普底士他的大女儿凯萨琳娜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泼辣凶悍的女子,没有哪一个男人愿意向她求婚,正像琵央加的求婚者对葛雷米奥对另一个求婚者卢生梯奥所说的,"虽然她的父亲那么有钱,你以为竟有那样一个傻子,愿意娶个活阎罗供在家里吗?"而巴普底士塔的小女儿琵央加则容颜秀美,性格娴静,因此有了不少慕名而来向她求婚。但她的父亲却规定:必须让大女儿有了丈夫之后,才可让小女儿出嫁。

霍登旭在途中遇见琵央加后，暗中爱上她，他要忠仆特兰尼奥替他出个主意。他对特兰尼奥说："要是我不能娶这位年轻的贞淑的姑娘做妻子，我一定会被爱情燃烧得憔悴而死的。"他们听说巴普底士他要为女儿寻找家庭教师，于是他们商定：霍登旭改名换姓化装成一个穷苦书生，去巴普底士他家应聘担任教师；特兰尼奥则顶替主人的名字主持日常事务，指挥另一个仆人。

不久，维洛那一富家子弟披特鲁乔来到帕度亚访问朋友，物色妻子。他的好友卢生梯奥向他推荐凯萨琳娜，说她家富裕；同时也指出她脾气太坏，长得又难看，一定不会中他的意。而披特鲁乔却坦率地说："既然我的求婚主要是为了钱，无论她怎样淫贱老丑，泼辣凶悍，我都一样欢迎；……只要她的嫁奁丰盛，我就心满意足了。"他的仆人格鲁米奥也证实主人婚娶的原则是："只要有钱，就是把一个木人泥偶给他做妻子他也要；倘若她是一个满嘴牙齿落得一个不剩的老太婆，浑身病痛有五十二匹马合起来那么多，他也满不在乎，可就是得有钱。"于是，卢生梯奥便以实话相告：凯萨琳娜是一个有钱、年轻美貌、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可就是脾气非常坏，换了自己，即使是一个穷光蛋，他愿意倒贴一座金矿，也谢绝这门亲事。而披特鲁乔却胸有成竹，对此毫不在意，决定登门求婚。卢生梯奥则扮成音乐教师跟随同往，以便由披特鲁乔举荐，让他当琵央加的音乐教师，寻找机会向她当面求爱。

葛雷米奥率化装成寒士的霍登旭、披特鲁乔率化装成乐师的卢生梯奥、特兰尼奥率霍登旭的另一个仆人比昂特洛来到巴普底士他家。披特鲁乔作了自我介绍，并对巴普底士他说，他久闻凯萨琳娜"美貌多才，端庄贤淑，品格出众，举止温柔，所以不揣冒昧，到府上来做一个不速之客，瞻仰这位心仪已久的绝世佳人"。巴普底士他对他们的光临表示欢迎，并对披特鲁乔说：凯萨琳娜"是仰攀不上您这样一

位人物的”。披特鲁乔当即说，他因事多，不能每天前来求婚。他很想得知巴普底士他愿意拨给大女儿怎样的一份嫁奁。巴普底士他原是把凯萨琳娜看作商人手中的滞货，如今披特鲁乔主动找上门来，交易可能成功，便对披特鲁乔说，他可给一半田地和二万个克朗。披特鲁乔得到这样的承诺后，便要求订好婚事契约。巴普底士他说可以，但他认为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先去把她的爱求到了再说”。而彼特鲁乔对于征服凯萨琳娜极有把握：“她固然脾气高傲，我也是天性刚强，两股烈火遇在一起，就把怒气在燃料上消磨净尽了。”巴普底士他非常高兴，祝愿披特鲁乔成功，同时也提醒他做好思想准备，“听几句刺耳的话”。话音刚落，卢生梯奥慌张地进来，面无人色，头破血流。原来，他指出凯萨琳娜弄错音柱、按着她的手教她弹奏，便挨了她的打骂，琴给她敲通，他的头颈也给琴套住，就像一个戴枷的犯人一样。披特鲁乔听了这番话非但没有后悔，反而说：“好一个勇敢的姑娘！我现在更加十倍地爱她了。”他表示要提起精神向她求婚：“要是她开口骂人，我就对她说她唱的歌儿像夜莺一样曼妙；要是她向我皱眉头，我主就说她看上去像浴着朝露的玫瑰一样清丽；要是她默不作声，我就恭维她的能言善辩；要是她叫我滚蛋，我就向她道谢，好像她留我多住一个星期一样；要是她不愿嫁给我，我就向她请问吉期。”披特鲁乔见到凯萨琳娜之后，满口恭维之词，说她娇美温柔、潇洒娇憨、和蔼谦恭，说起话来腼腼腆腆的，宛若春天的花朵一样可爱。同时又以无可争辩的语气说：“你的父亲已经答应把你嫁给我做妻子，你的嫁奁也已经议定了，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我一定要和你结婚。……你除了我之外，不能嫁给别人，因为我是天生下来要把你降伏的，我要把你从一个野性的凯德变成一个柔顺听话的贤妻良母。”凯萨琳娜开始气冲冲地骂披特鲁乔是疯疯癫癫的汉子、轻薄的恶少、胡说八道的家伙，后来终于顺从婚事。

葛雷米奥和特兰尼奥也向巴普底士他提出要取琵央加为妻。特兰尼奥是代替主人求婚的。两人竟向巴普底士他夸口家财丰厚。而假扮成教师的霍登旭和卢生梯奥则趁向琵央加教课的机会向她求爱。琵央加对霍登旭表示好感,卢生梯奥大失所望,在特兰尼奥的怂恿下,卢生梯奥离开琵央加,与一寡妇成婚。

披特鲁乔和凯萨琳娜结婚那天,新郎迟迟未到,凯萨琳娜气得哭了。正当大家万分焦急之时,他穿着破旧衣服,戴一顶新帽子,一双靴子百孔千疮,骑着病马到来。服饰怪诞还不足论,举止更是极端乖戾。教堂里举行的婚礼简直是"疯狂的婚礼",披特鲁乔这个"疯狂的新郎"与"魔鬼"无异。当牧师问他愿不愿意娶凯萨琳娜为妻时,他却回答"是啊,他妈的!"还拔拳把牧师打在地上;又把浸在酒里的面包丢到教堂司事的脸上,吓得新娘浑身发抖。尽管女方已备好丰盛酒席,新郎却坚持要把新娘带走,宣称新娘是他的家私,他的财产,他的牛马,他的一切,任何人不得阻拦他的行动。由于天寒地冻,道路泥泞,新娘吃足苦头。到家后,他佯装向仆人发火,说食物难以下咽,统统扔掉;又故意嫌被褥铺得不好,把枕头、被单、绒毯向满屋乱丢。他以体贴为名,让新娘饥饿困乏,惩治妻子。凯萨琳娜不无感慨地说:"我越是心里委屈,他越是把我折磨得厉害。难道他娶了我来,是要饿死我吗?……从来不知道怎样恳求人家、也从来不需要向人家恳求什么的我,现在却吃不到一点东西,得不到一刻钟的安眠;他用高声詈骂使我不能合眼,让我饱听他的喧哗的吵闹;尤其可恼的,他这一切都借着爱惜我的名义,好像我一睡就会死去,吃了东西就会害重病一样。"到此时,披特鲁乔已颇为满意:"我已经开始巧妙地把她驾驭起来,希望能够得到美满的成功。"

霍登旭很快就得到琵央加的爱情,而他的仆人特兰尼奥以霍登旭的身份与巴普底士他谈判婚姻也得到首肯。由于巴普底士他提出

财产问题要得到霍登旭父亲的允诺，特兰尼奥在路上找来一个老学究冒充霍登旭的父亲，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而真正的文生梯奥先生的到来，虽对仆人特兰尼奥的行径大发雷霆，但由于儿子霍登旭婚事成功，又经儿子的恳求，一切也就冰消瓦解了。

披特鲁乔仍在不断折磨凯萨琳娜。他端来一盘肉。由于凯萨琳娜没有立即表示谢意，他便吩咐仆人把盘子拿走，凯萨琳娜求他"让盘子放着"，道了声谢，才被允许吃了一点。可是，她还没吃好，披特鲁乔说要到巴普底士他那里去，穿着打扮必须体面，于是立即叫来裁缝比试已做好的衣服。做好的衣帽，凯萨琳娜都满意，可是披特鲁乔却偏偏让她"穿戴不成"。披特鲁乔吩咐备马上路，说现在大概是七点钟，可在中饭前赶到巴普底士他家。凯萨琳娜指出，他说的时间与实际相差好几个钟头。披特鲁乔却强词夺理："不是七点钟，我就不上马"，"你倘然要我去，那么我说是什么钟点，就得是什么钟点"。一路上，披特鲁乔又有一些新招。中午时分，彼特鲁乔说天上是月亮照着，而凯萨琳娜说那是太阳，披特鲁乔气急败坏："我要说它是月亮，它就是月亮，我要说它是星，它就是星，我要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你要是说我说错了，我就不到你父亲家里去。"凯萨琳娜只好说："我知道它是月亮。"可是，披特鲁乔却说："不，你胡说，它是太阳。"凯萨琳娜不得不改口："那么它就是太阳。……随您叫它什么名字吧，您叫它什么，凯萨琳娜也叫它什么就是了。"披特鲁乔称呼一位迎面而来的老人为"好姑娘"，凯萨琳娜也就称呼他为"年轻娇美的姑娘"；可是，凯萨琳娜又遭到披特鲁乔的训斥："你疯了吗？这是一个满脸皱纹的白发衰翁，你怎么说他是一个姑娘？"凯萨琳娜又顺从了。可以说，凯萨琳娜昔日的乖戾、凶悍已经荡然无存。

在庆贺琵央加和霍登旭婚的婚宴上，大家吃喝说笑。琵央加、寡妇、凯萨琳娜退席后，霍登旭、卢生梯奥继续拿凯萨琳娜的凶悍开玩

笑，挖苦披特鲁乔，自认为他们的运气比披特鲁乔好。披特鲁乔不以为然，他建议打个赌："各人去叫他自己的妻子出来，谁的妻子最听话，出来得最快的，谁就算得胜。"霍登斯、卢生梯奥先后叫唤他们的妻子，但没有一个出来。轮到披特鲁乔，他叫人"命令她出来见我"。出乎众人的意料，凯萨琳娜召之即来，没有半点含糊。大家都非常惊奇。披特鲁乔说，凯萨琳娜听他的话，这"预兆着和睦、亲爱和恬静的生活，尊严的统治和合法的主权，总而言之，一切的美满和幸福"。喜剧以凯萨琳娜就"做妻子的应该向她们的夫主尽些什么本分"所发的长篇大论结束："你的丈夫就是你的主人、你的生命、你的所有者、你的头脑、你的君王；……一个女人对待她的丈夫，应当像臣子对待君王一样忠心恭顺；倘使她倔强使性、乖张暴戾，不顺从他正当的愿望，那么她岂不是一个大逆不道、忘恩负义的叛徒？……为了表示我的顺从，只要我的丈夫吩咐我，我就可以向他下跪，让他因此而心中快慰。"

专家评述

《驯悍记》是莎士比亚早期的喜剧。它描写凯萨琳娜泼辣凶悍的性格及其被驯服的过程，表现了妇女要求得到婚姻自由、人的尊严及其所受到的挫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世纪英国社会男女地位的悬殊、妇女的不幸遭遇，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面剧作家所受到男尊女卑、妻子顺从丈夫等中世纪家庭观念的影响。剧中主要人物的性格较为鲜明。凯萨琳娜虽对自身的处境不满，泼辣凶悍，具有反抗的意识，但她最后仍被驯服。披特鲁乔则使尽计策，软硬兼施为所欲为，最后实现了驯悍的目的。《驯悍记》围绕凯萨琳娜被披特鲁乔所驯服这条主线而展开，还写了补锅匠醉后的可笑故事、琵央加与霍登旭的爱情等次要线索。全剧情节发展迅速，所含闹剧成分使该剧显得滑稽可

笑；补锅匠醉后被戏弄，霍登旭和特兰尼奥互换身份，卢生梯奥遭到凯萨琳娜的打骂，琵央加的求婚者在巴普底士他面前各自吹嘘家财的丰厚，霍登旭和卢生梯奥以教书名义向琵央加求爱，老学究冒充文森修和文森修的突然出现等的细节接踵而至，妙趣横生，使该剧充溢着热烈的气氛。剧中对比手法的运用十分巧妙，尤其凯萨琳娜与琵央加姊妹俩的对比经常可见。例如琵央加为父亲所偏爱，凯萨琳娜却被父亲视为滞销在商人手中不易脱手的货物；琵央加贞静幽娴，凯萨琳娜泼辣凶悍；琵央加"嘴里吐出的气息，把空气都熏得充满了麝兰的香味"，凯萨琳娜经常"破口大骂"，"把人家的耳朵都嚷聋了"；琵央加被目为"无价的明珠"，有不少求婚者，凯萨琳娜除了披特鲁乔这个求婚者外，几乎没人敢于问津等等。这些对比既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也增强了喜剧效果。但是从总体上看，该剧还比较粗糙。它的多条线索结构虽预示着莎士比亚此后的喜剧多条线索平行交错有条不紊的特点，可是全剧线索与线索之间还缺乏有机的联系，序幕与后面的几幕基本上脱节。

主要人物

凯萨琳娜

她是帕度亚富翁巴普底士他的长女，泼辣凶悍是她的主要性格特征。她打妹妹琵央加，辱骂他人，以惯于骂人出名，而且"撒泼起来，谁也吃她不消"。由于她的"悍声四播"，没有一个男人愿意向她求婚，正像琵央加的一个求婚者所说："虽然她父亲那么有钱，你以为竟有那样一个傻子，愿意娶个活阎罗供在家里吗？"琵央加的另一个求婚者说得更干脆："即使我是个身无立锥之地的穷光蛋，她愿意倒贴一座金矿嫁给我，我也敬谢不敏。"凯萨琳娜泼辣凶悍的性格与她的处境息息相关。她的父亲偏爱妹妹琵央加，而视她为商人手中不易脱手

的"滞货",把她的婚姻大事看作一场交易。因此,凯萨琳娜的泼辣凶悍既是内心苦闷的一种发泄,也是捍卫妇女权利的一种反抗形式。就这个意义上说,凯萨琳娜泼辣凶悍的性格中实际上蕴含着她那要求获得人的尊严的意向。她与披特鲁乔结识,披特鲁乔对她软硬兼施。在这种情况下,凯萨琳娜开始时仍然具有反抗的意识,即使在"疯狂的婚礼"后、婚宴正进行之时披特鲁乔要凯萨琳娜立即跟他回家,凯萨琳娜还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刚一结婚就摆出这种威风来,将来我岂不要整天看你的脸色吗?"并且十分明确地向客人们说:"一个女人倘然一点不知道反抗,她会终生被人愚弄的。"可是,随着剧情的发展,披特鲁乔对她折磨的加剧,她的性格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后来,不管披特鲁乔指太阳为月亮、指男为女,凯萨琳娜都一一顺从。及至末尾,凯萨琳娜所发表的怎样做妻子的长篇大论,表示"只要我的丈夫吩咐我,我就可以向他下跪,让他因此而心中快慰",还向妇女们提出"挫抑你们无益的傲气,跪下来向你们的丈夫请求怜爱"等等,清楚地表明她已从一个要求得到人的尊严的女性变成摒弃、丧失人的尊严的女性。

从上可知,凯萨琳娜的性格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是中世纪社会生活的反映,即一方面妇女要求获得自身的权利、人的尊严,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男尊女卑妻子顺从丈夫等的家庭观念并未消泯。

披特鲁乔

他是维洛那一富家子弟。他到帕度亚是为了访问朋友、物色妻子。披特鲁乔以金钱作为求婚妻的一把标尺,只要对方嫁奁丰盛,无论对方"怎样淫贱老丑,泼辣凶悍,我都一样欢迎"。因此,当他得到巴普底士他可给一半田地和二万个克朗的承诺时,他便要求把他与凯萨琳娜的婚事定下来。尽管这个人物被赋予大胆、诙谐等性格特点,

但这都是为了驯悍。为了降伏凯萨琳娜，披特鲁乔软硬兼施，不择手段。与凯萨琳娜见面之前，他便要求自己提起精神向凯萨琳娜求婚："要是她开口骂人，我就对她说她唱的歌儿像夜莺一样曼妙；要是她向我皱眉头，我就说她看上去像浴着朝露的玫瑰一样清丽；要是她默不作声，我就恭维她的能言善辩；要是她叫我滚蛋，我就向她道谢，好像留我多住一个星期一样；要是她不愿意嫁给我，我就向她请问吉期"。与凯萨琳娜初次见面，尽管凯萨琳娜"横眉怒目"，披特鲁乔仍满口恭维之词："人家说你很暴躁，很骄傲，性情十分乖僻，现在我才知道别人的话完全是假的，因为你是潇洒娇憨，和蔼谦恭，说起话来腼腼腆腆的，就像春天的花朵一样可爱。……"及至婚期来临，他姗姗来迟，还搞了个"疯狂的婚礼"，对凯萨琳娜的折磨接踵而来，直至他达到降伏凯萨琳娜的目的。披特鲁乔把妻子顺从丈夫看作是"和睦、亲爱和恬静的生活"、"尊严的统治和合法的主权"的预兆，"一切的美满和幸福"的象征。凡此种种无不表明披特鲁乔这个人物乃是男尊女卑、妻子顺从丈夫等的中世纪家庭观念的体现者。


莎士比亚
经典名剧
驯悍记
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剧中人物

贵族

克里斯多弗·史赖　补锅匠	序幕中的人物
酒店主妇，小童，伶人，猎奴，从仆等	

巴普底士他　帕度亚的富翁

文生梯奥　披萨的老绅士

卢生梯奥　文生梯奥的儿子，爱恋琵央加者

披特鲁乔　维洛那的绅士，凯萨琳娜的求婚者

葛雷米奥	琵央加的求婚者
霍登旭	
特兰尼奥	卢生梯奥的仆人
比昂特洛	
格鲁米奥	披特鲁乔的仆人
寇梯斯	

老学究　假扮文生梯奥者

凯萨琳娜　悍妇	巴普底士他的女儿
琵央加	

寡妇

裁缝，帽商及巴普底士他，披特鲁乔两家的仆人

地　点

帕度亚；有时在披特鲁乔的乡间住宅

序　幕

第一场　荒村酒店门前

〔女店主及史赖上。

史　我揍你！

女店主　把你上了枷带了铐，你才知道厉害，你这流氓！

史　你是个烂污货！你去打听打听，俺史赖家从来不曾出过流氓，咱们的老祖宗是跟着理查万岁爷一块儿来的。给我闭住你的臭嘴；老子什么都不管。

女店主　你打碎了的杯子不肯赔我吗？

史　不，一个子儿也不给你。骚货，你还是钻进你那冰冷的被窝里去吧。

女店主　我知道怎样对付你这种家伙；我去叫官差来抓你。（下。）

史　随他来吧，我没有犯法，看他能把我怎样。是好汉决不逃走，让他来吧。（躺在地上睡去。）

〔号角声。猎罢归来的贵族率猎奴及从仆等上。

贵族　猎奴，你好好照料我的猎犬。可怜的茂里曼，牠跑得嘴唇边流满了白沫！把克劳特和那大嘴巴的母狗放在一起。你没有看见锡尔佛在那篱笆角上，居然会把那失去了踪迹的畜生找到了吗？人家给我二十镑我也不肯把牠让给他。

猎奴甲　老爷，裴尔曼也不比牠差呢，牠闻到一点点臭味就会叫起来，今天牠已经两次发现了猎物的踪迹。我觉得牠好。

贵族　你知道什么！厄戈要是脚步快一些，可以抵得过二十条这样的

狗。可是你得好好馁饲牠们,留心照料牠们。明天我还要打猎哩。

甲　是,老爷。

贵族　(见史)这是什么?是个死人,还是喝醉了?瞧他有气没有?

猎奴乙　老爷,他在呼吸。他要不是喝醉了酒,不会在这么冷的地上睡得这么熟。

贵族　瞧这蠢东西!他躺在那儿多么像一头猪!一个人死了以后,那样子也不过这样难看!我要把这醉汉作弄一番。让我们把他抬回去放在床上,给他穿上好看的衣服,在他的手指上套上许多戒指,床边摆好一桌丰盛的酒食,穿得齐齐整整的仆人侍候着他,等他醒来的时候,这叫化子不是会把他自己也忘记了吗?

甲　老爷,我想他一定想不起来他自己是个什么人。

乙　他醒来以后,一定会大吃一惊。

贵族　就像置身在一场美梦或空虚的幻想中一样。你们现在就把他抬起来,轻轻地把他抬到我最好的一间屋子里,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我那些风流的图画,用温暖的香水给他洗头,房间里薰着芳香的栴檀,还要把乐器预备好,等他醒来的时候,便弹奏起美妙的仙曲来。他要是说什么话,就立刻恭恭敬敬地低声问他,'老爷有什么吩咐?'一个仆人捧着银盆,里面盛着浸满花瓣的蔷薇水,还有一个人捧着水壶,第三个人拿着手巾,说,'请老爷净手。'那时另外一个人就拿着一身华贵的衣服,问他喜欢穿那一件;还有一个人向他报告他的猎犬和马匹的情形,并且对他说他的夫人因为他害病,心里非常难过。让他相信他自己曾经疯了;要是他说他自己是个什么人,就对他说他是在做梦,因为他是一个做大官的贵人。你们这样用心串演下去,不要闹得太过份,一定是一场绝妙的消遣。

甲　老爷，我们一定用心扮演，让他看我们不敢怠慢的样子，相信他自己真的是一个贵人。

贵族　把他轻轻抬起来，让他在床上安息一会儿，等他醒来的时候，各人都按照各自的职分好好地做去。（众抬史下，号角声）来人，去瞧瞧那吹号角的是什么人。（一仆人下）也许有什么过路的贵人，要在这儿暂时歇脚。

〔仆重上。

贵族　啊，是谁？

仆　启禀老爷，是一班戏子要来侍候老爷。

贵族　叫他们过来。

〔众伶人上。

贵族　欢迎，列位！

众伶　多谢大人。

贵族　你们今晚想在我这里耽搁一夜吗？

甲伶　大人要是不嫌弃的话，我们愿意侍候大人。

贵族　很好。这一个人很面熟，我记得他曾经扮过一个农夫的长子，向一位小姐求爱，演得很不错。你的名字我忘了，可是那个角色你演来恰如其分，一点不做作。

甲　您大概说的是苏多吧。

贵族　对了，你扮得很好。你们来得很凑巧，因为我正要串演一幕戏文，你们可以给我不少帮助。今晚有一位贵人要来听你们的戏，他生平没有听过戏，我很担心你们看见他那傻头傻脑的样子，会忍不住笑起来，那就要把他气坏了；我告诉你们，他只要看见人家微微一笑，就会发起脾气来的。

甲　大人，您放心好了。就算他是世上最古怪的人，我们也会控制我

们自己。

贵族　来人，把他们领到伙食房里去，好好款待他们；他们需要什么，只要我家里有，都可以尽量供给他们。（甲仆领众伶下）来人，你找我的童儿巴索洛缪，把他装扮做一个贵妇，然后带着他到那醉汉的房间里去，叫他做太太，须要十分恭敬的样子。你替我吩咐他，他的一举一动，必须端庄稳重，就像他看见过的高贵的妇女在她们丈夫面前的那种样子；他对那醉汉说话的时候，必须温柔和婉，也不要忘记了屈膝致敬；他应当说，'夫君有什么事要吩咐奴家，请尽管说出来，好让奴家稍尽一点做妻子的本分，表示一点对您的爱心。'然后他就装出很多情的样子把他拥抱亲吻，把头偎在他的胸前，眼睛里流着泪，因为她的丈夫疯癫了好久，七年以来，始终自以为是一个穷苦的讨人厌的叫化子，现在眼看他清醒过来，所以快活得哭起来了。要是这孩子没有女人家随时淌眼泪的本领，只要用一棵胡葱包在手帕里，擦擦眼皮，眼泪就会来了。你对他说他要是扮演得好，我一定格外宠爱他。赶快就把这事情办好了，我还有别的事要叫你去做。（乙仆下）我知道这孩子一定会把贵妇的举止行动声音步态模仿得很像。我很想听一听他把那醉汉叫做丈夫。我那些下人们向这个愚蠢的乡人行致敬的时候，也许会禁不住发笑；我必须去向他们关照一番，也许他们看见有我在面前，自己会有些节制，不致露出破绽来。（率余众同下。）

第二场　贵族家中的卧室

〔史赖披富丽睡衣，众仆持衣帽壶盆等环侍，贵族亦作仆人装束杂立其内。

史　看在上帝面上，来一壶淡麦酒！

甲仆　老爷要不要喝一杯白葡萄酒？

乙仆　老爷要不要尝一尝这些蜜饯的果子？

丙仆　老爷今天要穿什么衣服？

史　我是克里斯多弗洛·史赖，别老爷长老爷短的。我从来不曾喝过什么白葡萄酒黑葡萄酒；你们倘要给我吃密饯果子，还是切两片干牛肉来吧。不要问我爱穿什么，我没有衬衫，只有一个光光的背；我没有袜子，只有两条赤裸裸的腿；我的一双脚上难得有穿鞋子的时候，就是穿起鞋子来，我的脚趾也会钻到外面来的。

贵族　但愿上天给您扫除这一种无聊的幻想！真想不到像您这样一个有权有势，出身高贵，富有资财，受人崇敬的人物，会沾染到这样一个下贱的邪魔！

史　怎么！你们把我当作疯子吗？我不是勃登村中赖老头子的儿子克里斯多弗·史赖，出身是一个小贩，也曾学过手艺，也曾走过江湖，现在当一个补锅匠吗？你们要是不信，去问曼琳·哈基脱，那个温考脱村里卖酒的胖婆娘，看她认不认识我；她要是不告诉你们我欠她十四便士的酒钱，就算我是天下第一名说谎的坏蛋。怎么！我难道疯了吗？这儿是——

甲　唉！太太就是看了您这样子，才终日哭哭啼啼。

乙　唉！您的仆人们就是看了您这样子，才个个垂头丧气。

贵族　您的亲戚们因为您害了这种奇怪的疯病，才裹足不进您的大门。老爷啊，请您想一想您的出身，重新记起你从前的那种思想，把这些卑贱的恶梦完全忘却吧。瞧，您的仆人们都在侍候着您，各人等候着您的使唤。您要听音乐吗？听！亚坡罗在弹琴了，(音乐)二十只笼里的夜莺在歌唱。您要睡觉吗？我们会把您扶到温香美软的卧榻上。您要走路吗？我们会给您在地上铺满花瓣。您要骑马吗？您有的是鞍鞯上镶嵌着金珠的骏马。您要射猎吗？您有的是飞得比清晨的云雀还高的神鹰；您的猎犬的吠声，可

以使山谷响应，上彻云霄。

甲　您要狩猎吗？您的猎犬奔跑得比麋鹿还要迅捷。

乙　您爱观画吗？我们可以马上给您拿一幅阿唐尼斯的画像来，他站在流水之旁，赛西莉霞隐身在芦苇里[1]，那芦苇似乎因为受了她气息的吹动，在那里摇曳生姿一样。

贵族　我们可以给您看那处女时代的爱莪[2]怎样被诱遇暴的经过，那情形就跟活的一样。

丙　或是在荆棘林中漫步的妲芙妮，她腿上为棘刺所伤，看上去就真像在流着鲜血；伤心的亚坡罗瞧了她这样子，不禁潸然泪下；那血和泪都被画工描摹得栩栩如生。

贵族　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贵人；您有一位太太，比今世任何一个女子都要美貌万倍。

甲　在她没有因为您的缘故而让滔滔的泪涛流满了她那可爱的面庞之前，她是一个并世无俦的美人。

史　我是一个老爷吗？我有这样一位太太吗？我是在做梦？还是到现在才从梦中醒来？我现在并没有睡着；我看见，我听见，我会说话；我嗅到一阵孟加拉国芳香，我抚摸到柔软的东西。哎呀，我真的是一个老爷，不是补锅匠，也不是克里斯多弗洛·史赖。好吧，你们去给我请太太过来；可别忘记再给我倒一壶最淡的麦酒来。

乙　请老爷洗手。（数仆持壶盆手巾上前）啊，您现在已经恢复神智，知道您自己是个什么人，我们真是说不出地高兴！这十五年来，您一直在做梦，就是醒着的时候，也跟睡着一样。

史　这十五年来！哎呀，这一觉可睡得长久！可是在那些时候我不曾说过一句话吗？

甲　啊，老爷，您话是说的，不过都是些胡言乱语；虽然您明明睡在这

么一间富丽的房间里，您却说您给人家打出门外，还骂着那屋子里的女主人，说要上衙门告她去，因为她在酒瓶里掺放石子；有时候您叫着西息莉·哈基脱。

史　不错，那是酒店里的一个女侍。

丙　哎哟，老爷，您几时知道有这么一家酒店，这么一个女人？您还说起过什么史蒂芬·史赖，什么希腊人老约翰·拿普斯，什么彼得·脱夫，什么亨利·品泼纳尔，还有一二十个诸如此类的名字，都是从来不曾有过，谁也不曾看见过的人。

史　感谢上帝，我现在醒过来了！

众仆　阿门！

史　谢谢你们，等会儿我重重有赏。

〔小童扮贵妇率侍从上。

童　老爷，今天安好？

史　喝好酒，吃好肉，当然很好啰。我的老婆呢？

童　在这儿，老爷，您有什么吩咐？

史　你是我的老婆，怎么不叫我丈夫？我的仆人才叫我老爷。我是你的亲人。

童　您是我的夫君，我的主人；我是您的忠顺的妻子。

史　我知道。我应当叫她什么？

贵族　夫人。

史　爱丽丝夫人呢，还是琼夫人？

贵族　夫人就是夫人，老爷们都是这样叫着太太的。

史　夫人太太，他们说我已经做了十五年以上的梦。

童　是的，这许多年来我不曾和您同床共枕，在我就好像守了三十年的活寡。

史　那真太委屈了你啦。喂，你们都给我走开。夫人，宽下衣服，快到床上来吧。

童　老爷，请您恕我这一两夜，否则就等太阳西下以后吧。医生们曾经关照过我，叫我暂时不要跟您同床，免得旧病复发。我希望这一个理由可以使您原谅我。

史　我实在有些等不及，可是我不愿意再做那些梦，所以只好忍住欲火，慢慢再说吧。

〔一仆人上。

仆　启禀老爷，那班戏子们听见贵体痊愈，想来演一场有趣的喜剧给您解解闷儿。医生说过，您因为思虑过度，所以血液停滞；太多的忧愁会使人发狂，因此他们以为您最好听听戏开开心，这样才可以消灾延寿。

史　很好，就叫他们演起来吧。你说的什么喜剧，可不就是翻翻觔斗蹦蹦跳跳的那种玩意儿？

童　不，老爷，那还要有趣得多呢。

史　什么！是扮演妻贤子孝的那种东西吗？

童　他们表演的是一桩故事。

史　好，让我们瞧瞧。来，夫人太太。坐在我的身边，让我们享受青春，管他什么世事沧桑！（喇叭奏花腔。）

第 一 幕

第一场 帕度亚;广场

〔卢生梯奥及特兰尼奥上。

卢 特兰尼奥,我久幕帕度亚是人文渊薮,学术摇篮,这次多蒙父亲答应,叫你陪着我前来,到了这景物优胜的名都,真是三生有幸。让我们就在这里停留下来,访几个名师益友,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我父亲五湖四海,经商立业,积聚了不少家财,在披萨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公民;我必须勤求上进,敦品力学,方才不致辱没了家声。所以,特兰尼奥,我想把我的时间用在研究哲学和做人的道理上,在修身养志的功夫里寻求我的乐趣,因为我离开披萨,来到帕度亚,就像一个人从清浅的池沼里,踊身到汪洋大海中,希望满足他的焦渴一样。你的意思怎样?

特 我的好少爷,您能够立志在哲学里寻求至道妙理,使我听了非常高兴;可是少爷,我们一方面向慕着仁义道德,一方面却也不要板起一副不近人情的道学面孔,不要因为一味服膺亚里斯多德的箴言,而把奥维特的《爱经》深恶痛绝。您在相识的面前,不妨运用逻辑和他们滔滔雄辩;日常谈话的中间,也可以练习练习修辞学;音乐和诗歌可以开启您的心灵;您要是胃口好的时候,研究数学和形而上学也未始不可。学问必须合乎自己的兴趣,方才可以得益,所以,少爷,您尽管拣您最喜欢的东西研究吧。

卢 特兰尼奥,你这番话说得非常有理。等比昂特洛来了,我们就可以去找一个适当的寓所,将来有什么朋友也可以在那里招待招待。且慢,那边来的是些什么人?

特　少爷，大概这里的人知道我们来了，所以要演一场戏给我们看，表示他们的欢迎。

〔巴普底士他，凯萨琳娜，琵央加，葛雷米奥，霍登旭同上。卢生梯奥及特兰尼奥避立一旁。

巴　两位先生，你们不必向我多说，因为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是非常坚决的。我必须先让我的大女儿有了丈夫以后，方才可以把小女儿出嫁。你们两位中间倘有那一位喜欢凯萨琳娜，那么因为你们两位都是熟人，我也很敬重你们，我一定答应你们向她求婚。

葛　我可吃她不消。霍登旭，你娶了她吧。

凯　(向巴)爸爸，你是不是要让我给这两个臭男人取笑？

霍　姑娘，您放心吧，像您这样厉害的女人，无论那个臭男人都会给您吓走的。

凯　先生，你也放心吧，她是不愿嫁给你的；可是她要是嫁了你，她会用三只脚的凳子打破你的鼻头，把你涂成花脸叫人笑话的。

霍　求上帝保佑我们逃过这种灾难！

葛　阿门！

特　少爷，咱们有好戏看了。那个女人倘不是个疯子，倒泼辣得可以。

卢　可是还有那一位不声不响的姑娘，却很贞静幽娴。别说话了，特兰尼奥！

特　很好，少爷，咱们闭住嘴看个饱。

巴　两位先生，我刚才说过的话决不失信，——琵央加，你进去吧；你不要懊恼，好琵央加，爸爸疼你，我的好孩子。

凯　好心肝好宝贝！她还是回去哭一场吧。

琵　姊姊，你尽管看着我的懊恼而高兴吧。爸爸，我一切都听您的主张，我可以在家里看看书，玩玩乐器解闷。

卢 特兰尼奥，你听！好一个贤淑的姑娘！

霍 巴普底士他先生，您为什么一定这样固执？我们本来是一片好意，不料反而害得琵央加小姐心里不快乐，真是抱歉得很。

葛 巴普底士他先生，您难道要她代人受过，因为您那位大令嫒的悍声四播，而把她终身禁锢吗？

巴 请你们不要见怪，我已经这样决定了。琵央加，进去吧。（琵下）我知道她喜欢音乐诗歌，正想请一位教师在家教授。霍登旭先生，葛雷米奥先生，你们要是知道有这样适当的人才，请介绍他到这儿来；我因为希望我的孩子们得到良好的教育，对于有才学的人是竭诚欢迎的。两位先生。凯萨琳娜，你可以在这儿多玩一会儿；我还要去跟琵央加说两句话。（下。）

凯 什么，难道我就不可以进去？难道我走一步路都要按照时间，听人家的指挥？哼！（下。）

葛 你到魔鬼的老娘那里去吧！谁也不会留住你的。霍登旭先生，咱们虽然说不上有什么交情，可是现在同病相怜，大家还是回去把这段痴心斩断了吧。可是为了我对于可爱的琵央加的爱慕，要是我能够找到一个可以教授她功课的人，我一定要把他介绍给她的父亲。

霍 葛雷米奥先生，我也是这样的意思。可是我说我们两人虽然立在互相敌对的地位，然而为了彼此共同的利害，我们应当在一件事情上携手合作，否则恐怕我们就是再要为了琵央加的爱而成为情敌的机会也没有了。

葛 愿闻其详。

霍 简简单单一句话，给她的姊姊找一个丈夫。

葛 找个丈夫！还是找个魔鬼给她吧。

霍　我说，给她找个丈夫。

葛　我说给她找个魔鬼。霍登旭，虽然她的父亲那么有钱，你以为竟有那样一个傻子，愿意娶个活阎罗供在家里吗？

霍　嘿，葛雷米奥！我们虽然受不了她那种打骂吵闹，可是世上尽有胃口好的人，看在金钱面上，会把她当作活菩萨一样迎了去的。

葛　那我可不知道。可是我要是贪图她的嫁奁，我宁愿每天给人绑在柱子上抽一顿鞭子，作为娶她回去的交换条件。

霍　正像人家说的，两只坏苹果之间，没有什么选择。可是这一条禁令既然已经使我们两人成为朋友，那么让我们的交情暂时继续下去，直到我们帮助巴普底士他把他的大女儿嫁出去，让他的小女儿也有了嫁人的机会以后，再做起敌人来吧。可爱的琵央加！不知道那一个幸运儿捷足先登！葛雷米奥先生，你说怎样？

葛　我很赞成。要是能够找到那么一个人，我愿意把帕度亚最好的马送给他，让他立刻前去求婚，赶快和她结婚睡觉，把她早早带走。我们走吧。（葛、霍同下。）

特　少爷，请您告诉我，难道爱情会这么快就把一个人征服了吗？

卢　啊，特兰尼奥！倘不是我自己今天亲身经历，我决不相信这样的事是可能的。当我在这儿闲望着他们的时候，我却在无意中感到了爱情的力量。特兰尼奥，你是我的心腹，我坦白向你招认了吧，要是我不能娶这位年青的贞淑的姑娘做妻子，我一定会被爱情燃烧得憔悴而死的。给我想想法子吧，特兰尼奥，我知道你一定能够也一定肯帮助我的。

特　少爷，我现在也不能责怪您，因为爱情进了人的心里，是打骂不走的。它既然到了您的身上，就会占有您的一切。

卢　谢谢你，再说下去吧。你的话很有道理，句句说中我的心意。

特　少爷，您那样出神地望着这位姑娘，恐怕没有注意到最重要的一点。

卢　不，我没有把它忽略过去；我看见她那秀美的容颜，就是天神看见了她，也会向她屈膝长跪，请求她准许他吻一吻她的纤手的。

特　此外您没有注意到什么吗？您没有听见她那姊姊怎样破口骂人，大大地闹了一场，把人家耳朵都嚷聋了吗？

卢　特兰尼奥，我看见她的樱唇微启，她嘴里吐出的气息，把空气都薰得充满了麝兰的香味。我看见她的一切都是圣洁而美妙的。

特　他已经着了迷了，我必须把他叫醒。少爷，请您醒醒吧；您要是爱这姑娘，就该想法把她弄到手里。事情是这样的：她的姊姊是个泼辣凶悍的女子，除非她的父亲先把她姊姊嫁出去，那么少爷，您的爱人只好待在家里做个老处女；他因为不愿让那些求婚的人向她麻烦，所以已经把她关起来不让她出来了。

卢　啊，特兰尼奥！他真是个狠心的父亲！可是你没有听说他正在留心为她访寻一个好教师吗？

特　是的，少爷，我正在这上面想法子呢。

卢　我有了计策了，特兰尼奥。

特　妙极了，也许我们不谋而合。

卢　你先说吧。

特　我知道您想去做她的教书先生。

卢　是啊，我看这件事可做得到？

特　做不到；您去做了教书先生，有谁替您在这儿帕度亚充当文生梯奥的公子？有谁可以替您主持家务，研究学问，招待朋友，访问邻里，宴请宾客？

卢　不要紧，我已经仔细想过了。我们初到此地，还不曾到什么人家

里去过，人家也不认识我们两人谁是主人谁是仆人，所以我想这样：你就顶替我的名字，代我主持家务，指挥仆人；我自己改名换姓，扮做一个从佛罗伦斯，那不勒斯，或是披萨来的穷苦书生。就这么办吧。特兰尼奥，你快快脱下衣服，戴上我的帽子，披上我的外套。等比昂特洛来了，就叫他侍候你；可是我还要先嘱咐他说话小心些。（二人交换服装。）

特　少爷，既然这是您的意思，我也只好从命，因为在我们临走的时候，老爷曾经吩咐过我，'你要听少爷的话，用心做事，'虽然我想他未必想到会有今天的情形；可是因为我敬爱卢生梯奥，所以我愿意自己变成卢生梯奥。

卢　很好，特兰尼奥，因为卢生梯奥正在恋爱着一个人。她那惊鸿似的一面，已经摄去了我的魂魄；为了博取她的芳心，我甘心做一个奴隶。这狗才来了。

〔比昂特洛上。

卢　喂，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比　我到什么地方去了！咦，怎么，您在什么地方？少爷，是特兰尼奥把您的衣服偷了呢，还是您把他的衣服偷了？还是两个人你偷我的我偷你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

卢　你过来，我对你说，现在不是说笑话的时候，你好好听我的话。我上岸以后，因为跟人家吵架，杀死了一个人，恐怕被人看见，所以叫特兰尼奥穿上我的衣服，假扮做我的样子，我自己穿了他的衣服逃走。为了保全性命，我只好离开你们；你要好好侍候他，就像侍候我自己一样，你懂了吗？

比　少爷，我一点都不懂！

卢　你嘴里不许说出一声特兰尼奥来，特兰尼奥已经变成卢生梯奥了。

比 算他运气，我也这样变一变就好了！

特 我更希望卢生梯奥能够得到巴普底士他的小女儿。可是我要劝你无论在什么人面前，都要规规矩矩，在私下我是特兰尼奥，当着人我就是你的主人卢生梯奥；这并不是我要在你面前摆什么架子，无非是为着少爷的好处起见。

卢 特兰尼奥，我们去吧。我还要你做一件事，你也必须去做一个求婚的人，你不必问为什么，总之我自有道理。（同下。）

〔舞台上方观剧者的谈话。

甲仆 老爷，您在瞌睡了，您没有听戏吗？

史赖 不，我在听着。好戏好戏，下面还有吗？

童 还刚开始呢，夫君。

史 是一本非常的杰作，夫人；我希望它快些完结！（继续看戏。）

第二场 同前；霍登旭家门前

〔披特鲁乔及格鲁米奥上。

披 我暂时离开了维洛那，到帕度亚来访问朋友。尤其要看看我的好朋友霍登旭；他的家大概就在这里，格鲁米奥，你去敲门。

格 （敲门）喂，里面有人吗？

〔霍登旭上。

霍 啊，我道是谁，原来是我的老朋友格鲁米奥！还有我的好朋友披特鲁乔！你们在维洛那都好？是那一阵好风把你们吹到帕度亚来了？

披 因为年青人倘不在外面走走，老是待在家里，孤陋寡闻，终非长策，所以风才把我吹到这儿来了。不瞒你说，霍登旭，家父已经

不幸去世，所以我才到这异乡客地，想要物色一位妻房，成家立业；我袋里有的是钱，家里有的是财产，闲着没事，出来见见世面也好。

霍　披特鲁乔，你既然想娶一个妻子，我倒想起一个人来了；可惜她脾气太坏，又长得难看，我想你一定不会中意；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她很有钱；可是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我还是不要把她介绍给你的好。

披　霍登旭，咱们是知己朋友，用不着多说废话。我的目的本来是要取一个有钱的妻子，只要她合这一个条件，无论她怎样淫贱老丑，泼辣凶悍，我都一样欢迎；尽管她的性子暴躁得像起着风浪的怒海，也不能影响我对她的好感，只要她的嫁妆丰盛，我就心满意足了。

格　霍登旭大爷，你听，他说的都是老老实实的真心话，只要有钱，就是把一个木人泥偶给他做妻子他也要，倘然她是一个满嘴牙齿落得一个不剩的老太婆，浑身病痛有五十二匹马合起来那么多，他满不在乎。

霍　披特鲁乔，我们既然已经谈起了这件事，那么我要老实告诉你，我刚才说的话，一半是笑话，披特鲁乔，我可以帮助你娶到一位妻子，又有钱，又年青，又美貌，而且还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的缺点，脾气非常之坏，撒起泼来，谁也吃她不消，即使我是个身无立锥之地的穷光蛋，她愿意倒贴一座金矿嫁给我，我也要敬谢不敏的。

披　算了吧，霍登旭，你可不知道金钱的好处哩。我只要你告诉我她父亲的名字就够了。尽管她骂起人来像秋天的雷鸣一样震耳欲聋，我也要把她娶了回去。

霍　她的父亲是巴普底士他·米诺拉，是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她的

名字叫做凯萨琳娜·米诺拉，在帕度亚以善于骂人出名。

披　我虽然不认识她，可是我认识她的父亲，他和先父也是老朋友。霍登旭，我要是不见她一面，我会睡不着觉的，所以我要请你恕我无礼，匆匆相会，又要向你告别了。要是你愿意陪着我去，那可再好没有了。

格　霍登旭大爷，您让他趁着这股兴致就去吧。说句老实话，她要是也像我一样知道他得明白，她就会明白对于像他这样的人，骂死也是白骂。她也许会骂他一二十声死人杀千刀，可是那算得了什么，他要是开口骂起人来，什么希奇古怪的话都会骂得出来。我告诉您吧，她要是顶撞了他一下，他会随手抓起什么东西来，向她的脸上摔过去的。您还没有知道他呢。

霍　等一等，披特鲁乔，我要跟你同去。因为在巴普底士他手里还有一颗无价的明珠，他的美丽的小女儿琵央加，她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可是巴普底士他却把她保管得非常严密，不让向她求婚的人们有亲近她的机会。他恐怕凯萨琳娜有了我刚才说过的那种缺点，没有人愿意向她求婚，所以一定要让凯萨琳这泼妇嫁了人以后，方才允许人家向琵央加提起亲事。

格　凯萨琳这泼妇！一个姑娘家，什么头衔不好，一定要加上这么一个头衔！

霍　披特鲁乔，我的好朋友，现在我要请求你一件事。我想换上一身朴素的服装，扮成一个教书先生的样子，请你把我举荐给巴普底士他，就说我精通音律，可以做琵央加的教师。我用了这个计策，就可以有机会向她当面求爱，不致于引起人家的疑心了。

格　好狡猾的计策！瞧，现在这班年青人瞒着老年人干的好事！

〔葛雷米奥，卢生梯奥化装挟书上。

格　大爷，大爷，您瞧谁来啦？

霍　别闹，格鲁米奥！这是我的情敌。披特鲁乔，我们站到旁边去。

格　好一个卖弄风流的哥儿！

葛　啊，很好，那些关于恋爱方面的书籍，我就去叫人把它们精工装订起来，你必须把它们随时带在身边，念给她听。你懂得我的意思吗？巴普底士他先生对于你的特遇当然是不会错的，就是我也还要给你一份谢礼哩。你带去的那些纸笺，我也要叫人把它们薰得香喷喷的，因为她自己比任何香料都要芬芳。你预备读些什么东西给她听？

卢　我无论向她读些什么，都是代您申诉您的心曲，就像您自己在她面前一样，而且也许我所用的字句，比您自己所用的更为适当，也未可知。

葛　阿，学问真是好东西！

格　阿，这家伙真是傻瓜！

披　闭嘴，狗才！

霍　格鲁米奥，不要多话。葛雷米奥先生，您好！

葛　咱们遇见得巧极了，霍登旭先生。您知道我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吗？我是到巴普底士他家里去的。我答应他替琵央加留心访寻一位教师，算我运气，找到了这位年青人，他的学问品行，都可以说得过去，他读过不少诗书，而且都是很好的诗书。

霍　那好极了。我也碰到一位朋友，他答应替我找一位很好的音乐家来教她音乐，我对于我那心爱的琵央加总算也尽了责任了。

葛　我可以用我的行为证明，琵央加是我心爱的人。

霍　葛雷米奥，现在不是我们争风吃醋的时候，你要是对我客客气气，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对于我们两人都是一样有好处的。这位朋友我刚才偶然遇到，他已经答应愿意去向那泼妇凯

萨琳娜求婚，而且只要她的嫁奁丰盛，他就可以和她结婚。

葛　这当然很好，可是霍登旭，你有没有把她的缺点告诉他？

披　我知道她是一个喜欢吵吵闹闹的长舌妇，倘然她只有这一点毛病，那我以为没有什么要紧。

葛　你说没有什么要紧吗，朋友？请教贵乡？

披　舍间是维洛那，已故的安东尼奥就是家父。我因为遗产颇堪温饱，所以很想尽情玩玩，过些痛痛快快的日子。

葛　啊，你要过痛快的日子，却去找这样一位妻子，真是奇怪！可是你要是真有那样的胃口，那么我是非常赞成你去试一试的，但凡有可以效劳之处，请老兄尽管吩咐好了。可是你真的要向这头野猫求婚吗？

披　那还用得着问吗？我倘不是为了这一件事情，何必到这儿来？你们以为一点点的吵闹，就可以使我掩耳退却吗？难道我不曾听见过狮子的怒吼？难道我不曾听见过海上的狂风暴浪，像一头疯狂的巨熊一样咆哮？难道我不曾听见过战场上的炮轰，天空中的霹雳？难道我不曾在白刃相交的激战中，听见过震天的杀声，万马的嘶奔，金鼓的雷鸣？你们现在却向我诉说女人的口舌如何可怕，就是把一枚栗子丢去火里，那爆声也要比它响得多哩。嘿，你们想捉了个跳蚤来吓小孩子吗？

葛　霍登旭，这位朋友既然不以为意，那就再好也没有了，他自己既然人财两得，而且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霍　他所需要的一切求婚费用，就归我们两个人共同担负吧。

葛　很好，只要他能够娶她回去。

〔特兰尼奥盛装偕比昂特洛上。

特　列位先生请了！我要大胆借问一声，到巴普底士他·米诺拉先生家里去打那一条路走最近？

比　您说的就是有两位漂亮小姐的那们老先生吗？

特　就是他，比昂特洛。

葛　先生，您说的不就是她——

特　也许是他，也许是她，这和你有什么相干？

披　大概不是爱骂人的那个她吧？

特　先生，我不爱骂人的人。比昂特洛，我们走吧。

卢　（旁白）特兰尼奥，你装扮得很好。

霍　先生，请您慢走一步。请问您也是要去向您刚才说起的那位小姐求婚的吗？

特　假如我是去求婚的，那不会有什么吧？

葛　只要你乖乖地给我回去，那就什么事都没有。

特　咦，我倒要请问，官塘大路，你走得我就走不得？

葛　她可不用你多费心。

特　这是什么理由？

葛　告诉你吧，因为她是葛雷米奥大爷的爱人。

霍　因为她是霍登旭大爷的意中人。

特　两位先生少安毋躁，你们倘然都是通达事理的君子，请听我说句话儿。巴普底士他是一位有名望的绅士，我的父亲和他也是素识，他的女儿就是再美十倍，也应该有比现在更多十倍的男了向她求婚，为什么我就不能在其中参加一分呢？莉达的美貌的女儿[3]有一千个求婚者，那么美貌的琵央加为什么不能在她原有的求婚者之外，再加上一个呢？虽然巴里斯希望鳌头独占，卢生梯奥却也要参加这一场竞赛。

葛　啊，这个人的口才会把我们全都压倒哩。

卢　让他试试身手吧，我知道他会临阵怯退的。

披 霍登旭，你们这样尽说废话，有什么意思？

霍 请问尊驾有没有见过巴普底士他的女儿？

特 没有，可是我听说他有两个女儿，大的那个是出名的泼辣，小的那个是出名的美貌温文。

披 诸位，那个大的已经被我定下了，你们不用提她。

葛 对了，这一份艰巨的工作，还是让我们伟大的英雄去独力进行吧。

披 新来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你听人家说起的那个小女儿，被她的父亲看管得非常严紧，在他的大女儿没有嫁人以前，他拒绝任何人向他的小女儿求婚，也不愿意把她放嫁给任何人。

特 这样说来，那么我们都要仰仗尊驾的大力，就是小弟也要沾您老兄的光了。您要是能够娶到他的大女儿，给我们开辟出一条路来，好让我们有机会争取他的小女儿，无论这一场幸运落在那一个人身上，对您老兄总是一样终生感激的。

霍 您说得有理，既然您说您自己也是一个求婚者，那么您对于这位朋友也该给他一些酬报才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样仰赖着他。

特 这没有问题，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想就在今天下午，请在场各位，大家在一场儿欢宴一次，恭祝我们共同的爱人的健康。我们在情场上尽管是死冤家活对头，在吃吃喝喝的时候还是像好朋友一样。

格、比 妙极妙极！咱们大家走吧。（同下。）

第 二 幕

第一场 帕度亚；巴普底士他家中一室

〔凯萨琳娜及琵央加上。

琵 好姊姊，我是你的亲妹妹，不要把我当作婢子奴才一样看待。你要是不喜欢我身上穿戴的东西，那么请你松开我手上的捆缚，我会自己把它们拿下来的；只要你吩咐我，我把裙子脱下来都可以；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因为你是姊姊，我是应该服从你的。

凯 那么我要问你，在那些向你求婚的男人中间，你最爱那一个？你可不许说谎。

琵 相信我，姊姊，在一切男子中间，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一个特别中我的心意的人。

凯 丫头，你说谎！是不是霍登旭？

琵 姊姊，你要是喜欢他，我可以发誓我一定竭力帮助你得到他。

凯 噢，那么你大概希望嫁到一个比霍登旭更有钱的人；你要葛雷米奥把你终生供养吗？

琵 你是为了他才这样恨我吗？不，你是说着玩的；我现在知道了，你刚才的话原来都是说着玩的。凯德好姊姊，请你松开我的手吧。

凯 你说我说着玩，我就打着你玩。（打琵央加。）

〔巴普底士他上。

巴 怎么，怎么，这丫头！又在撒泼吗？琵央加，你站开些。可怜的孩

子！你看，她给你欺侮得哭起来了。你去做你的针线活儿吧，别理她。你这恶鬼一样的贱人！她从来不曾惹过你，你怎么又来欺侮她？她什么时候顶撞过你一句？

凯　她嘴里一声不响，心里却瞧不起我；我气不过，非叫她知道些厉害不可。（追琵央加。）

巴　怎么，当着我的面你也敢这样放肆吗？琵央加，你快进去。（琵下。）

凯　啊！你不让我打她吗？好，我知道了，她是你的宝贝，她一定要嫁个好丈夫，像我这样的人是一辈子也嫁不出去的。不要跟我说话，我要去找个地方坐下来痛哭一场。你看着吧，我总有一天要报仇的。（下。）

巴　世上还有比我更倒霉的父亲吗？可是谁来了？

〔葛雷米奥率卢生梯奥作寒士装束，披特鲁乔率霍登旭化装乐师，特兰尼奥率比昂特洛携七弦琴及书籍各上。

葛　早安，巴普底士他先生！

巴　早安，葛雷米奥先生！各位先生，你们都好？

披　您好，老先生。请问，您不是有一位美貌贤德的令嫒名叫凯萨琳娜吗？

巴　先生，我有一个小女名叫凯萨琳娜。

葛　我说话太莽撞了，要慢慢地说到题目上去。

披　葛雷米奥先生，请你不用管我。巴普底士他先生，我是从维洛那来的一个绅士，因为久闻令缓美貌多才，端庄贤淑，品格出众，举止温柔，所以不揣冒昧，到府上来做一个不速之客，瞻仰瞻仰这位心仪已久的绝世佳人。为了表示我的寸心起见，我特地介绍这位朋友给您，（介绍霍登旭）他熟谙音律，精通数理，可以担任令嫒的教师，我知道她对于这两门功课一定研究有素。您要是不嫌弃我，就请把他收留下来；他的名字叫李西奥，是曼多亚人。

巴　你们两位我都一样欢迎。可是说起小女凯萨琳，我实在非常抱歉，她是仰攀不上您这样的一位人物的。

披　看来您是疼惜令嫒，不愿把她遣嫁，否则就是您对我这个人不大满意。

巴　那里的话，我说的是实在的情形。请问贵乡何处，尊姓大名？

披　贱名是披特鲁乔，安东尼奥是我的先父，他在意大利是很有一点名望的。

巴　我跟他是很熟的，您原来就是他的贤郎，欢迎欢迎！

葛　披特鲁乔，不要尽管一个人说话，让我们也说几句吧；退后一步，你真太自鸣得意啦。

披　啊，对不起，葛雷米奥先生，我也巴不得把事情早点讲妥呢。

葛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可是以后你要是后悔今天不该来此求婚，可不要抱怨别人。巴普底士他先生，我因为平常多蒙您另眼相看，十分厚待，无以为报，所以特地把这位青年学士介绍给您。（介绍卢生梯奥）他曾经在莱姆兹留学多年，对于希腊文，拉丁文，以及其他各国语言，都非常精通。他的名字叫堪比奥，请您准许他在您这儿服务吧。

巴　我非常感谢您的好意，葛雷米奥先生；堪比奥，我很欢迎你。（向特）可是这位先生好像是从外省来的，恕我冒昧，请问尊驾来此有何贵干？

特　巴普底士他先生，我才要请您多多原谅呢，因为我初到贵地，居然敢大胆前来，向您美貌贤德的令嫒琵央加小姐求婚，实在是冒昧万分。我也知道您的意思是要先给您那位大令嫒许配了婚姻，然后再谈其他，所以我现在唯一的请求，是希望您在知道我的家世以后，能够给我一个和其他各位求婚者同等的机会。这一件不值钱的乐器，和这一包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书籍，是奉献

给两位女公子的一点小小礼物，您要是不嫌菲薄，受纳下来，那就是我莫大的荣幸了。

巴 台甫是卢生梯奥，请问府上在什么地方？

特 敝乡是披萨，文生梯奥就是家严。

巴 敝乡是披萨地方数一数二的人物，我闻名已久，您就是他的令，欢迎欢迎！（向霍）你把这琴拿了，（向卢）你把这儿本书拿了，我就叫人领你们去见你们的学生。喂，来人！（一仆人上。）

巴 你把这两位先生领去见大小姐二小姐，对她们说这两位就是来教她们的先生，叫她们千万不可怠慢。（仆领霍、卢下）诸位，我们现在先到花园里散步片刻，然后吃饭。你们都是难得的佳宾，请你们相信我是诚心欢迎你们的。

披 巴普底士他先生，我事情很忙，不能每天到府上来求婚。您知道我父亲的为人，您也可以根据我父亲的为人，推测到我这个人，推测到我这个人是不是靠得住！他去世以后，全部田地产业都已归我承继下来，我自己亲手也挣下了一些家产。现在我要请您告诉我，要是我得到了令嫒的垂青，您愿意拨给她怎样一份嫁奁？

巴 我死了以后，我的田地的一半都给她，另外再给她二万个克郎。

披 很好，您既然答应了我这样一份嫁奁，我也可以向她保证要是我比她先死，我的一切田地产业都归她所有。我们现在就把契约订好，双方各执一份为凭吧。

巴 好的，可是最要紧的，还是先去把她的爱求到了再说。

披 啊，那算得了什么难事！告诉您吧，老伯，她固然脾气高傲，我也是天性刚强；一星星的火花，虽然会被微风吹成烈焰，可是一阵拔山倒海的飓风，却可以把大火吹熄；我对她就是这样，她见了我一定会屈服的，因为我是个性格暴躁的人，我不会像小孩子一样谈情说爱。

巴　那么很好，愿你马到成功！可是你要准备着听几句刺耳的话呢。

披　那我也有恃无恐，尽管狂风吹个不停，山岳是始终屹立不动的。

〔霍登旭头破血流上。

巴　怎么，我的朋友！你怎么这样面无人色？

霍　我是吓成这个样子的。

巴　怎么，我的女儿是不是一个可造之才？

霍　我看令嫒很可以当兵打仗去；只有铁链可以锁住她，我这琴儿是经不起她一敲的。我不过告诉她她把音柱弄错了，按着她的手教她怎样弹奏，她就冒起火来，拿琴敲我的头，琴给她敲通了，我的头颈也给琴套住了；我像一个戴枷的犯人一样站着发怔，一面她还骂我弹琴的无赖，沿街卖唱的叫化子，以及诸如些类的难听的话。

披　嗳呀，好一个勇敢的姑娘！我现在更加十倍地爱她了。啊，我真想跟她谈谈天！

巴　（向霍）好，你跟我去，请不要懊恼；你可以去教我的小女儿，她很愿意虚心学习，很懂得好歹。披特鲁乔先生，您愿意陪我们一块儿走走呢，还是让我叫我的女儿凯德出来见您？

披　有劳您去叫她出来吧，我就在这儿等着她。（巴、葛、特、霍等同下）等她来了，我要提起精神来向她求婚，要是她开口骂人，我就对她说她唱的歌儿像夜莺一样曼妙；要是她向我皱眉头，我就说看去上像浴着朝露的玫瑰一样清丽；要是她默不作声，我就恭维她的能言善辩；要是她叫我滚蛋，我就向她道谢，好像她留我多住一个星期一样；要是她不愿意嫁给我，我就向她请问吉期。她已经来啦，披特鲁乔，现在要看看你的本领了。

〔凯萨琳娜上。

披　上安，凯德，我听说这是你的小名。

凯　算你生着耳朵会听，可是我这名字是会刺痛你的耳朵的。人家提起我的时候，都叫我凯萨琳。

披　你骗我，你的名字就叫凯德，你是可爱的凯德，人家有时也叫你泼妇凯德；可是你是世上最美最美的凯德，所以，凯德，我的心上的凯德，请你听我诉说：我因为到处听见人家称赞你的温柔贤德，传扬你的美貌娇姿，虽然他们嘴里说的话，还抵不过你实在的好处的一半，可是我的心却给他们打动了，所以特地前来向你求婚，请你答应嫁给我做妻子。

凯　打动了我的心！哼！叫那打动你到这儿来的那家伙再打动你回去吧，我早知道你是个给人搬来搬去的东西。

披　什么东西是给人搬来搬去的？

凯　就像一张凳子一样。

披　对了，来，坐在我的身上吧。

凯　驴子是给人骑坐的，你也就是一头驴子。

披　你火性这么大，就像一只黄蜂。

凯　我倘然是黄蜂，那么留心我的刺吧。

披　我就把你的刺拔下。

凯　你知道牠的刺在什么地方吗？

披　谁不知道黄蜂的刺是在尾巴上？

凯　我的刺可是在舌头上呢。现在我可要走了。

披　不，别走，好凯德。你不要瞧不起我，我也是个堂堂绅士呢。

凯　我倒要试试看。（打披。）

披　你再打我，我也要打你了。

凯　你要打我，就不是个堂堂绅士。

披　好了好了，凯德，请不要这样横眉怒目的。

凯　我看见了丑东西，总是这样的。

披　这里没有丑东西，你应当和颜悦色才是。

凯　谁说没有？

披　请你指给我看。

凯　我要是有镜子，就可以指给你看。

披　啊，你是说我的脸吗？凯德，请不要躲避我。

凯　倘然我留在这儿，我会叫你讨一场大大的没趣的，还是放我走吧。

披　不，一点也不，我觉你是无比的温柔。人家说你很暴躁，很骄傲，性情十分乖僻，现在我才知道别人的话完全是假的，因为你是潇洒娇憨，和蔼谦恭，说起话来腼腼腆腆的，就像春天的花朵一样可爱。你不会颦眉蹙额，也不会斜着眼睛看人，更不会像那些性情嚣张的女人们一样咬着嘴唇；你不喜欢在谈话中间和别人顶撞，你款待求婚的男子，都是那么温和柔婉。为什么人家要说凯德走起路来有些跷呢？这些爱造谣言的家伙！凯德是像棒树的枝儿一样娉婷纤直的。啊，让我瞧瞧你走路的姿势吧，你那轻盈的步伐是多么醉人！

凯　傻子，少说些疯话吧！

披　在树林里漫步的黛安娜女神，能够比得上在这间屋子里姗姗徐步的凯德吗？啊，让你做黛安娜女神，让她做凯德吧，你应当分给她几分贞洁，她应当分给你几分风流！

凯　你这些好听的话是向谁学来的？

披　我这些话都是不假思索，随口而出。闲话少说，让我老实告诉你，你的父亲已经答应把你嫁给我做妻子，你的嫁奁也已经议定了，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我一定要和你结婚。凯德，我们两人是

天造地设的一双佳偶，我真喜欢你，你是这样的美丽，你除了我之外，不能嫁给别人，因为我是天生下来要把你降伏的，我要把你从一个野性的凯德变成一个柔顺听话的贤妻良母。你的父亲来了，你不能不答应，我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娶凯萨琳做妻子。

〔巴普底士他，葛雷米奥及特兰尼奥重上。

巴　披特鲁乔先生，您跟我的女儿谈得怎么样啦？

披　难道还会不圆满吗？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失败。

巴　啊，怎么，凯萨琳我的女儿！你怎么不大高兴？

凯　你还叫我女儿吗？你真是一个好父亲，要我嫁给一个疯疯癫癫的汉子，一个轻薄的恶少，一个胡说八道的家伙，他以为凭着几句疯话，就可以把事情硬干成功。

披　老伯，事情是这样的：人家所讲的关于她的种种的话，都是错的，就是您自己也有些不大知道令嫒的为人；她那些泼辣的样子，都是故意装出来的，其实她一点不倔强，却像鸽子一样地柔和，她一点不暴躁，却像黎明一样地安静，她的忍耐，她的贞洁，可以和古代的贤媛媲美；总而言之，我们彼此的意见十分融洽，我们已经决定在星期日举行婚礼了。

凯　我要看你在星期日上吊！

葛　披特鲁乔，你听，她说她要看你在星期日上吊。

披　两位不用着急，我自己选中了她，只要她满意，我也满意，不就行了吗？我们两人刚才已经约好，当着人的时候，她还是装做很泼辣的样子。我告诉你们吧，她那么爱我，简直不能叫人相信；啊，最多情的凯德！她挽住我的头颈，把我吻了又吻，一遍遍地发着盟誓，我在一霎眼间，就完全被征服了。啊，你们都是不曾经历过恋爱妙谛的人，你们不知道男人女人私下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最不中用的懦夫也会使世间最凶悍的女人驯如绵羊。凯德，让我吻

一吻你的手。我就要到威尼斯去购办结婚的礼服去了。岳父，您可以预备酒席，宴请宾客了。我可以断定凯萨琳在那天一定打扮得非常美丽。

巴　我不知道应当怎么说，可是把您的手给我，披特鲁乔，愿上帝赐您快乐！这门亲事算是定妥了。

葛、特　阿门！我们愿意在场作证。

披　岳父，贤妻，各位，再见了。我要到威尼斯去，星期日就在眼前了。我们要有很多的戒指，很多的东西，很好的陈设。凯德，吻我吧，我们星期日就要结婚了。（披、凯各下。）

葛　有这样速成的婚姻吗？

巴　老实对两位说吧，我现在就像一个商人，因为货要急于出手，这注买卖究竟做得做不得，也在所不顾了。

特　这是一笔使你摇头的滞货，现在有人买了去，也许有利可得，也许人财两空。

巴　我也不希望什么好处，但愿他们婚后平安无事就是了。

葛　他娶了这样一位夫人去，一定会家宅安宁的。可是巴普底士他先生，现在要谈到您的第二位令嫒了，我们好容易才盼到这一天。你我是邻居素识，而且我是第一个来求婚的人。

特　可是我对于琵央加的爱，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也不是您所能想像得到的。

葛　你是个后生小子，那里会像我一样真心爱人。

特　瞧你胡须都斑白了，你的爱情是冰冻的。

葛　你的爱情会把人烧坏。无知的小儿，退后去，你不懂得应该让长者居先的规矩吗？

特　可是在娘儿们的眼睛里，年青人是格外讨人喜欢的。

巴 两位不必争执，让我给你们公平调处；我们必须根据实际的条件判定谁是锦标的得主。你们两人中谁能够答应给她什么保证？

葛 第一，您知道我在城里有一所房子，陈设着许多金银的器皿，金盆玉壶给她洗纤纤的嫩手，室内的帷幕都用古代的锦绣制成，象牙的箱子里满藏着金币，杉木的橱里堆叠着锦毡绣帐，绸缎绫罗，美衣华服，珍珠镶嵌的绒垫，金线织成的流苏，以及铜锡家具，一切应用的东西。在我的田庄里，我还有一百头乳牛，一百二十头公牛，此外的一切可以依此类推。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已经上了几岁年纪，要是我明天死了，这一切都是她的，只要当我活着的时候，她愿意做我的妻子。

特 巴普底士他先生，请您听我说：我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我是他唯一的后嗣，令嫒倘然嫁给了我，我可以把我在披萨城内三四所像这位葛雷米奥老先生所有的一样好的房子归在她的名下，此外还有田地上每年二千块金圆的收入，都给她作为我死后的她的终身的产业。葛雷米奥先生，您听了我的话很不舒服吗？

葛 每年二千块金圆的田地上的收入！我的田地虽然没有那么多，可是我除了把我所有的田地给她之外，还可以给她一艘大商船，现在它就在马赛的码头边停泊着。啊，你听我说起了一艘商船，吓得说不出话来了吗？

特 葛雷米奥，你去打听打听，我的父亲有三艘大商船。还有两艘大划船，十二艘小划船，我可以把这些都划给她；你要是还有什么家私给她的话，我都可以加倍给她。

葛 不，我的家私尽在于此，她可以得到我所有的一切。您要是认为满意的话，那么我和我的财产都是她的。

特 您已经有言在先，令嫒当然是属于我的。葛雷米奥已经给我压倒了。

巴 我必须承认您所答应的条件比他强，只要令尊能够亲自给她保证，她就可以嫁给您；否则恕我说句不客气的话，要是您比令尊先死，那么她的财产岂不是落了空？

特 那您可太多心了，他年纪已经老了，我还年青得很哩。

葛 难道年青的人就不会死？

巴 好，两位先生，我已经这样决定了。你们知道下一个星期日是我的大女儿凯萨琳的婚期；再下一个星期，就是琵央加的婚期，您要是能够给她确实的保证，她就嫁给您，否则就嫁给葛雷米奥。多谢两位光临，现在我要失陪了。

葛 再见，巴普底士他先生。(巴下)我可不把你放在心上，你这败家的浪子！你父亲除非是一个傻子，才肯把全部财产让你来挥霍，科学研究到这一把年纪来受你的摆布。哼！一头意大利的老狐狸是不会这样慷慨的，我的孩子！(下。)

特 这该死的坏老头子！可是我刚才吹了那么大的牛，无非是想要成全我主人的好事，现在我这个冒牌的卢生梯奥，却必须去找一个冒牌的文生梯奥来认做父亲。笑话年年有，今年分外多，人家都是先有父亲后有儿子，我却是先有儿子后有父亲。(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帕度亚；巴普底士他家中一室

〔卢生梯奥，霍登旭及琵央加上。

卢 喂，弹琴的，你也太猴急了。难道你忘记了她的姊姊凯萨琳是怎样欢迎你的吗？

霍 谁要你这酸学究多嘴！这一位小姨是酷爱音乐的，所以还是让我先去教她音乐吧；等我教完了一点钟，你也可以给她讲一点钟的书。

卢 荒唐的驴子，你因为没有学问，所以不知道音乐的用处！它不是在一个人读书或是工作疲倦了以后，可以舒散他的精神吗？所以你应当让我先去跟她讲解哲学，等我讲完了，你再奏你的音乐好了。

霍 嘿，我可不能受你的气！

琵 两位先生，先教音乐还是先念书，那要看我自己的高兴，你们这样争先恐后，未免太不成话了。我不是在学校里给先生打手心的小学生，我念书没有规定的钟点，自己喜欢学什么便学什么，你们何必这样子呢？大家不要吵，请坐下来；您把乐器预备好，您一面调整弦音，他一面给我讲书；等您调好了音，他的书也一定讲完了。

霍 好，等我把音调好以后，您可不要听他讲书了。（退坐一旁。）

卢 你去调你的乐器吧，我看你永远是个不入调的。

琵 我们上次讲到什么地方？

卢 这儿，小姐：HacibatSimois；hicestSigeiatellus；Hicsteterat-

Priamiregiacelsasenis.[4]

琵　请您解释给我听。

卢　Hacibat，我已经对你说过了，Simois，我是卢生梯奥，hicest，披萨地方文生梯奥的儿子，Sigeiatellus，因为希望得到你的爱，所以化装来此；Hicsteterat，冒充卢生梯奥来求婚的，Priami，是我的仆人特兰尼奥，regia，他假扮成我的样子，celsasenis，是为了哄骗那个老头子。

霍　（回原处）小姐，我的乐器已经调好了。

琵　您弹给我听吧。（霍弹琴）哎呀，那高音部分怎么这样难听！

卢　朋友，你吐一口唾沫在那琴眼里，再给我去重新调一下吧。

琵　现在让我来解释解释看：HacibatSimois，我不认识你；hicest-Sigeiatellus，我不相信你；HicsteteratPriami，当心被他听见，regia，不要太自信；celsasenis，不必灰心。

霍　小姐，现在调好了。（旁白）这家伙一定在向我的爱人调情，我倒要格外注意他才好。

琵　慢慢地我也许会相信你，可是现在我却不敢相信你。

卢　请你不必疑心，依息第斯[5]就是哀杰克斯，他是照他的祖父取名的。

琵　你是我的先生，我必须相信你，否则我还要跟你辩论下去呢。李西奥，现在要轮到你啦。两位好先生，我跟你们随便说着玩的话，请不要见怪。

霍　（向卢）你可以到外面去走走，不要打搅我们，我这门音乐课用不着三部合奏。

卢　你还有这样的讲究吗？（旁白）好，我就等着，我要留心观察他的行动，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位大音乐家有点儿色迷迷起来了。

霍 小姐，在您没有接触这乐器，开始学习手法以前，我必须先从基本方面教起，简简单单地把全部音阶向您讲述一个大概，您会知道我这教法要比人家的教法更有趣更简捷。我已经把它们写在这里。

琵 音阶我早已学过了。

霍 可是我还要请您读一读霍登旭的音阶。

琵 ‘G 是“度”，你是一切和谐基础，

A 是“累”，霍登旭对你十分爱慕；

B 是“迷”，琵央加，他要娶你为妻，C 是“发”，他拿整个心儿爱着你；

D 是“索”，也是“累”，一个调门两个音，

E 是“拉”，也是“迷”，可怜我一片痴心。’

这算是什么音阶？哼，我可不喜欢那个。还是老法子好，这种希奇古怪的玩意儿我不懂。

〔一仆人上。

仆 小姐，老爷请您不要读书了，叫您去帮助他们把大小姐的房间装饰装饰，因为明天就是大喜的日子了。

琵 两位先生，我现在要少陪了。（琵及仆下。）

卢 她已经去了，我还待在这儿干么？（下。）

霍 可是我却要仔细调查这个穷酸，我看他好像在害着相思。琵央加，琵央加，你要是甘心降尊纡贵，垂青到这样一个呆鸟的身上，那么霍登旭也要和你一刀两断，另觅新欢了。（下。）

第二场 同前；巴普底士他家门前

〔巴普底士他，葛雷米奥；特兰尼奥，凯萨琳娜，琵央加，卢生梯奥及从仆等上。

巴 （向特）卢生梯奥先生，今天是定好披特鲁乔和凯萨琳结婚的日子，可是我那位贤婿到现在还没有消息。这成什么话呢？牧师等着为新夫妇证婚，新郎却不知去向，这不是笑话吗！卢生梯奥，您说这不是一桩丢脸的事吗？

凯 谁也不丢脸，就是我一个人丢脸。你们不管我愿意不愿意，硬要我嫁给一个疯头疯脑的家伙，他求婚的时候那么性急，一到结婚的时候，却又这样慢吞吞了。我对你们说吧，他是一个疯子，他故意装出这一副穷形极相来开人家的玩笑；他为了要人家称赞他是一个爱寻开心的角色，会去向一千个女人求婚，和她们约定婚期，请好宾朋，宣布订婚，可是却永远不和她们结婚。人家现在将要指点着苦命的凯萨琳说。'瞧！这是那个疯汉披特鲁乔的妻子，要是他愿意来和她结婚。'

特 不要懊恼，好凯萨琳；巴普底士他先生，您也不要生气。我可以保证披特鲁乔没有恶意，他今天失约，一定有什么原故。他虽然有些莽撞，可是我知道他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虽然爱开玩笑，然而人倒是很诚实的。

凯 算我倒霉碰到了他！（哭泣下，琵央加及余众随下。）

巴 去吧，孩子，我现在可不怪你伤心；受到这样的欺侮，就是圣人也会发怒，何况是你这样一个脾气暴躁的泼妇。

〔比昂特洛上。

比 少爷，少爷！新闻！新闻！您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奇怪的新闻！

巴 什么新闻？

比 披特鲁乔来了，这不是新闻吗？

巴 他已经来了吗？

比 不，老爷，他就要来了。

巴 他什么时候可以到这里？

比 等他站在这地方和你们见面的时候。

特 可是你说你有奇怪的新闻？

比 披特鲁乔就要来了；他戴着一顶新帽子，穿着一件旧马甲，他那条破旧的袜子脚管高高卷起；一双靴子千穿百孔，可以用来插蜡烛，一只用鈕子扣住，一只用带子缚牢；他还佩着一柄武器库里拿出来的锈剑，柄也断了，鞘子也坏了，剑锋也钝了；他骑的那匹马儿，鞍鞯已经蛀破，镫子不知像个什么东西；那马儿鼻孔流着涎，上腭发着炎肿，浑身都是疮疖，腿上也肿，脚上也肿，再加害上黄疸病，耳下腺炎，脑脊体炎，寄生虫病，弄得背梁歪转，肩膀脱骱；牠的前腿是向内弯曲的，嘴里衔着只有半面拉紧的马衔，头上套着羊皮做成的韁勒，因为防那马儿颠踬，不知拉断了多少次，断了再把它结拢，现在已经打了无数结子，那肚带曾经补缀过六次，还有一副天鹅绒的女人用的马鞦，上面用小钉嵌着她名字的两个字母，好儿块地方是用粗麻补缀过的。

巴 谁跟他一起来的？

比 啊，老爷！他带着一个跟班，装束得就跟那匹马差不多，一只脚上穿着麻线袜，一只脚上穿着罗纱的连靴袜，用红蓝两色的布条做着袜带，破帽子上插着一根野鸡毛，那样子就像一个妖怪，那里像个规规矩矩的仆人或者绅士的跟班！

特 他大概一时高兴，所以打扮成这个样子；他平常出来的时候，往往装束得很俭朴。

巴 不管他怎么来法，既然来了，我也就放了心。

〔披特鲁乔及格鲁米奥上。

披 喂，这一班公子哥儿呢？谁在家里？

巴 您来了吗？欢迎欢迎！

披 凯德呢？我的可爱的新娘呢？老丈人，您好？各位先生，你们怎

么都皱着眉头？为什么大家出神呆看，好像瞧见了什么奇迹，什么彗星，什么希奇古怪的东西一样？

巴　您知道今天是您举行婚礼的日子，我们刚才很觉得扫兴，因为担心您也许不会来了；现在您来了，却这样一点没有预备，更使我们扫兴万分。快把这身衣服换一换，它太不合您的身分，而且这样郑重的婚礼中间，也会让人瞧着笑话的。

特　请你告诉我们什么要紧的事情绊住了你，害你的尊夫人等得这样久？难道你这样忙，来不及换一身像样一些的衣服吗？

披　说来话长，你们一定不愿意听；总而言之，我现在已经守约前来，就是有些不周之处，也是没有办法；等我有了空，再向你们解释，一定使你们满意就是了。可是凯德在那里？我已经等了她好久，时间不早了，可以到教堂里去了。

特　你穿得这样不成体统，怎么好见你的新娘？快到我的房间里去，把我的衣服拣一件穿上吧。

披　谁要穿你的衣服？我就这样见她又有何妨？

巴　可是她见了您这样子，一定不愿意和您结婚的。

披　我就是这样子，她也一定愿意和我结婚的；她嫁给我，又不是嫁给我的衣服。可是我这样跟你们说些废话，真是个傻子，我现在应该向我的新娘请安去，还要和她亲一个正名定分的嘴哩。（披、格、比同下。）

特　他打扮得这样疯疯癫癫，一定另有用意。我们还是劝他穿得整齐一点，再到教堂里去吧。

巴　我要看看他去。（巴、葛及从仆等下。）

特　少爷，我们不但要得到她的欢心，还必须得到她父亲的好感，所以我也早就对您说过，我要去找一个人来扮做披萨的文生梯奥，不管他是什么人，我们都可以利用他达到我们的目的。我已

经夸下海口，说是我可以给琶央加多重的一个份聘礼，现在再找了个冒牌的父亲来，叫他许下更大的数目，这样您就可以如愿以偿，坐享其成，得到一位如花如玉的夫人了。

卢　倘不是那个教音乐的家伙一眼不放松地监视着琵央加的行动，我倒希望和她秘密举行婚礼，等到木已成舟，别人就是不愿意也无可如何了。

特　那我们可以慢慢地等机会。我们要把那个花白胡子的葛雷米奥，那个精明的父亲米诺拉，那个可笑的音乐家，自作多情的李西奥，全都哄骗过去，让我的卢生梯奥少爷得到最后胜利。

〔葛雷米奥重上。

特　葛雷米奥先生，您是从教堂里来的吗？

葛　正像孩子们放学归来一样，我走出了教堂的门，也觉得如释重负。

特　新娘新郎都回来了吗？

葛　你说他是个新郎吗？哼，他是个魔鬼，是个魔鬼，简直是个魔鬼！

特　难道他比她更凶？那有这样的事！她才是个魔鬼母夜叉呢。

葛　嘿！她比起他来，简直是头羔羊，是只鸽子呢。我告诉你，卢生梯奥先生，当那牧师正要问他愿不愿意娶凯萨琳为妻的时候，他就说，'是啊，他妈的！'他还高声赌咒，把那牧师吓得连手里的'圣经'都掉下来了；牧师正要弯下身子去把它拾起来，这个疯狂的新郎又一拳把他连人带书打在地上，嘴里还说，'谁要是高兴，让他去把他搀起来吧。'

特　那女人怎么说呢？

葛　她吓得浑身发抖，因为他顿足大咒，就像那牧师敲诈了他似的。可是后来仪式完毕，他又叫人拿酒来，好像他是在一艘船上，在一场风波平静以后，和同船的人们开怀畅饮一样；他喝干了酒，

把浸在酒里的面包丢到教堂司事的脸上，他的理由只是因为那司事的胡须稀疏干瘦，好像要向他讨些东西吃似的。然后他就搂着新娘的头颈，亲她的嘴，那咂嘴的声音响得那样厉害，弄得四壁都发出了回声。我看见这个样子，倒觉得非常不好意思，所以就出来了。闹得乱哄哄的这一班人，大概也要来了。这种疯狂的婚礼真是难得看见。听！听！那边不是乐声吗？（音乐。）

〔披特鲁乔，凯萨琳娜，琵央加，巴普底士他，霍登旭，格鲁米奥及扈从等重上。

披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我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今天想要参加我的婚宴，已经为我备下了丰盛的酒席，可惜我因为事情很忙，不能久留，所以我想就此告别了。

巴　难道你今晚就要去吗？

披　我必须在天色未暗以前赶回去。你们不要奇怪，要是你们知道我还有些什么事情必须办好，你们就要催我快去，不会留我了。我谢谢你们各位，你们已经看见我把自己奉献给这个最和顺，最可爱，最贤惠的妻子了。大家不要客气，陪我的岳父多喝几杯，我一定要走了，再见。

特　让我们请您吃过了饭再走吧。

披　那不成。

凯　让我请求你多留一会儿。

披　我很高兴。

凯　你高兴留着吗？

披　因为你留我，所以我很高兴；可是我不能留下去，你怎么请求我都没用。

凯　你要是爱我，就不要去。

披　格鲁米奥，备马！

格　大爷，马已经备了。

凯　好，那么随你的便吧，我今天可不去，明天也不去，要是一辈子不高兴去，我就一辈子不去。大门开着，没人拦住你，请吧。

披　啊，凯德！请你不要生气。

凯　我生气你便怎样？爸爸，别理他，我说不去就不去。

葛　她已经使出威风来了。

凯　诸位先生，大家请入席吧。我知道一个女人倘然一点不知道反抗，她会终生被人愚弄的。

披　凯德，你叫他们入席，他们必须服从你的命令。大家听新娘的话，快去喝酒吧，痛痛快快地高兴一下，否则你们就给我上吊去。可是我那娇滴滴的凯德必须陪我在一起。哎哟，你们不要睁大了眼睛，不要顿足，不要发怒，我自己的东西难道自己作不得主？她是我的家私，我的财产；她是我的房屋，我的家具，我的田地，我的谷仓，我的马，我的牛，我的驴子，我的一切；她现在站在这地方，看谁敢碰她一碰。谁要是挡住我的去路，不管他是个什么了不得的人物，我都要对他不起。格鲁米奥，拿出你的武器来，我们现在给一群强盗围住，快去把你的主妇救出来，才是个好小子。别怕，好娘儿们，他们不会碰你的，凯德，就算他们是百万大军，我也会保护你的。（披、凯、格同下。）

巴　让他们去吧，去了倒清静些。

葛　倘不是他们这么快就去了，我笑也要笑死了。

特　这样疯狂的婚姻今天真是第一次看到。

卢　小姐，您对于令姊有什么意见？

琵　我说，她自己就是个疯子，现在配到一个疯汉了。

葛　我看披特鲁乔这回讨了个制伏他的人去了。

巴　各位高邻朋友，新娘新郎虽然缺席，桌上有的是美酒佳餚。卢生梯奥，您就坐在新郎的位子上，让琵央加代替她的姊姊吧。

特　琵央加现在就要学做新娘了吗？

巴　是的，卢生梯奥。来，各位，我们进去吧。（同下。）

第　四　幕

第一场　彼特鲁乔乡间住宅中的厅堂

〔格鲁米奥上。

格　他妈的，马这样疲乏，主人这样疯狂，路这样泥泞难走！谁给人这样骂过？谁像我这样辛苦？他们叫我先回来生火，好让他们回来取暖。倘不是我这样打过？谁给人小小壶儿容易热，等不到走到火炉旁边，我的嘴唇早已冻结在牙齿上，舌头冻结在上颚上，我那颗心也冻结在肚子里了。现在让我一面扇火，一面自己也烘烘暖吧，像这样的天气，比我再高大一点的人也要受寒的。喂！寇梯斯！

〔寇梯斯上。

寇　谁在那儿冷冰冰地叫着我？

格　是一块冰。你要是不相信，可以从我的肩膀上一直滑到我的脚跟。好寇梯斯，快给我生起火来。

寇　大爷和他的新夫人就要来了吗，格鲁米奥？

格　啊，是的，寇梯斯，是的，所以快些生呀。

寇　她真是像人家所说的那样一个火性很大的泼妇吗？

格　在冬天没有到来以前，她是个火性很大的泼妇；可是像这样冷的天气，无论男人，女人，畜生，火性再大些也是抵抗不住的。你要是不赶快生起火来，我会告诉我们这位新奶奶，让你尝尝她的玉手的滋味。

寇　好格鲁米奥，请你告诉我，外面有什么消息？

格　外面是一个寒冷的世界，寇梯斯，只有你的工作是热的；所以快

生起火来吧，大爷和奶奶都快要冻死了。

寇　火已经生好，你可以讲新闻给我听了。

格　哎哟，冷死了我。厨子呢？晚饭烧好了没有？屋子打扫了没有？佣人们穿上了新衣服白袜子没有？桌布铺上了没有？一切都布置好了吗？

寇　都预备好了，那么请你讲新闻吧。

格　第一，你要知道，我的马已经走得十分累了，大爷和奶奶都掉了下来。

寇　怎么？

格　从马背上掉到烂泥里，因此就有了下文。

寇　讲给我听吧，好格鲁米奥。

格　把你的耳朵伸过来。

寇　好。

格　（打寇）喏。

寇　我要你讲给我听，谁叫你打我？

格　这一个耳光是要把你的耳朵打清爽。现在我要开始讲了。我们走下了一个崎岖的山坡，奶奶骑着马在前面，大爷骑着马在后面，——

寇　是一匹马还是两匹马？

格　你问他干么？你要是知道得比我还仔细，那么请你讲吧。都是你打断了我的话头，否则你可以听到她的马怎样跌了一交，把她压在底下；那地方是怎样的泥泞，她浑身脏成怎么一个样子；他怎么让那马把她压住，怎么因为她的马跌了一交而把我痛打；她怎么在烂泥里爬起来把他扯开；他怎么骂人；她怎么向他求告，她是从来不曾向别人求告过的；我怎么哭；马怎么逃走；她的马韁

怎么断了；我的马鞦怎么丢了；还有许许多多新鲜的事情，现在只有让它们永远埋没，你到死也不能长这一分见识了。

寇 这样说来，他比她还要厉害了。

格 是啊，你们等他回来瞧着吧。可是我何必跟你讲这些话？去叫纳散尼尔，约瑟夫，尼古拉斯，腓力普，华尔脱，休格索普他们这一批人出来吧，叫他们把头发梳光，衣服刷干净，行起礼来不要忘记屈左膝。他们都预备好了吗？

寇 都预备好了。

格 叫他们出来。

寇 你们听见吗？喂！大爷就要来了，快出来接去，还要拜见新奶奶哩。

〔众仆上。

纳 欢迎你回来，格鲁米奥！

腓 你好，格鲁米奥？

约 啊，格鲁米奥！

尼 格鲁米奥，好小子！

格 欢迎你；你好，你；啊，你；好小子，你；现在我们打过招呼了，我的漂亮的朋友们，一切都预备好，收拾清楚了吗？

纳 一切都预备好了。大爷什么时候可以到来？

格 就要来了，现在大概已经下马了；所以你们必须——嗳哟，静些！我听见他的声音了。

〔披特鲁乔及凯萨琳娜上。

披 这些混账东西都在那里？怎么门口没有一个人来接我？纳散尼尔！葛雷古利！腓力普！

众仆 有，大爷；有，大爷。

披　有，大爷！有，大爷！有，大爷！有，大爷！你们这些木头人一样的不懂规矩的奴才！你们可以不用替主人做事，什么名分都不讲了吗？我先打发他回来的那个蠢才在那里？

格　在这里，大爷，还是和先前一样蠢。

披　这婊子生的下贱东西！我不是叫你召齐了这批狗头们，到大门口来接我的吗？

格　大爷，纳散尼尔的外衣还没有做好，盖勃列尔的鞋子上没有鞋带，彼得的帽子没有刷过黑烟，华脱的剑在鞘子里锈住了拔不出来，只有亚当，劳尔夫和葛雷古蚱的衣服还算整齐，其余的都破旧不堪，像一群叫化子似的。可是他们现在都来迎接您了。

披　去把晚饭拿来。（若干仆人下）坐下来，凯德，你现在到了家里了。

〔数仆持食具重上。

披　怎么，到这时候才来？——可爱的好凯德，你应当快乐一点。——混账东西，给我把靴子脱下来——该死的狗才！我的猎狗特洛埃勒斯呢？我的拖鞋在什么地方？怎么，没有水吗？凯德，你来洗手吧。（仆失手将水壶跌落地上，披打仆）这狗娘养的！你故意让它跌在地下吗？

凯　请您别生气，这是他无心的过失。

披　这狗娘养的笨虫！来，凯德，坐下来，我知道你肚子饿了。这是什么？羊肉吗？

甲仆　是的。

披　谁拿来的？

甲　是我。

披　它焦了；所有的肉都焦了。这批狗东西！那个混账厨子呢？你们好大胆子，知道我不爱吃这种东西，敢把它拿了出来！（将肉等向众

仆掷去）盆儿杯儿盘儿一起还给你们吧，你们这些没有头脑不懂规矩的奴才！怎么，你在咕噜些什么？等着，我就来跟你算账。

凯 夫君，请您不要那么生气，这肉烧得还不错哩。

披 我对你说，凯德，它已经烧焦了；我不许你吃，因为吃了下去有伤脾胃，会使人脾气暴躁的。我们两人的脾气本来就暴躁，所以还是挨些饿，不要吃这种烧焦的肉吧。请你忍耐些，明天我叫他们烧得好一点，今夜我们两个人大家饿一夜。来，我领你到你的新房里去。（披、凯、寇同下。）

纳 彼得，你看见过这样的事情吗

彼 这叫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冠梯斯重上。

格 他在那里？

寇 在她的房间里，向她大讲节制的道理，嘴里不断骂人，弄得她坐立不安，眼睛也不敢看，话也不敢说，只好呆呆坐着，像一个刚从梦里醒来的人一般，看样子怪可怜的。快去，快去！他来了。（二人同下。）

〔披特鲁乔重上。

披 我已经开始巧妙地把她驾驭起来，希望能够得到美满的成功。我这只悍鹰现在非常饥饿，在她没有俯首听命以前，不能让她吃饱；我必须一眼不放松地注意着她，就像她是只乱扑翅膀的倔强的鹞子一样。今天她没有吃过肉，明天我也不给她吃；昨夜她不曾睡觉，今夜我也不让她睡觉，我要故意嫌被褥铺得不好，把枕头，枕垫；被单，线毯向满房乱丢，还说都是为了爱惜她才这样做；总之她将要整夜不能合眼，倘然她昏昏思睡，我就骂人吵闹，吵得她睡不着。这是用体贴为名惩治妻子的法子，我就这样克制她的狂暴倔强的脾气；要是有谁知道还有比这更好的驯悍妙法，

那么我倒要请教请教。(下。)

第二场 帕度亚;巴普底士他家门前

〔特兰尼奥及霍登旭上。

特　李西奥朋友,难道琵央加小姐除了卢生梯奥以外,还会爱上别人吗? 我告诉你吧,她对我很有好感呢。

霍　先生,为了证明我刚才所说的话,你且站在一旁,看看他是怎样教法。(二人站立一旁。)

〔琵央加及卢生梯奥上。

卢　小姐,您的功课进行得怎么样啦?

琵　先生,您教我什么功课?

卢　我教的是恋爱的艺术。

琵　我希望您在这方面成为一个专家。

卢　亲爱的,我希望您做我实验的对象。(二人退后。)

霍　啊,可恼的爱情! 朝三暮四的女人! 李西奥,我真想不到有这种事情。

霍　老实告诉你吧,我不是李西奥,也不是一个音乐家。我为了她不惜降低身价,乔扮成这个样子;谁知道她不爱绅士,却去爱上一个穷酸小子。先生,我的名字是霍登旭。

特　原来足下便是霍登旭先生,失敬失敬!久闻足下对琵央加十分倾心,现在你我已经亲眼看见她这种轻狂的样子,我看我们大家把这一段痴情割断了吧。

霍　瞧,他们又在接吻亲热了!卢生梯奥先生,让我握你的手,我郑重宣誓,今后决不再向琵央加求婚,像她这样的女人,是不值得我

去钟情的。

特 我也愿意一秉至诚，作同样的宣誓，即使她向我苦苦哀求，我也决不娶她。不害臊的！瞧她那副浪相！

霍 三天之内，我就要和一个富孀结婚；她已经爱我很久，可是我却迷上了这个鬼丫头。再会吧，卢生梯奥先生，讨老婆不在乎姿色，有良心的女人才值得我去爱她。（霍下；卢、琵上前。）

特 琵央加小姐，祝您爱情美满！我刚才已经窥见你们的秘密，而且我已经和霍登旭一同发誓把您舍弃了。

琵 特兰尼奥，你又在说笑话了。可是你们两人真的都已经发誓把我舍弃了吗？

特 是的，小姐。

卢 那么李西奥不会再来打搅我们了。

特 不骗你们，他现在决心要娶一个风流寡妇，打算求婚结婚都在一天之内完成呢。

琵 愿上帝赐他快乐！

特 他还要把她管束得十分驯服呢。

琵 他这样说吗？

特 是的，他已经进了御妻学校了。

琵 御妻学校！有这样一个所在吗？

特 是的，小姐，彼特鲁乔就是那个学校的校长，他教授着层出不穷的许多驯伏悍妇的妙计和对付长舌的秘诀。

〔比昂特洛奔上。

比 啊，少爷，少爷！我守了半天，守得腿酸脚软，好容易给我发见了一位老人家，他从山坡上下来，看他的样子倒还适合我们的条件。

特　比昂特洛，他是个什么人？

比　少爷，他也许是个商店里的掌柜，也许是个三家村的学究，我也弄不清楚，可是他的装束十分规矩，他的神气和相貌都像个老太爷的样子。

卢　特兰尼奥，我们找他来干么呢？

特　他要是能够听信我随口编造的谣言，我可以叫他情情愿愿地冒充文生梯奥，向巴普底士他一口答应一份丰厚的聘礼。把您的爱人带进去，让我在这儿安排一切。（卢、琵同下。）

〔老学究上。

学究　上帝保佑您先生！

特　上帝保佑您，老人家！您是路过此地，还是有事到此？

学究　先生，我想在这儿耽搁一两个星期，然后动身到罗马去；要是上帝让我多活几年，我还希望到特里坡利去一次。

特　请问府上是什么地方？

学究　敝乡是曼多亚。

特　曼多亚吗，老先生！哎哟，糟了！您敢到帕度亚来，难道不想活命了吗？

学究　怎么，先生！我不懂您的话。

特　曼多亚人到帕度亚来，都是要处死的。您还不知道吗？你们的船只只停靠在威尼斯，我们的公爵和你们的公爵因为发生争执，已经宣布不准敌邦人民入境的禁令。大概您是新近到此，否则应该早就知道的。

学究　唉，先生！这可怎么办呢？我还有从佛罗伦斯汇来的钱，要在这儿取出来呢！

特　好，老先生，我愿意帮您一下忙。第一要请您告诉我，您有没有到

过披萨？

学究　啊，先生，披萨是我常去的地方，那里是以正人君子多而出名的。

特　在那些正人君子中间，有一位文生梯奥您认识不认识？

学究　我不认识他，可是听到他的名字；他是一个非常豪富的商人。

特　老先生，他就是家父；不骗您，他的相貌可有点儿像您呢。

比　（旁白）就像苹果跟牡蛎差不多一样。

特　您现在既然有生命的危险，那么我看您不妨暂时权充家父，想来那总不会辱没了您吧。您可以住在我的家里，受我的竭诚款待，可是您必须注意您的说话行动，别让人瞧出破绽来！您懂得我的意思吧，老先生；您可以这样住下来，等到办好了事情再走。如果不嫌怠慢，那么就请您接受我的好意吧。

学究　啊，先生，这样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了，我一定永远不忘您的大德。

特　那么跟我去装扮起来。不错，我还要告诉您一件事：我跟这儿一位巴普底士他的女儿正在议订婚约，只等我的父亲来通过一注聘礼，关于这件事情我可以仔细告诉您一切应付的方法。现在我们就去找一身合适一点的衣服给您穿吧。（同下。）

第三场　披特鲁乔家中一室

〔凯萨琳娜及格鲁米奥上。

格　不，不，我不敢。

凯　我越是心里委屈，他越是把我折磨得厉害。难道他娶了我来，是要饿死我吗？到我父亲门前求乞的叫化，也总可以讨到一点布

施；这一家讨不到，那一家总会给他一些冷饭残羹。可是从来不知道怎样恳求人家，也从来不需要向人恳求什么的我，现在却吃不到一点东西，得不到一刻钟的安眠；他用高声的詈骂使我不能合眼，让我饱听他的喧哗吵闹；尤其可恼的，他这一切都借着爱惜我的名义，好像我一睡着就会死去，吃了东西就会害重病一样。求求你去给我找些食物来吧，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可以吃的就行。

格　您要不要吃红烧蹄子？

凯　那好极了，请你拿来给我吧。

格　恐怕您吃了会不消化的。清燉大肠好不好？

凯　很好，好格鲁米奥，给我拿来。

格　我不大放心，恐怕它也是不消化的。胡椒牛肉好不好？

凯　那正是我爱吃的一道菜。

格　嗯，可是那胡椒太辣了点儿。

凯　那么就是牛肉，不用放胡椒了吧。

格　那可不成，您要吃牛肉，一定得放胡椒。

凯　放也好，不放也好，牛肉也好，别的什么也好，随你的便给我拿些来吧。

格　那么好，只有胡椒，没有牛肉。

凯　给我滚开，你这欺人的奴才！（打格）你不拿东西给我吃，却向我报出一道道的菜名来逗我；你们瞧着我倒霉得意，看你们得意到几时！去，快给我滚！

〔披特鲁乔持肉一盆，及霍登旭同上。

披　我的凯德今天好吗？怎么，好人儿，不高兴吗？

霍　嫂子，您好？

披　不要这样垂头丧气的，向我笑一笑吧。亲爱的，你瞧我多么至诚，我自己给你煮了肉来了。(将肉盆置桌上)亲爱的凯德，我相信你一定会感谢我这一片好心的。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吗？那么我不喜欢它；我的辛苦都白费了。来，把这盆子拿去。

凯　请您让它放着吧。

披　最微末的服务，也应该得到一声道谢；你在没有吃这肉之前，应该谢谢我才是。

凯　谢谢您，夫君。

霍　哎哟，披特鲁乔先生，你何必这样！嫂子，让我奉陪您吧。

披　(旁白)霍登旭，我倘然是个好朋友，请你尽量大吃。——凯德，吃得慢一点。现在，我的好心肝，我们要回到你爸爸家里去了，我们要打扮得非常体面，我们要穿绸衣，戴绢帽，带金戒；高高的绉领，飘飘的袖口，圆圆的裙子，肩巾，搧扇，什么都要备着两套替换；还有琥珀的镯子，珍珠的项圈，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啊，你还没有吃好吗？裁缝在等着替你穿新衣服呢。

〔裁缝上。

披　你有什么事？

帽匠　这是您叫我做的那顶帽子。

披　啊，样子倒很像一只汤碗。哼！这算个什么帽子！简直是个胡桃壳。拿去！换一顶大点的来。

凯　大一点的我不要；这一顶式样很新，贤媛淑女们都是戴这种帽子的。

披　等你成为一个贤媛淑女以后，你也可以有一顶；现在还是不要戴它吧。

霍　(旁白)那倒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哩。

凯　哼，我相信我也有说话的权利；我不是三岁小孩，比你尊长的人，也不能禁止我自由发言，你要是不愿意听，还是请你把耳朵塞住吧。我这一肚子的气恼，要是再不让我的嘴把它发泄出来，我的肚子也要气破了。

披　是啊，你说得一点不错，这帽子真不好。你不喜欢它，所以我才格外爱你。

凯　爱我也好，不爱我也好，我喜欢这顶帽子，我只要这一顶，不要别的。（帽匠下。）

披　你的袍子吗？啊，不错；来，裁缝，让我们瞧瞧看。嗳哟，天哪！这算是什么古怪的衣服？这是什么？袖子吗？那简直像一尊小炮。他妈的！裁缝，你把这叫做什么东西？

霍　（旁白）看来她帽子袍子都穿戴不成了。

裁缝　这是您叫我照着流行的式样用心裁制的。

披　是呀，可是我没有叫你做得这样乱七八糟。去，给我滚回你的狗窠里去吧，我以后决不再来请教你了。我不要这东西，拿去给你自己穿吧。

凯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件比这更漂亮更好看的袍子。你大概想把我当作一个木头人一样随你摆布吧。

披　对了，他想把你当作木头人一样随意摆布。

裁缝　她说您想把她当木头一样随意摆布。

披　啊，大胆的狗才！你胡说，你这拈针弄线的跳蚤，你这虫卵，你这冬天的蟋蟀！你拿着一绞线，竟敢在我家里放肆吗？滚！你这破布头，你这不是东西的东西！好好的一件袍子，给你剪成这个样子。

裁缝　您弄错了，这袍子是照着您吩咐的样子做起来的。

披 总而言之,这袍子我不要。(旁白)霍登旭,你替我付给这裁缝工钱吧。(向裁缝旁白)快拿去,走吧走吧,别多说了。

霍 (向裁缝旁白)裁缝,那袍子的工钱我明天拿来给你。他一时使性子说的话,你不必跟他计较,快去吧。(裁缝下。)

披 好吧,来,我的凯德,我们就老老实实穿着这身家常便服,到你爸爸家里去吧。只要我们袋里有钱,身上穿得寒酸一点,又有什么关系?正像太阳会从乌云中探出头来一样,布衣粗服,可以格外显出一个人的正直。樫鸟并不因为羽毛的美丽,而比云雀更为珍贵;蝮蛇并不因为皮肉的光泽,而比鳗鲡更有用处。所以,好凯德,你穿着这一身敝旧的衣服,也并不因此而降低了你的身价。你要是怕人笑话,那么让人家笑话我吧。你还是要高高兴兴的,我们马上就到你爸色家里去喝酒作乐。去,叫他们把马备好,我们就要出发了。让我看,现在大概是七点钟,我们可以在吃中饭以前赶到那里。

凯 我相信现在快两点钟了,到那里去也许赶不上吃晚饭呢。

披 不是七点钟,我就不上马。我说的话,做的事,想着的念头,您总是要跟我闹蹩扭。好,大家不用忙了,我今天不去了。你倘然要我去,那么说是什么钟点,就得是什么钟点。

霍 唷,这家伙简直想要太阳也归他节制哩。(同下。)

第四场 帕度亚;巴普底士他家门前

〔特兰尼奥及老学究扮文生梯奥上。

特 这儿已是巴普底士他的家了,我们要不要进去看望他?

学究 那还用说吗?我倘然没有弄错,那么巴普底士他先生也许还记得我,二十年以前,我们曾经在热诺亚做过邻居哩。

特　这样很好，请你随时保持着做一个父亲的庄严风度吧。

学究　您放心好了。瞧，您那跟班来了。我们应该把他教导一番才是。

〔比昂诺洛上。

特　你不用担心他。比昂特洛，你要好好侍候这位老先生，就像他是真的文生梯奥老爷一样。

比　嘿！你们放心吧。

特　可是你看见巴普底士他没有？

比　看见了，我对他说，您的老太爷已经到了威尼斯，您正在等着他今天到帕度亚来。

特　你事情办得很好，这几个钱拿去买杯酒喝吧。巴普底士他来啦，赶快装起一副严肃的面孔来。

〔巴普底士他及卢生梯奥上。

特　巴普底士他先生，我们正要来拜访您。（向学究）父亲，这就是我对您说起过的那位老伯。请您成全您儿子的好事，答应我娶琵央加为妻吧。

学究　吾儿且慢！巴普底士他先生，久仰久仰。我这次因为追索几笔借款，到帕度亚来，听见小儿向我说起，他跟令爱十分相爱。像先生这样的家声，能够仰攀，已属万幸，我当然没有不赞成之理；而且我看他们两人情如胶漆，也很愿意让他早早成婚，了此一桩心事。要是先生不嫌弃的话，那么关于问名纳聘这一方面的种种条件，但有所命，无不乐从；我因为尚有琐事羁身，恐怕不能在此作长期的稽留。

巴　文生梯奥先生，恕我不会客套，您刚才那样开诚布公的说话，我听了很是高兴。令郎和小女的确十分相爱；您要是不忍拂令郎之意，愿意给小女一份适当的聘礼，那么我是毫无问题的，我们就此一言为定吧。

特　谢谢您，老伯。那么您看我们最好在什么地方把双方的条件互相谈妥？

巴　舍间恐怕不大方便，因为属垣有耳，我有许多仆人，也许会被他们听了泄漏出去；而且葛雷米奥那老头子痴心不死，也许会来打扰我们。

特　那么还是到敝寓去吧，家父就在那里耽搁，我们今夜可以在那边悄悄地把事情谈妥。请您就叫这位尊价去请令嫒出来；我就叫我这奴才去找个书记来。但恐事出仓卒，一切未能尽如尊意之处，要请您多原谅。

巴　不必客气，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堪比奥，你到家里去叫琵昂加梳洗梳洗，我们就要到一处地方去；你也不妨告诉她卢生梯奥先生的尊翁已经到了帕度亚，她的亲事大概就可定夺下来了。

卢　但愿神明祝福她嫁得一位如意郎君！

特　不要惊动神明了，快快去吧。巴普底士他先生，请了。我们只有些薄酒粗餚，谈不上什么款待；等您到披萨来的时候，才要好好地请您一下哩。

巴　请了。(特、巴及学究下。)

比　堪比奥！

卢　有什么事，比昂特洛？

比　您看见我的少爷向您𥅽着眼睛笑吗？

卢　他向我𥅽着眼睛笑又怎么样？

比　没有什么，可是他要我慢走一步，向您解释他的暗号。

卢　那么你就解释给我听吧。

比　他叫您不要担心巴普底士他，他正在和一个冒牌的父亲讨论关于他的冒牌的儿子的婚事。

卢　那便怎样？

比　他叫您带着他的女儿一同到他们那里吃晚饭。

卢　带着她去又怎样？

比　您可以随时去找圣路加教堂里的老牧师。

卢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比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趁着他们都在那里假装谈条件的时候，您就赶快同着她到教堂里去，找到了牧师执事，再找几个靠得住的证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倘不是您盼望已久的好机会，那么您也从此不必再在琵央加身上转念头了。（欲去。）

卢　听我说，比昂特洛。

比　我不能待下去了。我知道有一个女人，一天下午在园里拔菜喂兔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结了婚了；也许您也会这样。再见，先生。我的少爷还要叫我到圣路加教堂去，叫那牧师在那边等着你们。（下。）

卢　只要她肯，事情就好办；她一定愿意的，那么我还疑惑什么？不要管它，让我向她婉转劝诱；要是堪比奥得不到她，我真要抱恨终身了。（下。）

第五场　公路

〔披特鲁乔，凯萨琳娜，霍登旭及从仆等上。

披　走，走，到我们老丈人家里去。主啊，月亮照得多么光明！

凯　什么月亮！这是太阳，现在那里来的月亮。

披　我说这是月亮的光。

凯　这明明是太阳光。

披　我指着我母亲的儿子，那就是我自己，起誓，我要说它是月亮，它就是月亮，我要说它是星，它就是星，我要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你要是说我说错了，我就不到你父亲家里去。来，掉转马头，我们回去了。老是跟我闹蹩扭，闹蹩扭！

霍　随他怎么说吧，否则我们永远去不成也。

凯　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请您不要再回去了吧。您高兴说它是月亮，它就是月亮；您高兴说它是太阳，它就是太阳；您要是说它是蜡烛，我也就当它是蜡烛。

披　我说它是月亮。

凯　我知道它是月亮。

披　不，你胡说，它是太阳。

凯　那么它就是太阳。可是您要是说它不是太阳，它就不是太阳；月亮的盈亏圆缺，就像您心性的捉摸不定一样。随您叫它是什么名字吧，您叫它什么，凯萨林也叫它什么就是了。

霍　披特鲁乔，恭喜恭喜，你已经得到胜利了。

披　好，往前走！正是顺水行舟快，逆风打桨迟。且慢，那边有谁来啦？

〔文生梯奥作旅行装束上。

披　（向文）早安，好姑娘，你到那里去？亲爱的凯德，老老实实告诉我，你可曾看见过一个比她更娇好的淑女？她颊上又红润，又白嫩，相映得多么美丽！点缀在天空中的繁星，怎么及得上她那天仙般美的脸上那一双眼睛的清秀？可爱的美貌姑娘，早安！亲爱的凯德，因为她这样美，你应该和她亲热亲热。

霍　把这人当作女人，他一定要发怒的。

凯　年青娇美的姑娘，你到那里去？你家住在什么地方？你的父亲母亲生下你这样美丽的孩子，真是几生修得；不知那个幸运的男人，有福消受你这如花美眷！

披　啊怎么，凯德，你疯了吗？这是一个满脸皱纹的白发衰翁，我怎么说他是一个姑娘？

凯　老丈，请您原谅我一时眼花，因为太阳光太眩耀了，所以看出来什么都是迷迷糊糊的。现在我才知道您是一位年尊的老丈，请您千万恕我刚才的唐突吧。

披　老伯伯，请你原谅她；还要请问你现在到那儿去，要是咱们是同路的话，那么请你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文　好先生，还有你这位淘气的娘子，萍水相逢，你们把我这样打趣，倒把我弄得莫名其妙。我的名字叫文生梯奥，舍间就在披萨，我现在要到帕度亚去，瞧瞧我的久别的儿子。

披　令郎叫什么名字？

文　他叫卢生梯奥。

披　原来尊驾就是卢生梯奥的尊翁，那巧极了，算来你还是我的姻伯呢。这就是拙荆，她有一个妹妹，现在多半已经和令郎成了婚了。你不用吃惊，也不必忧虑，她是一个名门淑女，嫁奁也很丰富，她的品貌才德，当得起君子好逑四字。文生梯奥老先生，刚才多多失敬，现在我们一块儿看你令郎去吧，他见了你一定是异常高兴的。

文　您说的是真话，还是像有些爱寻开心的旅行人一样，路上见了什么人就随便开开玩笑？

霍　老丈，我可以担保他的话都是真的。

披　来，我们去吧，看看我的话究竟是真是假；你大概因为我先前和你开过玩笑，所以有点不相信我了。（除霍外皆下。）

霍　披特鲁乔，你已经鼓起了我的勇气。我也要照样去对付我那寡妇！她要是倔强抗命，我就记着你的教训，也要对她不客气了。（下。）

第五幕

第一场 帕度亚；肯生梯奥家门前

〔比昂特洛，卢生梯奥及琵央加自一方上；葛雷米奥在另一方行走。

比 少爷，放轻脚步快快走，牧师已经在等着了。

卢 我会飞了过去的，比昂特洛。可是他们在家里也许要叫你做事，你还是回去吧。

比 不，我要把您送到教堂门口，然后再奔回去。（卢、琵、比同下。）

葛 真奇怪，堪比奥怎么到现在还不来。

〔披特鲁乔，凯萨琳娜，文生梯奥及从仆等上。

披 老伯，这就是卢生梯奥家的门前；我的岳父就住在靠近市场的地方，我现在要到他家里去，暂时失陪了。

文 不，我一定要请您进去喝杯酒再走。我想我在这里是可以略尽地主之谊的。（叩门。）

葛 他们在里面忙得很，你还是敲得响一点。

〔老学究自上方上，凭窗下望。

学究 谁在那里把门都要敲破了？

文 请问卢生梯奥先生在家吗？

学究 他人是在家里，可是你不能见他。

文 要是有人带了一二百镑钱来，送给他吃吃玩玩呢？

学究 把你那一百镑钱留着自用吧，我一天活在世上，他就一天不愁没有钱用。

披 我不是告诉过您吗？令郎在帕度亚是人缘极好的。废话少讲，请

你通知一声卢生梯奥先生，说他的父亲已经从披萨来了，现在在门口等着和他说话。

学究　胡说，他的父亲就在帕度亚，正在窗口说话呢。

文　你是他的父亲吗？

学究　是啊，你要是不信，不妨去问问他的母亲。

披　（向文）啊，怎么，朋友！你原来假冒别人的名字。这真是岂有此理了。

学究　把这混账东西抓住！我看他是想要假冒我的名字，在这城里向人讹诈。

〔比昂特洛重上。

比　我看见他们两人一块儿在教堂里，上帝保佑他们一帆风顺！可是谁在这儿？我的老太爷文生梯奥！这可糟了，我们的计策都要败露了。

文　（见比）过来，傻小子！

比　我要是不愿意过来呢？

文　过来，狗才！你难道忘记我了吗？

比　忘记你！我怎么会忘记你？我见也没有见过你哩。

文　怎么，你这该死的东西！你难道没有见过你家主人的父亲吗？

比　啊，你问起我们的老太爷吗？瞧那站在窗口的就是他。

文　真的吗？（打比。）

比　救命！救命！救命！这疯子要谋害我啦！（下。）

学究　吾儿，巴普底士他先生，快来救人！（自窗口下。）

披　凯德，我们站在一旁，瞧这场纠纷怎样解决。（二人退后。）

老学究自下方重上；巴普底士他，特兰尼奥及从仆上。

特　老头儿，你是个什么人，敢动手打我的仆人？

文　我是个什么人！嘿，你是个什么人？哎呀，天哪！你这家伙！你居然穿起绸缎的衫子，天鹅绒的袜子，大红的袍子，戴起高高的帽子来了！啊呀，完了！完了！我在家里舍不得花一个钱，我的儿子和仆人却在大学里挥霍到这个样子！

特　啊，是怎么一回事。

巴　这家伙疯了吗？

特　瞧你这一身打扮，倒像一位明白道理的老先生，可是你说的却是一派疯话。我就是佩戴些金银珠玉，那又跟你什么相干？多谢上帝给我一位好父亲，他会供给我的花费。

文　你的父亲！哼！他是在贝格摩做船帆的。

巴　你弄错了，你弄错了。请问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文　他叫什么名字？你以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吗？我把他从三岁起抚养长大，他的名字叫做特兰尼奥。

学究　去吧，去吧，你这疯子！他的名字是卢生梯奥，我叫文生梯奥，他是我的独生子。

文　卢生梯奥！啊！他已经把他的主人谋害了。我用公爵的名义请你们赶快把他抓住。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狗才，快对我说，我的儿子卢生梯奥在那里？

特　去叫一个官差来。

一仆人偕差役上。

特　把这疯子抓进监牢里去。

文　把我抓进监牢里去！

葛　且慢，官差，你不能把他送进监牢。

巴　您不用管，葛雷米奥先生，我说非把他抓进监牢里不可。

葛　宁可小心一点，巴普底士他先生，也许您会上了人家的圈套。我

敢发誓这个人才是真的文生梯奥。

学究　你有胆量就发个誓看看。

葛　不，我不敢发誓。

特　那么你还是说我不是卢生梯奥吧。

葛　不，我知道你是卢生梯奥。

巴　把那呆老头儿抓去！把他关起来！

文　你们这里是这样对待外方人的吗？好混账的东西！

〔比昂特洛偕卢生梯奥及琵央加重上。

比　啊，我们的计策要完全败露了！他就在那里。不要去认他，假装不认识他，否则我们就完了！

（跪下）

亲爱的爸爸，请您原谅我！

文　我的最亲爱的孩子还在人世吗？（比、特及学究逃走。）

琵　（跪下）亲爱的爸爸，请您原谅我！

巴　你做错了什么事要我原谅？卢生梯奥呢？

卢　卢生梯奥就在这里，我是这位真文生梯奥的真正的儿子，您却受了骗了。

葛　他们都是一党，现在又拉了个证人来欺骗我们了！

文　那个该死的狗头特兰尼奥竟敢对我这样放肆，现在到哪儿去了？

巴　咦，这个人不是我们家里的堪比奥吗？

琵　堪比奥已经为成卢生梯奥了。

卢　爱情造成了这些奇迹。我因为爱琵央加，所以和特兰尼奥交换地位，让人在城里顶替着我的名字；现在我已经美满地达到了我的心愿。特兰尼奥的所作所为，都是我强迫他做的；亲爱的爸爸，请您看在我的面上原谅他吧。

文　这狗才要把我送进监牢里去，我一定要割破他的鼻子。

巴　（向卢）我倒要请问你，你没有得到我的允许，怎么就可以和我的女儿结婚？

文　您放心好了，巴普底士他先生，我们一定会使您满意的。可是他们这样作弄我，我一定要去找着他们出出这一口闷气。（下。）

巴　我也要去把这场诡计调查一个仔细。（下。）

卢　不要害怕，琵央加，你爸爸不会生气的。（卢、琵下。）

葛　我的希望已成画饼，可是我也要跟他们一起进去，分一杯酒喝喝。（下。）

〔披特鲁乔及凯萨琳娜上前。

凯　夫君，我们也跟着去瞧瞧热闹吧。

披　凯德，先给我一个吻，我们就去。

凯　怎么！就在大街上吗？

披　啊！你觉得嫁了我这种丈夫辱没了你吗？

披　好，那么我们回家去吧。来，我们走。

凯　不，我就给你一个吻。现在，我的爱，请你不要去了吧。

披　这样不很好吗？来，我的亲爱的凯德。（同下。）

第二场　卢生梯奥家中一室

〔室中张设筵席。巴普底士他，文生梯奥，葛雷米奥，老学究，卢生梯奥，琵央加，披特鲁乔，凯萨琳娜，霍登旭及寡妇同上；特兰尼奥，比昂特洛，格鲁米奥及其他仆人等随侍。

卢　虽然经过了长久的争论，我们的意见终于一致了；现在偃旗息鼓，正是我们杯酒交欢的时候。我的好琵央加，请你向我的父亲表示欢迎；我也要用同样诚恳的心情，欢迎你的父亲。披特鲁乔

姻兄，凯萨琳娜大姊，还有你，霍登旭，和你那位亲爱的寡妇，大家不要客气，尽情醉饱，都请坐下来吧，让我们一面吃，一面谈话。（各人就坐。）

披　这真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了！

巴　披特鲁乔贤婿，帕度亚的风气是这么好客的。

披　帕度亚人都是那么和和气气的。

霍　对于你我两人，我希望这句话是真的。

披　我敢说霍登旭一定怕他的寡妇。

寡妇　头眩的人以为世界在旋转。

凯　嫂子，请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寡妇　尊夫因为家有悍妇，所以以己度人，猜想我的丈夫也有同样不可告人的隐痛。现在您懂得我的意思了吧？

凯　您的意思真坏！

披　新嫂子，您听她们在斗嘴了，您怎么一声不响的？

琵　不，我不会说话；请你们恕我，我要逃席了。（琵、凯及寡妇下。）

披　特兰尼奥先生，她也是你瞄准的鸟儿，可惜给她飞去了；让我们为那些射而不中的人干一杯吧。

特　啊，披特鲁乔先生，我给卢生梯奥占了便宜去；我就像他的猎狗，为他辛苦奔走，得来的猎物都被主人拿去。还是您好，自己猎来，自己享用。可是人家都说您那头鹿儿把您逼得走头无路呢。

巴　哈哈，披特鲁乔！现在你给特地兰尼奥说中要害了。

卢　特兰尼奥，你把他挖苦得很好，我要谢谢你。

霍　快快招认吧，他是不是说着了你的心病？

披　他挖苦的虽然是我，可是他是讥讽仅仅打我身边擦过，我怕受伤的十分之九倒是你们两位。

巴　不说笑话，披特鲁乔贤婿，我想你是娶着了一个最悍泼的女人了。

披　不，我否认。让我们赌一个东道，各人去叫他自己的妻子出来，谁的妻子最听话，出来得最快的，就算谁得胜。

霍　很好。赌什么东道？

卢　二十克郎。

披　二十个克郎！这样的数目只好让我拿我的鹰犬打赌；要是拿我的妻子打赌，应当加二十倍。

霍　那么一百克郎吧。

卢　好。

披　就是一百克郎，一言为定。

霍　谁先去叫？

卢　让我来。比昂特洛，你去对你奶奶说，我叫她来见我。

比　我就去。（下。）

巴　贤婿，我愿意代你拿出一半赌注，琵央加一定会来的。

卢　我不要和别人对分，我要独自下注。

〔比昂特洛重上。

卢　啊，她怎么说？

比　少爷，奶奶叫我对您说，她有事不能来。

披　怎么！她有事不能来！这算是什么答复？

葛　这样的答复也算很有礼貌的了，希望尊夫人不给你一个更不客气的答复。

披　我希望她会给我一个更满意的答复。

霍　比昂特洛，你去请我的太太出来见我。（比下。）

披　哈哈！请她出来！那么她总应该出来的了。

霍　老兄，我怕尊夫人随你怎样请也请不出来。

〔比昂特洛重上。

霍　我的太太呢？

比　她说您在开玩笑，不愿意出来；她叫您进去见她。

披　更糟了，更糟了！她不愿意出来！嘿，是可忍，孰不可忍！格鲁米奥，到你奶奶那儿去！说，我命令她出来见我。（格下。）

霍　我知道她的回答。

披　什么回答？

霍　她不高兴出来。

披　她要是不出来，就算是我晦气。

〔凯萨琳娜重上。

巴　呀，我的天，凯萨琳娜果然来了！

凯　夫君，您叫我出来有什么事？

披　我的妹妹和霍登旭的妻子呢？

凯　她们都在火炉旁边谈天

披　你去叫她们出来；她们要是不肯出来，就把她们打出来见她们的丈夫。快去。（凯下。）

卢　真是怪事！

霍　怪了怪了；这预兆着什么呢？

披　它预兆着和睦，亲爱和恬静的生活，尊严的统治和合法的主权，总而言之，一切的美满和幸福。

巴　恭喜恭喜，披特鲁乔贤婿！你已经赢了东道；而且在他们输给你的现款之外，我还要额外给你二万克郎，算是我另外一个女儿的嫁奁，因为她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了。

披　为了让你们知道我这东道不是侥幸赢得，我还要向你们证明她

是多么听话。瞧，她已经用她的妇道，把你们那两个倔骜不驯的妻子俘虏来了。

〔凯萨琳娜率琵央加及寡妇重上。

披　凯萨琳，你那顶帽子不好看，把那玩意儿脱下，丢在地上吧。（凯脱帽掷地上。）

寡妇　谢谢上帝！我还没有像她这样傻法！

琵　呸！你把这算做什么愚蠢的妇道？

卢　琵央加，我希望你的妇道也像她一样愚蠢就好了；为了你的聪明，我已经在一顿晚饭的工夫里损失了一百个克郎。

琵　你自己不好，反来怪我。

披　凯萨琳，你去告诉这些倔强的女人，做妻子的应该向她们的夫主尽些什么本分。

寡妇　好了，别开玩笑了；我们不要听这些个。

披　说吧，先讲给她听。

凯　嗳呀！展开你那颦蹙的眉头，收起你那轻蔑的瞥视，不要让它伤害你的主人，你的君王，你的支配者。它会使你的美貌减色，就像严霜啮噬着草原，它会使你的名誉受损，就像旋风摧残着蓓蕾；它绝对没有可取之处，也丝毫引不起别人的好感。一个使性的女人，就像一池受到激动的泉水，混浊可憎，失去一切的美丽，无论怎样喉干吻渴的人，也不愿把它啜饮一口。你的丈夫就是你的主人，你的生命，你的所有者，你的头脑，你的君王；他照顾着你，扶养着你，在海洋里陆地上辛苦操作，夜里冒着风波，白天忍受寒冷，你却穿得暖暖的住在家里，享受着安全与舒适。他希望你贡献给他的，只是你的爱情，你的温柔的辞色，你的真心的服从；你欠他的好处这么多，他所要求于你的酬报却是这么微薄！一个女人对待她的丈夫，应当像臣子对待君王一样忠心恭顺；倘使她倔

强使性，乖张暴戾，不服从他正当的愿望，那么她岂不是一个大逆不道，忘恩负义的叛徒？应当长跪乞和的时候，她却向他挑战；应当尽心竭力，服侍他，敬爱他，顺从他的时候，她却企图篡夺主权，发号施令：这一种愚蠢的行为，真是女人的耻辱。我们的身体为什么这样柔软无力，耐不了苦，熬不起忧患？那不是因为我们的性情必须和我们的外表互相一致，同样的温柔吗？听我的话吧，你们这些倔强而无力的可怜虫！我的心从前也跟你们一样高傲，也许我有比你们更多的理由，不甘心向人俯首认输，可是现在我知道我们的枪矛只是些稻草，我们的力量是软弱的，我们的软弱是无比的，我们所有的只是一个空虚的外表。所以你们还是挫抑你们无益的傲气，跪下来向你们的丈夫请求怜爱吧。为了表示我的顺从，只要我的丈夫吩咐我，我就可以向他下跪，让他因此而心中快慰。

披　啊，那才是个好妻子！来，吻我，凯德。

卢　老兄，真有你的！

披　来，凯德，我们好去睡了。我们三个人结婚，可是你们两人都输了。（向卢）你虽然采到了明珠，我却赢了东道；现在我就用得胜者的身分，祝你们晚安！（披、凯下。）

霍　你已经降伏了一个悍妇，可以踌躇满志了。

卢　她会这样被他降伏，倒是一桩想不到的事。（同下。）

---

①阿唐尼斯（Adonis），希腊神话中被维纳丝女神所恋之美少年，赛西莉霞为维纳丝的别名。

②爱我（Io），希腊神话中被宙斯（Zeus）所诱奸之女子。

③莉达（Leda），古代斯巴达王后，宙斯与之通而生海伦。

④拉丁文，引自奥维特的《书信集》（Epistolae），原文大意为："这里流着西摩亚斯河，这里是西基亚平原；这里耸立着普赖姆的雄伟的宫殿。"

⑤依息第斯（Æcides）为麦米顿（Myrmidon）王依格斯（Æacus）子孙之通称。

理查三世

Richard Ⅲ

情节考证

莎士比亚历史剧。约写成于**1592**年。题材主要来源于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尔的编年史《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大显贵家族的联合》、霍林谢德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以及托玛斯·莫尔爵士所著的《国王爱德华五世的悲惨一生》,和《理查三世史》。另外,一般认为莎士比亚创作《理查三世》,还可能参考了当时在伦敦已出版的一个作者不详的剧本,其名为《理查三世的真实悲剧》。

故事梗概

爱德华四世登上御座后,战事稍停,"当初的尖厉的角鸣已变为欢庆之音;杀气腾腾的进军步伐一转而为轻歌妙舞",人们沉浸于春情逸荡的欢乐中。然而此刻的理查却在内心嫉恨:"可是我呢,天生我一副畸形丑相,……甚至路旁的狗儿见我停下,也要狂吠几声;说实话,我在这软绵绵的歌舞升平的年代,却找不到半点赏心乐事以消磨岁月",因而他"打定主意以歹徒自许,专事仇视眼前的闲情逸致"。理查首先挑拨大哥爱德华四世对三哥乔治的猜疑,用诳言、毁谤和梦呓促使兄弟之间"结下生死仇恨"。

爱德华四世果然听信了理查无稽的挑唆,以为乔治会篡夺王位,便把他打入伦敦塔。理查一面在乔治跟前假惺惺地装出兔死狐悲的模样,答应救他,一面又直闯宫中和爱德华四世的妻子伊利莎白王后大吵大闹,在不知底细的群臣面前嫁祸王后和她的亲属,挑起新的仇恨。随即,他又密派凶手去暗杀被关的乔治,理查毫不否认自己是"外

表上装做圣徒，暗中是无恶不作”。就在这时，被黜流放的玛格莱特王后突然出现，她诅咒约克家族的所有成员以及支持者们都将落得可悲的下场。

不久，乔治就在伦敦塔被害，爱德华四世接着病重身亡，玛格莱特王后的预言开始应验。正当伊利莎白王后哀悼夫君，爱德华四世的母亲悲叹顷刻间丧失两子，乔治的遗孤哭诉父亲冤死，理查却和勃金汉公爵结为奸朋同党，一起谋划制造进一步的血腥杀戮。他们先处死了伊利莎白王后的弟弟利佛斯、王后前夫之子葛雷等人，爱德华四世临终安排的公侯言和的局面就这样转瞬间被理查的奸计所破坏。接着，理查又去拉拢海司丁斯勋爵共图篡权，试探失败后，理查视其为叛徒，毫不留情地下令“砍下他的头来！”随后，理查又指使勃金汉到伦敦市政厅散布谣言，谎称本该继承王位的威尔士亲王和小约克王子出身不清白，甚至连他们的父亲爱德华四世也血统可疑。与此同时他又雇用凶手去残杀早被他蓄意安排在伦敦塔中的爱德华四世的两个王子。玛格莱特的咒语在继续应验：约克家族的人越死越多，伊利莎白王后如今也像当年的玛格莱特王后为夫为子而以泪洗面了。

为了掩尽世人耳目来满足篡夺王位的野心，理查和勃金汉狼狈为奸，演出一场虚伪无耻的双簧戏：勃金汉找来伦敦市长，聚集市民，当众装模作样地陈情请命，声称这是发出“正义呼声”，要理查顺天应人“维护传统、继承王位；而理查手捧祈祷书，由两个神甫相随，装作刚刚还在虔诚祈祷的样子，故意推辞：“宁愿闭门思过”，也“不配治理国家，不应称君王”。勃金汉等人又称理查如果执意不应允，那么全国都要遭殃了，理查这才以为国为民的神情接受了请命，他还说：“上帝知道，……这是一件多么违反我心愿的事。”奸诈的理查终于借用伪善的伎俩实现了以阴谋和屠杀孕育起来的野心。

盛服峨冕的理查三世现在就更肆无忌惮地进行他罪恶的勾当，不仅剪除了两个本该继承王位的侄儿，关禁了乔治的儿子，将乔治的女儿嫁给一个微贱的穷汉，他为了保住王位，甚至企图再娶自己的侄

女——爱德华四世的女儿小伊利莎白，为此理查三世暗害了原妻安夫人，而当初也就是他以甜言蜜语将被他杀害的亨利六世儿子的遗孀安夫人诱骗到手的。

层出不穷的不义之行使理查三世众叛亲离，国内各地纷纷起义，连当初的篡权同谋者勃金汉也在惊恐中倒戈，从威尔士进兵而来；兰开斯特家族的里士满也由法国渡海，举师讨伐可恶的暴君；三个因这场连绵 **30** 年之久的血腥内战而丧夫亡子的寡妇——理查三世的母亲约克公爵夫人、玛格莱特王后、伊利莎白王后这时忘了相互间的旧仇夙怨，一致痛骂理查三世是“恶狗”、“蜘蛛”、“蟾蜍”、“毒虫”、“恶魔”，诅咒他“终究必遭残杀”。

在战场上，从前人人畏惧的理查三世变得心神不宁，他在睡梦中见到 **10** 余个被他杀害者的幽灵纷纷出现，一起骂他必定“绝望而死！”理查三世不由得神志恍惚，惊呼：“我怕，我怕。”然而他仍旧凶狠地在激战中厮杀，当战马被打死后，他连连狂叫：“一匹马！一匹马！我的王位换一匹马！”还要“孤注一掷，决个胜负”。终于，里士满的军队大获全胜，那个“吃人的野兽”理查三世被杀，玛格莱特王后当初的预言最后应验。斯丹莱勋爵从理查头上摘下王冠给里士满戴上，而里士满宣布同约克家族的爱德华四世女儿小伊利莎白联姻，他说：“从此红、白玫瑰要合为一家。……今日国内干戈息，和平再现；欢呼和平万岁，上帝赐万福！”

专家评述

《理查三世》不仅在莎士比亚众多的历史剧中堪称重要的代表作，就是在莎翁的全部作品中亦卓有特色，是获得当代莎剧研究者们很高评价的一部杰作。这部历史剧并不单纯地再现距离莎翁生活年代百余年前的一段历史，它是在基本符合事实的历史背景下，以作者自己的观点、讽喻、理想和爱憎一方面总结既往，另一方面又反映当时的英国社会风貌，提出时代面临的问题为现实和后世的政治与社

会提供一种借鉴。《理查三世》的主题正是通过一个人所皆知的历史人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舞台上的现身说法而昭然于世的。全剧中心人物理查三世以其赤裸裸的言行和邪恶的心理活动，集大成式地显现了人世间的几乎一切丑恶和邪佞：丑陋畸形的外貌、残忍奸险的心肠、巧言令色的花招、两面三刀的手腕，以及泯灭良知的个人野心，肆无忌惮的冒险精神和道德败坏的人伦品性。通过暴露这样一个罕见的丑怪和恶魔般的人物形象，剧作既描写和分析出业已被消灭的封建暴君的罪恶和下场，否定残酷黑暗的中世纪君主极权，从而为当时的王权继承者和属下臣民举起了一面殷鉴；又影射了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正活跃于经济和政治舞台上，并为夺取未来的统治地位而跃跃欲试的新生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冒险家，同时对当时泛滥的玛基雅维里主义也无疑是个批判。这便是《理查三世》的主题思想，这个剧本的现实意义和历史进步性也正在于此中。另外，坚持统一、反对内战的思想也于剧中得到重申，幕落之前，消灭理查三世的里士满高呼："从此红、白玫瑰要合为一家"。这呼声倾吐了人文主义的政治理想。在这部历史剧中，莎士比亚显示了比创作《亨利六世》时更加完善地驾驭历史材料的艺术功力，为了充分地表现创作意图，莎士比亚对有关理查三世篡夺和巩固王位的**14**年历史(**1471——1485**)，做了相当灵活自如的艺术处理，他省略了一些重要的事件，但又创造出一系列虚构的情节，比如理查三世以花言巧语向正在为公公亨利六世送葬的安夫人求婚，借此更加典型地刻划这个寡廉鲜耻而阴险刻毒的暴君形象。在这个剧本中，莎士比亚初次显现了高度发挥语言威力的天才本领，只要读一下理查三世在开场中那段著名的内心独白和第二场中与安夫人的唇舌交锋，就可知道本剧主人公使用的语言是多么非凡而富于雄辩的力量，具有华丽遒劲的鲜明风格。在剧情编排上，莎士比亚匠心独到，在主线之外还穿插了三个寡妇的哀悼诅咒和玛格莱特王后先知般的预言等戏剧性极强的场景，这样既增强了舞台效果，也为主要剧情的发展推波助澜。至于剧中描写血淋淋的暴力

凶杀和鬼魂幽灵的出现，显然说明了莎士比亚的创作深受古罗马悲剧作家塞内加以及同时代戏剧家基德的重要影响。

主要人物

理查三世

历史剧《理查三世》中的主人公。这个人物形象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中最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典型之一。理查的性格虽在《理查三世》中表现得完满丰富、令人难忘，其实在与之相关相连的《亨利六世》中篇里已初见雏形，到《亨利六世》下篇则已发展得相当明朗了。理查三世既是封建的专制暴政的体现者，同时也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和极端利己主义的体现者。这个反面人物的一生，首先可以用"嗜血成性"来概括：他在位虽然不到 **3** 年（**1483——1485**），然而为了篡夺和巩固这个王位，他先后杀死了包括兄弟和侄儿在内的 **6** 个王位继承人和其他碍他实现野心的一批人；他一刻也未曾放下过屠刀，在他通向御座的道路上布满了尸骸，而他就站在殷红的血流中借杀人和毁灭美好事物来自娱自乐，这正如玛格莱特王后所讲："他把天公精品全都污损。"这一切卑鄙残忍的行径大多属于封建社会中的惯用手法。血腥的行径既出自理查邪恶、膨胀的野心，也来源于这个青面獠牙、驼背瘸腿的畸形者阴暗的变态心理，他在内心说道："老天爷既然把我的身体造得这样丑恶，就请阎王爷索性把我的心思也变成邪恶，那才内外一致"，丑陋的外形刺激着更加丑陋的灵魂，促使这个人间怪物赛过了地狱中的魔鬼，为了无法实现的私欲，而对他向来憎恨的人类犯下一次次难以饶恕的罪孽。

理查既是出名的暴君，同时又是个可恶的伪君子。且不说他如何虚情假意地在爱德华四世面前保证，和他仇恨的众臣消释嫌怨、言归于好，如何口蜜腹剑地哄骗、许诺救乔治，又如何不顾廉耻地称长嫂伊利莎白王后为"亲爱的岳母"，要她去说服自己的女儿归嫁于他，只消看看他装得何等"虔诚"、"忠厚"、"违心"地接受勃金汉的"陈情请

命”,终于在对民众的蒙骗中堂而皇之地登上王位,就足以明白理查三世除了“像狮子一样的凶狠”之外,还多么像“狐狸一样的狡猾”。这种欺骗人的虚伪表演,又可以看作带有时代特征的新兴资产者的惯有伎俩,理查三世又简直成了不顾道德、不择手段的玛基雅维里权术思想的化身。

除了这些使人憎厌的反面品质,在理查三世身上还有一种令人惊心动魄的特征:强悍而不乏冷酷的意志力。英国现代学者布拉德雷说:“莎士比亚给予理查三世一种可以激起观众的惊愕的力量,也给予他一种可以迫使观众对他表示敬佩的勇气。”

令人难忘的是理查到了灭亡在即的最后一刻,还在吼叫“我宁可孤注一掷,决个胜负”。他不同于他的父亲约克公爵在强敌面前束手就擒,而是毫不犹豫地顽抗到底,这个反面形象由此变得深刻和复杂起来,直至幕落他都牢牢地占据着观众的心灵。

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尽管理查三世确有力量有勇气,但也免不了被噩梦中的冤魂所惊醒,正如杀人的麦克佩斯同时也杀害了自己安宁的睡眠,理查三世在此则从内心透露出自己在决战前夕的惊疑不安。杀人者终究被人杀,这才是理查三世这个暴君的最合适也最可耻的下场。

理查三世是垂死的封建主义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在莎士比亚时代汇合起来而产生的典型人物;莎士比亚在刻划这个人物形象时有意识地将发生在封建时代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问题、时代心理结合起来,集中地从他身上真实而典型地表现出来,因而这个艺术形象不仅包容下历代封建君王专横残暴的普遍特征,也反映了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冒险的面目和精神世界——理查三世不失为历史人物,又堪称时代的典型形象。


莎士比亚
经典名剧
理查三世
莎士比亚 著
方重 译

剧中人物

爱德华四世

爱德华　威尔士亲王，即位后称爱德华五世 }爱德华王之子

理查　约克公爵 }爱德华王之子

乔治　克莱伦斯公爵 }爱德华王之弟

理查　葛罗斯特公爵，即位后称理查三世 }爱德华王之弟

克莱伦斯一幼子

亨利　里士满伯爵，即位后称亨利七世

布希埃红衣主教　坎特伯雷大主教

托马斯·罗塞汉　约克大主教

约翰·毛顿　伊里主教

勃金汉公爵

诺福克公爵

萨立伯爵　诺福克之子

利佛斯伯爵　爱德华王后之弟

道塞特侯爵 }王后前夫之子

葛 雷 勋 爵 }王后前夫之子

牛津伯爵

海司丁斯勋爵

斯丹莱勋爵　又名德比伯爵

洛弗尔勋爵

托马斯·伏根爵士

理查·拉克立夫爵士

威廉·凯茨比爵士

詹姆士·提瑞尔爵士

詹姆士·勃伦特爵士

华特·赫伯特爵士

罗伯特·勃莱肯伯雷爵士　伦敦塔卫队长

威廉·勃兰顿爵士

克利斯朵夫·欧锡克爵士　牧师

另一牧师

伦敦市长

威尔特郡巡吏

特莱塞尔 }
勃 克 雷 } 安夫人之侍从

伊利莎伯　爱德华四世之后

玛格莱特　亨利六世之寡后

约克公爵夫人　爱德华四世、克莱伦斯与葛罗斯特之母

安夫人　亨利六世子爱德华之寡妻；后为葛罗斯特公爵之妻

玛格莱特·普兰塔琪纳特　克莱伦斯一幼女

公侯、从吏、录事、绅宦、市民、凶手、使者、幽灵、兵士及其他侍从等

地　点

英　国

第 一 幕

第一场 伦敦。街道

〔葛罗斯特上。

葛罗斯特 现在我们严冬般的宿怨已给这颗约克的红日照耀成为融融的夏景；那笼罩着我们王室的片片愁云全都埋进了海洋深处。现在我们的额前已经戴上胜利的花圈；我们已把战场上折损的枪矛高挂起来留作纪念；当初的尖厉的角鸣已变为欢庆之音；杀气腾腾的进军步伐一转而为轻歌妙舞。那面目狰狞的战神也不再横眉怒目；如今他不想再跨上征马去威吓敌人们战栗的心魄，却只顾在贵妇们的内室里伴随着春情逸荡的琵琶声轻盈地舞蹈。可是我呢，天生我一副畸形陋相，不适于调情弄爱，也无从对着含情的明镜去讨取宠幸；我比不上爱神的风采，怎能凭空在婀娜的仙姑面前昂首阔步；我既被卸除了一切匀称的身段模样，欺人的造物者又骗去了我的仪容，使得我残缺不全，不等我生长成形，便把我抛进这喘息的人间，加上我如此跛跛踬踬，满叫人看不入眼，甚至路旁的狗儿见我停下，也要狂吠几声；说实话，我在这软绵绵的歌舞升平的年代，却找不到半点赏心乐事以消磨岁月，无非背着阳光窥看自己的阴影，口中念念有词，埋怨我这废体残形。因此，我既无法由我的春心奔放，趁着韶光洋溢卖弄风情，就只好打定主意以歹徒自许，专事仇视眼前的闲情逸致了。我这里已设下圈套，搬弄些是非，用尽醉酒诳言、毁谤、梦呓，唆

使我三哥克莱伦斯和大哥皇上之间结下生死仇恨：为的是有人传说爱德华的继承人之中有个G字起头的要弑君篡位[①]，只消爱德华的率直天真比得上我的机敏阴毒，管叫他今天就把克莱伦斯囚进大牢。且埋藏起我的这番心念，克莱伦斯来了。

〔克莱伦斯、勃莱肯伯雷及卫士上。

葛罗斯特　三哥，您好，阁下身边带有武装守卫是何道理哪？

克莱伦斯　国王陛下，为了照顾我身子安全，指派了守卫，要送我进伦敦塔。

葛罗斯特　是什么缘由呢？

克莱伦斯　为了我名叫乔治。

葛罗斯特　呵哟！我的王公，这哪是你的过错呢；若是为了这个缘故，他就该定你教父的罪。呵，陛下他也许打算送你进塔去重新命名吧。当真为的什么，克莱伦斯，你能告诉我吗？

克莱伦斯　当然，理查，只要我知道；可是我实在弄不清；不过，据我所知，他听信了一些痴人说梦的预言；他从儿童识字本里拈出一个G字来，说什么巫人曾经告诉他这个G字会篡夺他的王位；而我的名字乔治恰是G字起头，于是他就一心认定我就是篡位的人。据说，竟是这一类的无稽之谈嗾使了皇上今天定下我的罪名。

葛罗斯特　对呀，正是如此，因为男子受了女人的统治：不是皇上把你关进伦敦塔的；原来是他的妻后，葛雷夫人，在旁指使他，造成了这个恐怖局面。难道不就是她和她的尊兄伍德维尔那位大人，彼此共谋，海司丁斯才被送进塔牢，直到今天才获释吗？我们都不很安全哪，克莱伦斯；都不很安全。

克莱伦斯　天哪，我看除了外戚们，谁的安全也没有保障了，除非是

① 克莱伦斯名乔治(George)，与葛罗斯特(Gloucester)均以G字起头。

那些在皇上和休亚夫人之间穿梭不停地星夜奔忙的传信人。你可曾听说海司丁斯为了重获自由，是如何向她卑躬屈节的吗？

葛罗斯特　硬把她当神明一样膜拜，低声诉苦，这位御前大臣才讨回了自由。告诉你吧，我看我们也只有这一条路；要想赢得圣恩，就得听她使唤，穿上她们下仆从的制服给她效劳。那窄心眼儿的老寡妇和休亚自己自从受到我们王兄的册封以来，已一跃而为朝廷的显要人物了。

勃莱肯伯雷　我请求两位王公宽恕；国王陛下有命，所有的人，不论职位高低，一概不准同你这位哥哥交谈。

葛罗斯特　当真；对不起，勃莱肯伯雷，我们的谈话你尽可任意倾听。我们没有讲犯上的话，老兄。我们说国王贤明，还说他那位高贵的王后年事已高，心地宽厚，并且美貌出众；我们说休亚夫人有一双俊秀的脚，樱桃小口，妩媚的眼，十分悦耳的声调；也还说到外戚们都封为权贵了。你怎么说，爵爷？你能否认这些事吗？

勃莱肯伯雷　关于这些，王爷，不干我任何事。

葛罗斯特　你同休亚夫人干过好事？我说，老兄，同她干好事，除一人而外，最好独守秘密。

勃莱肯伯雷　什么一个人，王爷？

葛罗斯特　她的夫君，坏蛋，你想出卖我吗？

勃莱肯伯雷　我请求阁下原谅；同时还求您莫再同这位王公交谈。

克莱伦斯　我们知道你职责在身，勃莱肯伯雷，我们一定从命。

葛罗斯特　我们原是王后的卑贱的奴仆，只好从命。三哥，再会吧，我就去见国王；不管什么事，只要你吩咐我去办，即使把那寡妇王后认做亲姊姊也可以，只消能为你换取自由。然而，这种兄弟阋于墙的奇耻大辱，你真不知道我心头是一种什么滋味呵。

克莱伦斯　我相信这个处境确是你我所难于接受的。

葛罗斯特　好吧，你的监禁决不会太久，我一定来救你，不然的话，我

就见不得人啦①。目前你还要忍耐才是。

克莱伦斯　我一定忍耐，再会。(与勃莱肯伯雷及卫士下。)

葛罗斯特　去吧，走上你那万劫不复的路吧，单纯的克莱伦斯！我是多么爱你，恨不得马上把你的灵魂送归天国，单看上天是否有意收下我这份礼物。这是谁来了？是才放出监牢的海司丁斯吧！

〔海司丁斯上。

海司丁斯　愿天赐您福分，好心肠的大人！

葛罗斯特　愿您也同得天福，御前大人！欢迎您重见天日。大臣，您是怎样熬过那狱中的日子的呀？

海司丁斯　忍耐，高贵的大人，狱中人还有什么办法？我不得不留着这条命，好向陷害我的人表示谢意。

葛罗斯特　不错，不错；克莱伦斯也是一样；原来你的仇人就是他的，他们压倒了你，也压倒了他。

海司丁斯　可叹鹫鹰禁闭了起来，而鸢鹗之类反可以悠然自得。

葛罗斯特　外边有什么消息吗？

海司丁斯　外边的任何消息都没有里边的凶恶；国王病重、虚弱、忧闷寡欢，御医们很为他焦急。

葛罗斯特　圣保罗在上，这个消息的确不妙。呵，他早就饮食不正常，过分地亏损了他的身体，叫人想起就要感伤不已。那么，他是睡倒在床上了吗？

海司丁斯　是的。

葛罗斯特　请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海司丁斯下)我希望他活不了；然而他也决不可马上就死，且等乔治兼程归了天再说。我要进宫去，去加深他对克莱伦斯的仇恨，毁谤不够，再添些雄辞力

---

① 原文双关语(orelselieforyou)，这里勉从双关隐意译出；撒谎(lie)与坐牢(lie)同样"见不得人"。

辩；只要我心底的计谋得逞，克莱伦斯别想再多活一天：这件事办妥了，上帝就好照顾爱德华王，那时这世界便由我来独自纵横了！那样，我好娶过华列克的幼女①。我虽杀了她的丈夫和父亲，这有何相干，要补偿这娘儿的损失莫过于由我来当她的夫君兼父亲：这才是我的主意；倒不是为了什么爱，为的却是另一桩私地里的打算，只有娶到了她才能如愿。可是这些话我其实说得太早一点：克莱伦斯还在人世；爱德华还占着宝座；病而未死：且等他们都去了再打我的算盘不迟。（下。）

第二场　同前。另一街道

〔役吏们簇拥亨利六世棺具上，安夫人送殡致哀。

安　放下来，放下你们的光荣负担，假如棺木中也能包藏光荣的话，我好趁此为善良的兰开斯特的夭亡而一尽哀仪。可怜的主君呀，你的圣体已经冰凉！呀，兰开斯特王室的余灰残烬！你这副皇族血统的枯骨，滴血都已流尽！愿国法容许我呼唤你的精灵，请听我可怜的安为你哀号，我就是你遇了害的儿子爱德华的妻子，同一只毒手杀害了你父子二人！看哪，你身上的伤口破裂，英灵从这些裂缝中穿出，我一个弱女的热泪填敷不了你的满身创痛。呵！可诅咒的刽子手呀，是他戳开了你这些伤孔！可诅咒的狼心狗肺呀，是他干出了如此狠心的事！可诅咒的毒血儿呀，是他放干了你的圣血！愿这个万恶的祸首不得善终，他害死了你，带给我们无穷的灾难！愿他所遭受的毁灭比那些蛇、虺、蛛、蟾，或世上任何爬行毒虫所应得的结果更加残酷！愿他所生下的孩子是个流产怪物，不让它足月便仓促下地！愿他生就一副丑陋反常的狰狞面目，使那期待着的母亲一见就心生恐惧！愿这个

① 即安夫人。

人妖继承他自己的逆运！愿他所娶的妻房也因夫亡而受苦，比我因我夫和你两人的遇难所受的苦还要多！好吧，现在请你们将这神圣的负担从圣保罗教堂送往丘邨安葬吧；可是你们如果很累，也不妨多作休息，好让我向故君亨利尽哀。（役吏们重抬棺具前进。）

〔葛罗斯特上。

葛罗斯特　停一下，你们抬棺具的人，放下来。

安　是哪个魔术家唤出这个恶鬼来阻挡人间忠爱的大事呀？

葛罗斯特　混账的家伙，放下那棺具来；否则，凭圣保罗在此，你休想活命。

役吏　大人，请退后一步，让棺柩通过。

葛罗斯特　无礼的狗东西！我发号令，你就得站住。你若举起戈戟高过我的胸膛，让圣保罗作证，我要把你踢倒脚下，踩上你的身子，奴才，你好大胆。（役吏放下棺具。）

安　怎么啦！你们发抖了？都害怕吗？呵，难怪，难怪，你们都是人，人的眼哪能经得起看魔鬼出现呢。滚开！你是地狱中的恶魔王，你的魔力至多不过残害了他的肉身，他的灵魂却不归你所有。快滚开去。

葛罗斯特　可爱的圣女，仁恕要紧，莫这样恶言恶语。

安　恶魔，上天不容，走开些，莫来寻麻烦；你已经把快乐世界变成了地狱，使人间充满了怒咒痛号的惨声。你如果愿意欣赏你残害忠良的劣迹，就请一看你自己屠刀杀人的这具模型。呵，看哪！大家来看故君亨利的创痕，看它们凝口又裂开了，鲜血又喷流了。你还有什么脸哪，你这个臭不可闻的残废，仅仅因为你站前一步，他那原已冷瘪的血管又鲜血奔流：是你的所作所为，反人性，反天意，引发了这股逆潮。呵，造物主呀！你创造了他的血，为他复仇；呵，大地呀！你吮吸了他的血，为他伸冤；若非天公以雷电击杀这个杀人犯，就让大地裂开，将他活生生吞进去，因为就是

他那只接受地狱指挥的魔手闯下了这场惨祸，而贤君的滴滴热血已被地面吞咽尽了！

葛罗斯特　夫人，你全不懂得仁恕之道，讲仁恕就要以善报恶，以德报怨。

安　坏蛋，你既不懂天理，也不顾人情！任何一只猛兽也还有点恻隐之心。

葛罗斯特　我却完全没有，所以不是一只兽。

安　呵！妙呀，魔鬼也会说句真话。

葛罗斯特　更妙的是，天使也会这样发怒。圣洁无瑕的女界楷模，望你容许我从这些假设虚构的罪名中，来旁推侧引，以便洗雪我自身。

安　支离糜烂的男界毒疣，你该让我从这些彰明较著的败迹中，来旁推侧引，以便咒骂你这奴才。

葛罗斯特　你美色无限，真叫人夸也夸不完，还求你包容，给我充分时日来向你表白一番。

安　你丑恶万分，真叫人难以设想，凭你巧辩，也无从取信于人，除非你自缢身死。

葛罗斯特　我既如此无望，就只好自首请罪了。

安　你既不顾一切，玩忽人命，正该截断生路，以一死为报，才能赢得人们的饶恕。

葛罗斯特　姑且说我并未杀他们。

安　倒不如说他们没有被杀。可是他们确已死了，恶魔，凶手就是你。

葛罗斯特　我没有杀你的夫君。

安　那末他就还在人间罗。

葛罗斯特　不，他确已死去；是爱德华下的手。

安　这是从你那臭嘴里撒出来的谎言。玛格莱特王后亲眼看见你的利刃淋着他的血，杀气腾腾；你还拿起那凶器刺向她的胸膛，幸

亏你两个哥哥把那刀头拨开了。

葛罗斯特　那是她的毁谤激动了我，她硬把我哥哥们的罪名套上了我的头。

安　是你自己的豺狼之心激动了你，你屠杀成性，心中别无善念。你究竟杀了这位君王没有？

葛罗斯特　我向你认罪。

安　你这才向我供认了，刺蝟？好，我愿上帝应我所求，因你的罪孽而把你贬入地狱！呵！他是个何等温良而有德行的人呀。

葛罗斯特　天国收容了他，他正好为天帝效忠。

安　他已进天国，你却莫想进去。

葛罗斯特　他该感谢我，是我帮了他一手；因为他去天上比留在人间更加自在些。

安　可是你除了地狱就无处容身。

葛罗斯特　也还有个去处，只要你肯听我讲出来。

安　一个幽狱地牢。

葛罗斯特　你的闺房卧室。

安　不管你哪儿栖身，你休想安宁！

葛罗斯特　的确我不会安宁，夫人，除非我能一旦在你身旁栖憩。

安　天知道。

葛罗斯特　我知道。可是，温良的安夫人，为了停止这场唇舌的交锋，而改用一种比较缓和的方式，我请问，我们王室的亨利呀，爱德华呀，都一个个夭亡，那首先惹起这祸端的人难道就不该和那动刀下手的人一并论罪吗？

安　祸根就是你，而干出这样滔天罪行的也是你。

葛罗斯特　原是你的天姿国色惹起了这一切；你的姿色不断在我睡梦中萦绕，直叫我顾不得天下生灵，只是一心想在你的酥胸边

取得一刻温暖。

安　早知如此，我告诉你，凶犯，我一定亲手抓破我的红颜。

葛罗斯特　我怎能漠视美容香腮受到摧残；有我在身边就不会容许你加以毁损：正如太阳照耀大地，鼓舞世人，你的美色就是我的白昼和生命。

安　让黑夜掩盖你的白昼，死亡吞没你的生命！

葛罗斯特　莫诅咒你自身，你正是白昼，又是生命，可人儿。

安　但愿能这样，正好报你的仇。

葛罗斯特　要在爱你的人身上报仇，好一场离奇古怪的争执。

安　为了在杀害我夫君的人身上雪恨复仇，正是一番公允合理的争论。

葛罗斯特　夫人，那使你丧失夫君的人为的就是要帮你另配一个更好的夫君。

安　比他还好的人，世上已经找不到了。

葛罗斯特　这个人却在人间，他爱你更为深厚。

安　讲出他的姓名来。

葛罗斯特　普兰塔琪纳特①。

安　正是他。

葛罗斯特　和他同名，品质却在他之上。

安　这个人在哪儿？

葛罗斯特　在这儿。（她啐他）你为什么唾我？

安　对付你，我巴不得能喷出毒液来！

葛罗斯特　这样甜蜜的嘴里哪儿喷得出毒液。

安　哪儿还有比你更臭更烂的毒蛤蟆。我见不得你！你会使我双目

① 理查与爱德华（安前夫）均姓普兰塔琪纳特。

都遭殃。

葛罗斯特　甜蜜的夫人，是你的媚眼殃及了我的官能。

安　但愿我目光如蛇怪，好致你死命！

葛罗斯特　这样才好，好让我死得痛快；无奈你秋波一转竟害得我活不成，死不了。你那双迷魂的眼睛叫我一见，就不由得不泪珠盈盈，像孩童般顾不得人们的耻笑；我的眼里何曾流过什么真情的泪；当黑脸的克列福挥动长刀指向弱小的鲁特兰，逼得他哀号悲鸣，这时间我父约克和哥哥爱德华都忍不住哭泣起来，而我却没有流泪；再说，当你那英勇的父亲像一个孩童般追述着我父亲如何惨遭杀害，他曾多次泣不成声，闻者都不禁泪流满颊，好比树身淋着雨水一样；在那个悲哀的时日，我还是虎视眈眈，不屑抛出一滴弱泪；当年那些伤心事都打不动我的心，可是，今天我却为你的美色热泪盈眶。我从不向友人求情，向敌人讨饶；我的舌头学不会一句甜蜜话；可是今天却是你的红颜为我付出了讼费，逼得我压住傲气而向你苦苦申诉。（她向他横眉怒目，表示轻蔑）何必那样噘起轻慢的朱唇呢，夫人，天生你可亲吻的香腮，不是给你做侮蔑之用的。如果你还是满心仇恨，不肯留情，那末我这里有一把尖刀借给你；单看你是否想把它藏进我这赤诚的胸膛，解脱我这向你膜拜的心魂，我现在敞开来由你狠狠地一戳，我双膝跪地恳求你恩赐，了结我这条生命。（打开胸膛；她持刀欲砍）快呀，别住手；是我杀了亨利王；也还是你的美貌引起我来。莫停住，快下手；也是我刺死了年轻的爱德华；又还是你的天姿鼓舞了我。（她又作砍势，但立即松手，刀落地）拾起那把刀来，不然就搀我起来。

安　站起来，假殷勤。我虽巴不得你死，倒不想做你的刽子手。

葛罗斯特　那末吩咐我自杀，我一定照办。

安　我已经讲过了。

葛罗斯特　那是你在盛怒之下说的；再说一遍，只消你金口一开，我

这只手，为了爱你曾经杀过你的旧欢，现在还是为了爱你，可以再杀一个爱得你更加真切的情郎。这样，新欢旧爱先后被杀，而你却都是从犯。

安　我倒很想看看你这颗心。

葛罗斯特　我的心就挂在我的嘴唇边。

安　我怕你竟是心口全非。

葛罗斯特　那世上就没有一个真心人了。

安　好啦，好啦，把你的刀收起来。

葛罗斯特　那末就算是和解了。

安　这还得等着瞧。

葛罗斯特　但是我可否就在希望中求生呢？

安　人人都靠希望生存，我想。

葛罗斯特　答应我戴上这只戒指。

安　受礼并非受聘。（戴上戒指。）

葛罗斯特　看，这戒指不大不小，恰巧戴上你的手指，正像你的胸腔紧紧围住我这颗可怜的心一样，戒指和心都归你有，都拿去使用吧。你如果还肯答应你的忠仆一件事的话，那就是你最后肯定了我一生的幸福了。

安　什么事？

葛罗斯特　愿你允许我来办理这场丧仪，我是个最应该致悼尽哀的人，你不妨立刻移驾到克洛斯比宫中；且等我去丘邨寺把这位高贵的君王安葬入土，虔心诚意在坟前洒下我忏悔的热泪，然后，我就赶紧来向你致候。这里有各种说不清的原因，但愿你能应允我这个请求。

安　我很愿意；我能看见你这样深悔前非，心里也十分喜悦。特莱塞尔和勃克雷，你两人跟我同走吧。

葛罗斯特　向我道别一声哪。

安　未免有些过分；不过你既教了我如何待你和善，不妨就假想我已道别过了。（同特莱塞尔及勃克雷下。）

葛罗斯特　各位弟兄们，抬起棺具来吧。

役吏　去丘邨吗，尊贵的大人？

葛罗斯特　不，去僧院；先去等着我来。（除葛罗斯特外均下）哪有一个女子是这样让人求爱的？哪有一个女子是这样求到手的？我要娶了她；可是也不要长期留下她来。什么！我这个杀死了她丈夫和她父王的人，要在她极度悲愤之余娶过她来；她的咒骂还在嘴边，眼眶里还含着泪，她那心头之恨还有这斑斑血痕做实证；上帝、她的良心和我的这些缺陷都在控诉我，叫我简直站不住脚跟，而我呢，只凭包藏的祸心和满面的春风，仍要把她弄到手，哪怕她那边千岩万壑，而我却空无所有！哈！难道她已经把那位勇敢的王子抛到脑后去了吗？仅仅三个月之前在图克斯伯雷，是我一怒而杀了她的夫君爱德华。广阔的天地间再也找不出一个比他更为和善可亲的人，繁茂的自然界培育了他那样的一个人才，年轻、无畏、聪明，并且确实高贵无比，而我竟折损了这位好王子的青春，使她早年丧偶，独守空房，难道她就此降低眼界看中了我吗？我的所有禀赋怎抵得上半个爱德华呢？我这样一拐一瘸，这样残缺其形？我的公爵爵位又哪儿值得半分一毫，显然我在这一向一直把自己看错了。天知道，她却是另眼相看，把我抬得很高，虽然我还有些莫名其妙。我只有花费一笔钱，置一面衣镜，雇一批缝衣匠，收养他一二十个，让他们推究一下时装，为我打扮起来。我既碰上了好运，不妨就付出一些代价维持个场面。可是我还得去安葬这家伙，然后哭丧着脸去找我的爱。照耀着吧，太阳，等我买到了镜子，好让我在镜前端详我的影儿。（下。）

第三场　同前。宫中一室

〔伊利莎伯王后及利佛斯、葛雷上。

利佛斯　忍耐些，夫人，我们的王上不久一定会恢复他的健康的。

葛雷　您如果向坏处去想，反而会叫他病体恶化，所以千万看老天面上安下心来，讲几句高兴的话，安慰王上。

伊利莎伯王后　万一他归了天，我便如何是好？

利佛斯　至多就是丧失了这样一位君王。

伊利莎伯王后　正是丧失这样一位君王要带来一切灾难呢。

葛雷　天赐你一位好太子，国王亡故之后他就是你的慰藉。

伊利莎伯王后　呀，他还年轻；在他成年之前要受理查·葛罗斯特的保护，而他对我没有好感，对你们也同样没有好感。

利佛斯　他担任护国公是已经决定了吗？

伊利莎伯王后　已经议定了，还没有最后决定。一旦王上有故，这就是难免的了。

〔勃金汉及斯丹莱上。

葛雷　勃金汉和斯丹莱两位大人来了。

勃金汉　王后，愿您今天圣躬安好！

斯丹莱　愿上天使娘娘安乐如常！

伊利莎伯王后　我的好大人斯丹莱，我怕里士满伯爵夫人①，未见得会同意祝福我吧。可是，她虽则是你的夫人，斯丹莱，恐怕她对我并无好感，尽管如此，好大人，你放心，我倒不会因为见她高傲而怀恨于你的。

斯丹莱　我要求您不可轻信那班诬告捏造的人，他们居心叵测，无事

---

①　里士满伯爵夫人，为约翰·刚特之曾孙女，先嫁里士满伯爵生里士满(后为亨利七世)；后嫁德比伯爵斯丹莱。斯丹莱前妻所生长子即小乔治。

生非；万一他们言之有据，也还望您宽恕，我看她的缺点其实是刚愎自用，并非生性险毒。

伊利莎伯王后　你今天见到王上没有，斯丹莱大人？

斯丹莱　勃金汉公爵和我两人是才见过王上来的。

伊利莎伯王后　他的病体有康复的可能吗，两位大人？

勃金汉　王后，很有希望；陛下谈得很高兴。

伊利莎伯王后　愿上帝赐他健康！你们和他谈过话？

勃金汉　是的，王后：他表示愿意在葛罗斯特同您兄弟之间斡旋和解，也想消除他们同御前大臣之间的隔阂；并且已经召他们来觐见了。

伊利莎伯王后　但愿百事顺心！只怕办不到。我担心我们的福分已经到顶了。

〔葛罗斯特、海司丁斯及道塞特上。

葛罗斯特　他们很对我不起，我决不能容忍下去。是谁在王上面前抱怨叫苦，竟说我为人凶狠，对他们没有好感？圣保罗为证，谁在他耳朵边挑唆，无中生有，谁就是对王上不忠。只是为了我不会谄媚或假作殷勤，不会在人前装笑脸，或花言巧语骗人，或者学着法国人那样点头点脑，像猴儿般假装讲礼，于是把我当敌人看待，怀疑我心狠。丑人就该死吗？就一定存心害人吗？一副单纯的真实心肠就该受到凌辱，就该让狡猾欺诈的家伙占尽上风吗？

葛雷　我们都在此，您所指的是谁哪？

葛罗斯特　就指你，你毫无心肝，全不顾情面。我什么时候害了你的？什么事做得对你不起？或对你？对你？或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你们都该遭天谴！皇帝陛下——愿上帝庇佑他，不让你们的恶意得逞！——你们竟不让他一刻安息，偏要去烦他的心，厚着脸儿去向他诉苦诬告。

伊利莎伯王后　葛罗斯特贤弟，你想错了。王上自有他自己的圣意宏

旨，并没有谁请求过他，或从中挑拨；可能你内心的仇恨在不知不觉中见诸你的行动，在反对我的孩子、兄弟和我本人，因而他起意召见，以便亲自明了一下你那敌意的根由何在，好设法解除。

葛罗斯特　我说不出；反正世风日下，老鹰不敢栖息的地方，却有鸥鸫在掠夺。个个坏蛋都得意，多少正经人被降为奴才。

伊利莎伯王后　好了，好了，我们懂得你的用意所在了，葛罗斯特弟弟，你不乐意我们这些人晋升。愿上帝照看我们永远不需要依靠你！

葛罗斯特　可是，上帝倒让我们依靠着你们呢：我三哥是你们玩了手段而下狱的，我自己受辱，显贵被侮慢；而那些一文不值的家伙，反而不消两天工夫就一个个升官发财，蒸蒸日上了。

伊利莎伯王后　我本来乐天安命，自蒙圣恩提拔，赐我高位，我寝食难安，愿圣上作证，我从未挑唆陛下陷害克莱伦斯公爵，却总是真心诚意为他恳求。主公，你如此凭空捏造，恶意猜忌，实在是欺人太甚。

葛罗斯特　你甚至也可以否认最近海司丁斯大人入狱的事有你的一份。

利佛斯　她的确可以，大人；因为——

葛罗斯特　她的确可以，利佛斯大人！嘿，谁不知道？她可以做的，大人，的确还不只是否认这件事。她还可以协助你官运亨通，而一转眼又可以否认她伸过一只手，说什么全靠你自己才能过人。她哪件事不可以做？她的确可以——对了，的确她可以——

利佛斯　什么，的确她可以什么？

葛罗斯特　什么，的确她可以什么！可以嫁国王，一个未婚的青年，漂亮的小伙子。老实说，你的祖母还没有嫁得这样称心呢。

伊利莎伯王后　葛罗斯特公爵，我忍无可忍了，你这种冷嘲毒骂怎叫

我受得住；天哪，我一定要去禀告王上，我已经忍够了这类粗鲁的口吻。要我如此受嘲弄，听恶声，来换取一个王后的尊号，倒不如出身乡野，当个佣妇。我如今当这个英吉利王后实在很少滋味。

玛格莱特王后由台后上。

玛格莱特王后 （旁白）我祈求上帝把你那很少减为更少！你的荣誉、排场、宝座原来都是我的权分。

葛罗斯特 怎么！你要拿禀告国王来吓住我不成？去告他好了，莫留情；请看吧，我所讲过的话在国王面前我一定承担下来。我不怕关进伦敦塔。是讲话的时候了；我的劳绩差不多都已被人忘记了。

玛格莱特王后 （旁白）滚呵，魔鬼！我才记得清楚呢：你在伦敦塔里杀了我丈夫亨利，在图克斯伯雷你又杀了我儿子爱德华。

葛罗斯特 还在你丈夫和你两人称王道后以前，为了他的丰功伟绩我尽过汗马之劳，他的劲敌我为他铲除干净，他的友人我为他酬劳嘉奖；我流了自己的血去尊崇他的血。

玛格莱特王后 对了，还有比他和你更尊贵的血呢。

葛罗斯特 在那个时期你和你前夫葛雷却在为兰开斯特树党作乱；利佛斯你也在内。你前夫岂不是在玛格莱特战役中在圣奥尔本被杀的吗？你们如果健忘，就让我提醒你们，你们过去是怎样、如今又怎样；还有，我过去怎样，如今我又怎样：

玛格莱特王后 你一向是个杀人犯，如今还是一样。

葛罗斯特 可怜的克莱伦斯曾经背弃了他的丈人华列克，哦，还发了伪誓——愿耶稣宽恕他！——

玛格莱特王后 愿上帝惩罚他！

葛罗斯特 为了替爱德华争取王冠而战；可怜的王公，他所换得的酬偿乃是囚禁。愿上帝赐我一副爱德华那样的铁石心肠；否则就该

让他学我一样以慈悲为怀。我太稚气了,傻得不合时宜。

玛格莱特王后　你这个恶魔,你还是辞了人间,蒙着脸钻进地狱去吧,那儿才是你的老家。

利佛斯　葛罗斯特大人,当年世事动荡,我们无非追随一个合法的国王,认他为主君,您今天却指责我们为叛乱之人;其实您如果一旦做了君王,我们还该效忠于您哪。

葛罗斯特　如果我做了君王!我宁可做个小贩。我根本没有这个念头。

伊利莎伯王后　假如你当了我们的国王,大人,你也享受不了多少快乐,正像我今天当了王后,你该能设想我所享受的快乐就很有限。

玛格莱特王后　王后所享受的快乐确实有限;我就是一国之后,而我就找不到丝毫乐趣。我再也忍不住了。(走上前来)听我讲,你们这班嚣嚷不已的海盗们,你们洗劫了我,又相互争吵起来!你们哪一个见了我不吓得发抖呀?不是吗?在我当王后的时候,你们岂不是低首臣服的吗?而一旦我被废黜了,你们难道不是像叛徒一样在我面前惊惶失措吗?呀!你这个贵胄的败类,你休想躲避过去。

葛罗斯特　满脸皱纹的丑巫婆,你想在我面前干什么?

玛格莱特王后　无非把你所干的坏事重述一遍;等我讲完了才放你过去。

葛罗斯特　驱逐出境、违则处死的不就是你吗?

玛格莱特王后　有过这件事;不过流放的日子我受不了,倒不如居留而死。你欠下我一夫一子;还夺去我一个王国;你们都背叛了我。我今天的苦难应由你们承担,你们所篡夺去的荣华都应归我所有。

葛罗斯特　当初我高贵的先君对你赌过咒,因为你将纸冠戴上他英

勇的头额，你那满口恶言引出他滔滔的泪水；这时你递给他破布拭泪，而布上却浸透了俊秀的鲁特兰的无辜鲜血；我先君一时气愤难遏，发出诅咒，咒语降临你身；现在天公向你讨回血债，不能埋怨我们。

伊利莎伯王后　天心公正，无辜者的冤仇得到了伸雪。

海司丁斯　呵！杀死稚子真是罪大恶极的事，是一种闻所未闻、凶残无比的行为。

利佛斯　暴行的消息传来，暴君也不免要悲泣了。

道塞特　谁都能预料到恶人终归有恶报。

勃金汉　诺森伯兰伯爵目睹惨景也落了眼泪。

玛格莱特王后　嘿！在我未到之前，你们岂不都在狺狺地要拚个你死我活吗？现在却迁怒到我身上来了？难道约克的恶咒竟赢得了天听，因而亨利丧命，爱德华夭折，国祚中断，我自己衔哀出奔，这一切都为了那个无聊的乳臭小子吗？难道诅咒竟能穿破云层而通达天庭吗？果真如此，就让重云四散，听我连声恶咒吧！我诅咒你们的君王虽不死于疆场，也将因饮食无度而逝，为的是他杀了我王而称君道帝！我子爱德华过去是太子，你子爱德华今天被立为太子，我咒他同样夭亡，死于非命！你是王后，而我也一度是王后，看你荣华享尽，到最后，也和我一样同遭困厄！我咒你苟延残喘，为了儿女夭折而终日以泪洗面！今天我见你荣占我位，愿你来日也眼见旁人僭替你位！我咒你老死未临而安乐早逝；历尽你迟迟的辛酸岁月，到头来只落得你亡嗣亡夫亡江山！利佛斯与道塞特，还有海司丁斯，——当时我儿被刺，血染白刃，你们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我祈求上帝不让你们任何人得享天年，愿你们突遭凶变，断送生命。

葛罗斯特　可恶的老巫婆，停止你的妖言！

玛格莱特王后　放过你吗？站住，狗东西，听我说来。我愿凶灾降临

你身，但天上如果还积存更多的恶运，呀，我愿天公暂作保留，且等你一旦恶贯满盈，再大发神威，猛击你这个扰乱人世的祸首！愿你的一点天良像蠹虫般永远啮蚀着你的心魂！愿你此生将契友认作仇人，把奸贼当作亲人！让你那双杀人的眼睛终宵不得合拢，除非噩梦苦扰你的心神，这时刻所有地狱中的牛鬼蛇神全都出动，吓得你心惊胆裂！你是一条打了鬼印、流产下来的掘土猪！你在出胎时早已注定要永远做天地造化的贱役，地狱的产儿！你糟蹋了你生母沉重的胎腹！你是将你送入人间的生父的祸根！你这不要脸的败类、令人发指的——

葛罗斯特　玛格莱特！

玛格莱特王后　理查！

葛罗斯特　嗳！

玛格莱特王后　我没有叫你。

葛罗斯特　那就对不起了，我还以为你叫骂① 了半天，都是指的我呢。

玛格莱特王后　我指的就是你；可是你不要回嘴。呵！等我来结束这场咒骂吧。

葛罗斯特　我已代办了，就用“玛格莱特”做结尾。

伊利莎伯王后　这样说来，你却诅咒了你自己。

玛格莱特王后　可怜的画中王后，你不过是我幸运墙上所加的浮雕！毒蛛布网缚住你周身，你又何必在它腹鼓上洒糖粉？蠢东西，蠢才！你无非在磨亮的刀口上企图自尽。总有一天你还会希望我来帮你同咒这只口喷毒液的驼背蟾呢。

海司丁斯　乱嚼舌头的婆娘，莫再狂咒了，当心惹起我们的火，那就对你不起啦。

① 原文“叫”与“叫骂”是一双关语。

玛格莱特王后　无耻之徒！你们先就惹起我的火啦。

利佛斯　要我们和善相待，你就该懂得你的本分。

玛格莱特王后　要和善待我，你们应该各尽职守，以臣仆自居，而敬我以国后之礼。呵！和善相待，要懂得你们自己的本分才是。

道塞特　再莫和她争辩，她是个疯子。

玛格莱特王后　少开口！小侯爵，你很无礼。你那个新爵印才刚刚出炉，尚未流通呢。呵！愿你这个才出世的贵族子弟也体验到失位之苦而感受些忧伤！高处多劲风，干枝动摇，一旦折断，当心打得你粉身碎骨。

葛罗斯特　好一篇忠言，的确；记住，记住，侯爵。

道塞特　这不单指我而言，大人，也牵涉到你呢。

葛罗斯特　是的，更牵涉到我；不过我生来高贵，雄鹰之子筑巢于松柏之巅，与天风盘桓，太阳也受它奚落。

玛格莱特王后　阳光也会变得阴沉；唉！呀！请看我的儿子，他已进了死亡的幽谷；你的腾腾杀气已将他那四射的光辉永蔽在黑暗之中。你的鹰栖宿于我们的鹰巢中；呵，上帝呀！你见到了，切莫让他猖狂；用鲜血取得的胜利也该在鲜血中失去！

勃金汉　罢了，罢了！不讲仁恕，也该讲些体面罗。

玛格莱特王后　什么仁恕，什么体面，莫对我提这些。你们从未对我讲过仁恕，我的所有希望都被你们无耻地摧毁了。仁恕在我是横暴，生命是耻辱，而且至今我这团悲愤之火还在耻辱中焚烧呢！

勃金汉　算了，算了。

玛格莱特王后　呵，尊贵的勃金汉！让我亲你的手，以表示你我之间既协调，也亲善，我祝你和你的高贵的系族得福！你的衣衫上没有沾染我们的血迹，所以你就不包括在我诅咒之内。

勃金汉　这里谁都不在其内；诅咒一出诅咒者之口，便化为乌有了。

玛格莱特王后　我却深信咒语可以上达天庭，也能将天帝从安详的

睡眠中唤醒。呵，勃金汉！小心那个狗东西：要知道，摇尾的狗会咬人；咬了人，它的牙毒还会叫你痛极而死；莫同他来往，千万留意；罪恶、死亡和地狱都看中了他，地下的大小役吏都在供他使唤。

葛罗斯特　她说些什么，勃金汉大人？

勃金汉　不值得我倾听的谰言，我的好大人。

玛格莱特王后　什么，我好意进忠言，你竟鄙弃我吗？我警告你远离魔鬼，你反去奉承他吗？呵，有朝一日他会叫你忧伤心碎，你就要想起此时此地而感叹着说，可怜的玛格莱特真是个女界先知。你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他的眼中钉，你们也会恨他入骨，上帝还要恨你们大家！（下。）

海司丁斯　听她咒骂，真叫我毛骨悚然。

利佛斯　我也如此。我不懂为什么不把她看管起来。

葛罗斯特　我倒不怪她；有圣母为证，她确也受了不少冤屈，我懊悔当初对她犯下了一些过错。

伊利莎伯王后　据我所知，我却从未冒犯过她。

葛罗斯特　可是她受冤屈，而你们大家却坐享其成。我从前一副热肠，为人作嫁，而今落得个冷淡相遇。呀，克莱伦斯也是咎有应得；他虽尽过力，今天已被关进了养猪圈里了。上帝饶恕那些肇祸生端的人吧！

利佛斯　有人伤害了你，你反为他祈祷，这却是一条虔心从善的途径。

葛罗斯特　我一向如此，（旁白）因为我自己心中有数；我此刻如果咒骂起来，我就咒骂了自身。

凯茨比上。

凯茨比　王后娘娘，国王请您进去；也请您去，大人；还有你们各位公卿。

伊利莎伯王后　我来了，凯茨比。公卿们，都跟我来吧？

利佛斯　我们遵命。（除葛罗斯特外，均下。）

葛罗斯特　坏事是我干的，争吵也是我带的头。我策划了一些阴谋诡计又嫁祸于人，让他们去承受。克莱伦斯原是我送进暗牢的，但我又伤心流泪，哭丧着脸给呆子们观看；比如海司丁斯、斯丹莱、勃金汉等人；我告诉他们是王后和她的那伙人煽动国王来对付我的三哥的。现在他们都深信不疑；还鼓励我向利佛斯、伏根、葛雷报仇；我就故意感叹起来，还引据经文，叫他们多多领会神意，要以善报恶：我就这样从《圣经》中偷出些断章残句，来掩饰我的赤裸裸的奸诈真相，外表上装做圣徒，暗中是无恶不作。

〔两凶手上。

葛罗斯特　可是且低声些！我雇下的刽子手来啦。好呀，我的刚勇坚定的弟兄们！你们现在就去干吗？

凶手甲　是的，我的大人；先来拿证件，才好进入他所在的地方。

葛罗斯特　想得周到；证件我准备好了，（递过证件）你们干完后就来克洛斯比宫。可是，弟兄们，你们下手必须敏捷，尤其要心如铁石，莫去听他申诉；克莱伦斯很能讲话，假如你们理睬他，可能被他打动了心。

凶手甲　不会，不会，我的大人，我们决不讲空话；话多就办不成事。千万放心，我们此去是用手不用嘴巴。

葛罗斯特　眼里要落石块，傻子才滴傻泪；我很看得上你俩；快去干起来；去，去，快去。

凶手甲　我们听命，高贵的王爷。（同下。）

第四场　同前。伦敦塔

〔克莱伦斯及勃莱肯伯雷上。

勃莱肯伯雷　您大人今天为什么如此愁容满面哪？

克莱伦斯　呵，我这一夜好难熬过，真不是味，恶梦做不完，奇形怪状都呈现在我眼前，我虽然是个笃信基督的人，我也不愿再度过这样一夜，那种阴森恐怖的景象确实难当，哪怕能换得无边欢乐的日子也是受不了的。

勃莱肯伯雷　您做的什么梦，大人，请讲给我听听。

克莱伦斯　我仿佛从塔中脱身出去，上了船正渡海要去勃艮第；我和我弟弟葛罗斯特同路，梦里我见他诱我上甲板散步。我俩向英国眺望，历数着约克和兰开斯特两王室彼此交战的艰难岁月，我们经受着无穷的灾厄。正当我两人在那令人晕眩的甲板上缓步徐行，似乎葛罗斯特一失足；我挽住他，他却一手打来，把我摔下海去，在那滚滚浪涛之中我反复浮沉。天哪，天哪！我好像深感淹没水中之苦；浪涛声在耳朵边响着，十分可怕！我眼睛里浮现出种种死亡的怪状！我仿佛看见千百条遇险的破船；上千的人被海鱼啮食着；海底散满了金块、大锚、成堆的珍珠、无价的宝石和难以计值的饰品。有的嵌进了死人的头颅；在原来安装眼珠的空洞里嵌着闪亮的珠宝，似乎在侮慢肉眼，不断地向那泥泞的海底传情，对着散在各处的枯骨嘲笑。

勃莱肯伯雷　你在死去的一刹那间，哪有闲工夫去观察海底的秘密呢？

克莱伦斯　我仿佛觉得有闲工夫；但我也多次想摆脱生命；可是浪潮不肯留情，堵塞了我的灵魂，不放它出去寻求那广阔、荒凉、无定的太空；我的灵魂被阻，摆脱不了这喘息的躯壳，使我全身似乎要崩裂，恨不得将灵魂吐入海中。

勃莱肯伯雷　你这样痛苦万分，竟未能苏醒吗？

克莱伦斯　没有，没有，我生命虽已告终，而梦境却延续着；呵！我的灵魂一时激荡起来，像风雨般不能安定。我仿佛渡过了阴阳界上

的黯流，那诗人们所歌唱的冷脸舟子把我带进了长夜漫漫的幽国。我这个新到的亡魂迎头便遇见了我的丈人，那位闻名世上的华列克；他高声嚷道，“这冥府里能有什么严刑峻法足以惩办这个叛逆无道的克莱伦斯哪?”说着，他就消失了；随后，飘过一个天使般的阴影，它的亮发上带着血迹；口中厉声叫着，“克莱伦斯来了，——虚伪、善变、背誓的克莱伦斯，他在图克斯伯雷战场上刺杀了我；——来抓住他！怨鬼们，抓他去上酷刑。”这时我仿佛觉得有成群的恶妖围住了我，在我耳边叫嚷，那惊人的尖厉声将我吓醒，我满身发颤，许久还以为自己仍旧身在幽国，这场梦在我脑中印下了难以磨灭的可怕痕迹。

勃莱肯伯雷　难怪您，大人，莫说您自己吓坏了；单是听您讲，我就很害怕啦。

克莱伦斯　呵，勃莱肯伯雷，我所干的那些事，为的是爱德华，而今天成为控诉我灵魂的实证；请看他却是如何酬谢我的。上帝呀！如果我真诚祈祷还不够使您息怒，而坚决要惩罚我的错误，那就至少只在我一人头上泄愤吧；呵，千万饶过我那无辜的妻子儿女。我恳求你，好狱官，不要离开我；我的心魂好生沉重，我很想睡一会儿。

勃莱肯伯雷　我陪伴您，大人，愿上帝赐您安眠！（克莱伦斯入睡。）

勃莱肯伯雷　忧思分割着时季，扰乱着安息，把夜间变为早晨，昼午变为黑夜。王公贵人无非把称号头衔当做尊荣，以浮面的声誉换取满心的苦恼；为了虚无缥缈的感受他们往往亲尝无限烦愁：原来在他们的尊号和一些贱名之间，只涌现着浮华虚荣，哪里找得出一条明白的分界线。

〔两凶手上。

凶手甲　嗨，有谁在这儿?

勃莱肯伯雷　你要干什么，伙计？你怎么来的？

凶手甲　来跟克莱伦斯谈话，是两只腿走来的。

勃莱肯伯雷　什么！这样简单？

凶手乙　先生，简单比噜苏好，——给他看我们的证件，不必多说。

（勃莱肯伯雷读证件。）

勃莱肯伯雷　证件上叫我把这位高贵的克莱伦斯公爵交你们处理；此中用意我不想多作推敲，因为用意归用意，莫连累了我。公爵睡在那边，钥匙在那儿。我去见国王；向他禀明我已经把我的职守移交给你们了。

凶手甲　去好了，先生，这样才叫做识相；再会。（勃莱肯伯雷下。）

凶手乙　嘿！我们就趁他睡着时候下刀吗？

凶手甲　不好；他醒过来会说我们做事没有胆量。

凶手乙　他醒过来！嗨，傻瓜，不到审判末日他再也醒不过来了。

凶手甲　嗨，那末他会说我们是趁他睡着时候下手的啦。

凶手乙　提起审判两个字，倒叫我有些心惊呢。

凶手甲　怎么！你害怕了？

凶手乙　手里拿的是证件，杀他倒不成问题；只是杀了他，灵魂就会万劫不复，什么证件也救不了我呀。

凶手甲　我满以为你是很坚定的哪。

凶手乙　让他活，我是坚定的。

凶手甲　我回到葛罗斯特公爵那儿去告诉他。

凶手乙　不，请你且等一下，我希望我这一丝丝软心肠儿就会转变的；一向是数不到二十，我这种心念就要把不住了。

凶手甲　你这一刻的感觉怎样？

凶手乙　我身子里还剩下一点儿良心的渣屑呢。

凶手甲　不要忘记事情干完了我们就可以领赏哪。

凶手乙　他妈的！他死成了；我把赏金给忘了。

凶手甲　现在你的良心又哪儿去了？

凶手乙　在葛罗斯特公爵的钱袋里。

凶手甲　可见在他打开钱袋来给我们赏金的时候，你那颗良心便飞走啦。

凶手乙　不相干；让它去；很少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留得住它的。

凶手甲　如果它又回来了，你怎么办呢？

凶手乙　我不再跟它打交道了；它叫人缩手缩脚，办不成事；偷不得，一偷，它就来指手划脚；赌不得咒，一赌咒，它就来阻挡你；不能和邻家妻子通奸，一动，它就识破了你；它是个脸会发红、躲躲闪闪的妖精，会钻进人家肚子里造反的家伙；它老是把你的路堵得严严的；有一次我偶尔拾来一袋金子，就是它硬叫我去归还原主的；谁收留了它就会弄得谁颠颠倒倒，一副穷酸相；谁都会把它当做一个倒楣蛋，赶出城去；凡是想生活得好一些的人，都努力使自己站起来，不去靠它过日子。

凶手甲　他妈的！它居然还躲进我的怀里来劝我莫杀公爵呢。

凶手乙　赶快把恶魔扣住在你心头，莫去听良心的话；它最能骗人上当，老是叫你长嘘短叹的。

凶手甲　嘿，我是铜筋铁骨；它别想来碰我。

凶手乙　真是好汉口气，不愧英雄本色。来，我们干起来吧？

凶手甲　用你的刀柄打他的头颅，再把他丢进隔壁房间的大酒桶里去。

凶手乙　呵，好办法！让他在酒里泡成一根软面条儿。

凶手甲　低声些！他醒了。

凶手乙　动手吧！

凶手甲　不，我们来同他谈谈。

克莱伦斯　你在哪儿呀，狱官？给我一杯酒喝。

凶手甲　就来，大人，有的是酒给你。

克莱伦斯　我的天哪，你是谁？

凶手甲　是一个人，同你一样

克莱伦斯　可是并不像我一样出身高贵。

凶手甲　你也不像我们一样浑身忠诚。

克莱伦斯　听你嗓子像雷鸣，看你样子很低微。

凶手甲　我此刻的嗓子是王上的，我的面貌却还是我自己的。

克莱伦斯　你的话讲得何其模糊，又何其险恶！你们的目光吓坏我啦，你们为什么脸色苍白？谁打发你们来的？来干什么？

两凶手　来……来……来——

克莱伦斯　来杀害我？

两凶手　呃……呃。

克莱伦斯　你们简直硬不起心肠来把一句话讲出口，也就硬不起心肠来对我下毒手。朋友们，我在哪儿得罪你们两位啦？

凶手甲　你没有得罪过我们，可是你得罪了王上。

克莱伦斯　我要和他言归于好。

凶手乙　不可能了，大人；还是准备死吧。

克莱伦斯　你们是从世人中间特别挑选出来杀害无辜之人的吗？我犯了什么罪？哪儿有控告我的证据？谁依法陪审了？交给那疾首蹙额的法官的是什么判决书？还是有谁正式宣布我这伤心的克莱伦斯是被判死罪了的？没有经过法律手续就拿死来吓唬我，这完全是违法乱纪的行为。基督流出他尊贵的血偿还了我们深重的罪孽，你们如果还希望基督挽救你们的灵魂，就休要来碰我，赶紧走开；你们这样干是要遭天罚的。

凶手甲　我们干这件事不过是执行命令罢了。

凶手乙　发出这命令的人就是我们的国王。

克莱伦斯　荒谬的子民呀！那崇高的万王之王早已在他的法典上训诫过：不可杀人！你们怎敢违背神旨而奉行一个凡夫的意图？当心；那手执惩仇大锤的是真神，谁犯了天条，谁的头上就要遭到袭击。

凶手乙　你发过假誓，也残杀过人，那神锤照样会打在你的头上；为了兰开斯特王室之争，你曾接受盟誓，参预战事。

凶手甲　你还像叛离神名的人一样，背弃盟誓，使用你叛逆的利刃，把国君的儿子破腹裂肠而死。

凶手乙　而他正是你所宣誓拥护的人。

凶手甲　你既将天条神律破坏无余，岂能反而借此来训斥我们？

克莱伦斯　呵！我干下这种恶劣的事是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爱德华，我自己的长兄，他不可能为这件事而派你们来杀我；他的罪同我一样深重。如果上帝要惩罚一个作恶的人，呵，你们也该懂得，他会光明正大地作到：神力无穷，用不着凡人从中插手；他决不采取曲折不法的行径来铲除那冒犯神意的人。

凶手甲　当英勇的普兰塔琪纳特初掌国政，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是谁叫你充当凶手将他杀死的呢？

克莱伦斯　我哥哥的手足之情、魔鬼和我的忿怒。

凶手甲　你哥哥的手足之情、我们的职责和你的败行促使我们此时来到此地动手杀你。

克莱伦斯　你们如果爱戴我哥哥，就不要仇视我；我是他的弟弟，我很敬爱他。你们如果为赏金而来行刺，就请回去找我弟弟葛罗斯特，他一定会为我重赏你们；爱德华给赏要我死，我弟弟给赏却要我生。

凶手乙　你受骗了，你的弟弟葛罗斯特恨死你了。

克莱伦斯　呀，不对！他是爱我的，而且待我很亲热，请你们去找他好了。

两凶手　对，我们是要去的。

克莱伦斯　去告诉他，当年我们的父王约克用他那胜利的手祝福我们三兄弟，他从心坎上叮咛我们千万要互敬互爱，哪里料到今天我们会阋墙起纷争；只要让葛罗斯特想到这一点，他准会落泪的。

凶手甲　对呀，眼里落石块；他倒是教过我们该怎样哭泣的呢。

克莱伦斯　呵！不要毁谤他，他是个好心人。

凶手甲　对；正像秋收天飞雪①那样。你想错了，就是他派我们来杀你的。

克莱伦斯　不可能；他和我在路上遇见还痛哭起来，把我抱在怀里，呜呜咽咽发着誓，说他一定尽力救出我去哩。

凶手甲　是啊，他正是要把你救出这个苦海送上天国去享乐呢。

凶手乙　求上帝饶恕吧，你已死定了，大人。

克莱伦斯　你的灵魂深处居然还有一点敬神的念头，能让你来劝我求取上帝的饶恕？同时你却又漠视你自己的灵魂，不求安宁，违抗着神意来杀害我？呵！弟兄们，想一想，那指派你们来谋我命的人也会因此而恨你们哩。

凶手乙　我们怎么办？

克莱伦斯　发发慈悲，救救你们的灵魂。

凶手甲　发发慈悲！那是懦夫和妇女的事。

克莱伦斯　没有慈悲之心的是禽兽，是野人，是魔鬼。假如你们像我一样是皇家之子，囚禁在狱中，假如有两个凶手像你们这样来了，设身处地，你们岂不也要苦苦求饶吗？我的朋友，我看出你那脸上已流露出一点怜悯来了；呵，如果你这目光神色不是假心假意，走过我这边来，来为我求情，好比你处在我的困境里那样哀

① 《旧约》：《箴言》第二十六章中说："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

求吧。哪个乞丐不怜惜乞怜的王孙？

凶手乙　看你的身背后，大人。

凶手甲　（用刀刺他）就这一下，再一下。还不够就把你丢进里边酒桶去。（拖尸首下。）

凶手乙　杀人流血的事，就这样硬着心肠干出来了！我真想学一学彼拉多① 洗干净手，不让这种惨绝人寰的凶杀案连累上我。

〔凶手甲重上。

凶手甲　怎么啦！你为什么不帮我的忙？天哪，公爵应该知道你简直不肯卖力。

凶手乙　我宁愿他知道我救了他哥哥的命！你拿赏去，把我的话去告诉他；我懊悔杀了这位公爵。（下。）

凶手甲　我不懊悔；走你的吧，你反正是个懦夫。好，我来找个洞藏起这具尸首，等公爵下令埋葬时再说。领到了赏金就走我的路；恶事终究要传开的，我决不留在这儿来吃苦头。（下。）

---

① 彼拉多是犹太巡抚，众人解耶稣至他跟前，要求把耶稣钉十字架，彼拉多阻止无效，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参阅《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

第二幕

第一场　伦敦。宫中一室

〔爱德华王负病上，伊利莎伯王后、道塞特、利佛斯、海司丁斯、勃金汉、葛雷及余人等上。

爱德华王　呵，好了，今天我算做了一些事。各位贵爵，继续团结友好下去：我天天在等待我的救主赐送福音，把我从世间赎回去；我在世上既使亲友们和平相处了，我的灵魂就更可安宁归天。利佛斯与海司丁斯牵起手来；不要再心怀怨恨，立个誓相爱吧。

利佛斯　皇天在上，怨恨已经清出了我的心；我伸出这只手来保证我的真忱。

海司丁斯　愿我也得福，我同样真心起誓！

爱德华王　千万莫在你们的君王面前行诈；小心那万王之王诛伐你们，打乱你们的阴谋。

海司丁斯　愿我得昌达，我立誓精诚无欺！

利佛斯　我也一样，我真心敬爱海司丁斯！

爱德华王　夫人，你自己也不能例外，还有你，王子道塞特，还有你勃金汉；你们都曾互不相让，党同伐异。妻后，爱护海司丁斯，让他吻你的手；不管做什么，不可做假。

伊利莎伯王后　来，海司丁斯；我决不再记旧怨，我和我的亲人都愿得昌达！

爱德华王　道塞特，拥抱他；海司丁斯，敬爱侯爵。

道塞特　这番情谊的交流，我在此宣誓，我要保持到底。

海司丁斯　我也同样宣誓。（他们拥抱。）

爱德华王　现在，高贵的勃金汉，愿你也和王后的亲朋们拥抱，作为你和他们团结的保证，也好让我看着高兴。

勃金汉　（对王后）我勃金汉如果有时也仇视王后，或是不衷心拥戴你和你的亲朋，我愿受天罚，让我众叛亲离，恩爱反成冤仇！即便在我最需要一个十分可靠的朋友的时刻，我也宁愿他待我刻薄、诡诈、险恶！我若一旦对你或你的亲朋冷酷无情，愿上帝将这种种逆境加在我身上。

爱德华王　你这一誓愿，尊贵的勃金汉，对我这有病的身心确是一服良药。现在，只可惜葛罗斯特兄弟不在场，否则这番和好的局面就更圆满了。

勃金汉　凑巧得很，高贵的公爵来了。

〔葛罗斯特上。

葛罗斯特　我的国君和王后，祝你们今天好；各位贵爵，愿你们这一天快乐！

爱德华王　我们这一天的确很快乐。葛罗斯特，我们完成了许多好事；在这些怨愤满腹的公侯之间，干戈化成了玉帛，恨转为爱了。

葛罗斯特　我的至上的君王，这确是值得祝贺的功绩。在这许多公侯之中，如果有人误听谗言，或者猜测谬误，把我当作仇人看待；如果我在无意之中，或一时动怒，干下了任何令人难忍的事，我愿意和他消释嫌怨，言归于好。我最恨人与人之间造成不和；我愿人人爱我。首先，王后，我要求你我之间消除隔阂，我一定努力争取和好；对你也一样，我的贵亲勃金汉，如果你我曾心生嫌隙的话；你们也不例外，利佛斯和道塞特两位大人，虽然你们一度无

故对我怒目相视；还有你，伍德维尔、斯凯尔斯大人①，至于各位公爵伯爵，王侯贵族，你们也都在内。我想不起有哪一个英国人不是像今夜初生的婴孩一样，我心中竟会对他还存有丝毫芥蒂。感谢上帝，我能以谦恭待人。

伊利莎伯王后　从今以后永远记取这神圣的一天，我愿上天让人间裂痕全都补尽。我的主君，我还要请求陛下对皇弟克莱伦斯开恩。

葛罗斯特　怎么，王后，我一番真情却换来你在国王面前如此轻慢相待吗？谁不知道那位尊贵的公爵已经死了？（全场大惊失色）你这样拿他的遗体开玩笑太对不起人了。

爱德华王　谁不知道他已经死了！谁知道他死了？

伊利莎伯王后　老天有眼，这是个什么世界！

勃金汉　道塞特大人呀，个个脸都变白了，我脸上怎样？

道塞特　呵，好大人；在场的人谁不是魂不附体，面呈土色。

爱德华王　克莱伦斯死了吗？成命已经收回了的呀。

葛罗斯特　可怜他在你的原令一到便已服刑，那王命传来犹如神使天降；你的撤销令姗姗来迟，徒见他尸体已经僵硬，埋进了黄土。天哪，那班不够高贵、不够忠诚的人，他们怀着血腥的思想，说不上有什么骨肉之情，但愿这班人不致遭受克莱伦斯同样的恶运，且看他们逍遥法外，好生自在。

（斯丹莱上。）

斯丹莱　主君呀，臣已尽职，特来请赏！

爱德华王　请你莫噜苏，我心中十分愁烦。

斯丹莱　陛下不听，臣只得伏地不起。

爱德华王　那就赶快讲吧，讲出你的请求来。

---

① 伍德维尔和斯凯尔斯均为利佛斯的封号。

斯丹莱　诺福克公爵有一名侍者，在辞退之后，酗酒闹事，今天被我仆人杀死，因而特地来为我仆人请罪，求陛下开恩。

爱德华王　我怎能一嘴两舌，既判决我弟弟死刑，而又同时赦免你的仆人？我弟弟并未杀人，他仅仅是一念之差，竟而叫他遭受了杀身之祸。有谁为他请过命的？在我一时愤怒之余，有谁来跪请进谏过的？有谁提起过兄弟骨肉之情？有谁对我叙述过那伤心的人儿曾经抛弃了勇猛的华列克而为我作战？有谁对我谈起过，当牛津伯爵把我击倒在图克斯伯雷战场上，是他亲手救了我，还说道，“亲哥哥，你活下去，为一国之君”？有谁又说过，当我俩冻卧疆场，他脱下了战袍为我御寒；他不顾自己是单衣薄裤，却听凭那寒夜冷气麻木着他的手脚？可恨我这野兽般的一股怒气竟叫我把这么多恩情全给忘掉，灭绝了人性，而你们却无一人怀着善心来促动我思量。可是当你们手下的搬夫侍役，酗酒杀人，毁损了我们亲爱的救主所塑造的形象，你们反而急急忙忙来跪请恕罪，唠叨不休；而我还得不顾法理，一口允免；至于我兄弟冤死，谁都不来提醒半句，我自己更是毫无心肝，未曾稍加思考，呵，可怜的冤魂。你们中间最得意的人都曾经亏他提携，却未见一人肯为他请命。呵，上帝呀！我怕天道无私，你和我，或我们的亲朋，都不免要遭到灾厄了。来吧，海司丁斯，扶我进内室去。唉，伤心的克莱伦斯！（爱德华王、王后、海司丁斯、利佛斯、道塞特、葛雷均下。）

葛罗斯特　这就是卤莽为人的下场。你们看见没有？王后的朋党们良心有愧，听说克莱伦斯死了，他们都脸色发白了。呵！他们在国王耳边怂恿生事，不肯罢休；上帝会代人伸冤雪恨的。好吧，大人们；我们同去陪伴爱德华，且给他一些安慰。

勃金汉　我们听殿下的吩咐。（同下。）

第二场　同前。宫中一室

〔约克公爵夫人带领克莱伦斯一子一女上。

克莱伦斯之子　好祖母，我们的爸爸死了吗？

公爵夫人　没有，孩子。

克莱伦斯之女　你为什么扭着双手，捶着胸腔，口里喊着——“呵，克莱伦斯，我的不幸的儿子”？

克莱伦斯之子　我们的尊贵的爸爸如果未死，你为什么看着我们，摇着你的头，还把我俩叫做苦儿、孤儿、弃儿呢？

公爵夫人　伶俐可爱的孙儿女，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其实是悲叹国王有病，很怕失去他，与你们父亲的生死无关；人死了再去哀悼他也是枉然。

克莱伦斯之子　那么，祖母，你到底是说他死了呵。我们的伯父国王应该负责。上帝执法，有仇必报；我要日夜诚心祈祷，愿神不放过他去。

克莱伦斯之女　我也要这样做。

公爵夫人　莫乱说，孩子们，莫乱说！国王是很怜惜你们的。天真的孩子们，你们识浅无知，哪能猜得到是谁害死了你们的父亲呢。

克莱伦斯之子　祖母，我们知道的；我们的好叔叔葛罗斯特讲给我听过，是王后怂恿国王，捏造罪名，把父亲关进了牢狱。叔叔一面说一面哭泣，怜恤着我，亲切地吻我的脸；他叫我把他当做父亲信赖，他会把我像亲生儿子一样爱护的。

公爵夫人　呀！存心欺诈的人竟能如此假冒为善，简直是在假面具后暗藏着一副鬼脸。他是我生的儿子，唉，简直是我的耻辱，这套骗人的把戏难道也是我哺育出来的？

克莱伦斯之子　你认为叔叔是做假吗，祖母？

公爵夫人　呃，孩子。

克莱伦斯之子　我想不通。哟！这是什么声音？

〔伊利莎伯王后举动癫狂；利佛斯与道塞特随上。

伊利莎伯王后　呵！谁能阻挡我呼号哭泣，或叱骂命运，谁能不让我

苦磨我自身？我要同黑暗的绝望携手，攻打我的心灵，我要和我自己为敌。

公爵夫人　演出这场过度急躁的丑剧是何道理呀？

伊利莎伯王后　是要演一幕血泪交流的全武行，我的丈夫、你的儿子爱德华国王死了！树根枯槁了，枝条为何还要生长？树浆流干了，树叶为何还不枯萎？要继续活一天，不妨就哀号一天；不想再活了，就该马上死去，好让灵魂插翅赶上先君；换言之，让我们矢忠到底，追踪而去，在他的新王国里好永享安宁。

公爵夫人　呀！你有你高贵的夫君，我也沾着些名分，你有你的悲哀，原来也和我息息相关。我也曾为我死去的好夫君哀哭，此后就守伺着他的子嗣以延续我的生命；如今他那尊容的两幅遗影先后遭到了死亡的无情摧残，我晚年承欢只落得个欺人的魔影，它丢尽了我的丑，真叫我痛心。你现已夫亡守寡；可是还该尽你为母之责，你还有子女可以安慰你的心；我却不同，死亡不但从我手中劫去我的夫君，还从我衰老的身边夺走了我的两根手杖，克莱伦斯与爱德华。呵！我何其不幸——你的悲痛只抵得我的一半——我正该比你哭诉得更沉痛，呼号得更凄凉！

克莱伦斯之子　呵，伯母，你并不为我们的亡父哭泣，我们怎能陪你流泪呢？

克莱伦斯之女　我们丧父无人举哀；你因丧偶而悲悼，也就听不见陪哭之声。

伊利莎伯王后　我在哀悼之中不需要帮腔；我满腹的忧伤吐也吐不尽。让天下的源泉都借我的眼眶来喷泪吧，既有那引潮的月儿左右着我的生命，我将涌出无边的苦泪淹沉大地！呀！为了我的夫君，我亲爱的爱德华！

两孩　呀！为了我们亲爱的父亲克莱伦斯！

公爵夫人　伤心呀！为他们两个，两人同属于我，爱德华与克莱伦斯！

伊利莎伯王后　除了爱德华我还依靠谁呢？可是他已逝去。

两孩　除了克莱伦斯我们还依靠谁呢？可是他已逝去。

公爵夫人　除了他们两人我还依靠谁呢？可是他们都已逝去。

伊利莎伯王后　自古来没有一个寡妇身受过这样沉重的打击。

两孩　自古来没有哪个孤儿身受过这样沉重的打击。

公爵夫人　自古来没有一个母亲身受过这样沉重的打击。呵！我就是这许多悲哀的母亲，他们的悲哀各自分担，我却独自担承。她哭一个爱德华，我也哭他；我还哭一个克莱伦斯，她却不须哭他；这两个孩子哭一个克莱伦斯，我也哭他；我还哭一个爱德华，他们却不须哭他。呵！你们三人都把眼泪向我抛掷，我的悲哀有你们三倍之多；你们的悲哀原是我一人哺育而成，我只得号啕痛哭，让悲餍足悲哀。

道塞特　亲爱的母亲，安定下来，上帝见你不感天恩是十分恼怒的。在世俗的交往中，若有人慷慨借贷，而偿还时我们却百般拖沓，这就叫做忘恩负义；我们如果辜负了上天的恩赐，罪孽就更加深重，因为欠了上天的债是必须偿还的。

利佛斯　王后，作为一个慈爱的母亲，不可忘了你所生育成长的小太子；立刻去接他来，为他加上王冕；你的一切安慰都在他身上。把那穷途末路的悲哀一齐埋进爱德华的墓穴，要在活着的小爱德华的宝座上栽培你的欢乐。

葛罗斯特、勃金汉、斯丹莱、海司丁斯、拉克立夫及余人等上。

葛罗斯特　皇嫂，安定些，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该为这颗晨星的殒灭而悲哭；但这样哀悼无济于事。老夫人，我的母亲，我向你求恕；我不曾看见您王后。现在我陪个小心，跪请赐福。

公爵夫人　愿神降恩于你！也愿你存心温良，热情，宽厚，忠顺，真诚尽责。

葛罗斯特　阿门；（旁白）也让我享高年，福德俱增吧！这该是为母者的

祝辞中重心所在哪;我奇怪她竟按下这点未提呢。

勃金汉　各位王公,你们一个个愁眉不展,像乌云笼罩,心头压着共同的悲痛,此刻我请大家彼此关切,鼓起兴来;我们虽已耗损了先王的秋藏,却还该收割继嗣幼君的庄稼。你们曾经盛气逼人,撕破了脸,最近才把创伤裹缚起来,等待痊愈,必须小心守护才是。据我看,应该派出小队人马去鲁德罗将幼年亲王接来伦敦,准备加冕,立为我们的君王。

利佛斯　为什么派小队人马呢,勃金汉大人?

勃金汉　我的大人哪,纠集了大队人马,恐怕惹动旧根,嫩伤口又会崩裂;那样岂不弄得更不堪收拾,尤其在目前国祚未定,法纪未明;好比每一匹马都披着它自策的缰绳,势必东西奔驰,难以驾驭,依我看来,防患于未然很有必要,莫待祸端已生而惊扰起来。

葛罗斯特　我以为国王已使我们大家修好言和了;这盟约至少在我心中已扎下了根。

利佛斯　在我心中也是如此,我想大家也都一样;不过,既然根基还不稳固,就不能眼见有破裂的危险而妄作试探,人数太多了很可能惹出祸来。因此我赞同勃金汉的高见,还是派遣少数人员去迎接亲王为妥。

海司丁斯　我也同意。

葛罗斯特　那就这样办吧,我们且决定一下该由哪些人去鲁德罗接驾。王后和我的母亲,请你们也对这件事表示意见吧?(除勃金汉及葛罗斯特外,均下。)

勃金汉　我的大人,不论谁去接亲王,我俩千万不可落在人后;再有一点,我得略作安排,先把王后的那班目中无人的亲朋们和幼君拆开,好为你我最近所计议的行程开出一条路来。

葛罗斯特　我的化身,我的谘询大臣,我的神坛先知!我的好兄弟,我

就像一个孩童般听凭你指引。到鲁德罗去，我们决不落在人后。（同下。）

第三场　同前。街道

〔两市民上，相遇。

市民甲　今天好，街邻，你急急忙忙哪儿去？

市民乙　老实告诉你，我自己也有些闹不清；听见些什么消息？

市民甲　哎，听说国王死了。

市民乙　真是坏消息，天哪；好事倒不常有。我怕，我怕，天下要大乱了。

〔另一市民上。

市民丙　街邻们，百事如意！

市民甲　你今天好，老兄。

市民丙　好国王爱德华丧亡的消息可靠吗？

市民乙　哎，老兄，再可靠也没有了；上帝保佑！

市民丙　这一下，老兄们，瞧着吧，天下不会太平了。

市民甲　不，不；天保佑，幸而有个王子好继位呢。

市民丙　国家由一个孩子来治理就糟啦！

市民乙　一个君王在年幼时凭朝臣议政，开明的政治应该有所保证，等年龄大了，思虑成熟了，自然就会躬自掌政。

市民甲　当年亨利六世在巴黎加冕，他才出生九个月，那时的国事和今天的情况相同。

市民丙　是相同的情况吗？不对，不对，好朋友，天知道呵；那时人人额首称庆，认为国政昌明，朝议严正；国王左右拥有前辈忠臣，个个卫护着王权。

市民甲　可是，今天的王朝也是这样哪，父族母族的王公都有。

市民丙　如果他们都是父族就更好些，要不然就父族一个也没有倒也罢；且看彼此正在争权夺宠，如果上天再不照顾，恐怕我们大家都会遭殃呢。呵！葛罗斯特公爵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王后的兄弟、儿子也骄矜傲慢；只有他们一旦受人统治而不统治人了，这患难之邦才能转危为安。

市民甲　罢，罢，我们过虑了；情况终究要好转的。

市民丙　天空起了云，聪明人就要加衣服；树间落下黄叶，眼见冬令要到来；夕阳西沉，谁不知黑夜将至？狂风暴雨不合时季，人们预卜年成要歉收。一切还会好转，那除非上天有意这样安排，我们并无这多福分，至于我个人，也许想也不敢想呢。

市民乙　的确，人们内心里充满了恐惧；差不多没有一个人在言谈之间不是表示心情沉重、满心害怕的。

市民丙　在时代转变的前夕总是这样，人们的天赋心灵使得他们担心未来的危机；好比我们见到海水高涨就知道会有一场暴风雨一样。把一切都交给上帝吧。到哪儿去呀？

市民乙　对了，我们原是被召去听审的。

市民丙　我也是；我和你们同去。（同下。）

第四场　同前。宫中一室

〔约克大主教、小约克、伊利莎伯王后及约克公爵夫人上。

大主教　我听说他们是昨天在诺桑普敦过夜的；今晚他们在斯特拉福住下，明天或后天就可以到达这里了。

公爵夫人　我一心盼望能看到亲王。希望他比我上次看见时长得高大了。

伊利莎伯王后　我听说他没有长高多少；他们说我的小儿约克已经赶上了哥哥。

小约克　是的，母亲，但我不愿如此。

公爵夫人　怎么啦，我的小孙儿，长得高大多么好。

小约克　祖母，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吃着晚饭，利佛斯舅父谈到我比哥哥长得快："哈哈，"葛罗斯特叔叔就说道，"芸香娇滴滴，贱草处处生。"我听了就私下忖度，我不想长得快，因为香花迟迟发，野草日夜长。

公爵夫人　我的老天爷，他对你引用的这句成语，对他自己可并不适用哪；他幼时是个再讨厌不过的东西，成长得十分迟缓，拖拖沓沓，所以他这句话如果有道理，他今天就该器宇非凡哪。

大主教　好太后，他无疑也可以算得一个吧。

公爵夫人　但愿如此；可是为母的怎能放心。

小约克　对了，当真的，我假如早想到的话，当时我倒可以同叔叔开个玩笑，把他的成长说得更切题一些。

公爵夫人　怎么说，我的小约克？你且说给我听听。

小约克　哈，据说我叔叔长得好快，才生下两小时他就能啃嚼面包壳；我却两周岁才长出一颗牙呢。祖母，这岂不是一件笑死人的趣闻吗？

公爵夫人　我倒问你，好孩子，是谁告诉你的？

小约克　祖母，是他的奶妈。

公爵夫人　他的奶妈！她死的时候你还没有出世呢。

小约克　不是她，我就说不上是谁了。

伊利莎伯王后　多嘴的孩子：嗨，你也太机灵了。

大主教　好夫人，莫同孩子认真。

伊利莎伯王后　水罐也有两只耳朵，何况小孩子呢。

〔使者上。

大主教　来了一个使者。有什么消息？

使者　我的大人，这消息说出来我也很难过。

伊利莎伯王后　亲王怎样？

使者　很好，王后，很健康。

公爵夫人　你的消息是什么？

使者　利佛斯和葛雷两位大人被押到邦弗雷特去了，还有托马斯·伏根爵士也一起下狱了。

公爵夫人　是谁把他们下狱的？

使者　两位大公爵，葛罗斯特和勃金汉。

大主教　什么罪状？

使者　我所能了解的我都讲出来了；至于这些贵爵们所犯何法，为什么下狱，我全不知道，我的好大人。

伊利莎伯王后　我的天哪！眼见我的一家人就此毁了！猛虎已经抓住了驯鹿，蛮横无道的暴政开始在蹂躏软弱无能的皇家宝座；来吧，毁灭、死亡和凶残的屠杀！摆在眼前的就是一幅荒凉的残局。

公爵夫人　多少可诅咒的动荡的岁月都打我眼底喧嚷着过去了！我的夫君为了争取王冠而丧命，我的儿辈时起时落不得安顿，他们得意我欢乐，失意我啼哭。萧墙风云曾被吹散，王位得以安定，可是战胜者却又你争我夺，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灭天理，绝人性，疯狂的暴行，呵，那弥天的怨氛应可罢休了；否则我宁愿一死，也不要再见到死亡。

伊利莎伯王后　来，来，我的孩子；我们去圣堂躲难。老夫人，再会了。

公爵夫人　等一下，我要和你们同去。

伊利莎伯王后　你没有必要。

大主教　（对王后）我的好王后，去吧；把你的珍品用物一齐带去。在我这方面，我将交出国玺由你保管，王后；按目前的处境我只有尽力这样照料你和你的一切了！来，我领你们进圣堂去。（同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伦敦。街道

〔奏乐。威尔士亲王、葛罗斯特、勃金汉、凯茨比、布希埃红衣主教及余人等上。

勃金汉　欢迎，好亲王，欢迎你到达了伦敦，你的都城。

葛罗斯特　欢迎，亲爱的侄儿，我心目中的主君；旅途劳顿使你精神困乏了。

亲王　没有，叔叔；我们在途中的周折却叫人感到有些厌倦和烦闷，我以为还有长辈来接我呢。

葛罗斯特　好亲王，你年事还轻，阅世比较浅，没有看明白人心的险诈。人的本质和他的表面言行你还不能辨别；真可以说，上帝知道，表里一致的人是绝无仅有的。你所想见的长辈都是居心险恶的；殿下受了他们甜言蜜语的迷惑，一点没有注意到他们那颗毒辣的心。愿神保佑你，不让你靠近这班虚伪的亲朋！

亲王　神保佑我，不让我靠近他们！可是他们并非虚伪的人哪。

葛罗斯特　亲王殿下，伦敦市长来向你请安啦。

〔伦敦市长及随从人员上。

市长　上帝祝福你健康安乐！

亲王　谢谢你，我的好大人；谢谢你们大家。我以为我母亲和弟弟约克早就会在途中和我相会了。嗨！海司丁斯真像个蜗牛，他还没有来报告他们会不会就来。

〔海司丁斯上。

勃金汉　这位大人来得巧,他赶出汗来了。

亲王　欢迎,我的大人。怎么,我的母亲来不来?

海司丁斯　你的母后和弟弟约克竟投奔圣堂去了,为的什么只有天知道,我弄不懂;那年幼的王子还极想跟我来会见殿下的,可是他母亲却把他勉强留住了。

勃金汉　嗨!她这一举动是何等迂拙,何等无聊!主教大人,可否请你去走一趟,劝王后放约克公爵马上来和他长兄亲王见面?如果她不肯,海司丁斯大人,就请你也同去,把王子从她怀里抢出来。

红衣主教　我的勃金汉大人,如果我能凭三寸不烂之舌从他母亲身边赢回约克公爵,你马上就会在此见到他;但是她若固执己见,不听我好言劝说,那就难办了,天帝不容我们侵犯圣堂的尊严!无论怎样,我为了全国的福泽,决不敢犯下如此深重的罪孽。

勃金汉　你未免过分顽固了,我的大人,太拘泥礼节,墨守成规了;只要能依从今天的习俗,作全面的考虑,提拿他也不算犯圣堂的禁规。一个值得受圣堂保护或懂得请求保护意义的人,才能允许他享受这种权利。这位王子既无权请求,也不应该享受;因此,据我看,就不能得到什么保护。提走一个不属于圣堂的人,当然并未侵权,也未犯法。我虽常听说成年人躲进圣堂,但孩童也受到神护,我今天才第一次听到呢。

红衣主教　我的大人,这一次我听你的吩咐。来吧,海司丁斯大人,你和我同去吗?

海司丁斯　我去,我的大人。

亲王　两位好大人,请你们速去速来。(布希埃红衣主教与海司丁斯同下)且说,葛罗斯特叔叔,我弟弟来了,我们在哪里等候加冕呢?

葛罗斯特　殿下看哪儿最好就在哪儿。如果听我的意见,在几天之内尊驾不妨去伦敦塔中暂作休息;之后,由你再决定,只消是最宜

于你的健康和消遣的地方就行。

亲王　哪儿都好，我就不喜欢伦敦塔；我的大人，这塔堡是凯撒初建的吧？

勃金汉　我的好殿下，是由他开始建造的，后来一代一代继续改建。

亲王　他创建的事是载进史册的吗，还是世代口传下来的？

勃金汉　史册上是有记载的，我的好殿下。

亲王　不过，即使无案可查，我的大人，我想这事绩仍该流传下去，好让它代代相承，传之无穷，直到人类的审判末日为止。

葛罗斯特　(旁白)人们说，才华早发，断难长命。

亲王　你说什么，叔叔？

葛罗斯特　我说，史乘不载，声誉长存。(旁白)就这样，好比传统戏剧里那个名叫“孽障”的丑角一样，我也来个一词两用，故弄玄虚。

亲王　这位凯撒是个有名的人物；他的勇气丰富了他的聪明，聪明又为他的勇气栽下了根。死亡并不能征服这位征服者，他的生命虽已结束，可是声名不灭。我来告诉你一句话，我的阿舅勃金汉，——

勃金汉　什么话，我的好大人？

亲王　我如果长大成人，我要去法国夺回我们自古世袭的主权，否则我生为君王，就死为战士。

葛罗斯特　(旁白)开春过早，往往使夏令短促。

小约克、海司丁斯及布希埃红衣主教上。

勃金汉　呀，约克公爵已到，来得正好。

亲王　约克的理查！我亲爱的弟弟，一向好？

小约克　好，我的可敬畏的君王，我该这样称呼你了。

亲王　唉，弟弟，是我的，也是你的不幸；应该享有尊称的人竟匆匆辞别了人间，多少威望都跟他一同消逝了。

葛罗斯特　我的贤侄约克公爵无恙吧？

小约克　多谢你，好叔叔。呵，我的大人，你说过，闲草蔓生，长得很快；我的长兄亲王长得却比我高多了。

葛罗斯特　是的，我的殿下。

小约克　难道他就是闲草一根吗？

葛罗斯特　呵，我的好侄儿，我决不能这样说。

小约克　那末，他比我更应该多多向你道谢罗。

葛罗斯特　作为一个君王他可以命令我；而你也可以作为一个亲戚来驱使我。

小约克　我恳求你，叔叔，给我这把刀。

葛罗斯特　我这把刀吗，小侄儿？那没有问题。

亲王　见东西就伸手讨吗，弟弟？

小约克　向我的好叔叔讨，我知道他一定会给；不过是一个小玩具，不致于伤他的心。

葛罗斯特　再大的礼物我也会给我的侄儿。

小约克　再大的礼物！呵，那就是这把剑了。

葛罗斯特　呀，好侄儿，但愿它不会太重。

小约克　呵，我这才懂了，你只肯给轻礼；问你讨较重的礼你就会拒绝。

葛罗斯特　殿下佩上这东西会嫌沉重哪。

小约克　再重些我也会觉得轻微。

葛罗斯特　怎么！你当真要我的刀剑吗，小殿下？

小约克　我当真要，好让我按你的称呼答谢你。

葛罗斯特　怎么讲？

小约克　小就小谢。

亲王　我的约克公爵还是爱抬杠。叔父，你自然能宽容他的。

小约克　你是说，把我背起来，不是宽容我；叔叔，我哥哥把我俩都嘲笑到了。因为我长得小，像个猴儿一样，他认为你就该把我背在肩头上。

勃金汉　他好生善辩，如此锋利而敏捷！为了要缓和对他叔父的轻慢，他巧妙而恰当地把自己也嘲弄了一顿；年纪这样幼小，却已这样伶俐，真了不起。

葛罗斯特　我的殿下，就请动身吧？我自己和我的好兄弟勃金汉就去探视你母亲，去恳求她先到伦敦塔等候接驾。

小约克　什么！你要去伦敦塔吗，我的主君？

亲王　我的护国公大人决定这么办。

小约克　在伦敦塔里我不能安眠。

葛罗斯特　为什么，你怕什么？

小约克　呵哟，我的叔叔克莱伦斯的怨魂；祖母对我说，他就是在塔中被杀的。

亲王　我倒不怕死了的叔叔和舅舅。

葛罗斯特　我希望活的你也不会怕。

亲王　如果是活的，我巴不得不必怕他。好吧，我的大人；我心头沉重，一面想念着他们死者，一面走进伦敦塔。（奏号。除葛罗斯特、勃金汉及凯茨比外，均下。）

勃金汉　依你看，我的大人，这个口里叽叽哇哇的小约克，该不是受了他那狡诈母亲的煽动，才会对你如此无礼，如此任意嘲弄吧？

葛罗斯特　当然，当然。呵！好难对付的孩子；大胆，敏捷，灵巧，无顾忌，能干；他从头到脚就是他母亲的化身。

勃金汉　好，让他们安息去吧。凯茨比，你走过来；你发过誓要彻底完成我们的意图，也同样坚决地要严守我们的秘密。我们一路陈述的道理你也听见了，现在你看怎样？如果要威廉·海司丁斯大人来共襄盛举，把这位勋爵拥登这名邦的宝座，你想容易办到吗？

凯茨比　他为了先王之故，与亲王情谊深厚，因此决难叫他转过脸来反对他。

勃金汉　你看斯丹莱怎么样？他会怎样做？

凯茨比　他会同海司丁斯完全一致行动。

勃金汉　那么，请你就这样办；去，好凯茨比，你且从旁去观察一下海司丁斯的心意，试探他对我们这个意图有些什么想法；同时邀请他明天来伦敦塔参预加冕礼。如果你见他有可能转变过来，就鼓励他，把全部道理告诉他：假如他无动于衷，冷冰冰，固执，你也可以照样对待，不必多谈，只要把他的心意通知我们；因为我们明天想分庭议事，你要负起重任呢。

葛罗斯特　为我向威廉大人致意：告诉他，凯茨比，他那多年来结下的生仇死恨明天要看到分晓，邦弗雷特堡宅要染上鲜血，代我转告他大人在庆得喜讯之后，不妨亲热地多吻一下可爱的休亚夫人。

勃金汉　好凯茨比，去吧，去把这件事办妥。

凯茨比　两位好大人，我一定尽心去办。

葛罗斯特　凯茨比，在我们就寝之前能听见你的回音吗？

凯茨比　可以的，我的大人。

葛罗斯特　到克洛斯比宫来可以找到我们。（凯茨比下。）

勃金汉　万一，我的大人，我们发觉海司丁斯大人不肯和我们一起行事，那又怎么办？

葛罗斯特　砍掉他的头；一不做，二不休。等我当了国王，你就来请封海瑞福德伯爵的爵位，把那里我王兄原有的一切动产也都赏给你。

勃金汉　我会来向殿下请赏的罗。

葛罗斯特　放心，我一定会诚意封赏给你的。好了，是我们进晚餐的时间啦，饭后我们还要从长计议，拟出妥善办法来。（同下。）

第二场　同前。海司丁斯宅前

〔使者上。

使者　(敲门)大人！我的大人！

海司丁斯　(在内)谁在敲门？

使者　斯丹莱大人派来的人。

海司丁斯　(在内)几点钟了？

使者　正敲着四点钟。

海司丁斯上。

海司丁斯　漫漫长夜，斯丹莱大人难道不能安睡吗？

使者　似乎是如此，且听我说来就知道了。首先，他要向你大人致候。

海司丁斯　然后呢？

使者　然后，他要我向你大人说明，他夜来梦见一只野猪劫走了他的头盔。他还说，朝廷召开两个会议；在其中一个会上所决定的措施要叫你和他两人在另一个会上遭殃。因此他派我来问你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尽快的骑马投奔北方去，免得遭受他心中所揣测的无妄之灾。

海司丁斯　去，伙计，去回报你的主子；叫他不必担心那分头的会议。他大人和我参预一个会，在另一个会上有我的好友凯茨比；只消议到有关我俩的事我都会知道。告诉他，他的虚惊是没有根据的；至于他的梦，我奇怪他竟这样迂拙，睡眠不安，梦多欺人，怎能相信。野猪赶上来，我们如果在它前面奔跑，正好惹动野性，追赶得更紧，岂不反招致祸害？你去叫你主子一起身就来找我；我俩一同去伦敦塔，他自然会看见那野猪对我们很客气呢。

使者　我去了，大人，就去转呈你的高见。(下。)

〔凯茨比上。

凯茨比　愿我尊贵的大人朝朝健康安乐！

海司丁斯　你今早好，凯茨比；这一早你就起身转动了呀。什么消息？在我们国家如此动荡之中，你带来了什么消息哪？

凯茨比　的确这是个混沌的世界，我的大人；据我看这局面莫想拨正，除非理查戴上了国家的花冠。

海司丁斯　怎么！戴花冠！你说的是王冠吗？

凯茨比　是呀，我的好大人。

海司丁斯　我宁愿我这副头颅被砍掉，就是不愿看到那顶王冠戴错了头。可是你猜想他真的打着这个主意吗？

凯茨比　是呀，我以生命担保，他还希望你能积极参加他一起分享利润呢；因此他叫我带一个喜信给你，说你的旧仇，那些王后的亲戚，就在今天要死于邦弗雷特堡中。

海司丁斯　当真，听到这个消息我倒不必哀悼，因为他们始终与我为敌；然而要我对理查表示拥护，阻挡我主君的后人合法承嗣，上帝知道，我死也不会干。

凯茨比　愿上帝让你大人忠贞不渝！

海司丁斯　可是这班家伙唆使了我的主君对我心生嫌恶，今天居然还叫我亲眼见到他们的悲惨下场，在今后一年之内还会落得我好笑呢。凯茨比哪，单看我等不到半个月，还要乘其不备解决他几个呢。

凯茨比　我的好大人，叫人们事先一无准备就送了命，该是件丧德的事吧。

海司丁斯　呵，真可怕，真可怕！眼前已有利佛斯、伏根、葛雷，正走上这条路；此外，也还有些人要遭到同样的厄运，满以为他们和你我一样安全；哪知道你我却是理查和勃金汉两位贵公的亲信之人呢，这是你很清楚的罗。

凯茨比　两位贵公都很器重你的；（旁白）器重他的头颅，要挂上伦敦

桥。

海司丁斯 我知道他们是这样看待我的,我也可当之无愧了。

〔斯丹莱上。

海司丁斯 来呀,来呀;老兄,你那打猎的矛呢?你怕野猪却又不随身带矛哪?

斯丹莱 我的大人,早安;早安,凯茨比。你尽可多开些玩笑,但是,有十字架为证,我还是不爱听什么分头会议。

海司丁斯 我的大人,我同你一样珍惜生命;可是我要声明,我活到如今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生命可贵呢。你只要想,我如果不知道我们的处境稳妥,哪儿还能这样兴高采烈哪?

斯丹莱 在邦弗雷特的大人们,当他们骑马出伦敦的时候,岂不也是无忧无虑,稳若磐石,的确他们本无丝毫疑忌的必要;然而你该看到如何阴霾四起,多么快,一忽儿就翻了脸追杀起来,真叫我忐忑不安;我说,但愿上帝让我做一个无中生有的胆小鬼吧!呀,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去伦敦塔了吧?

海司丁斯 来吧,来吧,我跟你走。你知道吗,我的大人?今天你说的勋爵们要处斩了。

斯丹莱 若讲忠诚,他们就该好好保留着脑袋,免得让诬告他们的人头戴纱帽,洋洋得意起来。不讲这些了,我的大人,我们走吧。

〔一从吏上。

海司丁斯 请先走一步;我同这个好人讲几句话。(斯丹莱及凯茨比下)怎么啦,老弟!你近来生活得好吗?

从吏 有你大人照拂自然要好些。

海司丁斯 我告诉你,老弟,我近来倒不错,比上次你我在此相会的时候还好一点。上次我正是被押入狱,都是王后的党羽陷害我;可是今天哪——你听着莫泄漏出去——今天那些冤家要服死刑,而我的处境却大有改进了。

从吏　愿上帝照看你到底，赐你安乐！

海司丁斯　对呀，老弟；拿去，为我去痛饮一顿。（掷钱袋。）

从吏　上帝保佑你大人。（下。）

〔一牧师上。

牧师　真巧，我的大人；见到你我很高兴。

海司丁斯　谢谢你，好约翰先生，我衷心感谢。我前次听你讲经还没有给你酬劳；再到安息日我一定要补偿你。

〔勃金汉上。

勃金汉　怎么啦，御前大臣，你和一个牧师交谈吗？邦弗雷特的朋友们正需要一个牧师呢；大人，你目前还不用忏悔吧。

海司丁斯　的确，我刚才遇见这位牧师，心里也正想到你所说的这班朋友。怎么，你去伦敦塔吗？

勃金汉　是呀，我的大人；不过我不能多耽搁，在你离开那儿之前我就要回来的。

海司丁斯　很可能，因为我要在那儿进午餐的。

勃金汉　（旁白）也还要进晚餐呢，你还不知道吧。好，你要去了吗？

海司丁斯　敬听大人吩咐。（同下。）

第三场　邦弗雷特。城堡前

〔拉克立夫持戟上，押送利佛斯、葛雷、伏根赴刑场。

利佛斯　理查·拉克立夫爵士，请听我讲一句话：今天你将看见一个臣子，为了求真理、尽职守和忠君王而死。

葛雷　愿亲王得福，求上天保佑他摆脱你们这群野兽！你们简直是一堆罪该万死的吸血虫。

伏根　你们今天虽活着，可是由于干下了这件事，你们将哀号不已。

拉克立夫　快走；你们的生命之路已到了尽头。

利佛斯　邦弗雷特呀，邦弗雷特！你这座血腥的牢狱！贵爵王公的不祥之地，绝命之所！在你这充满罪恶的四壁之内，理查二世曾被乱刀砍死；现在，为了加深你这幽狱的恶名，我们又以无辜的血向你献祭。

葛雷　玛格莱特当时诅咒过海司丁斯和你我等人，因为我们眼见理查刺杀她的儿子，却站在一边，若无其事，此刻她的恶咒果然应验了。

利佛斯　当时她也诅咒了理查，也诅咒了勃金汉，也诅咒了海司丁斯。上帝呀！你现在接受了她对我们的诅咒，不可忘了还有他们；为了我姊姊和她那两位王子，亲爱的神，愿你就满足于我们的热血吧，反正你也知道，这场流血冤狱是无从避免的了。

拉克立夫　赶快；你们就刑的时分已经逼近了。

利佛斯　来，葛雷，来，伏根；我们拥抱一下，说声再会，等到天国重聚首。（同下。）

第四场　伦敦。伦敦塔

〔勃金汉、斯丹莱、海司丁斯、伊里主教、拉克立夫、洛弗尔等人围桌议事。会场官兵守卫。

海司丁斯　各位大人都在此，我们现在聚会要对加冕的事作出决定。凭上帝之名，请发言，哪一天举行典礼最好？

勃金汉　加冕盛典都准备好了吗？

斯丹莱　都齐备了；只等决定日期。

伊里　那么我认为明天就是个好日子。

勃金汉　关于这一点有谁知道护国公的高见如何？谁同这位尊贵的公爵过从最密哪？

伊里　我们看来，您阁下只消问一下，就能知道他的心意了。

勃金汉　我和他是彼此知面不知心；他不了解我的心和我不了解你们的心一样；我也不了解他，我的大人，等于你们不了解我一样。海司丁斯大人，你和他很接近。

海司丁斯　感谢他殿下，我知道他待我很厚；不过他对加冕这件事的打算我却没有问过，他也没有表示过有关这件事的意见。可是，你们各位高贵的大人不妨提出日期；我可以代替公爵发言，我敢说，他应该不会见怪。

〔葛罗斯特上。

伊里　真凑巧，公爵自己来了。

葛罗斯特　我的高贵的大人们，亲朋们，各位早安。我起身太迟了；不过，会议上原可决定的国家大事，我相信，并没有因为我迟到而给耽误吧。

勃金汉　国王加冕的事，我的大人，如果您没有应声而至，威廉·海司丁斯大人就会替您宣读了，那就是说，替您作了发言。

葛罗斯特　还有谁比海司丁斯大人更加大胆的；这位大人知我很深，爱我也很厚。我的伊里大人，我上次在贺尔堡看见您的花园里有很好的草莓，我要求您叫人去摘一些来给我。

伊里　好的，我就去拿来，我的大人，我十分愿意效劳。（下。）

葛罗斯特　勃金汉老弟，同你讲一句话。（两人走向一边）凯茨比探知了海司丁斯对我们这件事的心意，他这个急性子还非常激动，宁可脑袋落地，决不肯让他所尊崇的那位主君之子丧失英国的王位。

勃金汉　你离席出去；我和你一同走。（两人下。）

斯丹莱　我们还没有定下这欢庆的日期。我看，明天未免过早；如果能稍稍推后一些，我更好准备得妥善些。

伊里主教重上。

伊里　葛罗斯特公爵大人哪儿去了？我已经叫人去把草莓拿来了。

海司丁斯　今天早上他殿下很高兴，很和气；看他那样风趣地打着招呼，该是他心里有什么得意的事。我想世上再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喜怒都藏不住的了；只消看他的脸色你就知道他心中想些什么。

斯丹莱　你今天从他的脸色上又看出了哪些心思呢？

海司丁斯　呵，他同我们在座的人都是十分融洽的；否则，他早就要形之于色了。

〔葛罗斯特及勃金汉重上。

葛罗斯特　我请教各位，如果有人施展妖术，谋我的性命，还用恶魔的符咒，伤我肉身，这个人该当何罪？

海司丁斯　以我对殿下的深情厚谊，我的大人，我敢当着各位贵爵的面前判定这奸人有罪，不论他是谁；我说，大人，这种人是死有余辜的。

葛罗斯特　那就请你们亲眼证实他们的罪行。请看我的身子受了妖魔多大的灾害；我这只臂膀就像毁损了的幼树苗一样，全都枯萎了。这便是爱德华的妻，她这个妖妇和那淫欲成性的娼妓休亚，同施妖法，竟把我害成这副模样。

海司丁斯　假如她俩做下了这样的事，尊贵的大人——

葛罗斯特　假如！你为这该死的娼妇搪塞，你还来对我说什么“假如”、“假如”吗？叛徒，砍下他的头来！现在，我以圣保罗为誓，我不看到他的头颅落地决不进餐。洛弗尔和拉克立夫，负责去照办；其余赞助我的人，站起来，跟我走。（除海司丁斯、拉克立夫、洛弗尔外，均下。）

海司丁斯　伤心呀，英国的前途，伤心呀！我个人何足道哉；是我太愚蠢了，我早就该预料到的呵。斯丹莱梦见了野猪劫走他的头盔；是我轻慢行事，不屑逃生。今天我这匹披锦的骏马三次颠蹶，它望见伦敦塔就起惊，似乎它也不想把我载到屠宰场去。呵！此刻我需要那个和我交谈的牧师了；悔不该对从吏自鸣得意，说什么

我的仇人们今天要在邦弗雷特惨遭屠杀，而我还自以为安全，庆得恩宠。呀，玛格莱特，玛格莱特！现在你那番沉重的诅咒已落到我可怜的海司丁斯的头上了。

拉克立夫　快，赶快，公爵就要用餐了；做个简短的忏悔，他在等着看你的头呢。

海司丁斯　呵，我们渴求凡人给予片刻的宽限，却没有同样迫切地要求神恕！谁若信任人间的假仁假义，架起空中楼阁，谁就像醉酒的水手高攀船桅；只消一点头他就会翻身落海，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洛弗尔　快，赶快；叫唤又有何用呢。

海司丁斯　呵，血腥的理查！悲惨的英格兰！我向你预告，一个最恐怖的时代就要到来。好，带我去断头台，把我的头拿去给他；此刻对我嘻笑的人，在瞬息间自己也休想活得成。（同下。）

第五场　同前。伦敦塔上

〔葛罗斯特及勃金汉上，身穿破旧生锈的甲胄，看来很不入眼。

葛罗斯特　来，老弟，你能不能身子发抖，脸上变色，一句话没讲完就拦腰切断，从头讲起，又在中途打住，装出疯癫模样，惊惶失措？

勃金汉　嘿！我就会扮演老练的悲剧角色，讲着一句话，回头看看，四下窥视，战战兢兢，草木皆兵，而满腹狐疑；我也会装出假笑，又能运用各种鬼脸怪相；这两副脸谱都由我随意调配，以丰富我的技艺。可是！凯茨比走了吗？

葛罗斯特　是呀；看哪，他已带着市长来了。

〔市长及凯茨比上。

勃金汉　市长大人——

葛罗斯特　注意那边的吊桥！

勃金汉　听哪！鼓声。

葛罗斯特　凯茨比，伸出头去看看墙外。

勃金汉　市长大人，我们所以要请——

葛罗斯特　回头看，提防着；有敌人来了。

勃金汉　愿上帝和我们的无辜保佑我们！

〔洛弗尔及拉克立夫持海司丁斯首级上。

葛罗斯特　莫慌张，他们是自己人，是拉克立夫和洛弗尔。

洛弗尔　这就是那没出息的叛徒的头颅，这个海司丁斯是个心怀叵测的人。

葛罗斯特　这个人我一向喜爱，不能不为他一哭。我原以为在人世呼吸的信徒中他还算得一个道地的老实人；我把他当做我的一本手册，以记录我内心的沉思默想。哪知道他伪装仁义，粉饰着他的污点，因此，如果把他那件公开的败行除外，我所指的是，他与休亚的暖昧关系，他这一生竟是逍遥自在，一手遮掩了天下人的耳目。

勃金汉　的确，他真是世上唯一善于隐敝的叛徒了。谁能料到，甚至谁能相信——这个奸徒竟会在今天会议席上谋害我和这位善良的葛罗斯特大人，若不是福星高照，我们哪有活命来相告。

市长　他竟做出这样的事来吗？

葛罗斯特　哈！你想我们是土耳其人，或是异教徒吗？或者认为我们愿意不经法律手续就把这人犯任意处死？殊不知当时情势迫在眉睫，国家安危，个人的生死，都在此一举，我们让他服刑，其实是十分不得已的事。

市长　我现在恭祝你们福运好！他是死有应得；你们两位好大人处理得当，可以警诫其他叛徒。自从他和休亚纠缠不清以来，我就料到他再做不出好事了。

勃金汉　我们原想等您大人来看到他的终局，然后再处决他；无奈我

们的朋友们心地忠良，不敢延误，未得我们同意，就先执刑了。本来，我的大人，我们想您如能亲耳听见这叛徒的自白，看到他心惊胆寒地招认他叛逆的经过，供出他用心何在；那样的话，你岂不正好向市民们转达实情，也免得他们会产生误会，反而去为他哀悼起来。

市长　我的好大人，阁下的话就足够证实了，和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是一样的；两位尊贵的大人，请不用疑虑，我一定去把你们的公正处理向我们的市民们说明。

葛罗斯特　我们正是为此而情愿您大人来这一趟，免得人们吹毛求疵，凭空横加指责。

勃金汉　您虽未能按时赶来，可是现在已听见我们陈述了原有的打算，也就可以说明真相了；好吧，好市长大人，再会了。（市长下。）

葛罗斯特　去，去，跟上去，勃金汉老弟。市长急忙忙地走向市政厅去了；那里你好去看准适当时机，提及爱德华孩子们的出身并不清白；告诉他们爱德华如何冤杀过一个市民，仅仅因为这个市民的住宅前有冠冕为志，号称“冠冕之家”，而他在无意之中却说了一句愿儿子继承“冠冕”。此外，也提出爱德华如何荒淫无度，纵欲横行；以致城中婢仆妻女一个个岌岌自危，只消他淫眼一转，或邪念一动，便放荡无羁，而使百姓遭殃。呃，如果情况需要，您就这样把话转到我本人身上：告知他们，当这个贪欲无厌的爱德华还孕育在我母亲胎中的时候，我父王，那高贵的约克，正出征法国，按时日准确推算，这出生的孩子依理不可能是他亲生的后嗣；单就他的外貌上看也可以说明，他和我尊贵的父王毫不相似。不过关于这一点不妨轻轻带过；因为，我的大人，您知道我母亲还在世呢。

勃金汉　放心，我的大人，我一定去雄辩一番，好像是为我自己争取王冠金冕一样；我的大人，我就此告辞了。

葛罗斯特　如果您进行顺利，就把他们带到贝纳堡来；有几位德高望

重的神甫和学识渊博的主教要在那里和我作伴呢。

勃金汉　我去了；将近三四点钟的时候准备听到市政厅传出好消息来。（下。）

葛罗斯特　去，洛弗尔，赶紧去见萧神甫；（对凯茨比）你去见彭葛神甫；请他们两位在一小时内到贝纳堡来看我。（洛弗尔与凯茨比下）现在我要进去发出一些机密指示，把克莱伦斯的两个小东西交代了；然后传令禁止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与两王子有什么接触往来。（下。）

第六场　同前。街道

〔录事上。

录事　这就是海司丁斯好大人的判决书；这上面正楷大写，抄得煞是整洁，准备今天在圣保罗教堂宣读：且看这结尾部分衔接得何等紧凑。凯茨比昨晚才把稿子送来，我花了整整十一个小时抄完。拟原稿也用去同样长的时间；不过五小时之前海司丁斯还在人世，没有被控，没有被审，自由自在地满不受管束。这真是个妙不可言的世界！哪个笨汉看不出这么明显的诡计？可是谁又有偌大的胆子，敢说一个字，除非咬紧牙关，只推说不知？世道险阻；眼见这种败行，也只得装聋作哑，藏在心底，这样下去，还成什么世界？（下。）

第七场　同前。贝纳堡庭院

〔葛罗斯特及勃金汉由两侧上。

葛罗斯特　怎么样啦，怎么样啦！市民们怎样表示？

勃金汉　有我们救主的圣母在上，市民们都默不作声。

葛罗斯特　你提到爱德华的孩子们出身不明吗？

勃金汉　我讲了，也提到他同露西夫人①的关系，以及他派人去法国联姻的事；还讲到他贪色成性，市民的妻子都受到他的蹂躏；事无大小，他无不横行霸道；他在你父亲出征法国的时候出世，血统不正，他面貌也和老公爵满不相像；我还提出了你仪表非凡，心地光明，正同你父亲一模一样；我又向大家铺陈你在苏格兰的战绩，你在军中的纪律，平时的明智，你的宽厚、仁慈和谦逊；可以说，凡是能促成大业的方式我已经用尽了；并且第一点都是着重说明的；当我的讲话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便号召所有的爱国志士齐呼，"上帝保佑国王理查！"

葛罗斯特　他们欢呼没有？

勃金汉　没有，上帝助我，他们默不作声；却像闭口的石像，或喘息的木块一样，彼此呆看着，人人面呈土色；我见了这种光景不由得不申斥他们一顿；后来我转问市长，他们这样沉默无言是何道理？他回答说，人民不习惯于倾听宣讲，除非通过传达。于是我请他代我重述一遍；他却没有肯自己负责讲出一句话来，只顾说，"公爵这样说，公爵的用意是这样"。他说完之后，我自己的几个人在会议厅的一头抛起了帽子，大约有十人左右齐声喊道，"上帝保佑理查王！"这时间我抓紧这几个人呼喊的机会，说道，"感谢各位好市民和朋友们；大家这样异口同声，热情欢呼，说明了你们深明大义，爱护理查。"说着我便走出来了。

葛罗斯特　是些什么哑巴木头人！他们竟不发一言吗？市长和他的同伴们来不来呀？

勃金汉　市长就来。你装出有些顾虑的模样；除非他竭力恳求，不要理会他；要记住你拿一本祈祷书在手里，站在两个神甫中间，我的好大人；这样我好唱出一套赞美曲来。切莫轻易答应我们的请

① 伊利莎伯·露西为爱德华的情妇。

求；要学姑娘一般口口声声说“不”，然后半推半就接受下来。

葛罗斯特　我去；如果你能为他们请命，而我为自己推让，两人都做得高明，就不愁我们的大事不能成功。

勃金汉　去吧，躲上屋顶去！市长大人在敲门了。（葛罗斯特下。）

市长、绅宦们、市民们上。

勃金汉　欢迎，我的大人，我正在这里专诚求见；我怕公爵不肯和我们接谈呢。

凯茨比由堡内上。

勃金汉　呵，凯茨比！你主人对我的请求怎样说的？

凯茨比　我的尊贵的大人，他恳请阁下等明天或再迟一天来见他。他在里边和两位尊贵的神甫一起虔诚默祷；他不想为世俗事烦心渎神而废止礼拜。

勃金汉　好凯茨比，请你再去禀告贵爵爷，就说我自己和市长，还有各城镇的官长都在这里等候他殿下商讨国家大事，这是与人人的幸福有关的。

凯茨比　我马上去把你的本意转达给他。（下。）

勃金汉　呵，哈，我的大人，这位王公却不像爱德华！他并不在猥亵的榻间安息，却双膝跪地，虔心默拜；也不和左右朝臣一起荒度岁月，却追随着两位富有修养的神甫沉思默想；他并不贪食懒睡，无所用心，却专事祈祷，以丰富性灵。如果能有这位善德善行的王公负起国家重任，英国就万幸了；可是我担心我们很难说动他的心呢。

市长　如果他殿下拒绝的话，愿上帝保佑我们！

勃金汉　我怕他会固执不移。凯茨比回来了。

凯茨比重上。

勃金汉　呵，凯茨比，他殿下怎样说啦？

凯茨比　他感到奇怪，你们聚集了成队的市民要和他接谈，为的是什

么，他殿下事先未有准备；我的大人，他怕您对他不存善意。

勃金汉　我的尊贵的兄长竟对我生疑，说我来意不善，叫我心中很是难堪。有上天为证，我们此来是出于至诚；还请你再去一次，禀知殿下。（凯茨比下）圣洁虔诚的信徒在诵经礼拜的时候，春风满怀，心意坚贞；要想他转移思念委实很不容易。

葛罗斯特由楼台上，左右两主教相随。凯茨比又上。

市长　看哪，他殿下站在两位神甫之间呢！

勃金汉　这一对德高望重的支柱，扶持着虔诚在心的君王，免得他堕入虚荣；看呀，他手里还捧着一本祈祷书呢；这才是一个圣者的真实标志呵。满载盛誉的普兰塔琪纳特，至德的王公，愿您垂听我们的请求，我们打断了您的祈祷，妨碍了您的一片真忱，还请您宽恕。

葛罗斯特　我的大人，不用这样道歉；应该是我请您恕我无礼，我只顾诚心祈祷，为上帝争光荣，未能马上接待各位朋友，有负盛意。不过，这暂且不提，请问阁下有何指教？

勃金汉　我希望这正是一件顺天应人的事，也是这岛国上的无主良民所一心向往的事。

葛罗斯特　我很怕我犯了什么错误，全市人民看不入眼；因而您此刻来责难我，怪我做了错事还不自知。

勃金汉　您确实是如此，我的大人；望殿下接受我们的恳求，借以改正您的过错！

葛罗斯特　当然，否则我怎能在人间求生存呢？

勃金汉　那就请听我冒昧陈辞吧，您不该再三推辞，放弃至尊的宝座，那是您祖代相传的威权所在，是您福运降临，也是您世袭而来的名分，您奕奕皇室的世代光荣，岂能由您让给一支腐朽的系族；您在高枕无忧之中悠思遐想，而这块皇土正等待着大力扶持，为国家前途计，我们特来敦促您醒悟过来；如今纲常不

振，面目全非，皇朝正统，凭添枯枝残叶，无以生根，势必陷落深渊，从此湮没无闻。为了拯救这种颓运，我们衷心请求殿下亲自负起国家重任，掌握王权；不再为人作嫁，做一个护政者、家宰、代理人，或当一个卑贱的经手员；您应该维护血统，继承王业，本是您生来的权利，是您的领土，应归您自有。为此之故，我和市民们一起，还有您的虔诚热情的朋友们，都急切地催促着我来向殿下发出这正义呼声，求您垂听下情。

葛罗斯特　以我的地位或您的处境看来，我不知道该默然离去此地，还是该严斥您一番。如果我不予作答，您或许认为我是个守口如瓶的野心家，是我眼见您一厢情愿地把那辉煌的重担套上我的肩头，而我却默然承受下来了；如果我见您一片至诚，向我求告，我反而横加叱责，这岂不是我又杜绝了友辈的言路。因此，我该既不默然而去，也不严辞驳斥，却把我的心头思念向您作明确的答复。您的热诚值得我衷心感激；但是对我要求过分，我自愧无能，怕难孚众望。首先，即使一切障碍都能扫除，我面前这条登基的道路已经铺平，创业时机已经成熟，只等我继承正统，可是我志气还不够高昂，我德行菲薄，瑕疵多端，缺陷重大，我宁愿闭门思过，以免卷入洪流，好比一叶扁舟，岂敢驶进大海，一旦涌上浪巅，欲罢不能，那就只好在彩光烟雾之中窒息而死了。好在今天还不需要我，感谢上帝；如果讲到需要，我正该多下工夫，自助助人；王室系族留下了王室子嗣，经过日换星移，自可成长起来，来日坐镇朝廷，你我都会臣服而乐事新君。您所要委我的重任，我加在他身上，是天命所归，也是他权分所在；上帝不容我强夺他的王权！

勃金汉　我的大人，这确实说明您心地磊落；无奈从多方考虑，您所顾念的都是些不可捉摸的细节。您说爱德华是你大哥的儿子，我们也如此说，却不出自他的妻；早先他和露西夫人订过婚约，至今还有您在世的母亲可以作证，后来又由中间人去法国，向

法王的姨妹波娜求婚结盟。此后两人都遭冷落，于是一个多儿的寡母，色衰福浅，竟然乞怜求诉，她虽青春已逝，年已半老，君王却贪淫无度，眉目传情，好比鹰鸟高飞半空，忽而窜落，以致伤风败俗，寡妇重婚；因此一场漠视法纪的结合，传下了这个小爱德华，为了保持体面，称为太子。我本可深入揭露，但是为未亡人留些余地，我且话到口边暂留三分。所以，我的好大人，愿您亲自接过我们所呈献的至尊权位；即使不为我们和全国的幸福着想，也该把这祖传的尊贵血统继承下去，匡时拯世，恢复真正的纲纪。

市长　接受吧，好大人；您的市民在请求您了。

勃金汉　伟大的主君，莫拒绝这诚心的献礼。

凯茨比　呵！让他们欢庆吧，允许他们的合理请求吧！

葛罗斯特　唉！你们何必硬要把重担堆在我身上呢？我不配治理国家，不应称君王；务必请你们不要误会，我不能，也不愿，听从你们的要求。

勃金汉　如果您拒绝所请，一心为了爱护您的侄儿，不忍将他废黜；诚如我们在您日常与亲朋过往处世接物之中，知道您一向心地温厚，待人体贴入微，无奈此刻我们已顾不得您接受与否，反正不能由您侄儿在我国称为君王；我们只好拥立他人继承王位，那样，您的王室势必声名扫地，倾覆无闻：现在我们谨作此决定，并向您告辞。市民们，走吧，我们不再请求了。（勃金汉与市民们下。）

凯茨比　叫他们回来，好主君；接受他们的请求。你如果再不应允，全国都要遭殃了。

葛罗斯特　你们真要逼我负起这样烦心的重任吗？叫他们回来；我何尝是铁石心肠，虽然违拗我的心性，我岂能辜负盛情，顽固到底。（凯茨比下。）

勃金汉及众人重上。

葛罗斯特　勃金汉贤弟，各位父老，你们既不顾我是否愿意，坚持要把命运的重担压上我肩头，勉强我负起重任，从此我就不得不任劳负重，忍受下去；但是万一在你们迫使我登位之后，假若有人暗中攻讦，或破口辱骂，那么此事既由你们促成，一切诟污糟蹋都应与我无关；上帝知道，你们也可能见到，这是一件多么违反我心愿的事。

市长　上帝祝福您殿下！我们看见了真情，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葛罗斯特　你们宣扬出去必须根据事实。

勃金汉　现在我向您称君道贺：理查王万岁，英国的尊君万岁！

全体　阿门。

勃金汉　明天就请举行加冕礼吧？

葛罗斯特　您既已决意如此，就请您指定日期好了。

勃金汉　那就明天我们前来朝见：此刻我们满心喜悦，请告辞了。

葛罗斯特　（对两主教）来，我们还是去祈祷敬神。再见，贤弟；——再见，好友们。（同下。）

第 四 幕

第一场 伦敦。伦敦塔前

〔伊利莎伯王后，约克公爵夫人及道塞特由一边上；葛罗斯特公爵夫人安，手牵克莱伦斯幼女玛格莱特·普兰塔琪纳特由另一边上。

公爵夫人 是谁走过来了！原来是我的孙女普兰塔琪纳特，她的好婶娘牵着她呢！我的天呀，她也怀着一片真心，逛到伦敦塔来了，是想去探视两位小王子哪。媳妇，碰得巧呵。

安 上帝祝福两位夫人，愿您俩今天精神愉快！

伊利莎伯王后 愿你同样得福，好妹子！你哪儿去？

安 就是到伦敦塔；我猜想您两位也同样巴不得能看到两位好王子吧。

伊利莎伯王后 好妹子，谢谢；我们一同进去——

〔勃莱肯伯雷上。

伊利莎伯王后 正好，卫队长来得巧。官长，请允许我动问一句，亲王好吗？我的小儿约克好吗？

勃莱肯伯雷 很好，我敬爱的王后。对不起，原谅我不能让你进去探望他们：国王严令禁止出入。

伊利莎伯王后 国王！谁是国王？

勃莱肯伯雷 我说的是护国公大人。

伊利莎伯王后 愿天公庇佑，莫让他称王！他难道把我母子之情从中

割开吗？我是他们的母亲，谁能拦阻我？

公爵夫人 我是他们的祖母；我也要看他们。

安 我是他们的婶娘，而情同生母；带我去看他们。我可以代你承罪，也可以冒险为你担起这个职务。

勃莱肯伯雷 不，夫人，不行，我不能这样交卸责任；我立过誓，还请原谅。（下。）

〔斯丹莱上。

斯丹莱 如果我在一小时之后遇见各位夫人的话，我就该恭贺您约克老夫人福寿无疆，眼看两媳都先后称后了。（对葛罗斯特公爵夫人）来吧，夫人，您得马上驾临西敏寺，要在那里加冕为理查王后呢。

伊利莎伯王后 呀！剪开我的胸带，让我这颗扣紧的心房好宽松一下，否则这样惊人的消息会叫我晕倒。

安 恼火的消息！呵！可厌的新闻！

道塞特 振作起来，母亲，您怎么啦？

伊利莎伯王后 呵，道塞特！莫同我多话，快走开；死亡和毁灭都赶上你来了；叫我母亲，这个称号对你们子女不吉祥。你若想摆脱死亡，就渡海过去，投奔里士满，才逃得出这个地狱之门。走，走吧，快离开这个屠宰场，以免徒增死者的人数，就此让我在玛格莱特的诅咒下死去吧，我不要再当母亲或妻子，也不要再被视为英国的一个王后。

斯丹莱 夫人，你这个主见十分明智。（对道塞特）不可放过一时一刻；我要为你给我儿子去一信，叫他来途中相迎；切勿麻痹拖沓，以致误事。

公爵夫人 呵，一股阴风播散着苦难！呵！我这可诅咒的肚腹，死亡的苗床，是你产出了一个残害世人的恶怪，他生就一副毒眼，谁也躲避不了他那致命的目光！

斯丹莱 好了，夫人，去吧；我衔命而来，急如星火。

安 我受命而去，绝非所愿。呵！愿上帝使那只圆金箍变为火热的钢圈，把它戴上我的头额，灼烧我的脑浆。让我接受含毒的涂首膏油；我宁愿在人们尚未嚷出"天佑吾后"之前就先瞑目而逝！

伊利莎伯王后 去，去吧，可怜的人，我并不羡慕你这种光荣；我是凭良心讲话，还惟愿你一切顺利。

安 唉！你可知道？当我为圣君亨利送葬鸣哀的时候，我目前这个丈夫走向前来；双手染着我那天使般先夫的鲜血，几乎还未洗涤干净；呵！当我一眼瞥见了理查的脸，不由得我心中起誓发咒，说道，"你害得我青春守寡，坐待红颜老去，你该遭天罚！在你婚娶之后，愿悲哀紧系你的床头；谁若一时癫狂，错嫁了你，她因你活着而受到的磨难，比起你害死了我的亲夫而使我受到的苦痛，将更加沉重"。呵！可叹我言犹未了，而我这一颗妇人的痴心不料竟堕入了他那甜言蜜语的陷阱，因此我那内心的诅咒也只得由我独自承当，从那时起，我的眼帘未能有片刻安息；他终宵心魂不定，梦魇将我惊醒，在他枕边我没有一时半刻享受过黄金般的熟睡。加之，他因仇视我父华列克而恨我入骨，不久必然把我抛弃。

伊利莎伯王后 再会了，伤心人！听你诉苦我心中悲戚。

安 我也一样从心底为您哀泣。

伊利莎伯王后 再会吧！可怜你哀怨满怀地接受荣华！

安 再会，可怜你从此将辞去荣华！

公爵夫人 （对道塞特）你去里士满那里，愿你得福！（对安）你去理查那里，愿天使照看你！（对伊利莎伯）你去圣堂，愿圣念占领你的心！我去坟墓里，安宁将与我同宿！我阅尽了八十多年的伤心事，欢乐苦短，灾难苦多，我好比狂涛中的弱舟。

伊利莎伯王后 且等一会儿，陪我回头一看伦敦塔。古老的石块呀，

可怜我两个幼儿，为了遭人忌妒关进了你的四壁高垣，如此柔嫩，如此俊美的小王子，你当保姆未免太粗鲁，当游伴未免太森严，做摇床又未免太坚硬！还望你，多温存。我这里痴情含愁痛，谨向你告别了。（同下。）

第二场　同前。宫中正厅

〔奏号声。理查盛服戴冕；勃金汉、凯茨比、侍童及余人等上。

理查王　大家站开些。勃金汉贤弟。

勃金汉　我的贤明的主君！

理查王　伸出你的手来。（走上王座）由于你的高见和辅助，我理查王得以升此高座；可是朕享受荣华难道就不过一日之计吗，还是作长远打算而尽情欢庆哪？

勃金汉　延续下去，永享荣华！

理查王　呵！勃金汉，让我来试探一下，且看你是否一枚真金币；小爱德华还在，你猜我要讲什么话？

勃金汉　请讲呀，我的好主君。

理查王　嗳，勃金汉，我说我要当君王。

勃金汉　是呀，你已经是君王啦，我的天下闻名的主君。

理查王　哈！我当真是君王了吗？对，可是爱德华还活着呢。

勃金汉　的确，尊贵的君王。

理查王　呵，多么恼人的结果哪！让爱德华活着当“的确尊贵的君王！”贤弟，你一向并不如此迟钝，要我直说吗？我要那私生子死；我还要把这件事马上办到。你怎么说啦？快讲，简单明了。

勃金汉　殿下要怎样就怎样好了。

理查王　嘿，嘿！你简直是一块冰，你的好心肠也给冻住了；且说，我要他们死，你同意不同意？

勃金汉　让我喘一口气，等一会儿，好大人，我还没有能对此作出决定；我马上就来给你禀复。（下。）

凯茨比　（向另一人）国王发怒了；看哪，他把嘴唇咬得好紧。

理查王　（走下王座）我宁可同铁石般头脑的傻瓜或轻浮的孩子们谈话，有些鼓起眼珠看透我心迹的人是要不得的。雄心的勃金汉竟而慎重起来了。侍童！

侍童　陛下！

理查王　你可知道有谁喜爱金子，情愿立功暗杀一个人吗？

侍童　我倒知道有一个满怀不平的人，他自命不凡，恨自己过于穷困；金子对他抵得上二十个雄辩家，一定能买得他赴汤蹈火，不辞艰险。

理查王　他名叫什么？

侍童　他叫提瑞尔，陛下。

理查王　我有些知道这个人，去喊他来。（侍童下）深思熟虑而聪明过人的勃金汉，我再不能让他靠拢来参预计谋了。他长期以来不辞辛劳地支持我，难道现在想喘口气啦？好，让他去吧。

〔斯丹莱上。

理查王　怎么啦，斯丹莱大人！有什么消息？

斯丹莱　有的，亲爱的君王，我听说，道塞特侯爵已逃到里士满那里去了。

理查王　走过来，凯茨比；放出消息去，说我妻安病重；我要把她关禁起来。去为我物色一个微贱的穷汉，马上把克莱伦斯的女儿嫁给他；那男孩是个傻子，我不怕他。看你在做梦哪！我再说一遍，放消息出去说王后安病了，可能会死。去干起来；这对我太重要啦，一切不利于我的火头都得扑灭。（凯茨比下）我必须和我大哥的女儿结婚，否则我这王业就摇摇欲坠了。杀掉她两个兄弟，娶过她来！莫非是如意算盘！但是我已经流了这多血，罪恶将会越陷越

深；我横直是铁石心肠，再也流不出半滴眼泪了。

〔侍童带提瑞尔上。

理查王　你就叫提瑞尔吗？

提瑞尔　詹姆士·提瑞尔，是您最忠实的仆役。

理查王　是当真的吗？

提瑞尔　让事实来证明，我的好君王。

理查王　你敢下定决心为我杀一个友人吗？

提瑞尔　听您吩咐；可是我倒情愿杀两个仇人呢。

理查王　嗯，倒是给你碰上了；两个死对头，他们扰乱我的心，不让我安睡，我要把他们交给你去对付了。提瑞尔，我是指那伦敦塔里的两个私生子。

提瑞尔　给我证件，让我明目张胆地去找到他们，我马上就会为你消除忧虑。

理查王　你的话很中听。哈，站过来，提瑞尔；去，只消凭这个证件。起来，听仔细。（耳语）就是这些；专等你说声办妥了，我一定喜欢你，升你的职位。

提瑞尔　我马上去办。（下。）

〔勃金汉重上。

勃金汉　我的君主，我心中已盘算过了，您刚才试探我的那个问题我想了一下。

理查王　好，不提那个。道塞特已投奔了里士满。

勃金汉　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我的君主。

理查王　斯丹莱，里士满是你夫人的儿子；当心罗。

勃金汉　陛下，我请您封赐，您有诺言在先，您的令誉和信义要维护，关键就在此；您所允许的海瑞福德伯爵爵位和那些动产都应该归我了。

理查王　斯丹莱，当心你的夫人，如果她传递了信息给里士满，你就

得负责。

勃金汉　陛下对我的正当请求怎么说？

理查王　我记得亨利六世曾预言里士满会当国王，那时里士满还不过是个顽皮的孩童。一国之王！也许——

勃金汉　我的君主。

理查王　这个预言家为什么不趁我在旁就告诉我，说我会杀死他的呢？

勃金汉　陛下，您答应我的伯爵爵位——

理查王　里士满！上次我在爱克塞特，市长很客气给我看那儿的堡宅，说那堡宅叫做罗士满。我听后吃了一惊，原来爱尔兰有一个歌者告诉过我，说我见到里士满就活不久了。

勃金汉　我的君主。

理查王　唉，什么时间了？

勃金汉　我大胆请陛下回忆一下您当初对我的诺言。

理查王　唔，可是什么时间了？

勃金汉　正敲着十点钟。

理查王　好，让它敲吧。

勃金汉　为什么让它敲？

理查王　因为一面你在乞求，一面我要默想，而你却像那钟里的小人一样叮叮当当敲个不停。我今天无心封赏。

勃金汉　那就请决定一下您赏不赏我。

理查王　你真麻烦，我此刻心情不对头。（与侍从们下。）

勃金汉　竟有这样的事么？就这样轻蔑地答谢我的功绩吗？我拥护他为君王就是为此吗？呵，我该想起海司丁斯来了，我的头颅难保，快投奔布勒克诺克去吧。（下。）

第三场 同前

〔提瑞尔上。

提瑞尔 一桩血腥的暴行已经完成；真是这片国土之上还未见过的一件罪大恶极的惨案。我曾唆使戴登和福列司特一起去硬着心肠下这毒手，可是他俩虽然是嗜血暴徒，听了那番临死前的悲诉，也竟顽石点头，像孩提一般流下热泪来。“看哪，”戴登说，“这幼嫩的孩子们躺在那儿；”“就这样，”福列司特说，“他俩这样相互抱住，白蜡似的纯洁臂膀缠得好紧；那嘴唇就像枝头的四瓣红玫瑰，娇滴滴地在夏季的馥郁中亲吻。枕边放着一本祈祷书；我险些儿，”福列司特说道，“心头软下来；然而那魔鬼呵，”——这个恶汉停住了；这时戴登又续道：“我们把开天避地以来所未有的美品，天公的精心杰作，竟一手给闷死了。”他俩就这样受到良心的责备；话也说不出来；那时我们分了手，我便来血腥的国王复命；他来了。

〔理查王上。

提瑞尔 祝您万福，我的主君！

理查王 好提瑞尔，你的消息是叫我高兴的吗？

提瑞尔 如果我完成了您交下的使命就能叫您高兴的话，那就请您高兴吧，因为这件事已经办成了。

理查王 你看见他们确已死了？

提瑞尔 看见了，我的主君。

理查王 埋葬了吗，好提瑞尔？

提瑞尔 伦敦塔中的牧师把他们埋了；至于埋在哪儿，怎样埋的，我却不知道。

理查王 晚饭后到我这里来，提瑞尔，我要你告诉我他们死时的经过，同时不妨先想一想我该如何酬谢你，怎样满足你的欲望。再

见，等你来。

提瑞尔　我敬向您告辞。（下。）

理查王　克莱伦斯的儿子我已经关禁起来；他的女儿我已把她嫁给了穷人；爱德华的两个儿子睡进了亚伯拉罕的怀抱里①，我妻安辞别了人世。现在我知道布列塔尼的里士满② 觊觎着我的侄女小伊利莎伯，想借这一结合，妄图争得王冠，我就去找她，再当个快乐幸福的求婚郎。

〔凯茨比上。

凯茨比　我的君主！

理查王　你这样闯进来，消息是好是坏哪？

凯茨比　消息不好，我的君主，毛顿投奔里士满去了；勃金汉有坚强的威尔士人做后盾，上了战场，他的兵力正在增长。

理查王　伊里和里士满才是我心上的刺，勃金汉和他那乌合之众不足为忧。好吧，我听说过，人若神经紧张，说东道西，就会犹疑不定，反把事情耽误了。耽误的结果是叫人丧志乞怜，寸步难移；我愿像天帝的神使或君王的令官那样振翅奋发！来，集合队伍检阅；决胜负，只要拿起枪矛；叛徒已冲上战场，我们不能再拖延了。（同下。）

第四场　伦敦。宫前

〔玛格莱特王后上。

玛格莱特王后　正是丰硕之果将熟，一口口被吞进那丑恶的死神之

---

① 意即“上了天”。见《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二节。

② 里士满为斯丹莱继妻之子，于图克斯伯雷战役后逃亡法国布列塔尼地方；爱德华四世女伊利莎伯最后与里士满成婚。

腹。我在这国境内偷生潜行，窥伺着仇人们雕零衰落。我亲眼见到了险恶的风云四起，如今且去法国，盼望着从隔岸挑起祸端，带来同样惨痛的黑暗终局。是谁来了？躲到一边去，潦倒的玛格莱特。

〔伊利莎伯王后及约克公爵夫人上。

伊利莎伯王后　呵！我的可怜的王子们！呵，幼嫩的孩子们，我的未放的花朵，新发的芬芳，如果你们的幼魂还在空中飘荡，还未投入永劫之路，愿你们的轻翅围绕我翱翔，且听你们的母亲在悲诉哀号。

玛格莱特王后　围绕她翱翔；是呀，因果报应已使这初升的朝阳沉入了衰老的黄昏。

公爵夫人　这许多伤心事叫我哭哑了声腔，我悲啼过度，喉舌间再也发不出音调来了。爱德华·普兰塔琪纳特，你为什么死了？

玛格莱特王后　普兰塔琪纳特背叛了普兰塔琪纳特；爱德华为爱德华付偿了一条命。

伊利莎伯王后　呵，上帝！您怎能忍心抛开这样的羔羊，而由他们去遭受虎狼残害？您何时只顾沉眠，而让这种暴行得逞？

玛格莱特王后　正是亨利圣君和我可爱的儿子瞑目的时候。

公爵夫人　目无光，生无灵，可怜无常的人间鬼魂，一片惨景，世上的耻辱，墓中物篡夺了生命，悠久岁月的概略与综述，遍地泛滥着无辜鲜血，我愿在一块干净的国土上放下这颗放不下的心！（坐下。）

伊利莎伯王后　呀！这国土上既可让出一座多难的王座，为何不能设下一穴坟墓！也好让我藏身埋骨，免得在这地面停留。呀！还有谁能像我一样应该哀痛的呢？（在她身旁同坐。）

玛格莱特王后　假如积年累月的忧伤值得最高的崇敬，就该尊老让坐；假如愁痛能接受愁痛作伴，也不妨先看我锁紧愁眉，听我诉

衷肠。(与她俩同坐)你们尽可假我旧恨以历数你们的新愁。我有一个爱德华被一个理查杀害了,我有一个亨利被一个理查杀害了;你有一个爱德华被一个理查杀害了,你有一个理查也被一个理查杀害了。

公爵夫人　我也有一个理查,是你杀害了他;我还有一个鲁特兰,也是你同谋杀害了他。

玛格莱特王后　你还有一个克莱伦斯被理查杀害了。从你那狗窝般的肚腹里爬出了一条地狱猛犬,来追噬我们大家。他张牙舞爪,扑住羔羊,撕咬,舐吮着他们宝贵的血,他把天工精品全都污损,又在人们哭肿的眼眶里肆虐,他是天地间一个了不起的大暴君,原是你放他出胎,来追逐我们进墓穴。上帝呵!你何等正直无私,我感谢你让这吃人兽为攫食同母所生的后嗣,还叫那老母与他人同声哀泣,共诉神明。

公爵夫人　呵!亨利的妻后,我啼哭,你莫得意;上天知道,在你哀痛中我曾陪过眼泪。

玛格莱特王后　且为我设想;我渴待着洗雪旧恨,而且时到如今,我又看厌了满目疮痍。你那杀害我儿的爱德华已经死去;你另一个爱德华又抵偿了我儿的命;再赔上一个小约克,但他俩加在一起也抵不上我的重大损失。你的克莱伦斯曾刺杀过我的爱德华,如今他也死了;至于利佛斯、伏根、葛雷和荒淫的海司丁斯,都是这场惨变的旁观者,现在也都断送了性命,埋进了幽穴。理查仍留在人间,他是地狱的使者,专为魔鬼们收买灵魂,解送冥府;不过,快了,快了,他那无人怜悯的惨局已面临终结。眼见地面即将崩裂,地狱喷火,恶鬼呼号,圣徒祈祷,为了风驰电掣地传他上路。亲爱的上帝,撕毁他的命契吧!我但求能在瞑目之前说一声,"恶狗死矣。"

伊利莎伯王后　呵!你曾预言过那一天我还会望你来助我咒骂这只毒胀的蜘蛛,这只驼背的蟾蜍。

玛格莱特王后　我曾称你为我的幸运墙上所加的浮雕；称你为可怜的阴影，一个画中王后；你无非把我过去的声势来模仿；为一场大悲剧做了一些动听的剧情说明；哪怕你一时趾高气扬，终究要堕入尘埃；你枉做了一对伶俐的孩子的母亲；过去的一切都成了梦境、泡影、一块高贵的招牌、一面炫耀的旗帜，突兀招展着供人射击；一国之后做了笑柄，在舞台上不过串演着一个配角。如今你丈夫何在？你兄弟何在？你孩子何在？人生乐趣又何在？谁还来跪求你，高呼着“神佑吾后”？一向对你卑躬屈节的大臣们哪儿去了？追随你的大队人马又哪儿去了？前后对照就看清了你的处境：快乐的妻子成为最不幸的寡妇；幸福的母亲却在因为身为母亲而悲伤；坐听人诉的人反向人哭诉；国后变为愁眉蹙额的贱婢；从前轻慢我而今遭我轻慢；从前人人怕你，如今单怕一人；一向发号施令，如今无人听命。可见天道循环，赏罚分明，你只落得在时间的鹰爪下做个牺牲者；你倘若只顾怀念过去，同时又无法摆脱目前的处境，你的苦难将更难忍受。你既僭占了我的名位，岂能不分摊其中的苦楚？如今你的傲骨分挑着我的重担；我这里正好抽出我劳顿的肩头，把这全副担子都卸给你。再会吧，约克的夫人，厄运的王后；英国的这些忧伤，将在法国供我作笑料。

伊利莎伯王后　呵，你这诅咒的能手，且暂留一步，望你教我如何诅咒我的仇人。

玛格莱特王后　夜间莫熟睡，白天要节食；把昨日的欢乐对照今日的忧伤；设想你的孩儿们比过去还可爱，设想他们的凶手比现在还狠毒；夸大损失，就更能衬托出祸首的凶残。这样反复思量，自然会教会你如何诅咒。

伊利莎伯王后　我辞不达意；呵！望你借给我利舌，以添我的锋芒。

玛格莱特王后　你的忧痛就能磨炼你的字句，使得你锋牙利齿与我一样。

公爵夫人　为什么灾难总叫人有话讲不完？

伊利莎伯王后　辞令原是消除苦痛的辩护人，他们极吹嘘之能事，聊以自慰，可惜好景不常，枉留得悲恨的余音在空中颤动！可是还该让他们尽情发挥；虽然于事无补，却也好平一平心头气。

公爵夫人　果真如此，就不必默默无言；跟我去，运用我们的恶声，要去扼杀那个扼杀了你两个好孩子的畜生。喇叭响了，让我们齐声嚷起来吧。

〔理查王及随从人员列队上。

理查王　谁在拦阻我们的行列前进？

公爵夫人　呵！是我，我早该从胎中就把你勒死，早该拦阻了你的生路，免得你这个恶种来人间屠宰生灵！

伊利莎伯王后　那只金冕岂能掩盖你的头额？如果正义得以伸张，那顶王冠上就该刻着一幅正统太子和我的儿子兄弟们惨遭杀害的画面。恶棍，要你交代出来，我的孩儿们在哪里？

公爵夫人　毒虫，恶魔，你三哥克莱伦斯哪里去了？他的小儿纳得·普兰塔琪纳特又在哪里？

伊利莎伯王后　善良的利佛斯、伏根、葛雷在哪里？

公爵夫人　和善的海司丁斯在哪里？

理查王　吹起来，喇叭！敲起来，鼙鼓！莫让众天听见这两个饶舌妇触犯天尊。敲奏起来，我说！（喇叭声。鼙鼓声）除非你们能克制自己，和言悦色，否则我就发出隆隆的炮声把你们的叫嚷淹没得一字不闻。

公爵夫人　你是不是我的儿子？

理查王　呀，感谢上帝，感谢父亲和你自己。

公爵夫人　那就容我讲我所容不下的话。

理查王　老夫人，我却带着些儿您的性子，言语中有难听的调子我听了就受不住。

公爵夫人　呵，等我来讲！

理查王　讲吧；我可不会听。

公爵夫人　我一定用和缓温柔的语调。

理查王　还得简要，好母亲；我有要紧事呢。

公爵夫人　如此紧急吗？上帝知道，我怀着满心痛苦已等你好久了。

理查王　我不是终究来安慰您了吗？

公爵夫人　呸，有十字架为凭，你很清楚，你来到人世间为我造成了人间地狱。你一出生，就让我背上了痛苦的重担；孩提时你暴躁倔强；入学后你更加凶狠粗野；血气方刚的时日你胆大妄为；成年后又变得骄横、险诈、恶毒、愈是和气你愈能伤人，你笑里藏刀；在你和我同处的岁月中，你何尝有过片刻给我任何安乐？

理查王　的确没有，除非有一次邀请过您老人家一同用过早点。如果您看不惯我，就让我继续前进，免得惹您生恨，夫人。敲起鼓来！

公爵夫人　我要你听我讲。

理查王　您讲得太刺耳了。

公爵夫人　再听我讲一句话；从此以后决不再同你讲话了。

理查王　哦！

公爵夫人　愿天公有眼，你在这一次战争中休想得胜，也不得生还；否则我宁可年迈心碎而死，而不愿再见到你的面。现在要你听取我最凶恶的咒诅，让你在交战之际感到心头沉重，重过你全身的铠甲！我要为你的敌方祈祷，向你攻击，让爱德华孩儿们的小灵魂在你敌人的耳边鼓噪，预祝他们成功，赋与他们胜利。你残杀成性，终究必遭残杀；生前有臭名作伴，臭名还伴随你死亡。（下。）

伊利莎伯王后　我虽更该咒骂你，但是力不从心；只好附和她，说一声阿门。（将下。）

理查王　等一下，夫人；我一定要同你讲一句话。

伊利莎伯王后　我已没有王室血统的子嗣好供你屠宰；若说起我的女儿们，理查呀，她们要去虔心修道，不再啼哭当君后了；所以，莫再想谋害她们的性命吧。

理查王　你有一个女儿名叫伊利莎伯，才貌双全，高贵而温雅贤淑。

伊利莎伯王后　难道她就该因此而丧命吗？呵，饶了她吧，我尽可污损她的美德，破坏她的容颜；甚至诬蔑我自己对丈夫不贞洁，使女儿难以见人；但求能保全她的生命，不致遍体鳞伤，流血而死，我宁愿承认她不是爱德华的亲生女儿。

理查王　莫污蔑她的身世；她是名门公主。

伊利莎伯王后　为了救她一命我宁可否认。

理查王　她的生命全靠她的身世做保障。

伊利莎伯王后　就是有了这层保障，她的两个兄弟才断送了性命。

理查王　呵！想是他们出生时候星位不正！

伊利莎伯王后　不对，是他们生后遇见了歹人残害。

理查王　命运有定数，确难逃避。

伊利莎伯王后　的确，假使让一个背弃了神恩的人操纵命运的话：神恩如果能赐给你一条比较美好的生命，我的孩儿们也不会如此惨死了。

理查王　听你这样讲，好像是说我杀害了我的侄儿们。

伊利莎伯王后　侄儿们，真不错；可惜已被他们的叔父夺去了他们的权位、自由、生命、安乐和亲人。不论是谁下手戳穿了那柔嫩的心房，总是你的头脑在暗中布置了毒计；那杀人的刀口原很迟钝，只有在你的铁石心坎上磨过之后才能刺进我那羔羊的小腑脏。若不是忧痛驯服了我的心头恨，不提起孩儿们还罢，一提起来，我恨不得把指尖挖进你的眼眶，然而在这绝望的死海岸边，我好比一叶残破的船只，帆索全废，撞上你这深礁暗石，落得个粉身碎骨。

理查王　夫人，我还殷切期望着在这场血战之中赢得千钧一发的功绩，即或你和你一家人曾经受到我的伤害，我却愿意给你加倍的补偿。

伊利莎伯王后　天颜冷酷，哪里还会有什么隐暱的福分落得我来享受半分？

理查王　你的孩子还会腾达呢，高贵的夫人。

伊利莎伯王后　腾达到绞台上去，去牺牲头颅吗？

理查王　飞黄腾达，荣华富贵，不含糊，登上世间至尊的帝王之位。

伊利莎伯王后　你只顾信口雌黄来耻笑我的悲痛；且说给我听，你能有什么尊荣，什么显位，来加诸我孩儿之身？

理查王　我所有的一切；呀，连我自己也在内，我愿全都交给你的一个孩子；好叫你把那些念念不忘、认定是我所一手造成的心头创痛，淹没在你愤怒心灵的忘河之中。

伊利莎伯王后　少唠叨，否则怕你这套仁义的话还没有说完，而你那仁义之心早已消失了。

理查王　那就听我讲吧，我从心灵深处喜爱你的女儿。

伊利莎伯王后　我女儿的母亲要凭她的心灵来作出判断。

理查王　你作出怎样的判断呢？

伊利莎伯王后　你从心灵深处喜爱我的女儿，也曾经从你心灵深处喜爱过她的两个兄弟；我从我的心灵深处要向你道谢。

理查王　莫这样急于曲解我的本意；我是说，我打心底里爱你的女儿，要把她立为英国王后。

伊利莎伯王后　那么，你说谁是她的国王主君呢？

理查王　就是立她为王后的人，还有谁哪？

伊利莎伯王后　什么！是你？

理查王　就是我，你意下如何？

伊利莎伯王后　你怎么向她求婚呢？

理查王　正是要向你请教，因为你最熟悉她的性情脾气。

伊利莎伯王后　你要向我请教吗？

理查王　夫人，这是我的真心话。

伊利莎伯王后　叫那个杀她两兄弟的凶手送给她两颗血淋淋的心；在心上印着爱德华和约克两个名字；可能她会哭泣，这时递给她一块手帕，正如当初玛格莱特递给你父亲一块染上鲁特兰的鲜血的手帕一样，告诉她，这手帕已浸透了她兄弟们的血，可以用来擦她的眼泪。如果这样还不足以赢得她的爱，就写一段你生平的丰功伟绩让她赞赏；告诉她你已杀害了她的叔父克莱伦斯，和她的舅父利佛斯；并且为了她，你还匆匆地处理了她的好婶娘安。

理查王　夫人，你在讥讽我哪；这不是赢得你女儿的方法。

伊利莎伯王后　并无其他方法，除非你能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没有做出这些事的理查。

理查王　姑且说我做了这些事，为的是爱她？

伊利莎伯王后　不行，她见你以杀人流血的方法来换取爱情，岂不要一心恨你到底。

理查王　要知道，凡事木已成舟便无法挽回；人们往往做事不加考虑，事后却有闲空去思索追悔。我如果的确夺取了你儿子的王位，我就还给你的女儿作为赔偿。如果我杀害了出自你胎中的后嗣，我要在你女儿身上繁茂你的血统，同时传下我的种；有爱孙称你为祖母和有爱子叫你一声慈母，并无丝毫差异；孙儿虽比儿子低了一辈，但他们还是离不开你的本性，是你的血裔；你一次产痛便儿孙满堂，虽然她不免要和你一样，通宵呻吟。你的儿女苦扰了你的青春，但我的子嗣将为你承欢晚年。你无非损失了一个为君王的儿子，可是因有这个损失，你的女儿却当了

国后。我固然不能依我的心愿来抵偿你一切，只好请你接受我一副真诚。你的儿子道塞特现在正胆战心寒在异国流亡，心情难安定，可是一旦这良缘成为事实，就可马上召他回来，荣居高位，身受显职。国王既称你美貌的女儿为后，自当称你的道塞特为国弟，以至亲相待；你也成为一国君王的母后，你在苦难中所遭受的摧残，就将换来加倍的补偿，也还落得个心地安宁。哈！我们来日方长；你眼中所流过的点点伤心泪都将变成一颗颗闪耀的明珠，好比在快乐的市场上放债收利，本利相比，往往坐享对本，还加百成。去吧，我的岳母；找你的女儿去；用你的经验教她勿再害羞；让她做好准备，接纳一个情人的请求；把君王的金光火焰点燃她那颗柔嫩的心；让公主领会到婚后的欢乐将是一片甜蜜宁静的好时光。目前有勃金汉在作乱，他是个渺小笨拙的叛徒，且待我一鼓而把他歼灭，凯旋荣归，就好庆祝我英雄佳人结成良缘；新婚之夜我要向她历数战功，尊她为女中之雄，凯撒之凯撒。

伊利莎伯王后　这叫我怎么讲才好？说她父亲的弟弟要做她的夫君吗？或干脆说，她的叔父？还是说，杀她兄弟和舅父的刽子手？我该用什么称呼去为你求婚哪？什么称呼才能本着神意、法律或是我的声誉和她的爱，去拨动她那少女的心弦呢？

理查王　说这个结合有利于英国的和平。

伊利莎伯王后　英国以不断的战争，自能换得和平。

理查王　说那发号施令的君王在向她恳求。

伊利莎伯王后　所恳求的事却为万王之王所不容。

理查王　说她将被封为万人之上的王后。

伊利莎伯王后　正像她母亲一样为这称号而哀哭。

理查王　说我一定爱她，始终不渝。

伊利莎伯王后　可是这个“始终”，究竟何始何终？

理查王　在她美满的生命中永远芬芳。

伊利莎伯王后　但她那芬芳的生命又美满得几时呢?

理查王　与上天和自然同存。

伊利莎伯王后　凭地狱和理查而定。

理查王　说我以君王的身分供她使唤。

伊利莎伯王后　但她以臣侍的身分不屑使用这君权。

理查王　为我向她巧用你的辞令。

伊利莎伯王后　老老实实最能打动人心。

理查王　那就老老实实告诉她我这一片真情。

伊利莎伯王后　老实而不真切,说起来倒很别扭。

理查王　你的论断太肤浅,太随便。

伊利莎伯王后　呵,不对!我的论断既深切,又沉着;可怜的小宝贝们已经深埋黄土,沉寂无声了。

理查王　莫再弹旧调,夫人;逝者已矣。

伊利莎伯王后　我要一弹再弹,弹到心弦断。

理查王　现在,让我凭圣乔治,我的爵勋和我的王冠——

伊利莎伯王后　一是渎圣,二是玷辱,三是篡夺。

理查王　我发誓——

伊利莎伯王后　你一无所凭;算不得誓言。乔治被你亵渎,失去了他的圣名;爵勋被你玷辱,出卖了它的勋德;王冠被你篡夺,丧失了它的尊荣。如果你发誓立愿想取信于人,就得凭你所未加污损的事物为证。

理查王　那就,凭人世间——

伊利莎伯王后　你的罪孽满人间。

理查王　凭我父亲的丧亡——

伊利莎伯王后　你生来所作所为已经污辱了他的死亡。

理查王　那就，凭我自身——

伊利莎伯王后　你自身也被你糟蹋干净。

理查王　那就，凭上帝——

伊利莎伯王后　对上帝你所犯下的罪行最是严重。假如你知道戒惧，不敢违背神誓，你哥哥在位时所完成的团结就不致破坏，我兄弟也不致遭害而死。假如你知道戒惧，不敢违背神誓，此刻环绕你额前的帝王金圈早该在我儿的柔嫩的两鬓间闪耀了，并且至今他俩还活泼泼地呼吸在人间，可恨今天这两个埋在泥土中的幼弱的睡伴，竟由于你不顾恩义而供虫蚁侵蚀殆尽了。你还能凭什么立誓呢？

理查王　凭那未来的岁月。

伊利莎伯王后　那未来已被你过去的罪恶污损了；我自己从今以后只有泪雨淋淋，要把你过去所留下的污渍洗涤干净。孩子们孤苦伶仃，乏人抚养，因为你残害了他们的父母，他们要哀哭到老年；父母们如老树枯萎，因为你屠宰了他们的子嗣，他们只落得白发苍苍悲日暮。切莫凭未来发誓；你过去已是胡作非为，在利用未来之前你已经糟蹋了未来。

理查王　我还希望昌达，也愿意悔罪，在胜负难定的敌我交锋之际，我祈求好运来临！我诅咒我自己！天意与幸运莫给我欢乐！白昼莫为我放光；黑夜莫给我安息！如果我不对你这位美貌的皇室公主献出真心的爱、洁白的虔诚和神圣的思念，我愿满天吉星都背我而行！有了她，我和你才有幸福安乐；没有她，就只得让死亡、荒芜、毁灭、雕零降落这国土，尾随着我和你，追踪着她自己和多少虔敬上帝的人；除非如此，这一切都难幸免；除非如此，这一切都不会幸免。所以，亲爱的岳母——我必须这样称呼你——务必为我传达此意；为我的未来多申诉，不必谈过去；力陈我来日的功绩，不必提我所应得的处分；说明当前的急务和

大势，不可学孩童般不明大义。

伊利莎伯王后　我就这样听魔鬼的诱惑吗？

理查王　是呀，只要魔鬼是在引诱你干一件好事。

伊利莎伯王后　难道我就此把原有的我忘掉吗？

理查王　对呀，如果你回忆原有的你于你有害的话。

伊利莎伯王后　可是你的确杀害了我的孩儿哪。

理查王　只要我重新把他们栽进你女儿的胎房；在那个香巢中他们得以重庆更生，他们本身的再现又可为你承欢。

伊利莎伯王后　我当真去劝我女儿来将就你吗？

理查王　这样办了，你就可以坐享儿孙之福。

伊利莎伯王后　我去。马上给我来一个信息，我就会让你知道她的心愿。

理查王　带给她我真诚的热吻；再会了。（与她接吻。伊利莎伯王后下）温情的傻子，浅薄易变的妇人！

〔拉克立夫上；凯茨比随其后。

理查王　怎么啦！有什么消息？

拉克立夫　高贵的君王陛下，西边海岸行驶着一列强大的舰队；海滩头挤满了许多行踪不明的队伍，装备不整，也无心去击退那进犯的敌人。据揣测，那舰队的首领是里士满；他们在海面漂荡，专等勃金汉前去接应登陆。

理查王　派一名脚步轻快的弟兄去见诺福克公爵；拉克立夫，你自己或是凯茨比；他在哪里？

凯茨比　在此，我的好大人。

理查王　凯茨比，飞速去见公爵。

凯茨比　是，我的大人，我一定尽力加快脚步。

理查王　拉克立夫，过来。快去萨立斯伯雷；你到那儿，——（对凯茨比）

做事不经心的笨蛋，为什么你还呆站着不去见公爵？

凯茨比　首先，陛下，请陛下示下，派我去见他讲些什么？

理查王　呵！忠实的好凯茨比，叫他马上尽他所能集结最有力的军队，来萨立斯伯雷紧急会师。

凯茨比　我就去。（下。）

拉克立夫　请示陛下，派我去萨立斯伯雷做什么？

理查王　是呀，我还没有去，你能去做什么呢？

拉克立夫　陛下命令我赶快先去的。

〔斯丹莱上。

理查王　我改变了意思。斯丹莱，你有什么消息吗？

斯丹莱　没有什么好消息，我的主君，不能使你听了高兴；也不算太坏，还可以讲得出来。

理查王　嗨，嗨，倒是一个谜！不好也不坏！你既可以直截了当说出来，又何必大兜其圈子呢？再问你一遍，有什么消息？

斯丹莱　里士满出海来了。

理查王　淹死他去，让海水没过他的头！胆小如鼠的叛徒！他在那儿干什么？

斯丹莱　我不知道，陛下，不过凭猜测罢了。

理查王　那么，你且猜一下吧？

斯丹莱　他受了道塞特、勃金汉和毛顿的煽动，来英国索取王冠。

理查王　王座上没有人吗？王权不起作用了吗？国王死了吗？国家没有了主吗？除我之外，约克王室的后裔还有谁在？赫赫约克的皇嗣不当君王，谁当君王？既然如此，你且说来，他出海来干什么？

斯丹莱　若不是为此，我的主君，我就猜不透了。

理查王　若不是为了要来当你的主君，你哪儿猜得透这威尔士人要

来干什么。我看你是想造反，想去投奔他。

斯丹莱　不是，我的好主君；不要怀疑我。

理查王　那么你那些可以反击他的人马呢？你手下的那些人到哪儿去了？他们难道不在西海岸护送叛徒们下船登陆吗？

斯丹莱　不是的，我的好主君，我的伙伴都在北方。

理查王　别有用心的家伙，他们呆在北方干什么？此刻不正该来西边勤王吗？

斯丹莱　陛下，他们没有接到王命；请求陛下准许我去走一遭，集合我的人马，按陛下所指定的地点和时间来会合。

理查王　嘿，嘿，你好去投奔里士满呀，我可不会放心你。

斯丹莱　最崇高的君王，你没有根据来怀疑我的心。我从来没有，也决不会背叛你。

理查王　那就去吧，去召集你的人马；可是要留下你的儿子乔治·斯丹莱；你可不要动摇，否则他的头就保不住了。

斯丹莱　且看我是否忠于你，再由你去处理他好了。（下。）

〔一使者上。

使者　我的好王上，我听见朋友们纷纷向我传报，此刻德文郡一带有柯特纳和他的兄弟，那个目中无人的爱克塞特主教，他们结集了许多党羽在兴兵作乱了。

〔另一使者上。

使者乙　我的王上，在肯特郡，基尔福德一族人拥兵反叛了；还随时在纠集更多的叛徒，兵力不断增强。

〔又一使者上。

使者丙　我的王上，强大的勃金汉的兵马——

理查王　滚开，猫头鹰！一个个都来叫丧吗？（打他的面颊）吃我这一掌，没有好消息不准来。

使者丙　我正是要报告陛下，勃金汉的人马被水冲散了，山洪忽而暴

发，他已溃不成军；他自己也失踪了，已经不知去向。

理查王　我请你原谅；拿我这袋钱去，赔补那一巴掌。可有哪位朋友想得周到，悬赏活捉那叛徒没有？

使者丙　已经宣布了悬赏令，我的王上。

〔又一使者上。

使者丁　我的王上，据说，托马斯·洛弗尔勋爵和道塞特侯爵已在约克郡备战；不过同时要报告陛下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布列塔尼舰队被风暴吹散了。里士满从道塞特郡派出了一只船去探询岸边的人，问他们是接应他还是在抵抗他；据他们回答，他们是勃金汉派来支援他的；他不敢相信，扯起船帆回布列塔尼去了。

理查王　进军，进军，我们已经武装好了；如果不同国外敌人交战，也要就近平服国内的叛徒。

〔凯茨比重上。

凯茨比　我的主君，勃金汉公爵就擒了，这是最好的消息：里士满伯爵率领了强大军队在弥尔福登了陆，消息很坏，但是不能不讲。

理查王　向萨立斯伯雷出发！我们只顾在此议论，而王位之争的胜负可能就取决于这一刻间。传令把勃金汉解往萨立斯伯雷。我们大队人马跟我一同出发。（同下。）

第五场　同前。斯丹莱勋爵邸宅中一室

〔斯丹莱及克利斯朵夫·欧锡克上。

斯丹莱　克利斯朵夫爵士，请为我转告里士满：我的儿子乔治·斯丹莱被扣留在那只吃人兽的栅栏里了。只要我一动手，小乔治的头便要落地；目前我不能来帮忙就是怕这件事。好了，去吧，问候你的主公。还有一句话，告诉他王后已满心同意他和公主伊利莎伯订婚。但请问这位高贵的里士满此刻在哪里？

克利斯朵夫　在威尔士的彭勃洛克，或西哈佛福。

斯丹莱　有哪些重要的人去归附他了？

克利斯朵夫　华特·赫伯特爵士，是一位有名的战士，吉尔伯特·坦尔波特爵士，威廉·斯丹莱爵士，牛津，著名的彭勃洛克，詹姆士·勃伦特爵士，还有莱斯·阿·托马斯，和他英勇的弟兄们，以及其他许多有名的贵人；他们都在向伦敦推进，只看路中是否会遭遇袭击。

斯丹莱　好，快去回报你主公；我向他亲切致意；这封信可以说明我的心情。再会。（各下。）

第五幕

第一场　萨立斯伯雷。旷地

〔巡吏率领卫队推拥勃金汉上，走向刑场。

勃金汉　理查王就不让我同他讲一句话吗？

巡吏　不能，我的好大人；所以还是安定些吧。

勃金汉　海司丁斯、爱德华的孩子们、葛雷、利佛斯、亨利圣君和他的儿子爱德华、伏根，以及所有遭受过暗算而冤死的人们呵，如果你们的怨魂能穿过层云，发觉这个时刻，尽可为了泄愤来耻笑我的毁灭！今天是万灵节吧，弟兄们，是不是？

巡吏　是的，我的大人。

勃金汉　呵，万灵节成了我这肉身的末日。正是这一天，当爱德华王在位的时候，我曾发过誓愿，我若不忠于王嗣，或是对王后的盟友不讲信义，就让这末日降临我身；正是这一天，我曾发愿让我最信任的人对我背弃信义，下我毒手；这个，这个万灵节日真叫我失魂落魄，我的罪恶逃不了这最后的审判。天神的明眼岂可欺，我不知自量，想玩弄手法，从前假意指神立誓，对天欺心，而今正是害了自己。歹人们剑拔弩张，可是那矛头都终于刺进了他们自己的胸膛，玛格莱特的咒诅眼看已落到我的头上。她说过，"当他要你忧痛心碎的时候，就想起我玛格莱特确是个女界先知。"好了，弟兄们，领我到罪恶的刑场去吧；害人终于害己，责人

者只好自责。(同下。)

第二场　坦姆瓦斯附近旷场

〔里士满、牛津、詹姆士·勃伦特、华特·赫伯特等人及队伍上。战鼓与战旗前导。

里士满　诸位将士,我的最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在暴力的桎梏下受尽摧残,现今一路行军已到达了腹地,还未遭遇阻扰;这里有我继父斯丹莱的来信一封,字里行间充满着慰藉和鼓励。这一只恶毒血腥、横行霸道的野兽踏烂了你们丰盛的农田果园,他把你们的热血当残羹吸吮,把人们的伤口做他的饮槽,这一只万恶的人面兽,此刻还盘踞着我岛国的中心地区,据报,这一地带靠近勒司特市镇;从坦姆瓦斯进军前去,只差一日行程了。凭上帝之名,勇敢的朋友们,高歌前进吧,这一场激烈的血战将给我们带来永久的和平。

牛津　每人一片真心,就能以一当千,足够战胜这个罪恶深重的刽子手。

赫伯特　我深信他的朋友们都会倒戈过来。

勃伦特　他并无朋友,人人都受他胁迫,不敢脱离,待他急难临头,自然将他抛弃。

里士满　一切都对我有利;凭神之名,向前进军。成功一旦在望,就像燕子穿空一样;有了希望,君王可以成神明,平民可以为君王。(同下。)

第三场　波士委战场

〔理查王率部队上;诺福克、萨立及余人等上。

理查王　在这里扎营,就在这波士委田野上。我的萨立大人,为什么你那样愁眉苦脸哪?

萨立　我心中却比我脸上轻松十倍。

理查王　我的诺福克大人——

诺福克　我在此，最仁厚的君王。

理查王　诺福克，谁能不遭受攻击；哈，能吗？

诺福克　有来必有往，我的亲爱的君王。

理查王　搭起我的营帐来！今夜我就睡在这里；（士兵们搭营帐）可是明天又在何处？不相干，到处都一样。谁侦察了叛徒们的人数有多少？

诺福克　至多不过六七千人。

理查王　哼，我们的兵力却有他们的三倍呢；何况，君王的威名就是力量，这是对方所没有的。搭起营帐来！跟我来，高贵的朋友们，让我们来视察一下战地的形势；找几个精于战术的人来，我们不能轻视经验，赶快行动；要知道，大人们，明天一天的事是很繁重的。（同下。）

〔里士满、威廉·勃兰顿、牛津等人由战场另一边上。士兵们为里士满扎营帐。

里士满　劳顿一天的太阳金光夕照，那火轮所射出的光辉预示明天是晴朗的天气。威廉·勃兰顿爵士，你为我掌旗。给我拿些纸墨到我帐幕里来，我要画出我们作战的阵势，指定每个将领所指挥的部队，适当地分配着我们有限的兵力。牛津大人，和你，勃兰顿爵士；还有你，赫伯特爵士；你们跟我在一起。彭勃洛克伯爵仍旧带领他的一个兵团；勃伦特队长去为我向他致晚安，请伯爵于明天破晓前两点钟光景来我帐中见我。还有一件事，好队长，要请你为我办到；斯丹莱大人在哪儿安营，你可知道？

勃伦特　除非我完全认错了他的旗号——但我听人讲过，很清楚，不会错——他的兵团驻扎在国王大军以南，相隔至少有一哩多路的地方。

里士满　如果能不遭危险，勃伦特队长，望你去向他代问晚安，还把

我这张极为重要的字条交给他。

勃伦特　以我的生命为保证，我的大人，我一定负责做到；愿上帝让您一夜安眠！

里士满　再会，勃伦特队长。来吧，各位朋友，我们来商议一下明天的事；到帐幕里去，外面有些寒冷刺骨呢。（众人退入帐幕。）

〔理查王、诺福克、拉克立夫、凯茨比上，走向营帐。

理查王　什么时候了？

凯茨比　是晚餐时间，我的君王；九点钟了。

理查王　今晚我不想吃。给我一些纸墨。呵，我的头盔戴起来是不是宽了些？我的甲胄都放进帐幕里来没有？

凯茨比　放进来了，我的主君；一切都齐备了。

理查王　好诺福克，回到你的部队上去吧；注意防卫，挑选可靠的哨兵。

诺福克　我去了，大人。

理查王　明天同百灵鸟同时起身，好诺福克。

诺福克　保证不会误事，我的君王。

理查王　拉克立夫！

拉克立夫　我的君王？

理查王　派一个军曹去斯丹莱部队；叫他在日出之前把他的军队开过来，否则他的儿子乔治要堕入黑夜的无底深渊。为我盛满一碗酒。给我一支计时烛。把白马萨立装上鞍子，明天好上战场。看看我的枪矛是否顶用，不要太重的。拉克立夫！

拉克立夫　我的君王！

理查王　你可曾见到那愁眉苦脸的诺森伯兰大人？

拉克立夫　萨立伯爵托马斯和他两人在暮色苍茫的时分还视察着队伍，从一队到另一队，鼓舞着士兵呢。

理查王　这样我就放心了。给我一碗酒；我失去了那种轻松的心情，

也不像过去那样兴致勃勃了。酒放下。纸墨有了吗？

拉克立夫　有了，我的君王。

理查王　叫守卫当心，你去吧。拉克立夫，将近午夜时候再来我帐幕里帮我穿铠甲。此刻你去吧。（理查王入帐。拉克立夫及凯茨比下。）

〔里士满的营帐揭开，他与将士们在内。斯丹莱上。

斯丹莱　愿你好运当头，战场胜利！

里士满　尊贵的继父，我愿这黑夜也能给你安乐！请问我慈爱的母亲安好吗？

斯丹莱　我代你母亲为你祝福，她日夜为着你里士满的幸福在不断祈求呢；这且不谈。寂静的时辰在偷换，东方片片浮云在暗中分散。总之，时光这样催促我们，清晨你就得准备作战，听凭那残酷的砍击和杀人不眨眼的战争来决定你的命运。而我呢，我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许凑个机会，使个眼法，在胜负难定之际来帮你一手；可是我不能做得过于明显，否则，一被发觉，你的小兄弟乔治就将当着我面断送性命。再会吧，这宝贵的片刻和燃眉的时机打断了我在情义上的真挚表示，也不能容我们畅叙衷曲，这本来是亲友久违重逢所应有的机缘；愿上帝赐给我们美好的将来，好让我们开怀畅谈！再一次告别；勇敢作战吧，祝你胜利！

里士满　各位好大人，护送他回部队去。我心神虽然不定，还想小睡一下，不然明天若被沉重的睡眠压紧了，哪能驾起胜利的双翼高翔呢。贤明的大人们，再一次请晚安了。（除里士满外均下）呵！上天呀，我自命为您手下的小将领，愿您恩顾，照看着我的战士们；把您那愤怒的刀枪交给他们，让他们好向横暴的敌人猛击，摧毁他们的钢盔！愿您指派我们为您的执法人，好让我们在您的胜利中同声欢颂！我要把我这战栗不安的心魂，趁我睡眼未闭之前，交付给您；呵！望您日夜庇护着我！（入睡。）

〔亨利六世子爱德华亲王的幽灵由两营帐间升起。

幽灵 （对理查王）明天我要重压在你的心头！应记得，在图克斯伯雷你如何刺杀我，断送了我的青春；我愿你绝望而死。（对里士满）欢欣起来，里士满；那些受残害的王子们冤魂未散，都同你并肩作战；里士满，亨利王的后嗣在此慰劳你。

〔亨利六世的幽灵升起。

幽灵 （对理查王）我在人世的时候，这涂过香膏的玉体被你戳刺，满身刀痕创伤；应记取我和伦敦塔；你绝望而死吧！亨利六世愿你绝望而死。（对里士满）厚德而圣洁的人，你将是个战胜者！亨利预祝你登上王位，趁你在睡眠时特来慰劳你；愿你昌达而生！

〔克莱伦斯的幽灵升起。

幽灵 （对理查王）明天我要重压在你的心头！我被你淹死在酒窖之中，我这可怜的克莱伦斯被你阴谋害死了！明天你在战场上想起我来，你的钝刀就要落地；愿你绝望而死！（对里士满）你这兰开斯特王室的苗裔，约克的含冤王孙要为你祈祷；愿天使保卫你战场顺利！愿你昌达而生！

利佛斯、葛雷及伏根的幽灵升起。

利佛斯的幽灵 （对理查王）我死于邦弗雷特，明天我要重压在你的心头！愿你绝望而死。

葛雷的幽灵 （对理查王）想起葛雷来，你的心魂应绝望。

伏根的幽灵 （对理查王）想起伏根来，你应该心惊胆战，手中剑矛落地；愿你绝望而死。

三幽灵 （对里士满）醒来！记住我们埋在理查内心的冤屈会把他征服！醒来吧，祝你胜利！

〔海司丁斯的幽灵升起。

幽灵 （对理查王）血淋淋，罪孽深，醒时心头也难安顿；你今天要在血战中了结生命！想起我海司丁斯来，你要绝望而死。（对里士满）宁静无忧的人，醒来，醒来！拿起刀枪，为了美好的英吉利，战而获胜！

〔两王子的幽灵升起。

两幽灵 （对理查王）你将梦见你两个侄儿被扼死在塔中；我们要钻进你的内心去，理查，叫你堕入耻辱、灭亡的深渊！侄儿们的幽灵要看你绝望而死！（对里士满）睡吧，里士满，睡时平静，醒时快乐；天使保佑你不遭那野兽惊扰！生生息息，王室世袭乐无穷！爱德华的不幸王子们祝你昌达。

〔安夫人的幽灵升起。

幽灵 （对理查王）理查呀，你的妻，你的不幸的妻安从未在你身旁有过片刻的安眠，此刻也要叫你翻来覆去，不得安顿。明天在战场上你想起我来，你的钝刀就要落地；你将绝望而死！（对里士满）你那宁静的心，愿你安然入睡；让你梦见功成名遂，祝你胜利！你敌人的妻在为你祈祷。

〔勃金汉的幽灵升起。

幽灵 （对理查王）是我第一个赞助你加冕；也是我最后一个感受到你的淫威。呵！在战场上你将想起我勃金汉，你要因你的罪行心碎胆裂而死！做你的恶梦吧，梦见你的血腥暴行与灭亡；在昏厥中绝望，就在绝望中气绝！（对里士满）可叹我未及声援你就断送了我的希望；但愿你鼓动雄心，无愁无虑。上帝和天使都为里士满作战；而理查却要从他那骄横的高峰上崩坠。

〔幽灵们消散。理查王由梦中惊醒。

理查王 再给我一匹马！把我的伤口包扎好！饶恕我，耶稣！且慢！莫非是场梦。呵，良心是个懦夫，你惊扰得我好苦！蓝色的微光。这正是死沉沉的午夜。寒冷的汗珠挂在我皮肉上发抖。怎么！我难道会怕我自己吗？旁边并无别人哪：理查爱理查；那就是说，我就是我。这儿有凶手在吗？没有。有，我就是；那就逃命吧。怎么！逃避我自己的手吗？大有道理，否则我要对自己报复。怎么！自己报复自己吗？呀！我爱我自己。有什么可爱的？为了我自己我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吗？呵！没有。呀！我其实恨我自己，因

为我自己干下了可恨的罪行。我是个罪犯。不对，我在乱说了；我不是个罪犯。蠢东西，你自己还该讲自己好呀；蠢才，不要自以为是啦。我这颗良心伸出了千万条舌头，每条舌头提出了不同的申诉，每一申诉都指控我是个罪犯。犯的是伪誓罪，伪誓罪，罪大恶极；谋杀罪，残酷的谋杀罪，罪无可恕；种种罪行，大大小小，拥上公堂来，齐声嚷道，"有罪！有罪！"我只有绝望了。天下无人爱怜我了；我即便死去，也没有一个人会来同情我；当然，我自己都找不出一点值得我自己怜惜的东西，何况旁人呢？我似乎看到我所杀死的人们都来我帐中显灵；一个个威吓着明天要在我理查头上报仇。

〔拉克立夫上。

拉克立夫　我的君王！

理查王　呵哟！这是谁？

拉克立夫　拉克立夫，我的君王；是我。村鸡啼得早，已经两次向清晨歌颂过了；弟兄们都已起身，扣上了盔甲。

理查王　呵，拉克立夫！我做了一场恶梦。据你看，我们的战友们都靠得住吧？

拉克立夫　当然，我的君王。

理查王　呵，拉克立夫！我怕，我怕——

拉克立夫　不要怕，好君王，不要怕什么影子。

理查王　有使徒保罗为证，这一夜的浮影惊动了我理查的魂魄，胜于上万个里士满手下的戎装铁甲的兵卒。此刻天还没有放亮呢。来，跟我来；我要去我们营帐边窥视一下，且看有没有人在打算偷跑。（同下。）

〔里士满醒来。牛津等上。

公侯们　今天好，里士满！

里士满　请宽恕了，各位大人，各位警醒的朋友们，你们倒是拿获了

我这个懒汉。

公侯们 你睡得好吗，我们的大人？

里士满 你们辞退后，我的大人们，我就觉得困倦，不觉进入了最甜蜜的、最吉祥的梦境。我似乎看见理查所杀害的人们都来到我帐中显灵，欢呼着胜利；说真话，那样的美梦我回想起来真叫我心里十分欢乐。大人们，现在还有多久就可以天亮啦？

公侯们 正敲着四点钟。

里士满 那就该是披甲发令的时间了。（对士兵们致辞）亲爱的同胞们，时间已经十分紧迫，我无法和你们尽情多谈了；可是大家只消记住这一点，上帝和正义都在同我们一起作战；圣洁的圣徒们和冤死的人们都在为我们祈祷，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不宁愿我们战胜，惟恐他得到胜利。要知道他们所跟从的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弟兄们，他确实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暴君；他在人血中成长，靠流血起家；利用他原有的地位以扩展势力，屠宰他自己的谋士，过河拆桥；一颗卑劣的假宝石，空凭英国的王座来衬托出光芒，其实是装错了地位，满不相称；他始终与上帝为敌。你们既和上帝的敌人交战，做上帝的战士必得天道庇佑；如果你们挥着汗除恶歼暴，功成名遂之后，自可高枕无忧；如果你们为国家战胜公敌，国家自然会把肥甘犒赏你们；如果你们为保护妻孥的安全而战，你们的妻孥就会来迎接胜利者回家园；如果你们把儿女救出了虎口，你们的子孙就可在你们的晚年承欢报恩。所以，为上帝之名和这一切权益，举旗前进，凭自愿拔刀杀敌去吧。至于我，为了这英勇的一役要激战一场，甚至不惜寒土埋冷骨；但是我若幸而获胜，这胜利的果实要和你们每一个士卒共享。击鼓吹号吧，奋勇欢呼起来；上帝与圣乔治在此！里士满与胜利！（同下。）

〔理查王、拉克立夫、侍从及众士兵重上。

理查王 诺森伯兰对里士满是如何看法？

拉克立夫　认为他从未受过战争的锻炼。

理查王　他讲得对，萨立又怎样讲的？

拉克立夫　他微笑着说，"这倒是对我们有利了。"

理查王　他也讲得不错；的确就是这样。（钟声）那钟敲了几下？给我一份历书。谁看到今天的太阳没有？

拉克立夫　我没有，我的君王。

理查王　那是它无心照耀了；根据这历书，一小时前它就该涌现在东方；天色这样阴沉，今天该轮到谁遭殃呢？拉克立夫！

拉克立夫　我的君王？

理查王　今天看不见太阳了；层云封住天宇，低压着我的军队。——这些露水莫不是地下涌出的泪珠？今天不出太阳！——可是，这岂是我一方面的事？里士满那边还不是一样？天无偏倚，对我皱眉，对他也不会欢笑。

〔诺福克上。

诺福克　披甲吧，快披甲，我的君王！敌人在战场叫骂了。

理查王　来吧，赶快，赶快；套上我的马鞍。去找斯丹莱伯爵，叫他带队伍来；我要带领我的队伍出去应战，阵势就是这样摆起来；我的前锋队排开，列成一线，骑兵步兵各半；我们的弓箭手排在中间。约翰·诺福克公爵和托马斯·萨立伯爵分别率领步兵和骑兵。等他们排列妥当，我用主力接应，左右两翼的威力要靠主力的骑队来充实。这个阵容，外加圣乔治帮助！你看如何，诺福克？

诺福克　布置得好，善战的主君。今天早上我在帐中拾到这张纸条。（示纸卷。）

理查王　"诺福克，你这马贩儿，不要太胆大，

因为你的魔鬼头子已被人出卖。"

这是敌人耍的小把戏。走，将士们，担起各自的任务来。莫让喋喋的梦呓使我们丧胆；良心无非是懦夫们所用的一个名词，他们

害怕强有力者，借它来做搪塞；铜筋铁骨是我们的良心，刀枪是我们的法令。向前进，奋勇作战，我们去冲锋陷阵；即便不能上天，也该手牵手进入地狱门。（对士兵们致辞）说过的话我何必还来噜哧？只消记住对方是些何等人：不过是一群流氓、歹徒和逃犯，布列塔尼的渣滓，村夫贱卒，他们因地窄不能容，泛滥出去，一个个铤而走险，眼见他们要遭毁灭，而葬身无地。你们安眠，他们想来横加惊扰；你们拥有良田美妻，他们要来强行霸占，奸淫虏掠。是谁在率领他们呢？原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子，他依靠着母后赒济，常年被收容在布列塔尼。他是一个黄口软骨头的家伙，生来从未经受过风霜。这是一堆浪迹海外的法国敝屣，不自量力；是一群乞食的饿莩，欲生不得；他们早已无路可寻，若不胆大妄为、另寻生路，这些可怜虫呀，就只有死路一条了；现在让我们来把他们鞭挞下海，扫一个干净吧；即便我们要被征服，来征服者也得像个人，而不是这班布列塔尼的私生野种；他们在本土上原已遭我祖先痛剿过、扫荡过，在历史上成为人所不齿的逆种。难道听他们这些人来蹂躏我们国土吗？来淫乱我们妻女吗？（远处战鼓声）听哪，他们的战鼓声！战吧，英国人！战吧，英勇的士兵们！挽起弓来，弓手们，搭上你们的箭！用力刺你们的壮马，杀出一条血路去；不怕枪矛断，要惊起天心的战云！

〔使者上。

理查王　斯丹莱大人说些什么？他准备带队伍来吗？

使者　我的君王，他说不来。

理查王　砍掉他儿子乔治的头！

诺福克　我的君王，敌人已越过了沼泽地；等我们打下这一仗，再杀乔治・斯丹莱不迟。

理查王　我胸中激荡着上千颗肿胀的心，我们的旗帜前进！杀向敌阵去！愿我们古传的战斗口号——雄姿焕发的圣乔治——激励我们，给我们火龙般的胆气！冲杀上去！胜利盘踞在我们的钢盔顶

上。(同下。)

第四场 战场另一方

〔鼓角齐鸣;混战。诺福克及士兵们上;凯茨比赶上前来。

凯茨比 快来营救,诺福克大人!快,快来营救!国王武艺惊人,非凡夫可比,他的敌手谁都招架不住;他的马打死了,他在平地作战,在死亡的虎口中到处搜寻里士满。快去救驾,好大人,否则今天要失利!

〔鼓角齐鸣。理查王上。

理查王 一匹马!一匹马!我的王位换一匹马!

凯茨比 后退一下,我的君王;我来扶你上马。

理查王 奴才!我已经把我这条命打过赌,我宁可孤注一掷,决个胜负。我以为战场上共有六个里士满呢;今天已斩杀了五个,却没有杀死他。——一匹马!一匹马!我的王位换一匹马!(同下。)

〔鼓角齐鸣。理查王及里士满由两边上,互战而下。收军号声。里士满重上,斯丹莱持王冠及众公侯、士卒上。

里士满 颂赞上帝和你们的战绩,胜利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战胜了,吃人的野兽已经死了。

斯丹莱 英勇的里士满,你已经功成名遂!请看!这一顶久被篡夺的王冠被我从那死贼的头上摘了下来,现在要加上您的额头;请您戴上,愿您好好享用。

里士满 天上伟大的神,万民同呼阿门!可是,且请问小乔治·斯丹莱的性命如何?

斯丹莱 他还安在,我的大人,留居在勒司特镇上;你若高兴,我们不妨暂去那里歇脚。

里士满 双方死亡的著名人士有哪些?

斯丹莱　约翰·诺福克公爵、华特·浮列斯大人、罗伯特·勃莱肯伯雷爵士，和威廉·勃兰顿爵士。

里士满　按他们的身分依礼入葬；对逃亡的士兵宣布赦免令，让他们前来归顺；然后，我们既已向神明发过誓愿，从此红、白玫瑰要合为一家。两王室久结冤仇，有忤神意，愿天公今日转怒为喜，嘉许良盟！我这句话，纵有叛徒听见，谁能不说声阿门？我国人颠沛连年，国土上疮痍满目；兄弟阋墙，闯下流血惨祸，为父者在一怒之间杀死亲生之子，为子者也毫无顾忌，挥刀弑父；凡此种种使得约克与兰开斯特两王族彼此叛离，世代结下深仇，而今两家王室的正统后嗣，里士满与伊利莎伯，凭着神旨，互联姻缘；上帝呀，如蒙您恩许，愿我两人后裔永享太平，国泰民安，愿年兆丰登，昌盛无已！仁慈的主宰，求您莫让叛逆再度猖狂，而使残酷岁月又蹈覆辙，在我国土上血泪重流！愿您永远莫让叛国之徒分享民食！今日国内干戈息，和平再现；欢呼和平万岁，上帝赐万福！（同下。）

编 后 记

莎士比亚作为世界级的戏剧大师，他的剧作，已成为人类永恒的文化遗产，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的《威尼斯商人》、《哈姆莱特》等，早已成为中国戏剧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哺育、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

莎士比亚剧作的翻译和出版，虽然早在本世纪初便开始了，但是，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项工作仍做得很不够，尤其是向广大的读者普及莎士比亚剧作的工作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为此，我们编辑了这套《莎士比亚经典名剧》，希望能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爱好者提供一个学习的课本。

中国的莎士比亚译家，海峡那边的数梁实秋大师，大陆这边还是朱生豪先生首屈一指。尽管朱先生英年早逝，但朱译莎剧，仍是莎剧中文译本中的范本。所以，我们这套《莎士比亚经典名剧》理所当然地选择朱译莎剧作为全书的主体。

莎士比亚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全部戏剧，实际上都是用诗写成的。所以，译莎剧就存在着用散文体还是用诗体翻译的问题。

朱先生用的是散文体，方平再译时就改成了诗歌体。另外，像曹禺、曹未风、卞之琳都是用诗体译莎剧的前辈大师。

用诗体还是用散文体译莎剧的问题，争论了很久，至今尚未定论。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争论，也不可能争出什么结果。因为诗歌体和散文体各有千秋，不必分出孰优孰劣。莎士比亚的戏剧，可以

用散文体译，亦可用诗歌体译。散文有散文的味道，诗歌有诗歌的味道。用散文体译了，还可以用诗歌体译，而且也应该用诗歌体译。散文体和诗歌体互相映衬，并行不悖。喜欢诗歌的读者，可以买诗体莎剧看，喜欢散文的读者，可以买散文体莎剧看，两者并不矛盾。而且，你也可以在看过诗歌体后再看散文体，或者看过散文体后再看诗歌体。两者的感受各不相同，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所谓诗体、散文体之争完全是多余的。就翻译而言，诗歌体和散文体都要译，而且要译好，译出各自的韵味来。就出版而言，既要出版诗歌体的莎剧，又要出版散文体的莎剧。朱先生所译的散文体莎剧，经方平、方重、吴兴华诸先生的补译，校订之后，已臻于完备，但诗体的莎剧至今仍残缺不全，根本还没有一个完备的系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莎学界的一大憾事。

出版一套完整、系统的诗体莎剧中文译本，是出版界很迫切的一项任务。但这项任务的完成，首先得有赖于翻译界的鼎力合作。现有的诗体译本还不够完全，也不够完善，还需要作大量的艰苦工作，才能完成这一巨大工程。曹禺、曹未风、卞之琳等人的译本固然很出色，但由于翻译的年代很早，很多地方，还须校正、审订，文字上、译名译法上，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加工润色。还有一些莎剧，目前尚无优秀可读的诗体译本，组织一批优秀的翻译人才从事这一工作，是中国莎学界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

在编辑《莎士比亚经典名剧》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了采用诗体还是散文体的问题，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我们决定以朱译散文体为主体，同时选择部分优秀的诗歌体译本作为补充和辅助。这样，诗体和散文体互相映衬，互相补充，交相辉映。这可以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这种尝试在还没有完善的散文体和诗体译本的条件下，应该说是有益的，可行的，同时也希望这种尝试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本来想在每一个莎剧的前面加上一篇有份量的名家论文，但选来选去很难选到恰如其份的文章，因为有的文章写得很漂亮，但篇幅太长，有的文章很精采，但又失之于太专业太偏激不能起到全面、简洁、准确的介绍作用。最后，我们发现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

亚辞典》中的有关文字还比较符合我们的需要，便毫不犹豫地选用了。这就是读者现在所读到的每一个剧本前的介绍文字。这些文字分为“情节考证”、“故事梗概”、“专家评述”和“主要人物”四个部分。为了与朱生豪的译名保持一致，上述文中的人名作了更改，其它均保持原貌，未敢妄加改动。另外，书前的《译者简历》，亦出自《莎士比亚辞典》，由于原辞典中没有每个辞条的作者署名，所以我们选用时也无法使每篇文字都署上作者姓名，在此特致歉意。并特别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和《莎士比亚辞典》的两位主编朱雯和张君川先生。

朱生豪先生的译本，由于译得很早，许多译名与现在的译名已大不相同，如《麦克佩斯》，现在普遍译成《麦克白》，《汉姆莱脱》现在流行译法是《哈姆莱特》，《无事烦恼》一剧，今译《无事生非》等等，为了保持朱先生译作的历史原貌，我们也未作改动，另外，读者一看就基本上能明白，也无须去作注作解了。

曹禺先生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及曹未风先生译的《奥塞罗》也同样以历史原貌展示给今天的读者。

书中其它人物的译名，也出于同样的考虑，未作任何变动。

但是，为了使全书在版式上大致统一，戏剧中的一些舞台说明文字，在排版方式上作了某些变更，这样处理之后，版面上会显得整齐、漂亮一些，阅读起来或许也显得方便一些。

全书分为四册。每册以首篇剧名作为书名，如《罗密欧与朱丽叶》除朱生豪译的散文体《罗密欧与朱丽叶》，曹禺译的诗歌体《柔蜜欧与幽丽叶》之外，还包括《李尔王》、《麦克佩斯》、《雅典的泰门》等六个悲剧。《哈姆莱特》中，除了朱生豪译的散文体《汉姆莱脱》和卞之琳译的诗歌体《哈姆雷特》之外，还有《奥塞罗》和《暴风雨》两剧。《仲夏夜之梦》一书中，除朱生豪译的散文体《仲夏夜之梦》和曹未风译的诗歌体《仲夏夜之梦》外，还有《威尼斯商人》、《驯悍记》、《理查三世》等剧本。《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除了朱译散文体《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方平译的诗歌体《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之外，还有《第十二夜》、《无事烦恼》、《终成眷属》、《皆大欢喜》等喜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哈姆莱特》中，除《暴风雨》之外，基本上都

是悲剧；《仲夏夜之梦》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除《理查三世》之外，全部是喜剧。莎士比亚重要的悲剧和喜剧，基本上都网罗进来了。历史剧以《理查三世》作代表，传奇剧则只选了《暴风雨》。对一般读者而言，只要不是为了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话，读了上述剧本，似乎就可以称得上是读了莎士比亚了。至于要深入研究莎士比亚，那么还是要读《莎士比亚全集》，甚至全集之外的其他许多东西，包括古代希腊、罗马神话、英国历史、宗教等等。

曹禺先生的《代序》，原是曹先生为《莎士比亚研究》丛刊所写的《发刊词》，文章写得很精采，这里借用过来，作为《莎士比亚经典名剧》的序言，真是再恰当不过。文字略作了删节，标题乃是采用先生文中的一句话，既生动又贴切。

由于水平所限，在编选《莎士比亚经典名剧》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尽管我们想尽千方百计克服了不少障碍，终于编成了这样一种规模，达到了这样一种规格，但是，显然还有许多困难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所以书中难免会留下许多不足和遗憾，在此衷心希望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能做得尽量完善完美一些。

由于时间仓促，编选前未能与所有作者和译者一一取得联系。这种遗憾和不足，只好以后慢慢来弥补，除了向所有译者表示感谢和歉意之外，还希望未能与我们取得联系的作者和译者，通过本书的责任编辑黄强先生与我们联络。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湖南党校图书馆、湖南师大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湖南文艺出版社资料室以及吴江雄先生、丛培英女士、凌生华小姐等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另外，甘肃人民出版社的白玉岱、黄强先生也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作了大量工作，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支持。

黄海舟　郭金才

1994 年 10 月 28 日

（甘）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黄强

世界文豪译丛·莎士比亚经典名剧

仲夏夜之梦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　字数：400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　199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226—01386—X/I·352

全套（4 册）定价：48 元　每册定价：12 元

（甘）新登字第01号
责任编辑：黄　强

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位使人类永久又惊又喜的巨人。

我们从他的创作里获得灵感、启示和智慧。时代变化了，社会进展了，尽管民族有歧异，地域不相同，世界各地的学者们，都在莎翁身上发现巨大的欢喜、无限的生命，都禁不住赞叹："人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这段话写的不就是莎士比亚自己么？他不就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么？

——曹　禺

The Classical Dramas of Shakespeare

The Translation Series of World literary Giant

ISBN 7-226-01386-X



9 787226 013861 >

ISBN7—226—01386—X/I・352
全套（四册）定价：48元　每册定价：12元